

張先生筆談題辭

外居

表兄元長先生有集凡若干卷今所
梓筆談十四卷其前茅也事無方巨
細人不問親疎多借以發其詆譎感慨
之氣徃，有闕世風經濟語蓋先生少
有雋才有志于用世而不遂故不得已
而有言如談萬王二先生治漕殺虜

事皆津、不絕口衡嘗讀而悲之至讀
樊孝介先生碑記云此老善、固長
惡惡亦復不短此議論大有感於崑
歆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若但以
文字觀則亦一談柄已耳非先生著
述意也或一日先生孫安淳來謁予乞
贊一言以弁其首嗟乎人而不為玄

晏先生者何以序三都矧先生早
已聞當世亦非俟後世子雲者我
何序哉唯是先生之為筆談數歲
矣至庚子而刻始成此其遲速先
後之間未為無說是不可以不序而
衡亦重有所感蓋予佐饒時先生
嘗以二小刻見視當是時錢公祖龍

門公為堂翁讀之而喜謂先生運筆
之妙別有機趣于是公胸中常記得
一元長及奉

命秉蘊松憲衡始往見公、即問先
生起居曰張先生佳不而曰元長
有誤應以為張孝廉某者公否之
應者有慙色及行部至崑城有式

廬之敬焉知筆談之刻未竟也微
以意屬之一署篆者顧其人不好文
久而不應既訖王公適以言去未半載
而先生長逝矣嗟、始予與公誦先
生之文其時在二千里之外夫何知
後日公与先生為文字交而刻其集
以公之造福我吳民能令豪強者相

戒而不敢動此大旱之時雨也吳民
方幸以帖席乃未久而亟去之皆出
于意之所不料况于西州之慟涕淚
轉深盖嘗廢書而歎今所幾者唯
天不棄我吳民一旦是非明白公來
開府吳中復問張先生梅花草堂無
恙否撫兩世遺孤慰九京白骨斯不

更成一佳話者乎且衡亦非固感憤
正不忘好德之誠耳去年冬公自武
夷歸有書示不佞問先生全集公之
不忘于先生如昨也俟全集梓完日
衡將謁公而請序之

表弟高陽許伯衡頓首拜書



梅花草堂筆談序

六經之支流餘裔散而為九家自稗
官出而九家之散者始合蓋其說靡
所不載故也小說獨盛於唐唐科額
歲一舉行才子下第白首滯長安不
得歸則與四方同侶架空成文以此
磨耗壯心而蕩滌旅况故其文恍忽



弔詭多不經而宋之士大夫則不然
家居退閒徃徃能稱說朝家故實及
交游名賢之言行而籍記之有國史
漏而野史獨詳者王荊公云不讀小
說不知天下大體非虛語也宋太平
興國間既得各國圖籍於是收諸臣
置館閣給賜筆札廩餼使之編纂群

書比時總計古今小說得一千六百
九十餘種我朝文集孤行而楚史獨
詘惟楊用修王元美說部最為宏肆
辨博而文亦雅馴餘不能望宋而况
唐與六朝諸君子乎比得我友張元
長聞雁齋筆談其派便尔雅似子瞻
而物情名理徃徃與甘言冷語相錯

而劉義慶既成式所不恒見也元
長貧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買書而
好讀異書老不能徇世而好經世蓋
古者狷俠之流讀其書可以知其人
矣豈特奄有九家而已哉

友弟陳繼儒撰



傳啓

張元長先生一代宗工所著古文辭皆千
秋必傳之業晚年成筆談一書尤清真雋
永如大蘓海外之文讀之恐其易盡嗣孫
庭貽寶而藏之兵燹之後藏書之家十六
八九而梅花草堂諸集巋然獨存獨筆談
刊板散失約七十餘紙庭貽欲為補鈔以

成全書而力未辦也為徬皇寢寐者數月
而來謀於余余曰君勿憂也昔大蘓獲罪
權要玉局之後隻字點墨禁其流傳士子
誦習其文者至不得以科目出身亦云厲
矣迄今眉山之文如日星彰而河嶽之流
峙也文章一途豈水火盜賊之所能劫而
愛憎憐妬者之所能輕重哉今是書具在

視其存者以思其毀者補其毀者以無致
憾於其僅存者海內不乏有心人君其俟
諸無已以鄙言為前導則云此不第鐫元
長先生文也亦與坡翁結海外緣可矣

谿默散人錢繼章題



安淳幼稟庭訓不敢妄交一人故馳驅東南者十
餘載幸不見棄於海內諸君子而諸君子師友淵
源氣類相慕皆傾心我先大父高風道韻每出遺
文共相叅訂輒相與歎慕咨嗟淚連不置淳竊私
心自悲更自幸也夫生遭鼎革國破家亡回首玉
峰七葉故廬鞠為茂草迄無一椽為容俎之地良
足悲矣獨百卷詩文歸然獨存詎非九原大幸哉
况當兵燹之際淳適遊三山意古今圖籍其散亡
磨滅何可勝數而先籍之所以幸存者實賴彝堂

主人爾斐先生高義珍秘愛護僅而不失惟三種刊板藏之故鄉者散失十二未能行世悵悵至今一日先生進淳而言曰令祖筆談一書堪與眉山志林並傳不朽其刊板亡失亟宜鋟補而保殘守缺無益也因請諸同志咸願捐貲以襄厥事誠武水盛舉而諸君子緇衣之好與先大父洵為曠世神交亦以見先大父雖謝世三紀而流風餘韻猶未澌滅云爾

乙未秋日孫男安淳謹述

較訂助刻姓氏

錢繼登字龍門

錢繼章字爾斐

錢 棻字仲芳

丁 鑛字九貢

葉 鈇字重君

張 宋字子服

毛 蕃字穉賓

丁胤淦字茲免

蔣 琢字禹書

錢士賁字巖燭

錢 黯字長孺

錢 爇字介子

錢 燁字子明

梅花草堂集

筆談全書目錄

卷一共六十二則

品泉 李紹伯夜話 畫

麻姑仙壇 雨勢 樊父語

言志 古人不知 降仙

食筍 沈先生 謎

寃報 張燈 蘇齋紀興

王伯符 貫休羅漢 學安閒

欽李

獨坐

今日

白民

卍字

疑

眉公語

詆語

先君子夢

五十贈言

煎茶

病瘡

智量

結伴

草玄

陸小拙

中節

上床法

摹古

田孫二監

詩句

夜

罷鎮

句法

夢

姦偽之辯

紀文

紀異

食橘

不崇

試酒

夢

顧道民

許先生

三姐

第一不可說

自警

前輩

自勵

瘡

唐子畏

習

顧而尹

悶題

卷二共六十六則

釋耒

巢居

三奇

蘭蕙

醉胥

薛捕

書

風箏

此坐

舉業

牡丹

南庭

張胡嘴

晉翁

雲栖食

陸仰山

嘉善廉吏

應粹

效贖

讀酒經

梅庵東

東坡作墨

夢

渡巴城河

戲書

許家郎

戒殺

陸翁承

樊侯

墨窓二僧

送春

罌粟

鄭筆峰

文移

談言微中

放生

夏龍衢

交情

自逆

初二月

北庭梅花

夜坐

黃沅

上元

夢

人面桃

徐公善謔

燈下書

王伯欽

雪夜

口業

東坡石竹

戲書

牝馬之貞

范文穆公

王性海

試茶

紀遺

寒食

三老

沈桐

吳因之語

許穀

林春

張民表

齒豁

卷三共五十九則

周友山

論文

趙道人

心月

度曲

仁脉

顧惟訥

王伯欽

論文

三境

陸彥先

先輩

見玄

安孫

張伯華吹簫

月能移世界

我輩怕老成

雲霧茶

喜泉

我不如

里節

別澄伯

千葉綠梅

人日

張先生

東坡賀誕

谷安館

水勢

猫

適

運水

船不舫

燕壘

劉夫人

二仲

度荒

邵仲書

顧明卿

服藥自在法

真

識字

自懺

姚孟長

夢

馬士龍

偏頭風 過海虞 吾力

青溪犬 洞山茶 王先生

盜有子 周先生 東鼻二

病 世長初度 沈雨若

獵心 錢先生

卷四共四十八則

王祖玉 沈叅政 阿聲

高杏東先生 馬天閑 夢張伯起

夜書 平淮西 奉養

衛叔寶言 劉管 朱夫人

爾彰痘 世長 故隣

破山長老 真澄 支和亭

王世周 二奇 顧清父先生詩

金翁 嚴公調 俠邪

崑山社 元神 悖

鄧文潔 夢王季和 孟光祿

朱懷東 三文 許寅季

病暑 陶寫 玉柱塔

王房仲故宅

偶紀

金子魚

子柔

王公子

修梵

秋暑

曹周翰

聞蟋蟀

西瓜

姜顧

卷五共四十六則

里社

雨洗

奚亨之

經元坊

討便宜人

杜醒陶

李公嘉

梁伯龍

水學

譚公亮書

董解元西廂

袁陶

燕

祈禳

朱子魚

破戒

無錫恠

祝侯書

石巖花

壁箴

姚孟長

夏德元

王孺和詩餘

大母生忌

偶句

病眼

山神廟

龔張

居息庵

性

文墨

文章獨行

思二遺

此女

女仲

擬古

王子顯

恩宥

勝場

海漕

懼心怒心

趙御史

城居之樂

息

清和社

理官

卷六共七十一則

三念

八文

十損

龍

父子兄弟

張氏

孫道光

周霏

業錢

婁子柔

蓮葉巾

馮先生

偃松

游松陵

記徐公語

記朱白民語

午睡

暑蒸

善交人

談局

易醉

憐才

王鳴臯

請張

將還

周自強

杜小僮

醉生

為子將喜

杜夫人

改樂天詩

齊雲書石

顧三娘

別元孚語

仁言

栽檜

蘭

士風

恤囚

釣雪

顧蔡與

甲寅元日

臘釀

記元孚

陸自彥

自在賞心

中表

夢

春雪

我三人

移喜泉

三適

玫瑰

顧影

慶三

蕃薇

薜如蘭

歌

雲水詩

夏東隱

嘯雲軒稿

庭梅

沈雨若

春蘭

顧九扈

夢女仲

改亭先生墓

齒脫

方長史墓

坐息庵

海上

卷七共六十二則

吾女

先

艮龍

飛霧

譔

西施乳

山谿泉

夜飲

三上人

朱伯還

蔡藍田

梅花下

楊扇

此君

西林

陳元

王子彥

歸季思

顧民服

元昭書

出

耻

春光

霰

月華

王怡庵

薔薇

花木事

有耳

志幸

徐道士

白龍

綢雨

病甚

沈子誨

賣花

十姊妹

渥丹

作解

苦瘡

酒政

放螢

枇杷

境地

天竹

聞夫人

庚戌紀

王仲宣

二月初度

六月五

俞娘

促輿

此方

偶憶

夢因

紫筍茶

譚公亮

祖孫

今歲

問客

聽受

勦捕

卷八共六十二則

蟬

蚊

盛暑

紀若夢

睹憶

二翁

于鱗文

梁顧

許君實

蘭

顧九扈

陳迹

螢

秋暑

鳴鳶

肺熱

早計

王孟夙

田者

志遺

好古

害飲

合釀

小閑

囊螢

損

此日情性

狗

夢管先生

中秋

秋葉

今昔

不作客

論脉

王奉常誠子

陶周望與弟書

王安

吾戒

許子洽

白陶

登尹山

古柏

老桂

靈薈

二遺

小憇

王晉

好菊

海盜

速化

人生

真哀

許曲陽

周先生詩

天忌

荼菊

武夷茶

九月雪

脾濕

李魁

張如

李超無

卷九共四十八則

懶城

陸懋仁

甲寅遁凶

仁

怪

求自見

訪白民山居

訪公亮

分閑

有年之象

白氏子

私試

張時可

捉月

月

貪

殺不辜

已殺

甲寅秋分

秋老

是母是子

率爾

朱子魚

智量

知命

金葛

掩骼

偽君子

夢王李

曹懋思

李輜仲

桂梅

夢霍道南

揚善

鮑馬

九月

包儀甫

相

前輩

小橫山

史

詩義

在貧

讀書

文

代殺

僕姬

雷震

卷十共五十七則

張元王文

顏仲先

桐慶

卜者

文

述夢

朱王

三秋

日記

天池茶

從門入

李紹伯

張媪

欽愚公

想因

孫道人

缺陷

陳鄂州

顧元昭

吾老

孤鴻

不可已

也可人

辛稼軒

貧人不樂

夢顧靖甫

沈李

孫氏學

張家郎

鄒公履

西愿非逼

李樊

顧僧孺

飛霜

兔孫

醉語

發念

夢世長

沈汀州

先賢遺像

有體

湓村吾友

張翁

今夕

宿維亭

金伯闇

欽愚公

李茂初

顧氏

抵青溪

岳荆玉

舟行

經外墓

顧宇清

井竭 來玉 二無

卷十一共七十三則

疊浪 穎 智評

梅 婁子柔郎 問僧

作戒 徐陽初 譚家文

趙必達 狝虎 吾哀

哀 哭世長 書

屠長卿 王子虎 放利

掃墓 問居士 風木軒

王季和 周新 孝介碑記

心術 耳目 望雲圖

王辰生 小立 志不樂

夢李公揚 癩疥 周與言

登土山 牡丹 破老

中庸 古鶴澗 白民登太華

扯淡 盛世事 徐有望

過惠山 息香草 王商山先生

諛入 訪孟長 蠡口

三花五子方

過唐市

先合後離

周仲昭

伯衡夢世長

春

偶書

藤花

日者言

景物

戲書

優伶

怨

張環蟠桃園

西窓

才難

數見不鮮

得禍

報身

金小二

祝燕

桐夢

變秋

楊忠愍

穎人

卷十二共七十六則

王於潛

潘叔猷

曹幼安

產正溷人

交情

衛元

去江城

五星亭

顧山

大河

長至

萬先生恭

漕河

嵇先生鑄

機

殺虜

畏寒

江陵

邊賞

耳入

王世周

天竹

許媪

孟夫人

冰壺

鄧文潔

許元倩

未見此人

萬情

夢

清貧

倖名

徐文長

易地則慕

純常

時大彬

破躁

文人

野

情有餘

難易

戲書

繡野橋

先輩矩矱

物色人

江右奇文

花朝

閒

邵家郎

硯池水

李韜仲

顧氏社

劉思諧

繆仲淳

崑腔

淚零

樊伯真

許文舉

劉中翰

檀條

湘君

道伎

凡例

視履編

小青

新嘉驛

蘇渙

子美六絕

惡夢

病中

春秋

溝壑

優劣

不必

遠別

不妨

卷十三共一百二則

醫王

馬叅政

吾物

陳抱元

櫻桃

鮭魚

蝗

鼠

乘

朱虞卿

于昭遠

拯溺

雪堂社

破山

月夜

數

善處時

金先生

徵文

神往

早甚

縵才

二業

明媛

小家相

楊長倩

淳化帖

茶

紅碧

運水

得季常書

陳元石

梁生

飲甘露寺

來雲閣

周昌東

請虎林

快雪堂

趙燈

楊文襄

淡月

張元玉

徐幸之

清映堂

練水

發茗溪

臘八

宋刻

吾蔗

坐小閣

遇君淑

梁雪士

趙瞻雲

甦蒼

又筆山房社

老梅

出迎曛門

觀放燈

謁廟

勝林

三一義

許元倩

西湖約

寒山僧

求志

物聚則散

修梵

茶史

吳工部

山塘

至誠

胡虞生

高文蘭

牌刀

草堂客

調牒

珠池

白釀白簾

孫靜玄扇

年饑

為是

泰昌初

還扇

蚤黃

蔣九叙

何上舍

王慶長

諸慧慶

過選佛場

張平甫

論孟解十二條

卷十四共八十一則

水仙

臘梅

揚上林

夜雪

過弁山

孺子

金文甫

日者言

見利

夢 異士 檢故冊

綿州翁 周急 撫掌

除夕 過王氏 聲歌

人日 乞梅茶帖 葉翠竹

不可使知 衢橋 志感

策 孝若書 病

籤繇 脩引 春寒

花朝 驚鴻 陸文娥

求生錄 李衷一 周可順

茗中 顧叔來 夏文衢

茅瑞璋 皆空道人 寫蘭

悒 汪趙 周和仲

萬綠樓 全少府 堵先生

龔季私 西寺二雲 孫家郎

衢橋 曹宣 楊卷阿先生

秋圃晨機圖 秋葉 血脫

甲子 住心 故疾

瀟溪 瑯琊王氏 臟腑習氣

西空例

耿御史

楊梅

柳生

秦侯

聞人提學

韻雪

王微

白民題壁

登鹿城

王孝先

胡道士

堯封二僧

吾社

月季花

窖金

存墓

黃翰林

右草堂筆談通計一十四卷共九百二十三則

梅花草堂集目錄

梅花草堂集卷之一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品泉

料理息庵方有頭緒便擁爐靜坐其中不覺午睡昏
昏也偶聞兒子書聲心樂之而爐間琴琴如松風響
則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競扃其門而以
甕罌相遺何來惠泉乃屣張生饒口訊之家人輩云
舊藏得惠水二器寶雲泉一器亟取二味品之而令

兒子快讀李禿翁焚書惟其極醒極健者因憶壬寅
五月中著屐燒燈品泉于吳城王弘之第自謂壬寅
第一夜今日豈減此耶

李紹伯夜話

辛丑正月十一日夜冰月當軒殘雪在地予與李紹
伯徘徊庭中追往談昔竟至二鼓聞無人聲孤鴈嘹
唳此身如游皇古如悟前世予謂紹伯二十年前中
夜聞霰聲擊射亟起呼兄偕行雪中冰凝屐底高不
可步則相與攀樹敲斲而行聞人鼻鼾笑之爲蠢夜
來聽窻外折竹聲亦嘗命奴子啟扉視之酸風裂鼻
頭岑岑作痛自笑曩時拍馬踏雪不如擁絮酣卧

畫

陳白陽畫山水六幅所謂意到之作未嘗有法而不
可謂之無法也倪伯遠持視世長相與絕叫竒特予
非知畫者忽然見之亦覺心花怒開因與伯遠世長
究問今人不及古人處其說不能一予笑曰自白陽
此等畫出所以今人不如古人也兩人莫對予曰今
日但見白陽意到之作淡墨淋漓縱橫自在便失聲

叫好不知其平日經幾鑪錘經幾推敲大山長水丘
阜溪壑一一全具于胸中不差毫末然後拋却影像
振筆直遂所以方尺之紙勢若千里模糊之處具諸
生韻所謂死枯骸上活眼再開者也今人寫得一草
一木一壑一丘未有幾分相似便從古人意到之作
學起都成澹薄了無意致又何怪哉

章田鑄麻姑仙壇

章簡甫之從孫曰章田嘗游益邱時華亭季鷹守建
昌麻姑壇碑板久爲庫吏所跌召田新之既入石矣
田忽病眼因念言姑仙許我從事當佑我詰旦有老
僧信步而至狀似婆子以絲係小瓶腰下田懇焉僧
曰可瘥也取藥敷之應手暫然既去田問寓何所曰
暫住從姑山斗母廟有郭良醫者知狀訪之不得更
問廟祝絕無老僧腰藥瓶者田木訥少文生平無妄
言嘗爲余語其事今日見田刻于王孺和家療眼之
說當不虛耳

雨勢

大雨狂驟如黃河屈注沸喊不可止雷鳴水底砰砰

然徃而不收如小龍漫吟如伐濕鼓電光閃閃如列
炬郊行來著門戶明滅不定仰視暗雲垂垂欲墮道
上無弗揭而行者藉肩曳踵入坎大叫如俚啼深林
鬼嘯雲外而裂垣敗屋之聲隱隱遠近間雨勢益恣
每傾注食許時天輒明旋即昏暗如盛怒狂走氣盡
忿舒稍稍喘息而後益縱其所如者此時胸中亦絕
無天青日朗境界吾其風波之民歎

樊父語

立春前一日迎芒神土牛野人競觀以鋪張美麗爲
時和年豐之兆而留心民事者亦號召妓女樂工聲
歌襍遶結束鮮麗然黠胥亦有夤緣爲奸利者今歲
迎春貳尹及廣文先生頗從吏樊父父笑曰有興者
聽之吾不禁也有道之士辭氣自別

言志

淨煮雨水潑虎丘廟後之佳者連啜數甌坐重樓上
望西山爽氣窻外玉蘭樹初舒嫩綠照日通明時浮
黃暈燒筍午食拋卷暫卧便與王摩詰蘇子瞻對面
縱談流鶯破夢野香亂飛有無不定杖策散步清月

印水隴麥翻浪手指如冰不妨敝裘著羅衫外敬問
天公肯與方便否

古人不知痛癢

歐陽永叔作文每用故寔輒虛之往咨劉貢父乃下
貢父曰好箇歐九只是不曾讀書耳張安道聞二蘇
再看漢書訝曰文字尚看兩遍耶明允退語子瞻曰
此老不知世間儘有看三遍者古人不知痛癢大率
如是世人笑何不食肉糜乃是痴語平其氣以觀之
此與貢父安道明允何異

降仙

有張文芝者知符咒能運乩降仙言亦多驗人或謗
之以爲文芝自爲之也萬曆丁亥文芝降仙周長茂
家能言其祖母強夢中所見事未嘗告人者余時方
衣藍衣急急如世人狀以情叩乩乩判云急亦來乎
某答曰不來又判云急亦不來急亦何用余時竦然
以爲真仙人語也今日偶出古文示趙綸叔綸叔亟
稱之曰誰以兄年來多病爲不幸哉脫幸不病必衣
藍衣如曩者急急時事心境安得若此以兄今日之

病棄去舉子業知兄故不當爲舉子也余因憶降乩語書于蘇齋兩窓下

食笋

凍笋出土中味醇而滑肥而不滓蓋所謂純氣之守也入春未十日而笋理蘇硬食後猶存齒頰間豈化之漓也出胎稚子便解觸忌乎書此一笑

沈先生

沈先生自言其少時騎馬或驟道遇橋塹輒挾之而走或言先生能格鬪牛予不敢信先生笑曰有之然

非牯牛也

謎

以布帛求染者必書姓氏一角染人疊而結之不令占色也主者來索則按姓氏與之有一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解結解冤結見性自分明又臂鷹者恐鷹之足傷其手也必作一皮囊著手上然後鷹立而手不傷一謎云爲這脚做來著做了脚不著了脚不著

冤報

海上人有撲殺其僕而以石沈之吳淞江者其讎家得之訟之官而不白以其屍置之殺者之門棺既裂矣一日有巨蛇出焉其家之狗見而噬之蛇且斃盡其毒螫狗蛇嚙死狗亦毒死家人奔告殺僕者殺僕者跌而視之以足指伺死狗不意狗之驚起而噬殺其主也或曰此寃報也死僕化爲蛇蛇不自嚙而毒其狗以雪負石不白之寃亦竒矣蓋聞之館于海上者云

張燈

上元張燈莫盛於唐開元間神龍以後尤極嚴麗士女闐塞有浮行數十步者自漢以來但云宮中祀太乙民家祀門而已嘗攷竺墳云上元日天人圍繞步步燃燈十二里又云上元日觀菩薩放光雨花則知燈之盛未有如極樂界者予家居片玉坊中猶記嘉靖丙寅丁卯之間大梁王公爲宰上元行學舉鄉飲禮既畢公使吏執牌許民家放燈否者有罰民競剪綵按故事作鳥獸人物千門萬戶星羅炬列自後歲歲有之大都先君子與許先生爲之倡而里人杜谷

塘金玉涵又歛錢買燈望門分派一時里中頗不寂
寞自十二至十七日烟花繚亂金鼓喧填子夜後猶
聞簫管之聲今夕月明如水獨立庭中寂無啓扉者
蓋亦時運然矣因憶昔寓長安偶談燈市之麗有一
二官人自號清節者極惡之以爲傷財廢事無過于
此予謂清素可以持身不可以御俗俗尚清素終是
衰颯氣象雍雍博大之世當不爾衆皆愕然

蘇齋紀興

卧聽啼鳥忽踈雨墮瓦裂裂然起坐蘇齋蘭氣芬馥
地下蒸濕欲流午餘開霽萬里空碧胸中灑然若有
得者支頤坐梅花下因念去歲正月十七花已爛開
忽覺神爽自謂人生意思如此時絕少乃明日遂卧
病淹流至今今日大有情致不審來朝又何如也汎
掃齋中端坐待月而濃雲條布雨意垂垂且聞王伯
符死矣一日之間天時人事之變不亦悲夫

王伯符

花朝雨甚覓肩輿唁伯符哭之其婦出所遺祝語相
眎大都窮獨無聊之念可涕也因憶余年十七時就

試荆溪姓名與伯符適先後因是識面遂相約爲兄弟其中牢落彼此何所不有至今三十一年而伯符死矣嗟乎人有三十餘年之交老且死亦安足怪乎

貫休羅漢

景德寺澹雲房有十六羅漢相傳是貫休筆予聞之二十年矣今日偶過得觀其七筆勢適簡精麗凜凜有生色薛君淑云不是說古人便道佳果然竒特予曰古人亦決有不好處只是我與君淑不及見耳是日戴孟千具齋選佛場同觀者王世周僧雲居默全

定空無念

學安閒

病寒而咳竟逾半月風來著形飈飈如裂痰壅嘔逆烟生舌端向火則熱偃卧則寒一日一夜不知生死之幾遷變也偶檢真歇禪師偈云訪舊論懷實可傷經年獨卧涅槃堂門無過客窓無紙爐有寒灰席有霜病後始知身是苦健時多爲別人忙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搃不妨讀罷洒然頓覺鼻孔通利眼花盡徹從今發願誓學安閒但求自度

欽李

長蘅好外淚濕張荃曰舍予無能好張生者愚公好
內愁饒馮伴曰舍予無能好馮郎者異哉兩人自謂
子期之耳而郢人之質也而兩人者又更相笑也此
所謂吾輩情深自是天壤間希違者耶而世共痴之
而癖之此繫風捕影之流豈足語于道哉讀窈窕閑
情諸編但見性情不見文字記此以復兩人

獨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燼之香何氣
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
者是何解

今日

太學三萬人嗟枯吹生卒召黨錮之禍故易曰渙其
群元吉不渙不足以治天下又曰君子以同而異不
異不得爲君子後生不解事漫附清流妄生氣節而
上之人又開黷門以召之今日之事吾未知所稅駕
也癸卯二月廿六日書

白民

萬曆甲午朱白民讀書展桂堂春初方食河豚白民
言烹煮之法未盡乃脫帽衣短衣手執刀匕屠膾衆
客稱善白民亦掀髯自謂得法也嘗謂聰明男子無
所不可今日偶閱志林見東坡在錢塘日嘗煮魚羹
以食仲天貺王元直秦少章衆皆異之謂此味超然
有高韻非尋常庖人所及而坡亦自喜便欲常作此
以發一笑亟命兒子識之他日視白民更一掀髯也

卮字

予閱妓多矣豈必都無一長然未有往來予胸者獨
時念沈生納少橘皮口中頃刻製卮字細秀整潔令
人驚賞而失笑也宋輔卿極稱王幼昭之俠而不能
舉其事因念沈生益甚然王生言諸少年冶游不遺
餘力然絕無解遊者予聞之蹶然

疑

里有疑盜者患盜之入其室也夜半隙其門而窺之
其僕出見之以盜之睨已也奮其臂擊焉幾斃之矣
而其人以為盜擊之也噤而不言恐言而盜竟殺我
也張子聞之曰智矣哉是主僕之相盜也聞者不省

張子曰果然盜至而窺之奮臂而擊之噤其口而詐
之世未有不智之者也夫人之相疑而智愚生焉吾
未知其果安在也

眉公語

今日眉公見訪會將嫁女孟氏言次及之眉公嘆曰
大地一梨園也伶人演戲先離後合人生不然父母
妻子乃至骨肉齒髮剛合即離真可發一笑耳斯語
甚警輒錄之眉公與予言大都皆日用切寔之務然
別後每覺意思脩遠寢食有味真君子之言也甲辰

中秋前三日

詼語

范文正公黃蘗詞云陶家瓮內釀成碧綠青黃措大
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讀之令人絕倒方正人作詼語
意味自別

記先君子夢

萬曆丙子正月六日先君子率予謁山人憇狄婁雲
陟岵軒中軒故王氏墓屋短垣瘦梅庭中瓦石紛委
窓枕峭壁先君子惘然久之曰此予夢中所見也因

話永叔夢黃牛廟事既出見石馬相向笑曰殆文忠
所謂石馬繫祠門者耶今日讀子瞻書黃牛廟詩後
廢卷哭失聲辛丑距丙子已二十六年蓋先君子既
歿之十四年也婁雲死亦三年矣

五十贈言

始衰之年忽焉已至馬齒日長童心正狂上負所畏
下慚餘子而世周孺和士琰季思率吐珠玉投我穢
旁漫錄其辭以彰芟好世周詩云幽徑蓬蒿滿逍遙
縱晏眠將無因善病翻更得長年座有忘憂物門多

問字賢蓮花一卷在翻罷意超然士琰云仲蔚門居
日清風滿敝廬故人一以過高論在玄虛左病非閑
史虞貧合有書百年俱半度踪跡轉嫌踈孺和云五
十風塵鬢色殘爲君長嘯未須嘆尚餘彩筆千秋健
不盡玄言六月寒俠骨每憑龍劍動雄心欲耗唾壺
難百年天地惟杯酒白眼何能世上看季思云量力
守貧賤曲士固應爾誰能不羈才脫蹤繁華裏十年
負病同韞匱非君比岐路四茫茫頽波逝靡靡燕雀
帷幕間黃鵠舉千里擾上競名徒視我元長子

煎茶

童子鼻軒故與茶聲相宜水沸聲喧致有松風之嘆
夢眼特張沫濺灰怒亦是煎茶蹭蹬舟中書

病瘡

水國多瘡每每遇符咒而愈小夫婦人奉之如佛應
亦如響白面鰓生心知其不然窘或用之輒亦不効
張子曰天下之言最無用者其書生乎眼中讀不上
數行書又不能深入其義依傍古人成語含糊似解
漫言吾道一貫異學可誅此寧不然及其沾一災一

疾叩頭請命以行其不信之說豈有異乎固不若小
夫婦人其誠寔心有所注而取効速也昔中峰和尚
嘗造麵以食大衆大行菩薩下之據獅子座遠香積
而行中峰取麵板撲頭便打曰任汝作模樣決不汝
信大解脫人其手段自爾若此者入水不濡入火不
焦彼江頭之鬼敢拾其嘔噦之餘乎中元日僵卧齋
中自笑符水不靈書此

智量

文待詔好獎許後進晚年人有乞書者輒云吾老且

倦即書亦不佳蓋往周公瑕公瑕書不減吾而神情
正旺于君何如有乞畫者輒又云當吾世而有錢叔
寶安用我爲人謂二公之名起于待詔然不謂待詔
之書畫故出二公下也吾鄉某某皆藉弇州公以成
其名頗與諸英少往還而人有稱後來之俊者兩人
絕無一字然弇州終不以此少兩人蓋智量之相越
大抵然矣

結伴

學問到得有商量時已自幾分相應不可輕覷否則
惟默識有力中阿含經云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
尊者金毘羅共住林中後先乞食各歸坐禪至于晡
時先從坐起者或汲瓶水能勝獨舉如不能勝則便
以手招一比丘兩人共舉各不相語五日一集或兩
說法或坐默然雲栖曰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

草玄

吳興老儒之女小字瑞玄頗解琴理能寫山水竹石
予嘗以扇請之爲書淡雲踈樹而置一艸堂其下頗
得空山無人之致且題之曰問奇人去後寂寞子雲

亭蓋贈語也扇亡久矣女亦不知所在夢中聞有歌
之者思之惘然旦起公亮以竹紙百幅見貽旁皆有
硃文章玄二字笑而記之

陸小拙

嘗恨陸小拙之技不能殫其歲月之力淬成良劍利
匕以傳後世而好製小刀縷文蠅字輕若羽毛蓋陸
生之言曰非是則莫我肯售也予聞而憐焉世人拙
于用大工者不能待時固如是耳予生平不好佩刀
然陸生每有會意者輒馳馬予今日招而酒之而王
世周偕僧海從持一詩冊相訪會李季鷹馬沈衛安在
坐吹簫度曲襟以諧語海從呈一偈云慕居士而來
見居士而止長嘯不談禪乃淨名師子衆客歡笑樂
甚予亦竟醉

中節

樊侯作旌孝匾貽孺和孺和懇辭之父云辭者君德
旌者吾位正不相妨孺和囑主行者默道人携以歸
予謂孺和之孝宜旌旌宜辭辭之不得宜默携以歸
此舉固恰中節耳人生宇內豈獨惡不可縱爲即善

亦不可顯爲至于年老居貧尤宜退縮節省一事免見一人其益無量薛文清公曰洗心退藏于密以約失之者鮮矣老少若能奉行大地齊成佛道

上牀法

高峰禪師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牀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予年來頗學上牀法殊恨未能夜過景德寺有嫗誦此偈者不覺喚醒前念顧視溝中卧一醉人鼻息如雷大笑云如此方是上牀法也

摹古

昔有從雲間歸者遺紙數幅頗類苔色而殊寫藻荇其旁蓋裱竹紙爲之不知何名也今夜讀志林云昔人有海苔紙今世無有予所見殆倣是耶雲間新安人好摹古法每惡其着跡可厭然使後世得見古人之遺似亦不可無好事者按楊用修錄云古人與朋儕往來者以漆板代書帖又恐其露泄遂作二板相合以片紙封其際故曰簡板亦云赤牘嘗戲作二板藏齋中見者莫識也王孺和聞之笑謂予曰君倣此

甚善但俟君家惠書時不作報章吾事辦矣予荅云
千秋後謂吾以古物相贖不亦可乎

書田孫二監事

宦者孫隆以織造久住杭州梵宇天宮多所修建的
是西湖大功德主築長堤橫亘湖中與蘇公堤相映
帶人稱之曰孫堤世或笑之然其人故不可廢非特
閹尹中之好事者已也杭城故無水自李長源白樂
天沈文通陳述古蘇子瞻遞造六井以通水利杭人
至今賴之而孫尹欲盡出其羨餘開渠濬河爲城中

永永無窮之利竟爲當道所格可怪也今年夏士琰
從西湖歸爲予言如此士琰又言杭有監稅宦者某
進集翠裘一以媚上田司禮抑之不以進御封送孫
尹且盛言此事不可開端孫立訪織者主名重責之
又罰銀三千使重建湖心亭宏偉特甚世稱閹尹之
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田孫所立卓
卓如是詎謂今世無呂疆張承業哉田司禮名義其
救免宰相某事尤偉

詩句

梅村草堂集卷一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
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此王文成公十歲時過金山詩
也虛幻超忽如龍蛇虎豹怒飛蹶張不可捕縛之狀
丘文莊東坡祠詩云兒童到處知迂叟草木猶堪敬
醉翁亦是九歲時作氣象和宛蓋彬彬理學之士矣

夜

王摩詰云北陟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
漣與月下上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
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鐘相聞秦太虛云元豐二年中

秋後一日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自普寧凡
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
草木深鬱流水止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二境澹宕
淒清真文中畫也予少時喜夜游務窮搜竒勝老來
怯風露不復窺戶久矣讀二公語黯然欲涕

罷鎮

武宗朝命宦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便宜
劾奏府縣非法事氣焰縱橫可畏世廟即位春秋
甫十六耳是時永嘉驟相君臣相得歡甚每上殿輒

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永嘉故改容起立上注目熟視久之明日竟罷鎮曰張先生猶畏此輩况其他乎萬曆二十六年有詔加稅諸省府黃頭使者旁午于道武康太守吳寶秀爲中使誣奏檻徵京師其妻怖死今年清明日偶見科臣救寶秀狀輒思先朝之盛云

句法

項羽傳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字爲句則文義自出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

義屈舊以南八爲句不若南八男兒爲句乃有味也
夏白庵亦云

夢

汝寧蘇商巖從其父司訓公議居崑五年與予輩遊甚密好作詩寫字兼通畫竹法既別數年音問時至嘗寄予隔江遙望圖以通其意又嘗作七言律悼先子每感其情至時念之今夜夢商巖來訪神情如昨若有所待者俄一僧至演作天魔狀高唱蘇子瞻大江東去詞後又吟一絕云佛印燒猪待子瞻子瞻猶

伴曉雲眠醒時吃酒醉時唱勘破人間棒與禪

姦偽之辨

太公七害其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
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竒其
冠帶備其衣服博文辨辭虛談高議以爲美容窮居
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雕巧素朴兩
者皆害而素朴之偽至于不可近况可寵耶然則偽
與姦盖有辨乎

紀文

經生入場有集其說而不能下者以其說告同舍生
將祈潤焉同舍生默用其說而祕之弗出其業以相
眎也其人方窘甚會同舍生抱疾亟呼曰以爲若德
遂選是卷爲禮經冠後對公車窘自若也一生見其
姓名訝曰吾故誦其卷以爲一時治高唐生學者莫
踰之也乃今日相見幸甚持其草再拜請教生又竊
之遂登第嗟乎同舍生忍其病以定窘者之魁而窘
者又藉其餘以中禮闈之式功名出處豈偶也哉

紀異

丙申苦脚痛神思憤々然正月人日忽見金冠真人
坐牀辨上將及予足念痛且極坐即不能忍矣心怦
怦久之睡熟而覺痛乃大減又半月而僧性仁遺我
淮香兩束問所從來僧荅云近禮雲臺雲臺三元真
人道場也知君脚痛私爲祝之亟問以何日往荅云
人日聞之恍然嘗欲作一小記鐫石因僧送至雲臺
頂多病未果附紀其事

食橘

橘之品出衢福二地者上衢以味勝福以色香勝衢
味與口相習所謂温温恭人親之忘倦者也福產小
露尊重如遠方貴客結駟聯騎令人迎承不暇洞庭
有張樵海者嘗貺予角柑四顆甘脆異常然是一丘
一壑之秀物外逍遥者耳世長懷福橘相遺剖而甘
之書此

不幸

顧朗仲叙云居常妄想恨不見臙起鬪兵貴育鬪力
龍施鬪辨張許鬪法倅般鬪巧秋杜鬪奕此數人者
非幸而不遇其敵以獨擅其名蓋不幸而不得其偶

以各盡其奇也予讀之蹶然雖然此猶各有所試以
成其名于後世是未爲不幸者祝允明作王昌傳曰
王昌或以虛其力輒手足掉撼不自休速奔山中擢
林木數株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雨無爲於室則
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搯斷之力稍解嗟乎故有不
幸無所事事而不見其奇之所止者矣天下豈少王
昌之徒歟

試酒

生平無酒才而善解酒理能以舌爲權衡也今夜許
仲嘉出新醅嘗客予愛其醇滑似不從喉間下者蓋
所謂和而力嚴而不猛者歟然滑故應爾而微少新
興豈出廐之駒遂無翩翩試步之性耶張時可曰異
美甚恐其不耐久時可之才十倍余其言如此故曰
余能以舌爲權衡者也放飲酣甚遂不成寐戲命桐
書之

夢

夢中見行輩紛紛悲喜違順之態略具又有老人既
死強焉更生又更死者又一婦人衣其寶玉端然自

焚焚已惟餘兩手余笑曰活燒的人也剩一雙空手
此語頗有省記之

顧道民

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雅非相好也
一日復過之見其人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間故其
人曰吾父小逐什一于下邳有傳言父卒死而家窘
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寬稍停
當有的耗後七日来報汝父甚無恙則已索其父手
書出懷中款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
器又能數日不食異人也一時莫詳其異云

許先生

子瞻在海外携叔黨自隨嘗語人每幼子過出一篇
相眎便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父子情深讀之可涕
也許公旦先生嘗冬月課其子設短屏自障曰作文
須意思舒展方盡所長一日會風雨疾甚以乃呈稿
先生賦詩云冬來文史未應踈手掩寒茅試課渠風
雨滿堂燈火映真成今日是三餘 一簷風雨繞書
缸忍凍呵毫意未降若個珥貂温室裏初來能不困

寒窻又爲代和二首雨撲寒窻點點踈醜風釀雪總
關渠書生耐識三冬味坐煖青氊丙夜餘膏火頻
添續短缸寒威縱橫也須降夜深風雨歸何處西月
窺人到半窻吟罷手酌巨卮飲三子曰今夕勞苦不
汝量也昔蘇子美每夕讀書輒盡一斗有如此下酒
物一斗未足多耳元倩兄弟常誦斯語輒嗚咽不勝

三姐

往寓長安聞棄水巷有江岳者甚竒然莫知其事也
今日過王祖玉第見眉公道江事其妾號三姐者尤

異江常往來華亭以其妾併二箱寄友人家而獨身
走四方每數月不歸時有音問必付眉公家一小奚
奴誦之率以爲常主人旦晚使婦女進饌出即掩其
門竟日危坐三年而不變會主人當賀江妾具禮物
甚腆而後主人之婦女窺視其箱多金寶錦繡真竒
事也一日眉公見江老問曰如夫人故秀何所取公
信乃爾江曰此妾故大同將官女十六來歸能騎會
驢高不可上倩驢者翼之而驢者戲翼以上行至水
側佯呼驢者飲驢乃出鐵簡撲殺之江中嗟乎江翁

即奇恐無淪其妾三姐矣

第一不可說

李卓吾焚書載康崑崙琵琶是天下第一等奇事又載若無母書是天下第一篇文章却又着卓吾子曰便覺氣韻索然議論酸腐此老胸中壘塊下筆無狀其種種可喜可愕之談載在他書者且與天壤俱敝矣乃獨見短于第一奇文奇事之下何歟蓋唯第一則不可說所以夫子之道游夏不能贊一辭此是游夏不可及處語稱佛頭上看糞亦曰佛頭上不可有

着着則是糞耳

自警言

續齊諧記云陽羨書生寄鵝籠中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鷺并坐鷺亦不驚世間有如此可人耶將北面師事之東坡先生有言吾眼中未嘗見不好人此又是如來心髓未易輕覷雖然由坡之道直入菩提如書生旨亦非二乘淨名經云外道六師彼所隨者此與隨隨何難入鵝籠中乎吾礙世久矣近頗學耐煩法亦時時同得幾分去無奈有物頓

喉間頸面亦時時發赤危哉危哉吾亡無日矣

前輩

有一人形俯捺屐行者居尚書里其主人刑部公自外歸群鵲亂噪于傍刑部問故或云捺屐者取其雛故噪刑部召責之云汝捺屐而行故是徃生業報奈何復取鵲雛汝亟縱之去免汝撻捺屐者取雛懸樹而上納之巢中仍懸而下略無艱苦態刑部嘆曰天下之無是理有是事者豈少哉吾爲刑部脫有告訐者云捺屐者上樹如飛吾豈信之乎反覆自惟民之

寃于吾者多矣蓋前輩每事警省猶如此偶憇東林靜室舅氏省吾爲余言如此

自礪

藥氣蒸鼻愁聲溢耳僵卧床上如坐釜甑中起則蚊蚋撩亂窓間撇撇來聒人徐步庭中見月英和露欲滴曙光隱隱東方新麗奪目心頗樂之然自顧粟無徵君之瓶薪無怪魁之山庭無高安之菊日且旦室人洗釜而待炊索我枯魚之肆矣忽自念言前境盡惡已復啞然自笑吾所居大是學問之具奈何若受

茅狂狙愁喜爲用哉書此自礪

瘡

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昔有病瘡人誦此霍然者遂相傳告杜詩能已瘡此不然三年猶病瘡一鬼不消止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非杜陵詩耶由此觀之老杜正自不免予今歲病瘡稍寒而壯熱如坐甑中狂歌蜀道難至飛湍瀑流爭喧豗砢崖轉石萬壑雷不覺颼颼有爽氣其明日則寒沁肌骨矣方恨此苦只自知忽憶秦少游云發于頸中起于

毛端欠伸乃作其始也淒風轉雨洒然薄人如涸壑陰崖單衣犯雪龜穹蠖窟奄奄欲絕寒威既替熱復大來方畢煤毒回祿嗣災躁外渴中卧已復興欲挾斗杓東適渤澥酌以注嗑未足爲快此老更道得吾眼前事也醫經云聖人因病而發藥非爲方以待病如病瘡而必求愈于子璋髑髏之句幾謂文章無用矣

唐子畏

我觀古昔之英雄忼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

已所以與人成大功吾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庄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蒼蒼感君稱我爲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奇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有心人即在三千珠履中子畏此詩定是徐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貴重乃不知其穢宸濠之席投金灘上竟以身免輕獮人有此作用

否士抱不世之才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艸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而角巾措大猶指之爲獮爲佻也不亦悲夫

習

人生以後却無性只有習嬰兒墮地貧者浴水富者怯風水非兒之宜風非貧之拒蓋所居則然矣居之限而習成焉浴水者肥黑多力怯風者羸弱易病醜毒胎于豢養藥石進于窮勞如是而曰貴賤殊稟貧富異骨謬哉

顧而尹

松陵顧而尹性度方雅故有子美驚人之癖每罷公車對意不自怡忽忽行吟見者痴之嘗謂予曰某于此道良苦乙未之役主司擯予予不能降請故牘觀焉其罪言曰怪婦而屈首三年未嘗窺戶自謂得之矣又不然又得其罪言曰庸嗟乎吾無路矣予笑曰君無恐悠悠者不足存也若果巨眼則兄之病不可療耳因大笑別去今復三年矣癸卯春偶讀其行卷果秀雅却微泥苦心人也不知造物者肯竟解其縛

否

悶題

子瞻題孟德傳後述雲岷嬰兒攝虎事以信虎之畏不憇已者其說有理小生作悶題便解開闔擒刺而老儒下筆格格然豈亦為題所攝耶題亦畏不憇已者乎李宏父自言吐詞為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安得起若人而問之

有在學堂集

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梅花草堂集卷之二

筆談

釋耒

吳郡 張大復 著

周茂仍性好閒適率謝人事卜居西郭外數里許引
流種竹斗酒自勞南有小軒顏之曰釋耒殆是昔人
觀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耶杜少陵云開門面
場圃把酒話桑麻此老不解事世間那得如許閒人
知者不爲爲者不知境與人之不相值久矣今日再

過廟涇凝望樹色隱隱可見又風雨暫停桃花爛熳
想見七郎婆婆其下把酒胡盧也書此以爲相見時
一笑茂仍嘗語余云村居故自人世但入城時見故
人話時事不覺莞爾有喜此語真有味也

巢居

雨氣滃蒸浮紛几席之上古簟繩床無復着手足處
支頤默想豈多生以前吾其巢居之民歟

三奇

果之橄欖書之騷卉之蘭自是天壤間三奇絕未有

儷之者友人某解衣質錢願爲典花主而念不及蘭
見騷經輒掩其卷但能噉橄欖盡一枚此舉又是強
解事不如無噉爲直色耳偶在息庵下種蘭思之不
覺失笑

蘭蕙

語云山林間十蕙而一蘭故曰蕙賤而蘭貴蘭少而
蕙多也此不然衆與少豈貴賤之徵與蘭氣醇遠不
射而蕙艷發蘭韻長而蕙微短等是國香政堪伯仲
耳必貴賤人物于衆少之間則荀氏八龍當以多故

減貴而李白蕭穎士僅然有子將亦曰少者固不賤
耶楚經云既藝蘭之九畹兮又種蕙之百畝蓋所謂
有此內美故不爲貴賤之證

醉胥

偶粘樊侯小記于壁一少年醉毀之既醒來謝訊之
則胥也予告之曰君毋憶記中有猾吏豪胥字耶君
其人也父茹冰蘖一時從事閉閣學書久爲人間佳
話公等與有榮焉即君苦清冷門可羅雀獨不思數
十年後不逞之徒有詐許前件者寧有樊父時事否
龐德公隱居躬耕人有勸其立產業遺子孫者德公
輒謂之曰吾貽之以安此真父母之心不可忘也其
人感動而去

薛捕

海虞有捕盜者薛某能察人之顏色而知其所向卒
然掩之無弗中也有盜四十餘人主者使他捕私掠
之既伏矣久之無驗以問薛薛請見之群盜敝敝然
坐日中薛呼主者曰天寒甚何不多市牛酒市具縱
群盜大嚼盡解其縛盜亦驚泣而去薛笑曰豎奴幾

敗乃公事脫四十餘人中有一人曾爲盜者即啖以牛酒必不去脫不去安所辭私掠乎主者面然其說私心怏怏薛曰姑遲我十日十日來告已得盜矣問之則主者之親某又温室也主者益訝之且疑縱盜情叵測薛佯謝曰吾過矣然願勿泄也夜半駕小舡直抵其所指盜者家盜聞薛來神沮矣盜方出戶薛執其手曰某家財願若分我某尸居餘氣無能爲也盜手顫亟命家人拏一箱來箱至輒縛之嗟乎薛可謂知擒縱矣海虞顧明卿爲余言

書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此善論也字漸玄妙方可草書而世人競率意爲之自謂天放豈復有書意乎古人云事忙不及草書嘗舉以戲草草者其人輒妄對云章艸固不易作此尤可笑古來疾書無如懷素顛旭古詩云興來絕叫三兩聲粉壁縱橫千萬字讀此者要得其躊躇滿志之態正不當先以豪放目之也病久廢書今日獨坐息菴下戲取粉板作掌大數字如壯

士囚縛愈法愈野不覺啞然自笑吾書不減科蚪當存之以俟識者

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梁伯龍戲以彩繒作鳳凰吹入雲端有異鳥百十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襍調徃徃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爲俠遊少年所傳詠其好事故亦一時之冠也

此坐

一鳩呼雨修篁靜立茗椀時供野芳暗度又有兩鳥
呶嚶林外均節天成童子倚爐觸屏忽鼾忽止念既
虛閒室復幽曠無事此坐長如小年

舉業

舉業儘可寄興予寔無所得嘗戲爲之以眎練川李
子李子曰君病應爾何有以儒生酸腐之技肆其從
來未剖之談不虞招妬何予意不然恨非儒生耳果
儒生肯捨已落之唾耶李子笑曰若者任爲之今日
澄伯書來道某稿多會心乞之以去歸時且問之何

語是會心處耶

牡丹

洛陽人呼牡丹曰花蓋重之也東坡看花吉祥寺指
爲智巧便佞之物止抑其爲時眼所逐耳今托于修
竹之下叢梢破欄而出窘接無餘而花猶悴悴然試
其本色而不復自憐其力之盡也智巧便佞豈亦有
時不幸耶柳堤閑步花氣迎人顧謂兒子一笑

南庭

雲情靉靄石楚流滋麥鳥駭飛螻蝻正咽亦有怒蛙
拱息草下張口噤舌若候雷鳴狂飈忽捲萬馬奔沸
踈雨墮瓦忽復鳴琅百道金蛇迅雷如裂氣散溽收
浮膩亦斂燈火青煌南庭閒寂撐頤解寐故自悠然

張翳嘴

穎者張某嘗舉網得一巨鯉額有硃文云三躍龍門
關九飲大湖水畢竟不成龍付與張翳嘴陸仰山見
凌醉樵嘗云

晉翁

晉翁虞陽余祖舅也長先君八歲其游如兄弟然先

君既歿翁必迂道過予里嘗謂予曰如腹痛何今年
十月十二日見翁里第老屋瓦盆敝裘短幘楚楚如
三十年前事相與追論往昔歡欵泣下翁性忼慨每
飲輒醉醉必放歌自快至八十猶然而年來齒豁矣
會童子來報練水姚適之在舍惆悵而別翁送及門
浪吟云眼前風景還依舊世外人情幾變遷

雲栖食

杭州人有其母溺江求尸不得計無復之矣忽婦人
踵門告曰予夫某先年墮潮死予聞雲棲放食無不

度也曾以銀五分附薦事且數年昨夢予夫告我曰
吾向與潮偕往來藉汝願力得爲行潮者首再一得
食當離此苦圖之不得其便吾行潮能取諸溺者尸
藏之則某人之母在焉汝往告之請以雲栖食相報
可乎溺者子按其言求之果得尸于江之澚蓋聞之
陳繩伯云

陸仰山

里中陸仰山好辨六書其辭堅不可屈然作詩頗有
俊句其感懷詩云漏入夢回枕寒生愁際衾紙窻殘

月上應照未磨心又云一室淒涼况半生牢落人冷澹蕭瘦頗似賈孟風骨許元倩偶誦其語燈下記之

嘉善廉吏

許鎡號石塘雲南人世廟時以進士令嘉善剛介廉直多惠愛歲大饑囊空不能負肩輿竟跨驢而去至邨中杜門待命與人絕無交涉後徵入爲御史隨以年例僉憲不久致仕偶談樊侯清操古今希有朱硯山曰徃見許公如此

應卒

耿天臺提學南省行縣至崑山長至習儀有狂生出班白事曰糾舉某生負大不敬天臺頓足少頃徐曰如此大節乃爾狂躁大不敬即汝當之誰爲不敬者付吏繫去後亦竟不問語云卒觀量頓足時正復難

效贖

子瞻桃花詩云戲將桃核裹紅泥石間散擲如風雨坐令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予嘗令童子裹核投之文筆疊浪間偶發一枝輒爲樵者亂拾以去頗恨之今日讀此詩自幸種桃不成不作效贖婦也

讀酒經

數朶薔薇孃孃欲笑遇雨便止几上移蕙一本香氣
濃遠舉酒五酌頽然竟醉命兒子快讀酒經一遍并
書中即所作醉鄉調笑引于末吾觀畫工寫生大都
于梅花下着水仙蓋其臭味則有然矣

梅庵柬

戊子春先君既歿之二日諸備未畢雷聲隱隱起西
北雷光如綫予時哀號踣地奴子持一柬至則先君
之友周梅庵先生柬也其略云延陵季子之喪其殮
也以時服則既有聞于君子矣予每感其意自憫久
不報今年先君大痛之辰飯僧蘇齋追憶往事而僧
有問周先生故居無恙者輒揮涕紀之

東坡作墨

志林云已卯臘月二十二日夜墨竈火發幾焚屋救
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
以了一世著書仍以遺所不知何人也餘松明一車
留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按年譜已卯先生
年六十四在儋州蓋元符二年也攷之外傳云宣和

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爲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趣之或問其季子過過大笑曰先人在儋耳無聊衡適來見因使之別室爲煤中夜遺火幾焚廬翌日煨燼中得煤數兩而無膠法取牛皮膠以意自和之不能爲錠磊塊僅如指者數十公亦絕倒衡因謝去叔黨此言可信不謬而坡公饒興致亟于獎善故云爾然聞衡墨自佳可與九華朱覲相上下借坡名以行故是墨賈常態不足怪也

夢

有徐應祿者白皙長爪嘗爲縣胥又嘗賣藥于市予亦嘗過其肆中相與語歡甚今死數年矣夜夢至道院堂有三額中曰紫薇宮左曰仁義之民右曰池仁義皆金文大書舍宇鮮潔應祿着帽衣青衣楚楚出迓歡語如平生既覺侍慈氏予問故人吳文秀家慈曰此徐應祿兄也相對恍然記之

渡巴城湖

巴城湖蓋湖之小者辛丑深秋予歸自海虞阻風湖口四日去冬將訪公亮舟膠崇寧寺下堅不可動者

亦復五日誰謂尺水無波天下事可以憑臆而斷也
今日風厲甚過湖坦然此甚常事然予心自喜蓋由
往時之膠阻爲之緣影耳默默自照亦足以破流轉
之妄矣膠之日公亮以露輿相迎欣然乘之過田間
老婦稚子無弗竊笑者道遇仲純相與藉草而坐老
氓出茶餌食予拉往馬涇庵遂留宿詰旦求診于仲
純爲定兩方而別同游者邵兵部蓮壚繆仲純譚公
亮公亮之子元龍

戲書

今夜被酒得鄒公履書恨僕不宜病廢全其微尚須
與驕奢淫佚消磨殆盡始得故是此兄盛念吾自秋
入冬來無日不病無病不劇頗覺意思都盡今日慶
長載酒相邀與王幼昭恣意歡譁亦既驕矣奢矣淫
而佚矣燈前捉筆作文一章詩二章頗有生韻始知
驕奢淫佚不足消吾之富還能豪吾之興也記此以
復公履一笑

許家即

許家即名士翀十三能文章未及炊黍時三題立就

風義道上頗有落地食牛之氣三年後崑山又一名士也此道真如積薪後來者上耶

戒殺

有烹魚而蓄其子水中者以爲所全多矣孰若并其魚不烹之得乎東坡買一鯉長尺有咫置之盎中俟其死然後食之不即縱之去也此可爲吾輩食葷者之法傳孝玄言鱖魚就烹時必以首尾抵釜護其懷中之子念之心怛怛焉誰無父子之性而謂水族痴暗獨不然耶宋神宗見一羊特起道左問左右曰已取其羔進御遂不御羔予嘗見光祿寺側有群雞亂撲鳴不成聲視之則其股已充膳矣侯王宰官福盡每受業報豈誣也哉里貴介子有好食鱉者庖人思悅之乃置數孔釜蓋上文火煨之鱉燥甚其首向孔中出則取酥與漿沃之沃數次而鱉乃大醉其味美特甚貴介子後病火症索漿甚急輒昂其首如鱉狀其庖者之死亦然如如居士曰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亦可以少懲矣况果報若此之昭彰乎可不戒哉

陸翁承

陸翁承名應鰲先君之友也蒼面棘鬚多癢痕笑輒
搖首攢眉所居處曰白魚段老屋木器庭中小藝花
竹攤書危坐意洒如也年六十時先君與陳負外王
道往賀之歡醉竟日先君詩云未叙寒暄慙予懶亂
呼茶酒愛君忙其後先君歿每見予輒相對而泣曾
作挽詞三絕見貽有一度花開一斷腸之句

樊侯

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于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
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
之不絕此所謂沾沾自喜者樊侯治崑三年將入覲
誠父老不得攀送有四人持紅紗燈傍輿至水側揮
淚再拜而別樊受之唯唯竟不問爲何人

墨窓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雪浪
來顧予墨窓下時小雨甫晴秋氣漸肅相與談無生
理甚淡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知識者又有觀
如亦學於雪浪議論豐豐而面有不齊之色爲言其

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實諸所無伴雲唯唯而已未
一年雲死蓮花庵如亦不知所往

送春

已亥適長安三月三十日卧于德州之逆旅土床濕
蒸遂不成寐明辰跨馬將行命侍者書一絕于壁其
一云燈魂隨焰死居人斲不禁中有傷春客披衣看
啟明一云東方有啟明行人不成寐櫪馬亦長嘶疑
爲春歸去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折得牡丹着瓶中忽
憶前語而燕子偶入予室若將營巢者又戲賦二絕
云萬卉爲春忙春歸卉亦老獨有雙雙燕尋春拾春
草吾聞雙燕子不入愁人家何事偏追逐應知問落
花

罌粟

罌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宓侯種之盈畝萬朵爛然
亦足奪目鮑我生問予此堪作何比予昔過盧溝橋
一庄院僧驅騾百許頭縱食櫪下其色相錯如繡始
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日所見頗爲似之二
生皆絕倒

鄭筆峰

新安鄭筆峰名約以減塑有聲彷彿人佛像往往逼真多于神處得想嘗與予縱觀南朝神像問誰最者鄭指金乙總管曰此其最矣周太尉次之予曰何也鄭曰凡神像耳目口鼻其高下大小皆板對而二像不然不然則神活所以最也會左髻曇陽子羽化婁東祈塑者相踵于門竟以悴死死之時眼根先絕或曰以塑故多得錙神弗佑之此不必然神竭烏能久視人世哉

文移

今之文移古訓誥也群胥會言某官行文移將倩其往衆皆從吏之一胥嘆曰不可此人去彼中民受其害矣衆莫然之有間復曰某三家村訟師也訟師告訐主于紮陷辨駁而已豈念彼人利害乎文移則不然必須委曲婉轉兩無弊而後即安故凡胥之老于供者庶足辦此衆皆嘆服袁中郎爲吳縣其弟小修自楚來見案上招申諦觀不置中郎問故小修嘆曰常恨國朝無文章乃在此世廟時有大獄招擬肖物

處不減太史公聞周孟起家有抄本當借觀之

談言微中爲英雄所窺

高皇帝時有僧受法于師博通教乘高皇欲迎入大內供養詣師言別師無言但去上苑已無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僧方盛氣欲往不能省後召對不稱旨將殺之僧笑曰悔不用吾師之言高皇寃得之檻其師至京問所以其師曰偶誦大藏中偈何意也按藏中果得此偈遂捨之僧慕上苑見殺故不足道彼師殘命蓋亦岌岌矣故談言微中鮮不爲英雄所窺而世競以智先人哓哓咸輔乃欲久居人世無災禍乎隰子家之樹蔽田成子之臺田子未言也何爲乎伐之斧離數割而止智矣哉智矣哉

放生

宋天禧中宰相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萬萬計此王侯宰官今生作者之因也吾鄉亦有放生會每朔望輸錢於櫃至期買羽水二族放之亦是一事第流浪陋劣之徒乘機

捕逐甚有伺其釋放而網罟之者又不知作何慈悲
可免此厄可度此等人也正且放生人競逐之論者
以爲不如勿放此亦一時不得已之談廣大教化當
不如是僧本源欲建放生堂于玉柱塔之側不知何
時可了此願塔在三江口地濶天空即不能禁民勿
捕于此放生必多得所者

夏龍衢

古歛王民輝字惟華以傳神寓居世長許嘗令寫先
賢遺像可七十餘人方購王理之先生鏡容趙綸叔
言鏡容藏夏氏子果訪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前先
君龍衢魯夢王先生偕顧桴齋周秋汀高崑田朱遜
庵數十先輩列坐堂中既覺嘗私識之于曆出眎余
手跡宛然因與綸叔嘆夢見二十年前而數十先輩
遺像聚於一卷之間乃在二十年後誰謂事非前定
偶然而已也龍衢善諧譁而聲竒峭如鬼嘯猿號聞
者絕倒然好讀書喜作詩嘗見其從薛君淑借書一
帙手携以歸疾吟其所自爲詩有無柰廉纖下傷情
怕倚樓之語龍衢死久矣其子號青岑者有父風

交情

萬曆戊子先君子歿于家有傳訃李先生者先生即爲位中門外哭盡哀齋三日而後遣使齋文來弔其辭酸楚令人不能竟讀又七年不肖始克葬先生會有黔陽之役休沐里第不肖以誌文請先生揮涕許之其明日来奠一牲一飯必令家人滌器再三而親視其烹調之節自辰至未不欲嘗食曰吾所自通于亡友者此一念耳又明年使書記陸弢持誌文來不肖且拜且泣弢亦揮涕言曰自叅政之爲此文旦起伸紙和墨輒嗚咽不勝其淚灑長江者不知幾何所矣丙申冬日記

自逆

債負山積鼠雀雲擾對境惘惘自念處堂之燕不知作何結束也境遠念息復是洒然誰不爲燕之處堂者于是遊覽古初返照無始不復知吾喪我也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凡夫哉凡夫哉夫誰與接搆而不以心闢者乎表中卽有言學問須從逆字長人不吾犯卽須自逆有味乎其言之矣

初二月

朔之三日月始再魄于西所謂側視之則粉處如鈎者也戊戌中元二日月有輝里父老皆見之予未之信也今歲三月七日至五月一日靈霖傾注見日者僅四五而夜又無月初二晚忽然開霽萬里空碧顧此時獨不得月耳仰視林間新鈎斜掛時有赤英射人久之乃落豈日月之行亦與時異乎抑所云歲差者乎往在京師嘗見己亥新曆閏五月己又判定閏四月或云是歲差果然奈何其弗之正也

北亭梅花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皮鹿門恠之謂此老鐵心石腸與賦不類是不知梅花者世無鐵石人堪作梅花賦否譚公亮北亭外有梅一株倚窓敷蘊白如擁雪恨脚痛不能坐卧其下時候消息于童子而已今日奇香破窓而入而侍者來報雨意垂垂豈梅將別我乎令桐快讀宋賦酬之梅哉梅哉應不恨我隔斷窓前月也

夜坐

月色如銀信步至景德寺聞淨院禪誦聲甚肅心樂之遣童邀守源源輒誦而出然默持不懈已邀雲居謝曰少頃吾完課也已默全至三僧意皆自得相與談頓漸法門予笑曰天下決無頓教悟處皆頓學處皆漸耳雲居曰六祖不頓耶予曰此爲宿根元來是漸四人相對大笑因念二十年前予讀書大樹齋寺中作課者獨本源一人耳然不能談今日爾爾可爲拊掌

黃沅

赤壁在武昌嘉魚縣子瞻在黃州時所遊者蓋赤壁非赤壁也坡特借之以了弔古一事耳其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則直指嘉魚之赤壁矣不然武昌在黃州西南境安得云東望耶此老胸際洒落故黃州可以有赤壁而臨文攷索便爲千古不朽計故是宇宙間討便宜人金先生汝礪自楚反嘗至黃州赤壁磯下有堂三楹祠子瞻旁刻趙文敏手書前賦于壁又嘗泛沅江見斗崖上石洞深濶三四室者所在多有其一曰鍾鼓洞此地流平徑濶易爲登覽中有

二石乳如柱使童扣之一鍾聲一鼓聲石之鏗然者
緣江處處有之然未有若斯之洪亮悠遠者也酈道
元石鍾山註云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
洪鍾坡老常與子邁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聽之謂酈
元之說信然而唐應德氏亦云江自蜀走海數萬里
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鍾山下則鏗訇鏜鞳驟發而
駭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
得而一露其奇爾二公所見殆是宇宙間一段議論
決不可易而由鍾鼓洞觀之又不可謂石鍾之說皆
非也唐李渤得雙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
音清越其所見不逮鐘鼓洞遠矣

上元

東坡夜入延祥寺爲觀燈也僧舍蕭然無燈大敗人
意坡乃作詩云門前歌舞鬧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
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此老眴次洒落
機穎圓通聊作此志笑耳崔液云玉漏銅壺且莫催
鐵關金鎖輒明開誰家見月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
來方是真實語老盲不能夜遊晚來月色如銀意欲

隨逐行輩稍穿城市而瘡鬼惱人裹足高卧幼女捉
一蓮燈戲視亦自燦然書之以爲壬寅上元之感

夢

楚中有師弟二人後先舉於鄉嘗夢人語之曰先生
是弟子中弟子是先生中萬曆丁酉翰林馮有經典
試其弟子先中式庚子其師亦舉于鄉出兵部張其
廉門下其廉故馮翰林門下士戴仲豪候兵部于京
師楚中二舉子來謁聞之云

人面桃

飛之品亡慮數十絳碧天緋摠堪極目然天天者其
正色耶至人面飛而變極矣瑩白如雪光昱白外素
者故艷不艷於此方之梅花則今古雅俗正復迥然
藉使敷蘊一時堪作梅花嬖天天者雲從可也

徐公善譚

傳海墟狀貌魁碩讀書多遠畧晚歲貢爲博士徐五
湖與人書云適晤海墟檀帽絨裘據胡床而坐儼然
一戎王也乃就廣文選意思太貶損矣徐公善譚多
識字嘉靖辛酉吾鄉大水雨十日不止公作書寄燕

客云故吳越之區魚龍襍處今雨勢如此天意殆欲
復古耶見者失笑

燈下書

歲已丑朱宓侯從予萬卷樓中蓋贈公顧圖南寔主
之樓去翁舍幾三百步每旦必肅衣冠揖予寒暑陰
晴無間是時予方讀禮書不甚親舉子業公輒爲溫
語相督曰日出事生天下寧有無事之日耶且先公
既捐館舍從此欲求無事更不可得辛丑十月十九
日與叔顯送公之葬偶記于此

王伯欽

王伯欽三上公車不第庚午其弟幼文舉於鄉伯欽
瞿然曰何有遮陰帽先進賢冠而走者乎乃避喧樹
中閣改竄經義一目纔就即呈家先尊偶及生財義
尊曰此經國體面好舉子手下見得乃佳以吾而論
生衆云云可彷彿州里四段爲之伯欽笑曰遲我十年
當能今無及矣明年伯欽中式鄧卷出伯欽以爲非
人間物也而終身誦先尊語爲不可及云

雪夜

小飲周叔明第雨霰紛集默念疇昔此時便著屐登山去也歸擁牛衣寒燈無焰展轉久之乃遂酣卧遠鷄亂啼紙窓如晝啟扉諦視則雪深半尺矣昨歲孺和卧病予亦倦遊窓外玉塵無情照管曾作調瑤華相眎檢之篋中眼未舊忽忽又一年徃矣頭顱如許半事無成言念童遊猶如昨夢偶檢中峰語錄有雪夜示衆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啟窓猶看玉琅玕

口業

辛丑臘月初一日王孟夙約會放生世長先徃予與陳繩伯沈修幻至西禪禮白衣大士然後登舟偶言友輩中有夢遊地獄者不覺出一戲語孟夙云方與世長約會日勤勤念佛不作戲語如兄言依約受罰予聞悚然年幾半百尤俟人鞭策然後知戒可愧也因默自觀省三十年來口業種種不可勝懺所恃平日絕無譏刺短長之心第事觸于前言衝于口恰中戲解即心知其非是莫能禁也從今懺悔永不復作然恐強制口業增長意業書此以自惕

東坡石竹

文與可寄子由書云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
襪材萃于子矣時坡守徐州故戲云予故未見與可
墨竹而竊謂坡翁之作決不依倣與可不然章子厚
日臨蘭亭一本坡謂章七書必不佳正惡其從門入
耳自寫墨竹乃必有派耶今日得石刻于吳郡陳雲
卿簡遠蕭放絕類坡之爲人刻本後又載姚江錢德
洪跋頗恨蘇氏之學雜于藝而未精德洪嘗遊陽明
先生之門意欲借竹以排蘇氏夫使陽明見此竹必
好之矣予然後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 侍絕新光景
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亦是從來絕異
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岍茶之氣世界都空無所
着其耳目口鼻矣

牝馬之貞

癸卯季秋五日訪雪浪師于海音庵師問牝馬之貞
如何予舉朱註順健以對師笑曰不然大地衆生皆

因淫欲而正性命然却無正知見故曰衆生馬則否
予家廐中畜一牝者牧人言他牛騾等行淫無度獨
牝馬受姓絕不與牡相交故知坤不取牛非從順也
義也牝必言馬謂正知見也吾少時從先府君受易
嘗問小過之飛鳥廣震之戒反生府君曰如此如此
聖人是真語者實語者

范文穆公

范文穆公成大崑山人也讀書邑之薦嚴寺十年不
出嘗取唐人只在此山中句自號此山居士今寺左
有范公亭老桂扶疎相傳是文穆手植晚又號石湖
居士有集一百三十卷郡志稱公吳縣人始此亦猶
李青蓮慕謝東山自稱東山李白而劉昫修唐志便
以白為山東人曾子固據成都志謂白生彰明縣之
青蓮鄉稱白蜀郡人范傳正志李白墓謂白父客西
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亦稱蜀郡人也古今人
物名垂宇宙爭欲得其人而鄉之斯無足恠范長白
得石刻于石湖之陽有文穆田家雜咏四十八首語
逼中唐字亦道媚知為百三十卷中物也長白遂就

其地為崇祠龕碑四壁此舉亦何讓古人獨肖其父
兄遺像于左右使又快上范氏世譜文正後何得不
信古而直行其意耶

王性海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叅雲棲便修苦行擔水斫柴和
衆作務斯亦根性之最利者矣常作戒殺文以勸世
其言淺而易曉通而無碍販夫稚子無不了知然素
小修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
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叅透此語于修行豈是看實
雲浪師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
可忽世相嗚呼盡矣

試茶

茶性必發于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
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貧人不易致茶尤難
得水歐文忠公之故人有饋中泠泉者公訝曰某故
貧士何得致此奇貺其人謙謝泠解所謂公熟視所
饋器徐曰然則水味盡矣蓋泉冽性駛非扃以金銀
味必破器而走故曰貧士不能致此奇貺也然予聞

中冷泉故在郭璞墓墓上有石穴罅取竹作筒鉤之
乃得郭墓故當急流間難爲力矣况必金銀噐而後
味不走乎貧人之不能得水亦審矣予性蠢拙茶與
水皆無揀擇而去然者今日試茶聊爲茶語耳

紀遺

永樂甲午崑庠起送生負止五人一曹瑜一戴義一
陳劭一王永和一夏杲是年皆中選而永和杲皆爲
名臣此亦一時之盛矣邑志詳列姓名而不及起送
者止五人五人者皆中選事載偶武孟醉吟錄中

寒食

介子推被焚事左史皆無之其說見于劉向新序司
馬彪續漢書周舉爲太原令乃以寒食禁煙人多疫
死遂移書子推止禁煙三日真是白日說鬼話耳子
推有知未有不笑倒地者晉文公封子推綿上之
田曰以志吾過夫既信而可徵矣安有恨于無祿逃
之介山不出至于燔木以死乎周書司烜氏仲春以
木鐸狗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此是寒
食的據

三老

孫雷號懷角卒時年七十五少客魏氏能言恭簡公事亦能歌能簫能絲長指爪雪髯面微紅狀如世間所畫東方曼倩者手操斧鋸營丈室墻壁棟椽皆以意造而與法合雷時時坐嘯其中又嘗製栢如意以相貺頗工巧其婦甚孝雷往信義村婦問其夫去此幾何夫曰二十里婦亟熟餅餌倩童子追之母令翁餒也 吳豫號心田其父默田以裝潢起家師事屈可庵得畫竹法其佳者襍大常公筆墨中或不能辨

豫亦善畫竹洒然有致狀貌魁碩如武人介士軒軒行市中項出人頂上好啖餅餌不飲酒其言粗爽濶大聽者鼓掌年八十猶與小兒爭沒經時伏水不出卒時年八十二黃彪故嘗貌之真得性情者也 伊伯陽號古峯長而碩少縱酒及色絕不喜談養生事卒時年九十四八十時陳負外王道貽之杖伯陽持而仁謝焉婦則曳之而行明日不復御矣人問之曰空手行何不便而以杖爲年九十餘始絕慾所噉食頗多而飲亦不下數斗予嘗過之伯陽方噉西瓜其

大如茶甌笑曰安期之棗如衣此衣欲棗矣

沈桐

杭州沈先生桐妙解佛法偶與友人五六輩詣山中
遇巨蛇當道或欲逐之或欲避之沈曰是必有異將
往問焉問曰汝非有讐言欲報乎願解之蛇昂首向沈
不去又問曰汝讐將母在我輩中乎願相與解之其
蛇昂首如故也又問曰即吾非汝讐耶吾莫知其因
吾恐讎讎相報無已時也願終解之蛇俯首去沈歸
就寢夢一人持刀欲殺沈驚覺已復寢又夢持刀者
斷其一指楚甚頓覺則一指爲蛇噬矣覓之牀即山
中所遇蛇也戒從者勿逐遂去不知所在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
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許穀

薛方山應旂乙未北上謂天下才無予選者荆川翁
語之曰兄居榜首何惑焉雖然白下許石城其文溫
潤典雅元品也兄謹備之薛訪得許乃大服是歲許

第一薛第二語云文章如金玉珠貝是有定價然惟作者知之

林春

嘉靖壬辰林會元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老母嘗日中不炊林拾穗行歌翛然自得後官吏部卒于邸橐中僅餘四金幾不能歛先是大學士張玉陽評其卷曰布帛菽粟之文此必篤行君子

張民表

大梁尉氏縣張林宗名民表自言十七歲時病且死忽自念言竹林之勝在汴城將往生焉其神遂出尉氏北門入汴東門且至竹林矣見鞠母遂托之以生甫洗沐輒言曰我故尉氏縣張民表慕勝地來此母大怪將殺之有神人被甲者言曰汝家世有善根故付此兒若欲見殺請携以歸遂雙手捧兒出汴東門入尉北門則林宗瞑一日夫既甦使人至汴訪之鞠母曰兒墮地忽言將加害輒死異哉佛言隨念往生林宗其證歟陳古白之父嘗爲尉氏尉聞之林宗云汝南王楨伯亦爲予言林宗夙根甚異自結禱至今

夫婦設榻相對晨夕禮佛其母劉夫人默察之皆童
身也伯楨與林宗同舉于鄉其人凝遠真素苦心學
道今之友輩罕見其儔

齒豁

韓退之云髮禿齒豁不見知己故自此老上書時語
耶知己何容易乎予嘗有言豪傑無平交真人無知
已近世以來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而心隱自謂必
死江陵之縛夫心隱何如人耶當其面面相覷不交
一談一恢彌天之網沼之釜中一投必死之淵馴其
機鼓目精相喻肝膽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着江陵
再寬不得一籌所謂真人之知己非耶今日食櫻桃
亡一齒三分之一無端冷風間間從隙處入也因憶
退之齒豁語慢及知己用解其無聊云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滸傳卷二

梅花草堂集卷之三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周友山

周友山思敬江陵門下士也與耿天臺友善天臺忤
新鄭家居侍郎嘗爲江陵言之穆廟改元江陵以郎
署起天臺田間遲遲不進江陵謂侍郎曰爲語耿天
臺當一出及吾在事侍郎頗憾曰天臺老矣豈復能
波娑即署間僕僕作磬折態乎江陵目侍郎良久未

幾改太僕少卿天臺乃出又鄒南臯劾奏政府奪情
非法政府怒甚欲斃之杖下侍郎憂之請與解圍遂
入見問江陵何怒語之故侍郎笑曰豎子何足圖一
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烏有矣天丁事大此者凡
幾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下之身爲一豎子伐性
乎不虞天下窺喜怒耶江陵色定侍郎出語人曰已
解圍矣鄒竟免死

論文

作文無他法只要深入題髓跳出題外深入題髓觀
題之意跳出題外寫題之情觀題之意下語不踈寫
題之情運筆不滯馮先生教人深處更深一步直入
針孔然後盡從筆尖上拈出近世文士亦知深一步
法欲從筆尖上拈出非大圓通不可幾也

趙道人

庚子冬律僧洞十禁足玄秘閣趙道人年七十餘事
師甚謹每夜半輒煮湯温餅餌候俟雖禁寒不懈其
徒從外歸有遺道人棗栗者必盥手藏之以奉洞十
洞十益不自安謂吾何德行徒勤苦老人吾寧高枕

卧不經行念佛矣而道人意彌虔不少急顧僧孺言
但看玄秘閣僧兩頤翕翕如洞十師則道人之虔是
不虛耳

心月

趙玉林之徒孫心月白皙微班舉止恂恂昕夕持圓
覺經甚誠年二十餘病死將寂始取衣置榻上 笑
曰著何衣某物墮地時著何衣來耶請留之以供堂
衆何不得而殉死人乎速如法毘我有問及者但云
朝海去矣遂瞑

度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
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
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
王季昭度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束今
日納涼張時可北亭上聞徐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
覺快然季昭歌者也微言冷譔雅完一時後爲尼數
年化去五月廿六日記

沈生

少不解事頗好狹邪游每與沈生清吹劇飲往往達旦有居先生東王者年七十餘與生狎客多笑之而予獨愛其婆娑自喜之狀生或怒輒與解圍或又笑予君奈何左袒老人予曰正恐後人復哀後人耳衆客皆大笑去今已二十餘年予忽五十沈生來自吳興觴于草堂坐客幾三十人無深識者孺和爲歌一絕句云滿堂絃管間清歌宿昔風流較若何暗指少年都不識故交一別已無多

仁脉

達磨面壁九年影留石上魏恭簡使人鑿之深三尺有血濡濡出石端工乃止聞者驚相訝也優填王思佛命刻旃檀像世尊下切利天像亦出迎三喚三應世尊云無爲真佛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耳易中孚之辭曰豚魚吉解者曰豚魚無知之物以况不可化誨之人覽之失笑

顧惟訥

故人夏惟訥好求遺書能識字土風世故多所抄錄嘗藏一篋甚秘其妻莫能見也惟訥且死妻往視之

僅禿管數百枚抄錄襍記可萬餘帙奇人也故嘗爲
立一小傳今日得備倭始末一卷載任公寄子二書
辭旨忠壯附錄于此其一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
數惡滋味嘗些也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
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奚必一堂
哉其一云我兒細細叨叨千言萬語只欲乃父回衙
何風霜氣少兒女情多耶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
少百姓不得安家齧羶裹革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
對兒等相泣幃榻耶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
則父子享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忠妻死
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可與汝
母言之不必多話

王伯欽

王伯欽先生古貌慧心好吟喜飲嘗自號醉愚又號
倚梧吟叟辛未釋褐即遺先君書云秋風漸肅池上
夫容爛開兩人徘徊山中若蓬壺仙島相知三四人
舉酒相屬呼烏烏寧復念王大拘迫拳孿之苦乎
又曰黃花白酒偃仰泉壑何日忘之又曰麋鹿野性

終在長林豈草間耳已令歷城遷臨安竟以懶罷時
提一壺與張師文周芝孫輩酣飲山阿吟咏不輟視
世事泊如也與弟德安守幼文至性友愛晚年彌篤
嘗邀先君過西園坐卧萬梅館中輒懷母太夫人德
安公不置其詩云狂風號五月一夜水澹澹細竹鳥
雀度閉門霰雪飛所嗟母子遠復嗟兄弟違如何酒
未醒夢逐淚沾幃又嘗與先君書云暇則縱帙獵竒
倦則擁姬酣卧大丈夫不得志便當聲色自娛情辭
疊疊累百千言予嘗集其書置一麓高可三尺字畫
適遠不空之使令惜為人取去今日偶得倚梧吟追
想故人風味遂不成寢其詞曰飲酒未必醉倚梧便
長吟涼風吹苧衣逍遙開我襟朝朝白雲飛飛彼高
山岑暮暮孤禽還想在中樹林白雲共飛鳥孰知浮
與沉朝朝復暮暮孰知古與今

論文

四方兄弟歡劇累日紫翠互施宮羽迭變真有無量
快活無量進益今夜舟中被酒達旦無寐忽思里中
五六兄弟怒如調饑也乃知附近深交如飯如茶如

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有厭棄時不知味者妄謂常
品無奇此倉皇下咽不經齒嚼者耳海內慕尚之交
譬如親賓設席鷄猪魚鴨大畧與常用等第一經庖
人俎膾賓人鋪設便增氣色令人有且敬且感意若
夫意氣之友故是山海奇錯率然遇之食指自動雖
裂鼻析吻縮舌澁齒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不食然
亦不宜久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元神也非飯
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味但覺有之則肢
體輕安肌腦滿壯一日損之神氣消縮緩急失之腰
背麻痺吾烏乎知其所以然而然耶故夫相知談何
容易管鮑之交遇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
視而笑莫逆于心傳其神

三境

抱影寒廬夜深無寐漫數樂事得三境焉其一曰禪
喜一室十圭寒蛩聲啞折脚鐺邊敲石無火冰月在
軒燈魂未滅攬衣獨坐如遊皇古意思虛閑世界清
淨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此一境界名最第一亦有倚
紅大師蓮花不染苦吟乞士不碍真空一動道場方

斯邈矣其一曰人殺窮陰殺節悲笳亂鳴撲面驚塵
穿骨飛雪啣枚寂寂搗截陰山萬里沙場僅餘鬼哭
肅陣歸營冰月當戶滿引清嘯拍墮膚裂此一境界
差足神王亦有專城老將出境便還長勝名家尚留
殘孽非曰能之願姑舍是其一曰豪舉畫屋曲房擁
爐列坐鞭車行酒分隊徵歌一笑千金樗蒲百萬名
妓持箋玉兒捧硯淋漓揮灑冰月流虹我醉欲眠鼠
奔鳥竄羅襦輕解鼻息如雷此一境界亦足賞心
有年少王孫擁姬酣卧蠹魚墨士與衣論文既腐既
酸所樂不在

陸彥先

彥先怯蟲而怖鬼性不好洗沐友人強之掉臂遯去
嘗行山中有蟪集其裾截裾而走喘行百十步猶不
能休偶夏月宿友人家誠主人必使兩童子候伺毋
令鬼矚也俄而覺則童子已視其寢休沐矣彥先怖
甚取被蒙其首屏息門間後童子至惶遽從門間出
持童子肩狂叫欲絕童子疑其鬼也駭汗病幾死者
謂彥先曰君怖鬼而鬼乃憑君爲童子祟非鬼祟童

子也君直鬼耳彥先笑曰吾故幸童子之來以爲脫于鬼矣而烏知爲崇耶

先輩

予自卅角及冠侍先君子往來親賓家絕未嘗有抗禮之交每見朝列大夫王先生揖後北向坐方令童子布席呼予就位少呼行長呼字至予年五十猶然見葉先生雲嶼稍稍欵曲予心慰甚以爲先生之外我也今世少年周旋長者間言笑自若豈人心之不一昔歟予與吾鄉名兄弟間猶及侍四王三顧如奉政之和毅朝列之清真臨之古渾德安之坦亮莒州之豪雅甌寧之沉敏孝廉之開霽許人如禮無惕于心

見玄

僧見玄周姓坦質無他腸自少重聽見人則笑人或語之不能了則笑不可止喜從予語知予病目玄心憐之今夜予乘月色訪古松于玄舍予却立栢影下使童子問曰松師在乎玄掉頭不顧而去予心知爲玄也亟呼之玄大喜通告其徒曰元長眼差矣乃能

從栢影下識予因跳躍不自休予笑曰借使君能酬童子問幾失君矣因與松師霽澄輩話其事不覺悽然昔龐安常病聾求診者必相眎以筆東坡居士云君以眼爲耳吾以手爲口皆一時異人也萬曆年月日

安孫

龐德公釋耕壟上不就官祿劉表問之曰何以遺子孫公笑曰吾遺之以安至哉言也吾指衆食貧曾無十金之業而朝來桐復舉十指可呼其乳名曰安蓋吾故有以遺之矣若能渾其好醜之見而免于黑白之勞吾之所遺較德公更爲勝之乙巳正月廿三日書于息舫中

登惠山

瓊州三山庵有泉味類惠山蘇子瞻過之名之曰惠通其說云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二年前有餉惠水者淡惡如土心疑之聞之客云有富者子亂決上流幾害泉脉久乃復之味如故矣泉力能通數千里之外乃不相渾于咫尺之間此惠

之所以常貴也歟李文饒置水驛以汲惠泉而不知
脉在長安昊天觀下鮮能知味大抵然耳今日與鄒
公履茹紫房陳元瑜登惠山酌泉飲之因話其事顧
謂桐曰凡物行遠者必不雜豈惟水哉時丙午冬仲
十二日月印梁溪風謾謾着聽松上公履再命酒數
酌頽然別去

王先生召張伯華吹簫

大梁王松筠先生治崑山酌泉茹冰風流自賞至今
人猶思之立祠江干口碑載道先生嘗聞部民張伯

華善吹簫使人召之誠不得辭伯華窘甚着布帽衣
青衣倭行而前先生揖之入命吏設酒脯慰勞談言
歡譁令奏新聲伯華殫技馳騁先生倚歌和之有白
金純棉之賜明日伯華移家匿吳門聚徒授書竟先
生之任不歸先生亦不復問

月能移世界

邵茂齋有言天上月色能移世界果然故夫山石泉
澗梵刹園亭屋廬竹樹種種常見之物月照之則深
蒙之則淨金碧之彩披之則醇恹悴之容承之則奇

淺深濃淡之色按之望之則屢易而不可了以至河
山大地邈若皇古犬吠松濤遠于巖谷草生木長閒
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嘗忘我之爲我也今夜嚴叔向
置酒破山僧舍起步庭中幽華可愛且視之醬盎紛
然瓦石布地而已戲書此以信茂齋之語時十月十
六日萬曆丙午三十四年也同游者朱白民邵茂齋
顧僧孺茂齋之弟仲範嚴叔向沈雲父子桐侄櫛
我輩怕老成

丙午冬虞山錢受之初試鹿鳴予見之舟中着澣衣
甚敝心疑之以語瞿元初王季和二公曰不然受之
即年少高捷肯着意耶今日方有外祖母之戚故爾
予笑曰故疑之非我輩人得意怕不老成我輩人得
意正怕老成耳二公絕倒

雲霧茶

洞十從天台來以雲霧茶見投亟煮惠水潑之勃勃
有芫花氣而力韻微怯若不勝水者故是天池之兄
虎丘之仲耳然世莫能知豈山深地迥絕無好事者
賞識耶洞十云他山焙茶多夾雜此獨無有果然即

不見知何患乎夫使有好事者一日露其聲價若他山山僧競起襍之矣是故寔衰于知名物敝于長價

喜泉

早起發惠泉將蕪火烹之味且敗意殊悶悶而王辰生來告朱子將所得近業小有花木可觀清泉滃然出屋下甘冷異常石甃甚古聞之喜甚當遣奴子乞之名曰喜泉他日過子將齋中當作一泉銘以貽好事者我之心淨安往不得歡喜哉病居士記

吾不如

歸季思死吾輩無此清真之友矣獨居修行遠絕塵囂吾決不如季思托志簡遠固窮自完吾決不如王孺和兩歲之中二人者皆全其傲而吾以殘敗之面目向人日受其顏色而不得自休悲夫東坡有言此處有甚麼歇不得要是談理不談事耳雖然夫事則何窮之有吾言妄矣

里節

予友許公舜忠雅多情徐叔行翩翩自喜皆一時快士也亡何後先天歿而公舜之婦汪撫遺腹子孺瞻

未三十年諸孫繞膝叔行之婦朱嚴冷自持三孤迄
有成立麟趾振振今年丁未皆五十善飯無恙操作
如常此亦里中一盛事也嘗因是觀之吾興賢里不
過數十百家之聚志士才人徃徃比肩而女子之祥
如汪如朱如周汝蕙之婦孟如曹秉鑑之婦朱如周
迥之婦葛或倚嗣子或撫稚女皆白甌自保冰玉讓
清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堯之時比屋可封于斯
特盛矣

別澄伯

澄伯從雪浪師將歸白門過予言別予方患脚氣受
諸痛楚不能發一言澄請教爲書東坡遊廬山詩一
首貽之詩云橫看成嶺側成峰是處看山迥不同不
識廬山真面目却因身在此山中雪浪庵聞于天下
他日澄歸請問此行作麼看

千葉綠梅

梅之品萼綠者最然予故未見千葉綠梅也昨歲正
月二十九日遇于魏孝廉書舍之南竒香鮮綠英英
逼人燃燈照之光態浮瑩時有吳生搗彈沈生吹簫

李生度曲予素不解飲酒竟沉醉今忽一年矣寒威
且轉梅萼再敷偶想見其處以語虞山王維烈輒寫
一幅見投命兒子掛息舫中潑洞山峒賞之覺香氣
馥馥從壁間出蓋丁未之元日也

人日

俗以人日陰晴占一歲人物休咎出田家禱志然杜
子美詩一日至人日無有不陰時則憂憫之情直現
乎詞矣朝來雲物澄和日光明麗偕子將子琴步西
林懋默全僧舍因話顏子亦足以發正是春和之色
偶得句云天機發于會心之候顰笑舉止忽改其平
日之常形容變于快意之時神情意態盡更其步趨
之舊笑謂二子此吾人日氣色也徐步抵舍月印澄
潭覺風物一新無所不適

張先生

黃門張先生伯任面冷腸剛投閒物外可謂涉世之
雄其詩曰大隱從教近市城浮雲無迹與同清只愁
史氏搜遺逸擬向深山護姓名又云懶病須從習懶
成餘生無事可關情幾迴欲把魚竿弄猶恐人疑似

木石堂集卷三
五
釣名千杵萬鍛非念念不忘天下不作此語也昔周
茂叔偕費令遊山亦有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
終未忍辭官學道之人更覺斌媚

東坡賀誕

丁未蠟月十九日命桐持瓣香過容安館爲東坡先
生賀誕僧蘊虛澄伯朗僧仲遠各誦圓覺經一卷相
與禮白衣大士懋精舍久之過澄浴室洗次已與客
飲數盞頽然竟醉因思坡在泗州浴雍熙塔下作如
夢令二闋記之攷其時蓋元豐七年十二月豈亦歲
俗滌除之意歟從遊者陳元瑜陳純伯沈雲甫朱子
將子桐侄擯隸而從者石氏子坤

容安館

蘇子瞻取淵明語欲作一小軒以容安名之多患未
果予嘗以所得子瞻像供奉蘇齋不久齋廢已寄守
源僧舍未久舍又廢然則容膝之安可易而談耶公
之存也既不能酬斯語于流離轉徙之鄉而歿數百
年後又曾不得妥一小像于僧俗方丈之地此無與
公事而吾重有感矣今日澄伯來去有丈室迎子瞻

常住快哉澄又言公謫惠州寄居佛寺隨僧一飯吾
免一飯之供而晨夕與公共享容安之適道人憐閔
其許吾予嘉澄意取世長所臨龍眠本併長洲文文
起書容安館三字付之且與之約凡良晨永夕願燕
香煮茗如儀否則貯清水爲供戒一切妄庸人不得
嬉戲鼾睡其苟何者吾悲妄庸人爾時不自安耳上
可侍玉皇大帝下陪卑田院乞兒則子瞻故言之矣

水勢

臣浸不十日市中犬羊肉不論錢聞者怪之然莫知
其故朱簡庵去茅簷四壁魚蝦襍處而犬羊鷄鴨與
民競爭寢息之處用是不免見殺其多宜矣憶昔已
卯歲吳中大水然猶有薄熟游青二項冬初有老氓
輸租求免曰念其挿秧時無所得羹殺一猫以充之
予時憫然嗟乎已卯之亂民家猶存猫以代羹而今
僅僅數日之間爭殺犬羊鷄鴨以謀寢較論水勢今
昔竟何如耶

猫

萬曆庚辰先君從濟上得一白猫尾黑如漆時奮五

爪聲如吼鼠輒從壁上墮扼其吭死輒棄之先君愛之特甚家人具食必先飼猫即坐有重客勿間也既八年而先君歿猫伏不見者三日既殮敝敝然從倉間出伏柩左飼之輒哀鳴數聲終不食凡五日死嘗戲謂猫者虎之流也人力不能馴虎必畜一猫以存其武健尚有典刑焉自此猫死弗忍畜也昨歲光甫弟貽一黃者貌甚庸然能騰空搏鼠又能騰躍而下追得其已逸者亦力矣戊申五月十九日夜書

適

向苦頭風未能除服朝來謀之小婦盡其橐質錢亦足爲先夫人禮懺行除服禮兒子桐爲我製葛宛野服修見客之儀吾事豈不小康也哉蚤起沐髮方憂髮甚落童子訝焉倩卽歌曰隨梳落去何須惜不落終須變作絲此三事亦吾今日之適也

運水

有人運惠水于白下而車致之句曲者且誇于衆明日當會茶車至而亡其水主人詰之對曰相公故運罈水耳何運焉坐客大笑主人怒不止然因是以水

癖特聞拙者之功不可沒也戊申四月十五日榜人
顧三能爲予買罈置水得二十斛喜甚戲書所聞貽
之

舩不坊

虞山北關外曰李家橋竹樹參差河山明豁其勝與
西郭之湖田相伯仲邵兵部墟蓮厭闌闌囂雜置別
業於兩地造一舩濟之來往莫定榜人請作坊蔭舟
兵部不可曰吾以舩寄吾浮踪興至則掉矣何用坊
爲且計坊之費不下廿金吾存其金而買田收其息

歲歲新之何如洗吾橐而膠吾舟哉吾聞兵部負英
雄之略不可則止有舩不坊殆是寓言也夫昔有倦
游而名其室曰壑舟者此夢後思夢之侶較之兵部
竟何如耶

燕壘

禮部丁長孺布席中堂誠家人輩即客至不得移席
有雙燕欲壘其上正營度時丁喜心念燕主我不與
客等當徙席護之然未言也明日燕營東偏度其地
剛避席耳志壹則動氣豈不信哉此聞之陳惺源云

惺源性悃忿善鼓琴嘗主禮部家見其如此後客死
長安

劉夫人

婁東張起潛先生以雄文素節表于世宗朝海內
宗師之配劉夫人志性公勤允稱伉儷夫人在室時
家壁立有議姻非其族者父以貧故將許之夫人與
兄相持對月而泣月英射人忽見桂樹浮空森發丹
葩翠葉諦視愈真久之乃滅後配張先生榮名福祿
至今上甲辰考終予與表在心爲文祭之有云御龍

鍾瑞光騰月內之輝其子蒼崖公與孫九服讀之泫
然夫人兄名大綸有學行晚歲鄉貢通判嚴州

二仲

近有二張仲一華仲一聲仲華韶穎可喜見人歛容
不發言更似有致嘗偕予看月恨不識王孺和予告
孺和如月色政復冷淡耳華喜孺和聞之作詩酬予
其詩曰點點黃花貼地霜西風一雁下寒塘故人此
夜思顏色落月應憐照屋梁 碧天如洗月如霜遙
憶相看共話長我欲將心寄明月清光落處到君傍

相在草堂集卷三
孺和死風流頓絕而華仲亦流寓他方遂不復見年
來聲仲時過予與人談備諸款曲而絕無違心之色
貌娟好多詩料惜乎孺和不及見此卽也

度荒

每日但吃陳米粥六甌渴則煮菜豈湯飲之煮豈法
俟一二沸後取粥器之淨者瀝去其殼存實煎化少
許蜜和之除煩解渴極與神氣相宜水鄉多芡稚女
日剖其實升許以佐午前後寂寞兒子命倩錄香山
絕句百餘章時一歌之吾意中事無所不能寫此亦

夏秋間度荒之一適也

邵仲書

海虞邵仲書隱居竹村圖史外無長物而急人貧患
嘗有揮金不顧之略讀書破萬卷意殆不可一世而
俛首灌園隨衆作務不以爲苦神氣不能當風日而
科頭萬竹坡下臨流清嘯竟日夕無倦色斯其人亦
奇矣仲書之兄茂齊雅務經濟坎壈不偶吾未嘗見
其悶鬱之色弟叔文恂恂言若不出諸友季狂游于
酒人而不放何邵氏之多才歟或曰其家太丘先生

實成之予嘗過茂齋西爽閣流水鳴琅風鳥襍和先生匡坐高歌隨水風聲下上爾時如遇君家康節於洛陽橋低徊不欲去

顧明卿

顧明卿長不滿五尺喜談譎偕予至吾谷看楓樹明卿驚喜曰何物滿庭芳竟爾干霄予笑曰君言干霄當是滿庭芳耶明卿亦大笑明卿名國賢作字端楷而面多不可之色雅通岐黃家言

服藥自在法

吾少時好事多服藥了不知勞苦年來畏事如避敵而飲藥之時不啻茹荼齧檠肌骨俱動此吾衰甚也華亭李恩甫能以手按諸穴而知病之所在摹運數番不藥自愈服之亦頗有驗嘗自笑衰野之習不堪法縛人亦無有以法縛之者獨服藥一事如法而止頗不自在李生之術可以又得服藥自在法矣

真

嚴中翰道晉不務結客名而客有登其座者如飲醇醪心骨俱醉如噉哀梨喉吻欲仙殆是真性多情表

如其裏也耶山人金雅少素負驚人之癖而多酒過
至中翰所脫帽岸幘箕踞自便坐客訝之而中翰禮
意如平時一日不見輒候無恙于山人饋遺勿絕予
嘗與山人語溫溫耳而覺其中有不能自吐之壘塊
被酒輒發中翰心知其非酒過也惟真感真惟真忘
真不亦信夫

識字

倩郎粗識字讀書嘗不能句問何故予曰只是不識
字耳倩曰能句者已識字耶其言有理書之

自懺

夜來與朱白民自懺往業吾等自是天壤間討便宜
人即不敢自附清名不可不謂之清福如此受用更
一傳二傳倘帶夾襍基德蕩盡吾後世必有不可知
之禍矣教養子孫甘心埋沒庶幾少損愆尤斯吾等
今日討便宜之上策也戊申四月廿五日

姚孟長

姚孟長將有所之拉友人同行不得亟命菩提子作
伴吾悚然有動其言真正學問人常想無消受處三

月十二日月下書

夢

邵茂齊既有子心念之夜宿嚴中翰家夢其子跌驚
馬亟走婦子方與乳母戲無恙也茂齊喜置懷中繞
行庭除間無何失手墮地茂齊大驚豈人生小小撲
跌故不可免歟夫如是則茂齊不歸兒未跌耶雖然
誠不免跌茂齊必歸萬曆丁未初夏日

馬士龍

湖州馬耘石士龍鑄石爲業喜飲酒戊戌冬過予請
鑄先府君誌墓石端勁有法度孺和賞之別十年矣
昨日率其子白眉來拄杖聲歷歷然訊之眼翳三光
已週乙歲醫經云鑄刻蠅文一不治此殆是耶時方
流火士龍衣麻衣短襦囊中惟印色數十兩且云受
異人腦漏諸竒方將以施病者士龍故信士其言當
不妄也

偏頭風

偏頭風之苦病者莫能自言方亦多岐而罕効戊申
予忽病此政悶鬱時周叔明以餅法見寄未服也五

月五日顧民服貽二餅貼太陽上一夕良已法用南
星半夏白芷三味等末爛搗生姜葱頭爲餅不服不
吹不薰視諸方更簡徑也頭風與赤眼相表裏患藥
氣相觸而數味獨不觸朝來真如挂鈎之魚忽得解
脫但右眼微赤耳民服語我留以濟人故記之

過海虞

今日過海虞舟從田間破浪而走水光接天廬舍半
浮水上每葦聲淅瀝涉涯如瀉舟人不辨南北但望
虞山時忽不見蓋雲水掩映諦視乃隱隱得之然相
訝以爲迷失道者數矣午炊抵虞偕叔向過竹村訪
邵仲書始聞桔槔聲相訝爲祥

吾力

吾力無如之何矣不得不痛自儉削以存吾耻但親
賓喪事不敢不勉過此恐無所用吾情要之意到可
也

青溪犬

有自青溪來者舟經古墓前有數十餓犬徬徨其上
見舟至競躍而入依依作乞憐狀蓋垣舍陸沉犬無

所歸過此將攫人亦不復搖尾矣而我城中諸貴游
日來多市犬食之以爲肥而美此犬殆未及塚上而
粥者耶聞斯語想亦投箸

洞山茶

王祖玉貽一時大彬壺平平耳而四維上下虛空色
色可人意今日盛洞山茶酌已飲倩郎問此茶何似
答曰似時彬壺予驟然洗盞更酌飲之

王先生

王先生長幹昂首吐音清暢與人談必固城壘不能
相下不勝便有忿忿之色其人既去但稱說所長不
訾其不及人以此思之垂老家益貧而被服襜潔無
慘悴之儀許仲嘉嘗訪之時已病甚須杖乃起然猶
虛、偃杖容俯而不頓又嘗作書與予訣曰歲月逼人
亦復何怖但恐杖頭之贈不及盡雅負多情言之哽
咽不三日先生死先生名廷璧後更去非

盜有子

張某者販槎溪聞婦病橐其金而馳中道呼舟有父
子並櫓搖者渡之張取裹納舡中仰而坐舟父問張

所往來頗以情對父有欣躍之色有頃至漫水江多
斷岸寂無履聲父奮櫓床撲張張中撲墮水其子驚
呼曰父被祟耶若者欲自予且以遺兒子乎亟持其
裹投岸上指張曰從此取道而北不須舟有問及者
亦勿言吾翁痴若此其父噤無語張行既遠猶詬讓
不止嗟乎盜可謂有子矣使天下之父聞其言不泚
然汗者亦盜也

周先生

王孺和讀周先生傳作詩歌之覽者如見其齟齬罵
坐奮肘爭言之狀末乃云元長有舌在不律寫公神
情得公癖臨楮呼之驚欲出嗚呼芝孫不死死死亦得
此殆相好之語先生不死正由孺和之歌耳每憶先
生屬纊時予見之春和坊小樓下喘喘盡矣強執予
手言曰吾生平多酒失都無所恨但氣不平時頗亦
開罪於未必不善者則吾死有愧耳又曰往從傳孝
雍讀公悟言吾眼中未見此人嘗欲倩之寫一通今
已矣公其勉之又以予所贈七十壽言付侍者小三
竟瞑

東臯

出海虞小東門五百步得徑豁如則何季穆之東臯
在焉踈林修竹精宇廣道嘗與邵茂齋瞿元初龔淵
孟王季和錢受之陸孟鳧沈雨若飲其下歡甚有荷
一畝碧葉亭峙一花初出水上日曜之愈麗如仙姝
輓詣人間羽蓋簇擁而立予樂之笑謂季穆昔王無
功居東臯與仲長子光爲友此地故隸醉鄉今君負
濟世之略世必不能相捨故不似三升美醞主人諸
君子一笑今去此忽忽一年餘矣昨日季穆來過與

予談疊疊不欲別予正病瘍亦復不覺痛謂季穆曰
東臯主人好結客非瘖則盲云何季穆復大笑而去

病

木之有癭石之有鸚鵡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
此見貴于世非世人之貴病也病則竒竒則至至則
傳天隨生有言木病而後怪不怪不能傳其形文病
而後竒不竒不能駭于俗吾每與圓熟之人處則膠
舌不能言與騫時者處則唾與迂癖者則忘至于歌
譁巧捷之長無所不處亦無所不忘蓋小病則小佳

大病則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已爲予病果予病乎亦非吾病憐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與爲友將從其少者觀之

世長初度

予一生善病而神全病亦不及曾膈以故旋作旋止止即忘之凡一切時俗占驗都無關涉世長力不及予不免爲諸惱所怖病輒作悶喘喘不能吐思之殊令人骨戰也今日是其初度雲物澄和不覺洒然豈從今不復病之驗歟然回視往年予所見不及爾此何故記之以問世長俾有省發焉戊申孟冬二日書于巖叔向齋中

沈雨若

沈雨若恂恂耳而筆下乃有如許輸瀉跳促之勢迴旋徃復而不肯自休奇哉雨若好讀書無寒暑晝夜時嘔血數升面輒如土頃之作紫青色觀者大恐則雨若已構思作文矣今日讀其稿三篇語語嘔心殆是青紫時作耶

獵心

徐子王居恒齋素動止翩翩可謂素心人非獨一時佳公子也嘗出其文相示多不衫不履氣色讀之喜迴旋室中石倩忽磨墨汁不肯休予詰之曰主有獵心頃之呼子琴口馬琴腕下時不給畧餘得二題亦頗有致然不得其似也琴取一書讀云王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疾讀一過覆咏一過予默不敢應

錢先生

錢先生景行古貌赤心好談名理聞之者如從避秦人話桃花谿中事心形俱遠煩悴都消嘗下帷與其子孝廉治春秋家言冥志搜討忘食檢括每雨窓閒寐互以所得題決賭作酒脯慰勞太史公云其遊如父子然蓋觀先生而後見父子之遊令人慙負欲死或曰先生處大事引經據傳議論鑿鑿雖賁育之勇弗能奪之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林文慶學集卷三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筆談

王祖玉

蘇泗水初到婁東鐫價未定祖玉爲置佳石伯十枚
語之曰但爲某作衆始翕然某向蘇索烏絲紙祖玉
聞之輒投三千幅諸人偶集某許揮灑略盡

沈叅政

叅政沈全吾歸德門下士甚相知愛叅政雅自重都

無所請其孫雨若幼孤意憐之令就童子試貽書歸
德祈共獎成荅曰公善人也後必有與者都無一字
而是歲雨若補博士弟子叅政愈益誦歸德之相成
至老不替焉其嘗從雨若游叅政喜爲置酒具樂歌
闌舞罷不肯止性又不飲對客危坐啖菓微笑而已
嘗夜罷酒天且雨與客着屐而去客強之輿不聽曰
毋令後生輩笑老人憊也

阿聲

吾每思阿聲半鞞臨池令人欲忘灑櫛嘗得句云世
間亦有傳神筆誰識披襟解帶情

高杏東先生

高杏東先生予祖行也豐頤長眉清約爲務多質古
之儀一冠十年不換爲鼠所傷補綴而冠之或以他
冠進謝弗御也嘗爲予父講說經史號稱淹博習戴
氏禮爲遠近所推譽會稽陶文僖公嘗延致之還得
杜氏通典一部唐子畏所校也子畏每夜盡一卷用
朱黃識其旁卷盡輒寫山水人禽竹木其端或書小
詩或括前意爲一二語或紀日月誠一時佳玩也先

生甚加秘惜不欲示人予特愛其繪像請之輒得憐
予稚小故今書不知所在矣

馬天閑

馬天閑于莚無所屈心獨下予嘗尊稱之于人此天
閑所以未至也予何莚乎天閑負靈秀之姿意在淺
出而未盡深入此其未至也今入矣至矣筆之所到
而境開焉若有使焉我何以益天閑哉昔者梁丘據
問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爲者常成行
者常至嬰非甚異于人也常爲而不休常行而不息
而已矣

夢張伯起

生平不識張伯起己丑之歲一邂逅李仲和舊居而
已其弟幼于之亡其身也伯起誠不發喪予聞而正
之客歲晤孟長于故王孝子宅與文起期久之乃至
文起曰會與張伯起訣故遲因言伯起都無所苦殊
不失潔清之槩予又聞而善之予與伯起如是焉已
昨夢歎伯起別署容止都雅居然己丑所見謂予言
五味之節可以養生其要在均調之時不偏其用斯

保合太和山澤之民不食鹽醢終于羸憊而無力又
言物有土有人土和者上人和者次如螫生于海水
能傷人經其蛆則不傷推此類具言之其言駢聯而
不可窮其儀楚楚自貴而遺物殆是伯起也耶

夜書

伍子胥知王僚好之每入與語遂有勇壯之氣稍及
其讎而有切切之色讀書至此未嘗不憤懣而嗟吁
也丈夫具須麋成天下事竟不免向人喉下取氣哉
偶有所撰牘令子琴誦之欣然自得也而門外隱隱
呵導聲甚壯小婦曰有如蒙子進賢冠則必有就矣
安所得紙上快人事乎又曰有如此象意物足可無
愁然不免雖曰安貧吾斯之未能信矣爾時深有愧
其言

平淮西

韓昌黎平淮西碑政堪與段碑並傳譬之舉業焉韓
者程義也段者墨義也後生強解事往往左韓而右
段非之非者也不見程義以武士不以取士乎韓子
曰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又

曰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由是觀之然則韓子既自知之又知其人必有以取之矣而左右袒焉何哉

奉養

人子之所不能自必以致之親者進士也既登進士則其力可以無所不竭無不可必之心然有一馬斲繫官守地遠睽隔而國家功令得予告終養皇祖以孝治天下恩孰大焉然制曰一子許終養有以其弟出爲人後請之而得者吾鄉刑部主事王先生執禮也制曰母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准歸養有以嫡子既歿庶長子請之而得者上虞廉憲鄭先生一麟也噫寬奉養之路廣求忠之門其至矣哉而世又有借以行巧者朝廷亦徃徃知而不問也

衛叔寶言

言發于心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子與其逆子也寧逆人故卒吐之此東坡養生之說也予每逆人而父之愈不能平逆子而頃就消落斯知東坡之澹斷乎不可及已夫既不及之而猶爲其事豈不

謬哉衛叔寶有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
以理遣吾將行之終身焉蓋年老境逼苟動于氣自
知其不能堪故雖所尊信如東坡要不一以其說爲是
也

劉管

劉遺民就舡作鱸雖曰不要名吾不信也管幼安懷
寶遁世灑澡手足始闢園圃噫幼安秀幼安貞

朱夫人

顧莒州妻朱夫人女丈夫也性挾風霜尤攻文藻雖

復流離顛沛之際朱黃不去其手憔悴不形其容
之近古楊用脩婦莫能過也有集未行世知者憾焉
偶檢其送茂儉之楚一律漫錄之以俟璧合茂儉莒
州初字也

長亭柳色漸移陰一曲驪駒酒漫斟春夢每驚巫
峽遠離情還共楚江深無魚羈旅休彈鋏有鴈來
賓好寄音別後試看清漏月關山千里鑑同心

爾章痘

今日遣訊爾章且悲且喜吾女能留一塊肉人間矣

往歲婢子荷花言吾女大病時乳母劍二遺立于旁相視流淚尤不能忘其子今幸脫此關覺人情安妥妥須其成也爾章痘疹自月之十七日陳與培貽書來告即稠密猶堪勝載吾爾時眼光落江南樹色矣今日敢筆其事豈不幸哉捱過三十刻許當又得痘回消息也小者雖未然顧神氣可仗吾且必之于理無恐耳

世長

先世長去年此日猶着新衣觴予草堂予謂之曰君宜自逸不須便作主人世長依依久之而去步步回頭是日午餘繆仲醇自婁東聞世長病來訪予喜甚偕詣西林看之冠幘儼然意亦甚喜仲醇爲好語慰藉而私予曰元長何得無弟除赤身入山便能無念乃活耳予固強之仲醇曰此症釀久所致但患其發今發矣如之奈何既別予步不能前而世長迎予笑曰竊觀仲醇之色我已知倘猶事在我乎兄毋恐予歸草堂而座上三十二客競相勞問予唯唯不能措一詞也蓋予之憂世長自知其病已切而雅信仲醇

聊試以其言卜之耳自是以後亦屢見減可予憂之甚自世長歿而後痛其相好神完不似便止于五十三歲人也悲夫甲寅六月二日記

故隣

里人七十有請爲祝詞者率爾應之不暇深思也七十翁豈所謂許老名堂者耶予興賢宅後凡六姓曰瞿曰許曰吳曰陸曰湯曰吳皆小有坦屋多墳墓互相婚媾頗能自食其力而瞿爲之長故比部伯暘先生裔孫也後徙而東不百步許氏常賣卜祀玄武

至處予髮未燥輒祈之許老多語言之贈乃不意其即便爲七十歲人也陸老名尚文過事輒辦與許隔垣而處而許氏房巍然獨存不啻魯靈光矣吳老文秀墓賴其甥名壽者保之壽之子今給事縣庭不復食其力如初湯子恩侍光甫第爲縣守城卒其一吳某故鑷者頗有風儀恂恂然言不出其口後絕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予不免率爾于許氏之請毋乃非其義乎

破山長老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道爽有氣開士中了
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冊云某
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爾長老曰貧道爲十
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鋒穎如
此其後破山常住爲鉢菴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
純以身教化人不以謝世其徒六空者威眼辯舌盛
有血氣能言其父爲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
情都往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
寂乎無着故具眼然見予輒多俊語可追而憶也鉢
菴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爲予指授方藥則豐豐
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其有夙因耶伊君弢
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爲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
鍾吾輩東坡故言之矣

真澄

川僧真澄號海宇募造旃檀佛像一座請予疏焉予
昔與洞十師約貧人念無可捨意欲以筆墨作佛事
無問根智師許之迄今不敢忘然予言故不足重而
事各有緣徃徃願而不至澄勤苦晝夜具四威儀將

必就眉山有高明者嘗於西林燃指供佛務苦瘠其身具足諸願而去予亦稍施筆墨助之不知別來精進何如澄順慶人出家興福寺嘗爲王平倩先生主能言其居家孝友狀又能誦其所作諸義累牘不遺澄亦可喜人也

支和亭

昔與沈元澄戲多流連彌日支和亭嘗與焉丙申而後遂不復見今日與仲開季淳同詣某所鬚髮皤如而言笑舉止宛然無異蓋其人但取自適而無甚感慨不平之惕其懷得之故有道矣元澄適然天放今之古人昔之吾友見和亭不覺傍皇竟日

王世周

王世周先生捫蝨談詩故自脩遠而鷄骨支床俯首便睡時有帶夢骯骯之容嘯啜亦不及曩時可念也可惜也邇有先生所謂山川之秀而世未有能安之者真隱之于人遠矣哉錢受之爲關尹馬仲良言之意欲相邀聽其談義不知如先生者政不須談豈二公知之不盡耶王右軍晚歲與人別輒作數日惡某

于先生蓋有甚焉

二奇

今日得二奇士曰魏肇魯曰支世程皆終童之年耳
魏揮灑自如無不滿志其博浪椎聞蟋蟀諸論琅琅
有作述意支醇遠華腴才料可兼十人自有耳目未
見如此眉公目魏如鳳鷁破敵虎子食牛其亦目支
如孫策遇劉便恐英雄忌人

顧靖父先生詩

某作日記意欲隨所得多少書之然終不能盡今日

偶閱顧靖甫先生詩則又未恐其不盡矣先生詩文
至多而世未有傳者此卷得之謝含之所藏云含之
事先生久能周旋于貧苦患難無聊之中又嘗自賣
一吏部家爲先生白寃狀而先生用是卒顯於時及
先生之歿也含之繪像而祠之飲食必祭語及則淚
霑霑不可止世人謂飲食談笑之交未必可仗豈盡
然哉然因是可以知先生憐才之素矣詩十九篇

重来歌舞地一望一鬼銷楊柳樓前塔芙蓉院裏
橋夢餘今夜枕曲遠舊時簫縱有空梁燕誰能認

王鑣感舊

憶昔千金散頻將百寶裝
厭厭成夜醉點點是春光
大樹烟迷席雲屏月映裳
試看今日徑寧似舊時堂
虹玉光俱盡驪珠影尚懸
一朝辭盡棟何處照華筵
撫已知膏鑠逢人悟火傳
所嗟違壯志無興覽韋編

燈歎

壯志辭塵鞅禪心就法林
入山春欲半去路雪猶深
茶乳時來雀花香屢變禽
不知晨誦處幾度綠蘿陰

送張仲立讀書虎丘

地遠機能息群鷗狎不飛
漁人催鼓閨蠶女抱筐肥
雨氣來峰色烟波散月輝
平生湖上意於此澹忘歸

過柴凝甫湖上新居

念爾居偏寂經旬長綠苔
隔城看月過出徑問花開
扶病惟餘骨題詩揔擅才
門前新景合春水泛渠來

舍之病起貽贈以詩

入秋常作客向晚尚尋僧
榻與雲同卧臺因雨未登
寂喧俱幻境去住揔離形
夜半看明月松蘿色滿庭

宿鏡湖上人房

海色逢君思不禁，共携輕屐快登臨。
客迷芳草春初半，人問飛花歲已深。
坐久城霞微歛黛，晚來山翠尚成陰。
尊前惜別須沉醉，每負年華折寸心。
孫齊之招飲莼花澗

同游流落恨如何，轉惜年華逐逝波。
青鏡罷窺違壯志，綠樽頻御且狂歌。
書從庭下披芸草，衣向山中戀薜蘿。
晝靜掩關無過客，祇堪趺坐學維摩。
東

張仲立

仙郎標格玉壺清，綠鬢青袍烏幘輕。
展墓已酬人子志，到京重喜大官迎。
山中不飲茱萸酒，天上惟調芍藥羹。
明日登高君已別，何緣笑語鬪參軍。
重陽前一日送孟光祿

少年報國欲從戎，萬里長驅逐塞鴻。
誤被鑠金成積毀，羞論射石建奇功。
櫪前荒草無嘶馬，匣底寒霜有螫龍。
聞道君王方拊髀，誰將魏尚起雲中。
賦

得棄將一首

傷心萬事獨淒涼，貧賤那堪別故鄉。
名愧仲宣還寓楚，才非賈傅亦浮湘。
雁書天外憑妻寄，魚鮓江

頭憶母將芳杜汀汀隨處綠祇飛春夢到池塘別
家一首

春山西礪幾登臨坐倚長藤玩夕陰客至可方招
桂隱興來何異撫松吟纏綿心事滋新蔓俛仰風
光隔舊林縱道南枝懷越鳥亦將無住卧禪心
山之西有藤蘿春凡四宿其下感悟命篇

東郊已見三陽曆北苑仍看五出花應是隨風迷
蝶舞還疑照水傍梅斜避寒祇許扇表戶乘興無
須訪戴家縱有妍辭能作賦梁園今不重才華春

雪詞

夜月驚烏影寂寥瀧雲飛處下亭皋群飄孤寺迷
蒼蒼徑亂洒重河響碧濤客謝平原珠履散兵殘楚
帳鉄衣凋誰將薄命題詩句流向春溝出御橋
落葉詠

江水風吹最可憐隨春飄泊向誰邊飛成小蝶猶
疑夢散入群鷗亦是緣謝女才情凝夜雪魏妃愁
思亂朝烟韶華未離人間劫滅度無餘始悟禪尼

院楊花

人世流光挽易遒芙蓉欲放又驚秋
山中到處携輕屐湖上重來浮小舟
百里土風元自合五陵豪興未全休
逢君妙曲當杯訴忘却平原十日留
携
沈生泛秋累日詩以贈之

扁舟桃葉倚吳歌秋思如春可奈何
神女臺前弄雲雨漁郎溪上狎風波
宜顰西子容顏在苦昧東隣歲月多
自是鵲橋非易度笑將澤國比銀河
無題

北邙山頭啼破春野田棠梨愁殺人
松枯石碎麒麟死風乾草露吹行塵
千年碧土埋香玉有酒無冤向誰哭
垂楊裊裊逗輕烟下馬東城挽新綠
北印行

金翁

先從姑嫁金翁名汝礪少與支有功
張伯任諸老稱爾汝交賦詩飲酒凝
然有大家之氣諸老既起家爲大官
翁獨淳沉諸生間時蹶時起不甚屑
意伯闇既知名當世便謝去其諸生掀
髯萬卷中邑人自推重之嘗游楚黃
歸爲某道其江山之勝歷歷在目今日

讀翁大樹齋詩如見古人輒爲紀之伯闇能文章定有紀錄爲翁頰上加三毫也從姑甚愛于王叔健甫君擇壻得翁齊眉舉案至老勿衰說者爲有梁孟之風焉

嚴公調

往在沈先生許見嚴公調陳公虞王孝然作義歎爲方今之俊而公虞孝然遂相繼脫泥塗雖未完局可俟旦暮公調獨翫髀諸生中意思都盡昔孟夙讀嚴義深相賞識謂可當世一人今日閱貽清堂諸篇故當不負孟夙

狹邪

某年少時頗好狹邪游然未嘗不自貴重所以往往詘其強有力者而絕未嘗有辭色之傷花風柳月豈必召侮啟羞要以求爲當家好行小慧則不免僂辱不然倩女歌兒將成長物也哉李世民不衫不履褻裘揚揚而至遂令天下有心人銷殞殆盡韓淮陰驅市人而用之提百萬兵如使左右臂是遵何術乎虎有偃火有燄皆物之不自知者也

崑山社

吾鄉文社最盛于顧文康之十一人其後皆去爲大官得謚者三腰犀王者四其規人受一目目之難就者必方奉常魏恭簡受之予猶及見其社刻一編于顧元宰之東園彬彬質有其文者也歸太僕有南北二社同日並舉太僕卯午之南未酉之北飲酒談笑寬然有餘于時文學之士霞布雲蒸如李廉甫方思曾張自新其最著矣而又時就政于吳孝廉秀甫今文而步古文之脉自吾鄉始也 穆宗章皇帝初元

有詔限字短調聿新則陳晉卿許公旦顧茂善主其盟王伯欽顧實甫王幼文踵其盛二社人文後先燿燿邇年以來多以廢閣爲老成狎主爲迂妄四方修文之彥間數鹿城豎指而過之矣攷其藻麗豈曰無人而合志者寡有美不著王淑士張宗曉輩力振其衰旗鼓相望然出處後先社友離合暉映先哲領袖後進其在遺清堂諸君子耶癸丑之冬有介金伯閣俾予爲序者會先世長之變不果自今觀之鐘鼓管簫箏琴瑟琵琶叶唱齊鳴而其欲操豚蹄盎漿爲諸君

子一擊缶也豈不謬哉讀社草孟義之四漫題數行以謝不能作序之過非獨爲先世長之變而輒止者也

元神

寒暑之變至于折膠流金而人能堪之者元神在也童子琢冰以爲樂田畷賈豎赤日焦面飲噉如常此豈有異術哉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天之生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謂吾性怯暑久而彌甚者此諱老之談也降地之魄斯湏則堅夏死之人不日而腐今吾喘喘之形所爭不能尺寸矣危哉危哉

悻

少事伊吾苦心擬議戊寅在大樹齋每構一目輒屬其戶有十易草不得者政營度時狄仲魯相詣聞呼厥然而驚怦怦若墜仲魯曰此悻也故嘗有之但食荔奴乃止然亦旋已不知奴之効也又一日侍先君子奕落子發之醫者教服天王補心丹未竟而已已不竟服自是每有驚悼輒發不藥自止癸丑先世長之痛發漸數今年四月十五日至于今發不可止矣

若騎追若椎擊若帶夢相視惘惘不知身何處所若有不得已之出摠之無深楚而有久悶茫昧恍恍而已或對客談笑或聽童子讀書或潛思小令小詩則差減父亦大劇不知何爲也所藏方書既漫漶不可檢童子不健于視字又不能向不知檢但憶經云心痛九種悸處其一又云久病無寒暴病非熱予所患殆熱厥乎予自二十歲後無月不病無病不劇所最苦一脚氣一怔忡脚氣類傷寒其楚無類者顧守中云衝心則不治爾時多服楊梅仁及膝而止遂不復作今之爲患其與生俱者乎死而已乎

鄧文潔

鄧文潔公爲舉子時屏處山中獨與李某爲友李至必出所構義相商質遂命局其後但命局耳李訝之公笑曰會元文難就更不易看辛未在場中與王伯欽先生連舍王頗自負見鄧卷愕然出語人曰未見鄧時妄意場中無如予者既見鄧場中莫須盡如鄧者

夢王季和

夢訪王季和山中臨澗依谷頗極野宕之致季和敝服亂頭教小學生數人聞某至徹講而出已入畢講床上圖書紛披庭中小桂爛發粟委香浮逼人鼻觀某爲致南零水兩罈而去昔與季和別在癸丑正月之八日今歲正月十日詢受之知季和山居耳如水之交夢寐無異豈晉孟嘉使還當有山中人消息耶南零之餉殊有異意更覓便羽告之

孟光祿景淳

某與孟光祿交幾四十年每見其門戶之擾意外之事多有非常光祿處之晏如絕不見其矜感之容未久輒定故是可用之才非貨卽之匹也家仍素封世服所矚而徵仕公當晏然之日厚施戚屬爲力頗易于光祿斯亦彼此各一時矣由是觀之寧能免參差之舌乎藉使光祿爲一介書生當在有志之列卽不然富非指名亦必與于厚倫睦族之品欲以吾說作一祭光祿文病甚未果乃因弔而志之

朱懷東

舟行熱不可忍與杜醒陶小憇子魚郊園則朱明卿

在焉晤言之際默然久之念懷東先生見其嗟賞將
有却公坦腹之觀雖未竟約終不忘北海偉器之待
手神談笑宛然在目而某一生坎壈使先生不名知
人慙負何極既別去猶復卒卒自語

三文

昨公亮携三文見訪未嘗吐音發韻酬荅之際虛室
冷然或難其暑日僑居羸瘦之甚政不知籠禽婉慧
故由樊縶中取勝耳

許寅季

昔許寅季訪某草堂甫入座便奏新聲兩闋笑詠而
去其甚重之愧不能操阮千里琴與之相荅響也寅
季上虎丘石歌吹寂然斯亦獨詣于此道者矣又有
李奉虞者貌古渾聲若老人之咳且譁而寅季自以
爲不及此意未深解也某嘗識李于鄒先生座上周
旋竟日其意亦自云爾腔推崑山音稱無錫而許李
皆吳中人政猶文在鄒魯而風必吳會也耶

病暑

人有病暑者不健七筋肌肉暗削乃至不能自言其

所苦其則不然見家人具食徹體都汗性好茗薜滌
壺列水動以數十次第引啜童不暇炊至五六月都
不得盡一噐烟生喉舌腑膈焦枯少噉時菓差覺小
潤膚汗顙泚如荷縲綆拍蚊沾血竟夕無眠清蟬嘶
露皮毛蝟起而體不加羸心情殆盡此則其病暑之
候也加以頽年害悻百感具興空谷乍響如追突至
談笑喧湛不異平日被髮朝吟俯首思睡涼風短夜
或不就床又併儲嘗耻黃口嗷嗷計筭米鹽朝支暮
誦寧有好懷消此永日然而紛床盈几無非蠹冊開
徑延賓時來英彥砌卉盆花奇香馥鼻池鮮樹嫩足
比尊鱸雖云寄視坤筠故自洋洋盈耳敢唏不足妄
有遐思偶三伏之云徂聊支頤而紀日

陶寫

謝太傅疲暮之年賴絲竹陶寫王右軍觀田里所行
故以爲拊掌之資此二境真攝養之妙旨某佩王理
自入春不詣游晏間課弱孫句讀既成誦亦自欣爾
有喜今日聽周小一歌覺謝理更優然終不欲以寒
儉向人使陶寫之致未秀

王柱塔

經王柱塔下聞鐸聲錚然徙倚久之念建塔之議始于江右劉先生文正其說云崑無百年之家難爲長族建此則一變矣今李中丞濟美寔聞此言其後二十年白之觀察邢子愿伺得贖爰八百金而侍御劉在田應龍爲縣命性長老董其事十年而成其始末中丞之力多焉長老故汝寧人饒血氣有爲之功徃徃而就晚歲始畜徒持誦竟爲僧戶長然非營私所致也徒昵匪人不免破碎或疑長老之果無招迂曲因此不然長老端然坐化自因自果而比匪破碎則其徒之因果明矣某與長老爲世外交幾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王房仲故宅

路逢九服使知在陳道安許亟詣之則房仲故宅也長廊棲鷗穴鼠竄瓦間所爲房仲嗣者則以不類歸宗矣潘嫂亦老病力支故業多買金爲房仲收拾遺文可敬也延道安課其從子聊以遣昕夕庭戶肅然閭逸季所居則闐無一人門施扁鐫獨三殯在焉傷

哉傷哉昔游房仲仲季間甚相欽重其後祖玉視予
真有通家肉骨之誼間一候之必迎予曲巷中握手
之情可掬每過予極歡乃罷但以一童自隨便令給
役曰張先生家故貧毋令奴輩從旁揶揄也一日與
子顥偕訪予默坐聽其兄弟自相徃復各數十交不
倦真王謝家佳子弟也祖玉已逝子顥病且久使人
不欲以刺字通此日我心何如哉

偶紀

有孝廉將對公車以素篋留別所私妓援筆書云我
携長鋏赴神京君向秦樓理舊箏已袖手久之未下
一同游續之曰正是將軍不下馬果然各自奔去前

程

金子魚

金子魚方強仕去不詣公車居鄉務行其德不求道
廣故是陳太丘以上人宅後有園因竹樹于隣舍週
遭菁蔥參差翳鬱獨坐彌月時呼子柔叔達歡飲其
間境與人嘗相得矣予至見其二子止予宿不可子
魚曰吾與若皆老矣地且隔安所接昕夕而輕別焉

予曰然故不欲冒暑相就作一番交際耳既別予亦
依依久之因憶子魚無子之時意甚憂子柔獨否今
兩家卽已見頭角子魚指其長卽額乃出予頂上子
柔卽見予令小坐聞同舍生讀亟馳去前際後際寧
有窮乎

子柔

子柔櫛而揖予予知子柔休夏不櫛也見所知何櫛
焉子柔曰不櫛非例也取適而已矣子來我不能爲
主然必有主者子在我必爲客且勿問主矣今日不
解櫛矣已而仲和主予果以休夏不及子柔而子柔
至于是衆客大喜江生援搗而歌其聲泠泠然輕重
疾徐無不均節訊之則江文字之子襍歌新令者也
座客凡六人叔達寔甫公路吉父子柔暨予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鳶跼
跼水際故不減武陵畏壘夏秋間龍吟湖底烟霧翔
湧吳在大岳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
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

長倩許我蓴絲千縷當乘興訪之

王公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去崑五十年吏民幾無在者聞其
卽至爭雨汗觀之咨嗟載道無問所不知何人此可
以占人心矣神明之後行李蕭然不知有大力者將
何以謀之先生晚歲得子三人而此中訛傳先生無
子驚相告語謂天之報施何如也李中丞保釐東郊
始識其次君一見宛然嘗語某舉體無弗肖者先生
辱與先君善而其亦以童子就試得當于先生僅能
隨諸父老咨嗟惋嘆而已可不哀哉二子名廷樞廷
棟天啓甲子鄉薦

修梵

訪祥符二王因過晉長倩許修梵出迓既揖不知涕
之何從也先世長頗物色修梵謂可成名而梵與處
三事世長危急之中周旋甚力動止之際捨二士無
當者世長既歿二士哭之慟可謂方外情深今不知
其近詣何如方梗咽時故不及詳也

秋暑

是月之五日至于是今年來無此秋暑矣今日頗有風而無涼颼然樹杪時作淅瀝聲藕花瓣亦稍露筋脉秋後熱爲時幾許耶爲之慨然

曹周翰

曹周翰患風痲勢漸平復躁更非常顧端木云恐無瘥理予謂不然凡症惡相反周翰之非常固其常耳端木笑曰乃不畏盡耶周翰蓋功名之士雙眼不可一世其才故足相當老而彌困而世人競以富人之苛禮責周翰即非周翰之才性將不免躁猶憶乙巳

歲周翰別某詣長安曰設有盡得吾產者奉我二頃村田三畝園圃數廛精舍萬卷圖書至老而不間吾安肯衣藍衣冠幘頭僕僕長安貴人馬足間耶某聞惋然去今九歲矣藍衣如故能無懟乎昔王逸季既歿論房仲事者多異同周翰在青丘梅花樓上墮樓以白其不然此何如肝膈哉世人欲殺周翰惡其驕而白矜故誠有之然某與孺和務以氣凌周翰幾二十年無間言陳登曰所敬若此何驕之有

聞蟋蟀

候蟲時鳥所知不過春秋晦朔之交所居不越灌莽
庭戶之際然猶爲天宣化應時而發雖復悠揚均節
自詠其咸若自喜之情而田夫閨婦爲之感動奮起
不忘其所有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獨老不復振如
某者矣夜聞蟋蟀於砌下搔首慨然但喜暑隨三伏
去不知秋送二毛來

西瓜

夏秋間多病肺熱沃以瓜液則頓然而消昨在練川
問瓜于柵橋色味淡惡不及常品某怪之疑其非種

土人曰不然直是土變耳今其泐在黃慶出練川之
北城門五里曰黃慶也往購之亦不佳連啜數十座
皆曰黃慶皆無故柵橋者既抵舍晉長倩見貺數顆
稍甘令奴子索之玄明村甘而脆矣吾鄉土故得不
變耶有問邵平瓜當何所似某噉不徹又問曰如后
妃葛如九畹蘭如東籬菊如天隨蟹如小龍團茶如
筍簞谷筍

姜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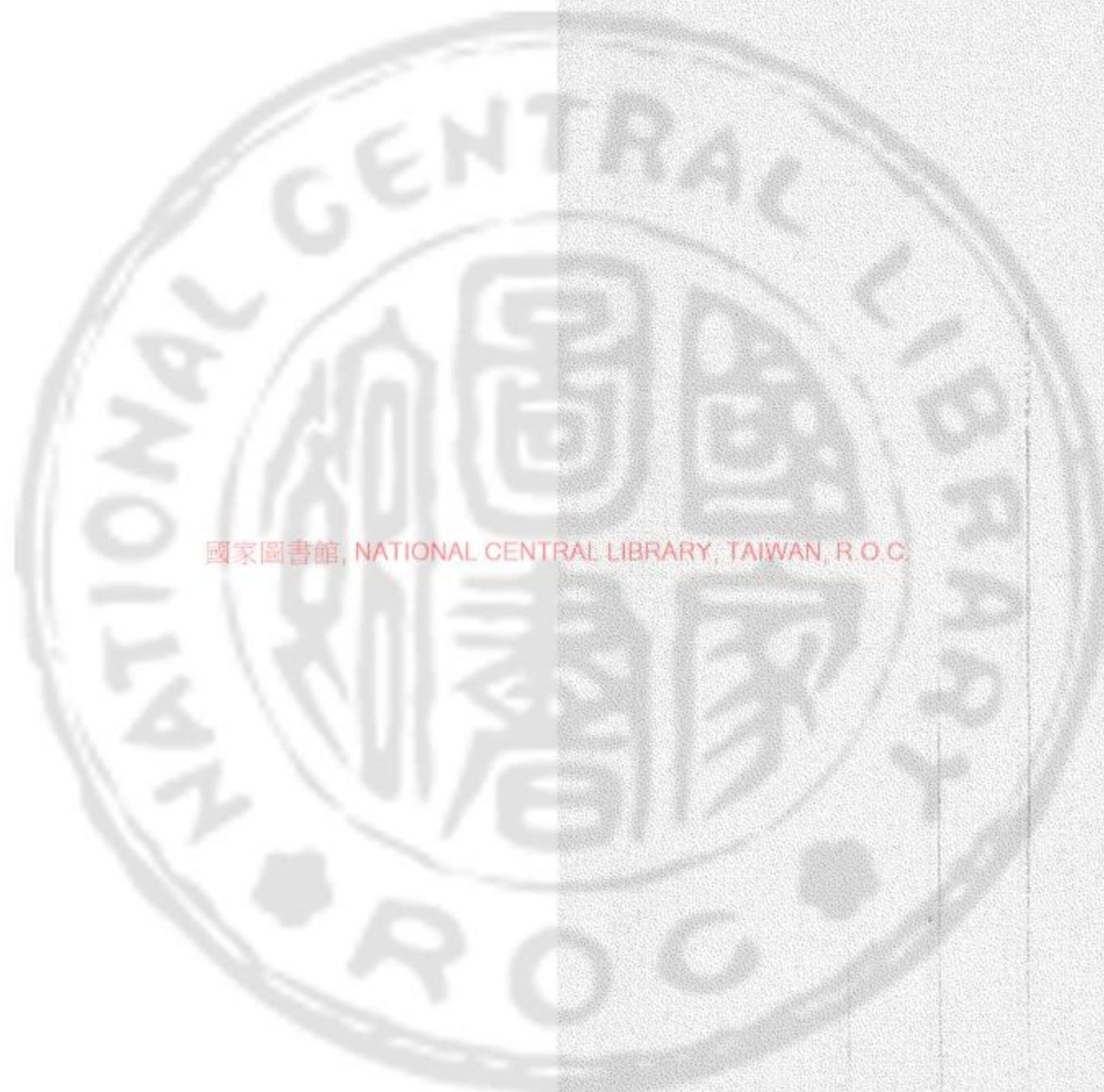
某好自放少嘗問射于顧生惟訥多所指發終不能

身其事又嘗問數于姜老雲峰廣試射覆以為樂隨
所觀變必布之以卦如郭璞王早隗炤之能所言立
驗雖以遠無僭者自姜老歿而其所試射覆家無慮
十數大都取噉而已矣言無當也丁亥之歲周仲昭
求卦于先春館中得乾之亢其占曰龍亢而戰血玄
以黃陰陽相搏五歲僭亡爻此宅兆無首在堂不六
羊夫婦相繼夭歿堂更他主中祀一陣亡者今塑像
在焉可異也庚寅秋姜老在某許有鑿者楊擁蓋策
良揚揚而至見老感然改容曰翁真仙人耶某問故
楊曰三十年前翁肆如市予抱一兒往觀之翁笑曰
此非若子若苦無金吾政憂若無子耳後十五年吾
肆且東吾門可以羅雀而若黃金滿籬矣吾隨兔走
當與若相見翁斯語常在心頭也今日再見翁真仙
人耶第兔走云何老曰吾行在邠君不知明年辛卯
乎卒如其言楊亦終無子老好黃白之術為之輒敗
不剩一錢某嘗戲之曰神仙恍惚不如粥數老曰吾
數不可粥縱得金如山終不給殮耳嗟乎翁豈自知
其無成而故以黃白耗其日月哉要之亦數矣惟訥

論射以心手眼若一爲用養氣爲體其嘗語惟訥昔
人射牛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
豈心手眼到耶惟訥曰養之將自及吾愧未能也惟
訥好異書又能曲其才力得之手自抄錄寒暑晝夜
不輟噫前後際人多不相逮昔者吾友已成古今矣
傷哉夢裏音容歡然如故困援筆記其一二某嘗爲
惟訥作傳猶未盡而雲峰之竒不可殫數當若之何

夢

冷枕單床未酉而息多夢山石玲瓏與之曲折上下
而絕無林木之觀意亦不怡若有所赴而求至者解
者曰此勞力之象米鹽迫逐之應也頃風流得意之
事憑仗夢神政可得半及其衰也山骨都來碍人欠
伸而覺兩脇殊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八

七

梅花草堂集卷之五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里社

吾鄉之社始月之十三竟十六邑乘所謂喧填三日
一國之人若狂指此予自少不喜觀社而好當其時
蓋淑氣清和卉物條暢鼓吹近遠士女雲集亦歌風
貢俗者所不廢也亡何國丁其戚吏息其民素車蹕
躅以避濘濕鼓函胡而乏響言念曩昔感茲舊詩筆

墨如新日紀可述甲辰開卷註子女婚嫁之期乙巳
空文垂海虞顧李之號丙午失恃于護庭何知歲月
丁未剖書于雙鯉獨紀南昌戊申大雨如澍魚蝦襍
處之災爲之兆也已酉好賦閒情有美薜花之詠樂
忘死矣庚戌珠沉掌上誰能對景不傷心辛亥茶闌
同人喜聽搗彈邀夜月壬子之歡會合尊促坐者十
二人寧知豆寇花先埋塵土癸丑之索居冷醉閒吟
者如平日不信同林鳥且欲離群淚灑空花燈寂寂
游魂昨夢漏沉沉紫艷離披霖雨洗來香獨膩烏衣
嘆惜麥風吹起燕將雛自喜門前息交人傳簾外賽
會神面自新衣冠禮樂日增其舊民情漸減狂歌醉
舞窻失其初何人能故貧病老敢信十年閱世彌窮
丙庚矣那堪三痛感時序之無情悲週甲而猶載

雨洗

雨洗瓊落多作青錦羃玫瑰花鮮芬照日風流迢遠如
敢陳家紫甘香不可定重羅楚楚指端時有水氣

奚亨之

奚亨之浮沉諸生間懨懨耳一行診視裘馬增色儒

家無小康方技多速效此定理也吳趨張五河元舉
爲諸生底可羅雀及以繪顯其門如市先是張有弟
元士號支峰眇一目善寫生爲時人所物色張頗躋
之其後張顯而支峰之價稍落蓋技之上下不可誣
云然舉用山水顯士以花鳥著政不妨二難舉先世
長所從受染者也

經元坊

方奉常曾建經元坊于興賢里曰念吾姊婦于張甚
貧有婦而婺堅柏舟之節里人倘以予之故莫侮乎
其後銅仁公徙坊于北塘新第先君嗚咽不已顧謂
予異日倘足于貲必復之母忘奉常之誼而今已矣
會有明經元坊下張家者輒紀之

討便宜人

世間會討便宜人已是世間曾喫虧過者何也會討
便宜的人靈利玄通其于天下一切情形精微透脫
無不照了然後熟審便宜所在而力就之如老聃馮
道之徒曾中壘塊無所不抹殺故無所不便宜此豈
落地便便宜也哉僧孺曰故不如沒孔竅人饑食渴飲

夏葛冬綿胡亂酣酣醉隨地昏昏睡爲討便宜之尤者耶予曰誠如君言一切眉眼唇舌惡乎知之矣僧孺曰此非我所謂便宜也其必眉眼唇舌之所必不及而終其身豢養圈牢不知喫虧便宜爲何物者乎快論快論

杜醒陶

杜醒陶見訪輒揮涕非今世人也醒陶言去年此日世長求診于顧昌甫頗自危即昌甫亦爲世長危之矣獨予不知耳經云諱疾一不治痛哉令世長早自寬無料理之勞莫須免醒陶曰誠不免必不肯自寬必且勞痛哉痛哉甲寅四月十七日

李公嘉

李公嘉生不失權量對人不能欵曲殆與予同年未五十便能移家僻壤欲以農圃自老較予故爲勝之公嘉云惱人情性莫如館賓必免此然後眠食有味吾不能不記其言

梁伯龍

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

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
竒技淫巧之贈絡繹于道每傳柑襖飲競渡穿針落
帽一切諸會羅列絲竹極其華整歌兒舞女不見伯
龍自以為不祥人有輕千里來者而曲房眉黛亦足
自雄快一時佳麗人也獨詩文不敵古人駢瞻而已
今日得刻稿于其從孫雪士雖不盡讀覽其品目多
勝游名侶居然不俗中有甲寅二詩亦多傷感之致
摘附于此

晉世銅駝荆棘滿石家金谷水雲屯白頭空作江南
賦青草誰招塞北魂
此日燕歸空有樹當年鹿去已無臺憑高一望千山
暮零落浮雲天際來

水學

嘗與王先生夜談水學及會通要害先生曰汶接東
平有戴村壩云蓋前爲漕梗乃導百餘泉入汶築壩
戴村橫亘五里過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於
淮泗六分北流達于漳衛而國家數百年芻輓之利
賴焉其計乃出白英白英者汶上老人也永樂中宋

司空禮尋勝國會通故道英乃獻策永便國計亦奇
矣至今分水廟廡中有英木主而戴村又有英專祠
世給冠帶其子孫一人主祀庶幾古鄉先生歿祭于
杜者哉王先生故經世才好談治河事語及之津津
欲吐矣今日閱汶志見檀戶部芳遠序云圖湖泉源
流併悉漕渠利害不覺心動因錄汶志五則以便查
攷先生又言過汶流便漕不便于汶擇利莫如大利
大不得不計故末又錄漕壩如左

邑之川爲汶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仙臺嶺一發萊
蕪原山之陽一發于其寨子村會泰山諸泉之水
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又小汶出新泰宮
山之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于大汶乃西南合流
逕桃鄉無塩及壽張故城北由安民亭合濟瀆東
北入海此故道也未樂九年尚書宋禮始築壩于
戴村過汶全流出于南旺四分南流達于濟寧會
沂泗諸水入淮六分北流達于臨清會漳衛諸水
入海然秋夏水漲猶得自坎河入故道漕與邑俱
利焉

汶之自戴村入漕渠也委折數十里隨所經流有
異名焉在戴村以下爲蓆橋河西南流至草橋堰
受龍閘諸泉及蒲灣灤水爲草橋河又西南流爲
白馬河聖泉河爲鵝河至南旺分流爲會通河南
抵嘉祥界首北抵東平靳家口凡七十有二里夫
水一也其源之發則爲泉委之匯則爲湖導于遂
而通焉則爲溝域于隰而止焉則爲窪爲泊溢于
堤堰而決焉則爲口

泊之關於漕者爲蒲灣距邑北三里一名仲勾泊
一名五花池蓋魯溝自軍德橋而下遂爲堤岸水
因漫出合于停潦民田多沒焉其水出相浪橋逕
周家河入汶邑之東南爲塹玉石橋泊拔劍泉水
匯焉西南爲釣臺泊則馬踏之餘浸也若魚管石
樓二泊秋夏水漲禾用不植然來弁之入常備餘
田是稱沃土矣

按南旺會通河之脊也元人遏汶奉符以達任城
每至此而舟膠焉自宋司空分汶于此而漕始利
矣然汶之禔于漕者八十有八之泉也非潦也故

壩於戴村以防其洩而坎河歲築沙壩以聽潦之
決焉蓋以潦水汨濁性復湍悍勢惟分洩則力之
所衝始微淤之所挾始寡堤不歲潰淺不歲填民
田亦不歲沒厥利溥矣萬曆戊子間歲旱泉涸疏
濬復廢而漕艘始梗行水者見四汶河身漸以淺
狹上流之勢危欲西趨石壩聿築潦始為害畚鍤
之役無歲不動夫額弗充漸及里甲崇原平壠變
為沮洳結茅積稼或隨浮苴舒司空開渠河口之
下蓋深知前人之非而重毀其功也然汶水挾潦

而注西觸于石驟折以南其勢彌怒故愚終不免
耳或疑潦盡洩則湖水或減不知沙壩之時潦非
盡西也若今之汜濫則盡啟諸閘及斗門洩之猶
襄隄沒岸舟禁不行豈湖之所能蓄耶願司水衡
者濬泉防湖監臨閘座復于泗汶河身務求深廣
如宋司空時則南注之勢駛矣若流潦是需待命
于天脫值亢旱將何以濟詎所以為國家長計哉
按漕之壩一曰滾水石壩汶之壩二曰何家石壩
曰草橋土壩其接隣境而關於邑之利害者三曰

坎河石壩曰戴村土壩曰長溝石壩 按自沙壩
廢而汶流入海之道遂塞于坎河濁潦怒湍沃壤
爲浸長溝之間又私增土壩以捍其壑此邑之所
以嘆懷襄也陸水部撤土壩害減十二乃汶猶挾
潦括沙底于分水以爲漕梗故大挑之役歲爲民
病而始則築隔繼則起水終則挑隔每用力于無
益之地曷若于上原築壩之處建石閘一座欲行
濬撈扎板斷流不用椿草夫力之煩又無曠日稽
遲之苦即不能如沙壩時淺不歲終不猶力少而

功多乎

譚公亮書

譚氏箕公嗣于草野之鄉而公亮夢其父風泉顰頰告
誠于燕臺之下皆以癸丑八月十七日公亮既覺即
爲沈湛老言之非已事而神之也公亮面冷頭方常
若不可一世世人競拾其濶達高華之好以相訾詬
有識者或和之然而非也大德不踰閑今日友輩中
吾信之公亮矣頃得其書云父子恩深音容相召三
千里外如對面談弟是以捐心自誓糜爛爲期決不

爲自全之計乃不意抄家斬嗣之揭反出其氏夫挾通神之資連鎖銷骨之舌其勢應爾我又何辭但不爲知己羞無憾耳覽之欲涕漫紀于此

董解元西廂

董解元西廂吳中百年前罕全本文壽承家得之西山汪氏首尾俱缺其後何拓湖得完書于楊南峰而三吳好事者皆著一編矣又數十年袁石公爲吳令酷嗜之稱爲几上之書而此譜益著海虞嚴伯梁索周氏全集付之剞劂然急于成書踈於攷訂未爲善

本識者憾之予嘗見顧明卿手寫一冊字畫道楷圈識截然云錄之馮嗣宗家今不知所在顧全書既出繕寫不難惜乎世未有傳其法者先君云予髮未燥時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坐分諸色目而通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未有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天雨無爲于室偶與李季鷹梁雪士談因紀其事

袁陶

袁石公遊盤山記如春花美女婉媚多風陶周望台

有補真堂集卷之五
宕路程綽有烟霞氣色

燕

燕夢相恐聞轂音鞞然然未成聲也朝聽之娓娓兒語矣核而花卵而飛胎而走皆宇宙至奇之變而人以爲常也

祈禳

祈禳之說吾所不然近見五行家按星辰飛流躔次之度爲休祥之符往往而驗此又何也豈昔不然而今然耶氣盛時不然而衰則然耶將氣盛之時一切

抹倒則我旺而神衰而今友是也耶母病瘦死生貧惱憂患惕其中而神憑之也耶遲暮之人曆日所不載與俗委順斯理之常每聞日者言焚香薰掃正襟危坐此吾祈禳之法也必不免視力所能爲行之久之病患亦良已吾欲推之人事輒紀於此昔有苦獅子吼者或告之力與之角將毋免周公馳先生笑曰俗言凶星過度側身修行以禳之凜不可犯此河東者吾凶星也敬之禳之不暇而角之也哉聞者絕倒然而此非戲論也

朱子魚

朱子魚超穎可喜時有詼氣頃見之又似凝遠已讀其可禪草紫金政與瓦石相錯較是寶色勝不可滅也聞之趙九如子魚方治園亭竹木紛委匠石喧襍料理之下不廢研席斯真可人矣紫金光相要從瓦石中洗出

破戒

里中多飲酒之會而吾家特貧賔而不主吾齒特長首而不二吾面目語言特不祥穢戇而不可近吾七勞不能自主寄與人淋漓而不穩便念春秋六十一切謝免而支季淳設席徐天倪館邀之必赴曰不令君破戒而行吾意焉予亦欣然就之二鼓乃別已自惟吾舍近而就遠去故而即新辭鷄豚之雅而詣聲歌羅綺之歡何論人非吾將毋耗耶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無錫恇

今歲三月廿六日無錫人忽恇擾不知所定守城卒捍之蹂踐益不可止卒亦乘機相煽暴劫民家姜侯

勅守者縱開城門民乃息然未午至酉舟亂于河尸
橫于道棄子女相枕藉死者不下二百餘人而北城
門尤甚或曰蓋孟河鹽徒相搏訛傳至此江陰一帶
皆然或曰鹽販殺人潘葑自潘葑始已按之絕無殺
人之事亦絕無被劫之家此殆不可曉也軍中夜驚
于傳有之然是帶夢惘惘未有白晝若狂糞粉二百
人者往歲辛卯七月某日吾鄉訛言寇至驚擾踰時
民多棄子女而遁然未嘗相踐歿慘烈如此不知爾
時士大夫作何解乎日月之食也陰陽厄也宋儒猶

曰聖人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士大夫作何弭乎
陳按察榜掠城卒爲倡亂者戒雖不然今日事勢故
應爾金雅少言嚴中翰雇舡無錫舡上人指其舡言
曰是日魯渡一百五十餘人伏湖口舡相接如箔蠶
汀鳧顧視天日一片函靄陰風襲人妣妣矣

祝戾書

祝戾述之有所取士某貽書乞憐者戾荅書曰憂之
而不能去者貧也却之而惟恐其復來者俗也貧俗
二字橫據胸中豈有清風颯至乎戾與人多沃澤故

既去而人望之如此錄其言爲讀書自守者式焉

石巖花

吾鄉傅家舊有石巖花六株傅君植之數年每歲花開鮮艷奪目弇州先生歸其所售田數十畝取置小樓下用雲母石紙裝四壁花光浮昱都作映紅寶色此亦風流之極致也年來市花者頗多易得絕不聞有如此好事者人與花不相值耳花出溫台間江陰人偏解南中花木意接植頗繁三四停輒售售輒萎而花故不逮溫台或曰其地氣云偶與晉孟嘉談得

種花訣訣曰種用黃泥細細揀夏日遮陰冬不管羊矢浸水續續澆歲歲花開枝枝滿

壁箴

多情爽口是汝之質易事輕怒是汝之習汝乎老矣汝既不識何物靡々層籬重棘

姚孟長

姚孟長爲諸生時嘗草疏盟于佛曰某甲自知黑業深重白法輕微叨覩人間跼蹐天地何敢爭衡皇路問徑雲逵但母氏劬勞涓埃未報而今病軀多瘁淚

眼欲枯松栢徂冬桑榆傍晚儻此生不資于世福將
捐糜何當於顯揚覽之令人嗟咽孟長既舉於鄉而
行益加脩可謂孝子當節婦始娶時人謂節婦婦於
姚而女子于文即少寡可幸無患乃不知孟長以十月
之孤几困重役節婦乳之哭付大母大母抱之哭于
公庭其當日情形何如哉蓋是孟長為諸生湘南先
生致少府歸而節婦始得安其孤寡之常距其始十
六年矣予嘗讀黃節婦旌門銘頌嘆姚氏門輝代有
婦節云金華宋文憲公銘曰寒颼蕭々青燈在壁月

落參橫猶聞夜織眉山蘇編修頌曰霜風淒其落月
照帷間關機杼形與影隨覽斯言不淒然泣者無父
無母之人也今 天子仁聖顯貞遂良表厥宅里姚
一門雙節豈顧問耶

夏德元

夏德元久不過予談眉宇間多感奮之色而口不言
所言皆後來英妙無貧戚容真白菴先生子也試義
清飭闇然而不耀當必古進焉

王孺和詩餘

孺和詩稿猶存什七癸丑以後詩餘殆不復見辛巳
歲曾閱其手錄一冊幾半咫菁華艷發號稱得體壬
午而後遂不多作壬寅歲端陽日有點絳唇一闕雖
復神情蕭散而感慨有餘不無張氏愛姬雙鬢黃冠
之意矣先世長唾不可止正在去年此日無聊檢閱
復得此義我痛何如

大母生忌

晉大母閨生其後七十年設悅之辰都不相值先父
母以觴進笑曰待閨月始爲之後六十當賀會三姑

喪未久先父母不敢言今上辛未爲大母七十在床
褥四寒暑矣先是母四十病痞輒劇至五十大劇不
絕如縲然猶淹淹二十年至屬續神氣湛然不亂分
縑析釧井井均適曰若爲奩中物若爲姑家物絕未
嘗有絲縷銖兩之廢先子泣曰母少孤貧更大病三
十年非艱心倍人數等其輩安所得先世手澤而見
之即曩者更窘乏不可縷狀亦絕不見母出此質錢
也小子識之守成者不當如是耶先子言猶在耳而
母亡三十一年矣近死之孫母忌不能謁家廟命桐

代之因述其事甲寅五月三日

偶句

剛腸難忍英雄淚死地誰堪兒女憐

病眼

癸巳予館周元裕家四月十六日夜里社送神觀焉
眼迷炬翌日發腫心患之而南昌饒先生適行縣得
失之念擾擾矣饒至病假又二十日爲五月初六始
試崑山目已暫然無恙也甫就位不辨天日豈非數
哉時有同學生沈玉涵名存孝者忘其試翼予見饒

先生又有王司訓名體仁者爲先生具言某平日狀
饒頗惋惜免色詞之辱未午放歸又有兩堂役顧某
沈某送予歸舍亦一時患難交也歸至草堂先母憂
惶不知所措先世長從外入面予無言先叔父多好
語慰藉吾爾時已不復作全人之想矣其後十七年
已酉不免爲鉄鞋道人所給床頭金殆盡病者思起
其信然乎然予故知道人非相給技盡無復之耳脫
逝而去則真可笑既去先世長語予曰每見道人視
眼其始漸有欣喜之色後額漸顛搖首頓足不言知

無能爲矣

山神廟

慧聚寺四柱有張僧繇畫龍陰雨晦冥麟甲加潤詔僧繇畫鎖鎖之此吾鄉異聞也嚮公方經營寺址山神役五丁助之一夕而就臺名鬼壘自縣官建崇功祠而所謂廣十七丈高一丈者不知何所矣其存者獨山神廟耳廟建于唐中和著于梁天監更額于宋秩祀于明燬而復新若持左券豈神効一夕之靈非幻不滅耶顧元錫請作山神廟募疏檢志慨然大凡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也慧聚寺崑山一隅龍嚮公之講堂竟何有哉

龔張

先甲寅倭寇吳中前輩張仲起龔瑞周爲寇所執令擔張擔而龔不能忍語多嘯喑張指地曰此豈若死所耶龔終恨恨然寇飲輒令之歌張取所憶詩歌之語言動止輒以身翼蔽龔一夕令漁張以蓆置池中奮手擊水魚躍而上寇喜而張又睨旁舍有釀方熟

者取以來釀而飲之大醉遂與龔遁去其後龔偃蹇
仕路終祀縣令不能歛張經紀其事甚悉王奉常爲
作誌曾見之其從孫季弘家龔可謂孤憤人矣始教
定州抗州守入簾抗主試司大理抗理卿後令祀抗
御史豈古之強直自遂者耶張生曰龔先生不能忍
寇孰可忍乎仲起名振之瑞周名起鳳

居息菴

歸先生居項脊軒輒扃其戶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意
當時人知之謂之蹈井蛙耳乃不知其有丹穴隴中
之想如先生真功名富貴人也予所居息菴不減項
脊每旦計米而炊不繼則縮步僂行與小嬾躊躇久
之乃出豈復有他念乎獨燕坐寂然隣家樹能分綠
蔭娛人春鳥滑滑如簧則先生所謂揚眉瞬目謂有
奇景耳有沈嫗者時賣絲予家多見予坐起庵中間
若無人嘗私于小婦曰卽老矣猶類閨閣中物予聞
之唯唯否否

性

扶善鋤惡人之性也予性鄙不能鋤惡然願扶善微

顯闡幽文之道也予道淺不必微顯但務闡幽

文墨

南充王都御史廷作侍郎王思質傳頗詳密已讀李于鱗作如盛暑臨流披襟解帶又如乍脫冬衣徹體輕利文章故有定價非世人之憎愛所能損益也弁州爲父叩闕寃沉痛至其情結鬱而文加條暢援引舊例卒用其言其言曰查得先年尚書王文于謙因石亨等奪門誣枉重罪伊男王宗彝于冕奏辨各復原職欽賜祭葬贈謚臣父事體委與相同循覽顛末要知爲人子者不可不知文墨也大喜峰口一擁至于遵化當時之慘亦烈矣而城寨故未陷也相嵩父子安得妄引條例耶至兵部附葬弁州一疏可謂奕葉重光其言曰臣父屬續之際遺書戒臣濫受國恩死不瞑目不可復希身後之榮裸身而葬以奉先靈是吾志也嗟乎王侍郎真不死矣

文章獨行

睡菴兩孫文序云時文者攫時之物耳髻之高下眉之廣纖娼者之笑顰賈者之貴賤朝更夕易而不能

以自主且人亦走其便秀易與者耳迎世之心急而獨行之思寡豈惟舉業哉嗟乎夫子嗇可謂獨行于文矣往歲求子嗇文不可得癸丑得之王元孚以爲非復人間世人也王駕部書云此中如郭爾光孫子嗇諸人雅相慕尚尊稿至輒便持去此何解歟豈亦不與于便秀易與者乎眼中識字以來靈異莫如孫郭皆出睡菴門下真最奇事周自淑嘗言高玄圃先生其人可方子嗇惜不見其作義然亦湯先生門下士也先生評兩公卷數言耳令人無限洗發錄置几上爲獨行者之助云

今人舉業從坊刻入從試錄策論入安得有佳子往往獨造其入處居然先輩無復嘉隆以後摸子孟義尤最百年來惟婦太僕先生差解此也子嗇韶年耶老宿耶才子耶學人耶揔之其目中不曾留一書留一人空空如也云爾吾是以驚就之爾光

思二遺

女若有乳母子甫三歲母棄之爲乳母東倉與其兄依怙居而怙故縣邏卒守城每夜輒依他媪無常處

予視之真萍梗飄飄不知棲泊何所矣駸雅不知念
母皇皇逐眠食耳予每見其顛躓離披之狀心憐之
未嘗不思吾江南二遺也大遺養於嗣母就外傳光
祿言其讀書時能以意旁曉他旨小者整秀如其母
絕不肯向人索棗栗繼亦慈撫之然而眉眼之間吾
不忍轉吾念矣

此女

汶志烈女傳有此女蓋正德中流賊掠西南村落獲
一女欲污之女大罵賊遂見殺賊感悟以衣濺血書

此女可旌四字於壁王又新先生作志特表出之且
云漆室憂國得名以地義姑退兵得名以屬而此女
絕無姓氏可憑里井可據特系之烈女之末噫亦良
史矣先生雅志維風闡幽爲務錄白英于人物存此
女子貞素諸家志乘未數數也吾鄉有房氏者嫁于
顧甫結褵而夫客外境隣家失火延燒里中氏居小
樓夜倉皇起亡中衣將出戶忽自訟曰吾婦也且倥
惚時而奈何以褻見舅姑且不令外人睨耶亟入樓
焚死明旦出其屍瓦石間燒過半矣面目儼然上衣

如故亦烈矣哉

女仲

女仲乙酉生其明年丙戌秋孟光祿將問名仲詰朝行矣予時讀書大樹齋本源之僧舍卜之夢夢仲四歲死意乃大惡念欲罷約而有成言且期逼不可遂許之常欲自忘其夢甲辰仲嫁孟氏夢無驗矣而于心終不忘庚戌春季仲卒其子爾章方四歲豈不異哉今日讀歸先生所爲母夫人志自言見家人哭其亦哭然以爲母寢也又曰家人召畫工畫出眎某某

曰鼻以上畫其鼻以下畫大姊以其肖也吾爾時大慟幾欲絕憶庚戌之日聞仲訃檢篋中不得一錢解衣質之亦不滿半兩許而風狂雨暗不可渡呼舟無應者其明日始往哭仲姆抱二遺于側問之亦云母寢無恙也予既不能贈仲舍與予婦淚眼相對留婦視舍而予亟馳歸光祿送之予再叩首而別意欲以無使後人悔斫光祿且知光祿之德吾女且愛其孫不令其既長而遺之憾也其地即今孟主簿攘奪之處予性絕憐愛兒女而仲特慧又絕愛之然于仲死

絕無所自盡于仲念二遺特甚而家貧又竟無所致
撫時感事潛然流涕嘗謂吾父子之情惟枕知之即
同卧者莫能知也仲死五歲絕不忍聞仲死時何所
言予婦云仲方無恙抱爾章問曰兒將以何報母兒
長蓋為母持三歲齋仲死而予婦齋至今不肯罷豈
念爾章幼不如約乎予亦不忍問也當年風雨倉皇
惘惘而出惘惘而歸其他一切皆成涕淚而又不能
召畫工留以眎二遺若婦先生以上畫其以下畫其
則予更添一斛淚矣偶與桐語書而藏之令爾章異
日者得以觀焉

擬古

擬古之作常患其類徐昌穀五言詩學漢魏而不類
所以為高故常欲另寫一編襍漢魏歌之北地信陽
多類之美或言昌穀無近體故亦宜然

王子顥

王子顥絕無少年傷生之事而一病幾危殊愁朋友
是何故子顥措意周謹于事都不能忘其稟受或未
必爾昨又遣人致粟于某覽其書訊其使其為霍然

無疑而予不能不嘆惜于拜賜之時人既去而猶爲之躊躇却顧也子顯于四方合志之交何所不適寧獨其即其之無似或必不能忘念于子顯今何時乎甫脫萬有一起之危庸情所好爲之肅書運米周急以時則豈非不能忘之性歟使還其無所致子顯但附語袁夫人無令而卽不自逸一切後其身圖也甲寅五月十二日

恩宥

恩宥天之施也然不能及良民何也良民于法無抵也于刑無逋也昔人慎無赦豈無見耶近詔徒流以下量加寬恤猶以爲恩之未曠也此非君子之言也

勝場

古文大家各有最勝如昌黎之志柳州之記香山之終端明之表更無一篇可參因知孔子博學無所成卒則全體無可參訂耳然勝場之中又有最勝如昌黎殿中馬少監志是也李獻吉頗爲諸王志墓亦無所不佳其志僖順王云王好夜宴鐘鼓管籥闐喧徹宵鷄鳴月墜香粉銷落烏履襍糝而其興愈酣或勸

馬王弗之從也竟以此殂殆非高華公子游閒少年
酒色之事斯亦化工之筆矣

海漕

海運必由淮踰青萊多山少壤舟避之則益迂有內地
經膠萊河二百餘里差近三之二而忘覆溺有故
址可復江陵初山東漕河關海虞徐少司寇棧與其
長劉公應節上疏具言海運事劉公萊人也徐公倚
之爲信遂秉憲職往用軍興法不能亡所調發人以
爲擾爭言之兩憲甚其後劉公秉戎政詔往勘處鄉

人狎公噪而從之江陵亦不能決議遂寢徐公既謝
政雖暮年猶扼腕談天下事每及海運輒曰天乎以
一時害而廢百世利固難與慮始哉予嘗聞江陵在
政府集諸門下談治河刑曹商公爲正獨無言公問
之商曰河不可治江陵默然以爲得遂遷入御史臺
出按山東江陵身天下之重而敏于用人類如此當
時忤江陵者謂欲立奇功自固朝端爭言治河便不
效又紛紛爭言海運矣嗟乎譬之操舵于江河風掀
浪舞豈能刺程而趨即多方行之而有一便顧不快

相存身堂集 卷五
哉而况乎海漕並運臯祖之法斷斷乎不可易者耶

懼心恕心

予憐不擲聲遠與祥治過之間所疾苦祥治曰大抵靈利人多作悔無及事而又曰某政不免故知之而不覺又曰韓某有言垂老之禍莫大于偶然試之而不覺其習之生常也此猩猩之醉也其始有戒心焉何知其醉也張靖孝先生曰欲心起當以懼心制之又曰常要認得他人本無忤我意思恕心自生此兩言者易曉耳其孰能知之雖知之臨事忽焉失之矣

趙御史

江山趙御史方泉先生鐘以嘉靖壬子督學南畿受命迫期三閱月而事竣所閱卷不下萬有幾矣明年歲試先君餼于庠御史校文但得機牙不責聲句或彈削竟牘而名第乃獨冠或次少後而獨于衆中抽揚之聞者不測後乃大服先君卷蓋彈削而亟賞之者也嘗聞之大父云先君領牘時始無不削者竊訝之經義未始有批識及韓非作說難一論則硃鉛互覆賞識殆盡矣又大署其尾云此傑才也亶斐該博

有傾山倒峽之勢右先君者何公天衢陳公王道周公毅馬公致遠陳公允升先君御史第六人也其後某浮沉黷校落落無所向偶一合于德清房御史寰用第六人增廣右予者狄紹程張振得沈廷用陳夢龍徐紹伊先是辛巳歲予就郡試祈韋蘇州祠夢學掾胡守朴者語予予所得半尊人予心莫善也自今觀之先君授餼而予增廣先君膠庠者二十七年予十四年不半哉夢學掾語者先君晚貢入太學而予濡首黷宮病廢也

城居之樂

周茂仍嘗誇我村居之樂莫最于不聞戶外事但苦索居乃不知城居更有樂焉莫最于索居不聞戶外事也須其來語之

息

寢之義息也息則生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記曰鷄初鳴咸盥漱聖人垂世之書後世養生之節也王龍溪先生有言今人全靠夜來一覺酣酣睡足補一日之用所謂後天安樂法也今寢而不睡睡又不能

起息乎睡夢擾擾若勞極骯骯不知身何處所息乎
意煩肢楚唇燥而口不潤息乎未寢輒鼾息乎醫經
云順之徵生逆之徵死夫既息矣而若是順乎逆乎
生乎死乎莊子曰其寢不夢息也孔子終夜不寢不
知老之將至息則生也有問郤老方者荅曰但眠食
恰好處噫後天而奉天時中庸不可能也或利而行
之其庶乎

清和社

先君晚歲每逢花開鶯轉蛩吟霰集乃至寒食重九
坊燈里社爲歡如不及惟恐後時既往而黯然自失
也予既病于事多不相關清和之夕獨喜聞穿街簫
鼓隱隱入座輒思與陳更生王孺和顧元宰輩取間
道逐燈火豈可得哉前月有令民家不得賽神而今
夕亦寂無繼者蓋藉口于上之令以藏其貧乎爲之
慨然

埋官

陳鄂州理台予病悻不能送爲書荅繇篇寄之六經
之言于今世未必可試試亦不盡效其斷然可試而

立效者惟好生一念耳生死之門宜屬老吏而此官必筮仕者爲之庶幾寡過不在此念耶往歲與王又新先生夜論文極稱王文恪公充類至義之盡篇而劣馬孟河予問故先生曰文恪主開孟河入之豈義也哉予笑曰理官之言也先生亦大笑

張馬談

偶閱馬君常澹寧居刪而爽然自失也譬之避秦人聽漁父說漢晉事不覺欣爾有喜作食慰藉求與之浹而驚避之也技至此耶庚戌以前果哉末之難矣

君常言寧爲缺陷毋爲圓滿夫未有缺陷者不圓滿而效也張治生曰效則效矣何與十八房事祇費一揣摩耳快論哉雖然二兄故武陵溪上人何得相愕
晉代衣冠事

杜林草堂集卷五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三念

嘗欲作一文弔王孺和如有物梗塞喉間不能吐吐亦不出弔婦季思則廢卷而屢歎如臨流傷逝不若無言弔顧朗仲如觀玉碎驚魂動魄而故匿其嗟悼之狀不忍示人此三念殆未曉何故也蓋茹素發願作而復却者數矣姚孟長曰方今友道衰薄但作一

篇祭文便結一重公案吾深有惕乎其言

八文

譚公亮有歌兒八文皆極一時之選後來如馬如費更自適舉或云物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此不盡然聚而不能盡其才即盡其才不免淫焉以騁雖得之必失之公亮故有家法諸伶歌舞達旦退則整衣肅立無昏倚之容舉止恂恂絕無譁語詼氣考訂音律展玩法書濟如也八文見予至輒大喜多煇伎以待今日偶與文箏語箏出其主所爲歲寒篇相

眇口誦無遺且曰主人倦于筆硯聊試一曲爾客至乃具樂否則竟月習字耳友輩如公亮亦樂矣彈力徵歌乃不忘買金急友年來才料俱老厚自檢押故是天壤間有心人非有情癡也其歲寒篇首云世多脆薄之人而又值尋常之會萎然聽命于造物者有由然矣每誦斯語不覺眉墜

十損

有從不佞談者其損凡五面目殘破對之不祥一損也語言率直無益於數二損也世之所是我之所非

三損也向人輸寫了無避匿四損也衰老無心過即
忘之五損也不佞與人談其損亦五未見顏色動悞
深衷一損也多言損氣屑越神明二損也談言無味
衾影懷慚三損也吐之逆人茹之逆予四損也老人
嘍喑旁鬼揶揄五損也具此十損而來者不已應者
不休不亦癖乎聊書此自警

龍

驅駕風雷騰驤萬狀而物不傷此應龍之所以爲神
也發屋拔木驚怖有情而席捲之委諸莽蕩之野人
物遂死則蛟虬之事龍無與焉易曰神武不殺蓋神
龍之謂歟然使鞭劉累父豢之物令從事風雲之勞
其勢必不得故夫天下之可豢者非龍也

父子兄弟之樂

王淑士有二弟兩郎皆擅人倫之雋燐斑熠燿一時
罕有儷者近日休沐里第讀書不輟如諸生多研丹
砂爲子弟批閱竟日達夜耳目應接不暇其年固未
四十也快哉父子兄弟之樂古來多有文章相聚莫
如眉山蘇氏東坡自言子由之文實勝僕又云幼子

過每出一篇見娛欣然竟日覺寢食有味此殆近之
然叔黨文妙時坡年且暮矣

張氏

屠者沈蕃負責死妻張氏年三十一抱二歲孤嗚嗚
而泣淚盡流血蔽面垂纓見者悽慘既三年孤已斷
乳其舅姑爲蕃禮懺擾擾不知所爲張抱孤復乳之
孤不吮張泣曰兒今夕以往安所得汝母乳而不吮
耶抱以貽其姑而入既入復出復抱乳之嗚咽不成
聲其姑未之察也懺畢呼張寂不應竟閉閣縊死服

喪執杖悴悴如生事在萬曆已卯前後間邑中頗有
知其事者而蕃死責事不可白更有人持之遂寢張
與予同里嘗召其奴李鉞者問之道如此今麗澤門
外有市房面門而峙者張死節處也乙巳秋爲晉陵
沈先生言之先生欣然欲叙其事付庫中以便查照
會遷去不果或曰其孤六歲亦死嗟乎使張幸不爲
屠家婦即歸於屠家而夫不死責或其子有成立則
名不沒即無子而當時有大力者不畏強禦力任之
則名亦不沒然而沒不沒于張故無與也三年茹荼

流血自矢以乳别子以衰見夫風霜不寒芒刃不利
張亦烈矣哉

孫道光

同學生孫道光與予同年生居同里既長徙居湓瀆
村不復相見一日見道光被髮行市中予拱揖光不
顧而去或云癲或曰佯狂不癲也予念道光故渾上
爾無佯狂性趙綸叔亦居湓瀆村近語予曰道光可
謂孝子予驚喜問狀曰光赤貧隆冬衣鶉衣足無履
而時時買鮮以奉母其母或窮愁不欲食必多方勸
慰之盡鮮乃止每入門呼母柔聲下氣聞者多感動
之色異哉予亟訪之則道光死一月矣

周霏霏

張薜如別我游吳興且曰遲圓情客來當往虎林看
盡西湖落花乃返快哉圓情故是少年場一法而薜
如樂此不倦殆是一癖也朱白民云攜李有周霏霏
者名文作詩多佳句近游十八澗詩云烟深鳥不語
歸路正漫漫格力適上絕無兒女子可憐之色又好
讀書見燈輒不欲寐時時達旦此真可人矣薜如自

恨不識字誓願隨念往生作蠹魚萬卷中使一時之人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樵李現有嘉賓慎毋之臂失之

業錢

海虞邵茂齊瞿元初輩以除夕運米六十斛來為子三月糜飯之資夫使盡室不糜午炊不輟二三月間亦安用許多粟耶窮陰殺節蠶息紛然粟至應手而盡乃得畧刻清曠自笑從今三月枵腹愈於衆口悔噪者多矣戊申之水黃州樊季常使兩奴間關數千里贖二十斛相餉予命家人舂而藏之取供山僧思老游女韻士不充他用較是去歲之情閒于今日今年之橐貧於戊申也語云不使人間作業錢無事而食其為業也又多乎哉奈何

婁子柔

婁子柔既齋素不飲酒晨夕噉糜飯不過六噐稍飢輒用錫糕少許不食餅餌子柔曰餅餌難化糕猶有滓也吾欲取糯米之良者炒熟置瓶中仍淨炒胡麻伴之置無風處以備午前後來舂之用蓋風則韌不

可食其說有理然予于養生二字故未之及也子柔
與予同庚先予一月生其言若此而予方從聲酒間
跳浪度日以舒其憤懣牢騷不平之氣人之智量相
越故爾耶珠玉在傍覺我形穢聊用識之

蓮葉巾

朱白民著蓮葉巾多風韻可喜要當用荷衣芒屨行
若耶溪上韻乃全也白民于世都無所染而食物服
用多好行其意不便于人而人亦不見其相碍者蓋
其所須者簡而于物無必人故樂而忘之昨勸予省
事自便以安晚節其言甚有味白民不能忘世自丙
午罷試不復談舉子業將買山築室寫竹自給省事
自便此其得力處耶世呼白民仙人而白民亦自謂
散人仙耶散耶竹耶蓮葉耶蘇子云與五爲六居士
不可見矣

彷彿會真語

張舜如能琴能歌能圓能騎能博而耻言其長語及
之輒不應但不能識字而能解文義喜聽人說書史
不能發言而能辨荅款款微中可以解紛不能見俗

下人而能容順予曰此老不時可與語微者不能容
僕之小疵務逆予所從出而夾擊之忿若不勝而世
所訾予者輒以爲佳亦奇矣故嘗欲寫數行紀其槩
臨文輒止今日讀會真記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
極而貌若不知詞則敏辯而寡于酬對待張之意甚
厚未嘗以詞寄之庶幾彷彿其人亦彷彿吾意中語

馮先生

馮開之先生喜飲茶而好親其事人或問之荅曰此
事如美人如彞鼎如古法書名畫豈宜落他人手聞
者嘆美之然先生對客談輒不止童子滌壺以待會
盛談未及着茶時傾白水而進之先生未嘗不欣然
自謂得法客亦不敢不稱善也世號白水先生云

偃松

外舅顧亭承藏得東坡先生偃松圖根翳草中其段
偃根左都無枝葉一新枝怒發根上針筆蕭散意欲
挺茂而力不可段作蒼鱗翠蘚具諸生意亦有一二
欲發處此真化工手也予于他畫無所好而此圖獨
往來胸中去今四十餘年矣畫亦不知所在

游松陵

連日飲陳孝將來雲閣風和氣明果鮮茶嬾頗極友朋觴咏之樂夜來周季侯使其侍官者周臣襍歌新令臣時苦脅謝不任強之歌一闕冷冷鸞鶴聲也衆客樂甚舉酒相屬臣亦竟忘其脅而殫技焉予謂季侯歌若此不乃混鷄群作若耶季侯笑曰有之願受一卮沈知樂曰松陵俗以賽會張水戲有歌者趙無瑕在兄豈有意乎趙伯邕曰誠得請計安期亦從虎林歸矣孝將科跣狂叫如是如是毋敗乃公意予心念顧蔡與約不果留既抵舟漏五鼓矣遂不成寐書以寄周安期有便羽到分湖併寄葉仲韶一笑也

記徐公語

南昌王先生間訪予談言甚浹同事者訝之粟水公徐某曰世棄元長于未病之先而止敬獨收之既病之後夫又何疑蓋予聞之受之云爾時不覺內自慙奈何以某故汙諸公齒頰乎今日汶上王先生惠然見顧命爲館賓且曰聞之釋氏稱孔子爲儒童菩薩請授此例子君何如爾時更不知愧自內生矣吾何

長輒溷海內異人耶

記朱白民語

朱白民讀書展桂堂時與孺和輩常詣予時僧孺方年少多在其所裘馬翩躚解音善譚白民輒嗟賞不置今日復會某座訝曰君面多不可之色豈復吳下蒙耶然而吾殆老矣昔歐陽永叔謂石曼卿予乃見君盛衰其聞之惋然而僧孺心竊喜謂白民知我也世人棄僧孺僧孺亦厭而去之于事都無所涉年來甚得閒居之適益好讀書不入城市必予呼之一命

履而已

午睡

睡魔惱人最是當午不可止稍置思便結爲境時混時清悲喜違順其狀多端今日館人告飡強承之放箸而斲矣夜就寢鼾聲頗怪耳驚輒省省不復睡卧聽衙鼓瑟瑟徹明湛然梳櫛後昏昏如也或云氣濁多睡或云血衰少睡云何當午血不衰暮夜氣乃得不濁耶神懶境淺今而後故不知所止矣壬子四月噓雲軒中記

暑蒸

暑氣蒸濕礎汗交流枕席衣被間如帶膠黏錫癰潰
疽敗至使人以手承之眉眼口鼻俱感悒悒無歡境
與情之不相安甚矣何物老龍鞭駕雷電令在必行
而風伯雨師承而行之轟騰澎湃了無吹生滋長之
形須臾氣收雲物清朗神情舒暢豈不妙哉世無無
忌憚之君子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而下多有忌憚之
小人舉前曳後首鼠兩端欲使天下人情釋此孰孰
斯亦難矣

王先生善交人

汶上祝時齋瑞王觀墀登對皆一時異人王先生莫
逆友也先生善交人不守一行兩公者喜就先生談
雨必命履膚必張燈退而各自得也祝性周謹讀書
外泊然無所嗜好顧獨好石其癖乃不減米南宮而
蒙山故有異石雨後輒露光氣土人按而求之約黃
青白五色燦然祝裹糧時往購工者就石大小製爲
環玦簪導乃至鎮墜之屬窮工盡態輒佩之以行其
聲鏘鏘然自謂衣褐懷寶莫如予者友人間奪以去

亦不復念所製方圓硯尤奇予息庵中藏得烏石圓
硯黝然如漆蓋得之王先生其一也覲墀有兼人之
形不拘小節好諧謔矢口縱心罔與世合即世人競
欲殺之弗爲動嘗以書抵元孚令具載僕之性情狀
貌語言動止以來予笑曰昔曹孟德云豈有四目兩
口其言甚大若僕者即兩目不能有此外更何有乎
先生又言周自淑鄒人曹惺倪壽張人其人決定無
疑當從先生求之

談局

談文則讓談局則爭世人之情也吾每見國手推枰
默然無語而文章大家惟所讚頌頷之而已矣乃知
價定者忘言拔萃者多暇

易醉

朝來飲酒不滿三蕉葉徹體都醉當由左臂作楚神
氣不足以堪之邪吾寓清署中多卯飲飲常五合陶
陶而已今何爲至此吾蟲臂也被之以年而楚若是
飲宜削耳倩語我風日甚新因移席庭間昏然便睡
聞鶻噪聲內自喜謂可占今日疾愈也吾衰乎吾衰

手壬子十月記

憐才

夜來語次偶及後來之後愈出愈竒受之因誦其所識周君名迪文不下數題凌厲顧盼真一時雄也然而受之之憐才亦少槩見矣含香視草之客翩翩年少寧復念繩甕間浮沉顛頓未列青衿之士而口誦其辭惟恐一日不聞於世乎近日王又新先生行縣還喜甚蓋得一莫生云生名汝璵且謂予曰此生文有首尾都不作秦以後調度而世未有知者將使就龍城會課心念生方濩落應童子科而令婆婆諸多士間恐損其氣遂止此老婆心更是真切顧謂桐識之且歸告吾鄉朱子魚海虞馮已倉晉陵蔣九叙弘獎之路于斯方盛君等不落寞如前矣

王鳴臯

雲陽姜清源與弟長源偕王鳴臯詣予王故武將饒臂力夙閑名理三人徐商文史稍及品目王委聽之嘗恐其盡引觴抵回狀如美人不勝盃酌鼓動促別雖復不能少留覺中懷自吐都無所恨

詣張

閨初詣張冶生庭除閒寂一童子候門不滿五尺六主人且起久之張出迓止予云劉元美當來已元美至予識冶生元美始此已馬君常與弟君闇及翟公琛至遂命酌供食鮮芬盃巡雲瀉張都不作主予等亦復不知爲客歡嘍久之予告去君闇曰主爲咄嗟之具而客無信宿之歡予情不勝予欣然聽之及瞑分手猶復步步惜別

將還

歲晏將還元孚邀有之觴焉杯酌之際各叙所懷元孚警敏殊異有之深情獨往予謂今世丈夫皆從個裏出然須有先天在可無疑于二君元孚曰某于此道中有志未信他日必爲師門弟子則所自許至于表裏皆真不能不推有之有之退然色若不足予歎謂元孚如君言政復真于是洗盞更酌嗟咨良久惜乎凌雲既東不聞斯語吾近與凌雲箋舞雩一片石定屬元孚志行不飭請以有之凌雲自礪也暮年形影何妨岑寂雖復飲酒歡嘍之談豈虛也哉并記于

此以貽桐兒漏三下矣時壬子臘初六日

周自強

鄒縣周自強貽書王先生倒書名諱用筆鈎轉先生笑曰此事吾未嘗作予觀自強書簡淡凝遠靈氣襲人當是見影而馳者耶倒鈎書誤正從清淨流出故可喜耳自強名願孔與兄自淑齊名

杜小韋

杜小韋不施膏沐舉止恂恂殆非風塵中物所居面錦峰石骨玲瓏細皺類高房山畫所謂伊人知其所止者也有至性孝事其母會葬冠蓋相望於道小韋躡躅如禮送者肅然

醉生

夜與諸公飲甚歡有醉生敗之意殊不憚偕元龍蔡與輩閒步庭中猶聞朱元越與醉生辯從門間聽之生語不可了而意似旁皇頗知自悔者或云深夜醉後不宜復呼與語予曰不然此必不更事人因醉而發醉醒則慚耳盍以少言慰之不爾將令之展轉終夕豈吾意乎且或有他念焉乃啟扉出微言冷擊不

數語輒遁去旦起亦絕無影響使人偵之果善人不
更事者也生平嘗不能忍于此事頗自覺其有進然
而氣衰矣壬子十一月望日記

爲子將喜

今日聞朱子晉娶婦心竊喜蓋爲子將喜也子將悼
亡時嘗詣予形懶神悴如餌鈎之魚惴惴浮水面上
予謂君無婦有母且糊口四方將奈何子將曰故籌
之天不欲令其有室不二年奪之敢與抗耶近累數
金將爲弟聘婦但有一婦事母母情不大傷其可無
家念矣予曰甚好君家事體合如此但恐聚沙成塔
力正不易今日塔就矣

杜夫人

蘇才翁官尚書即夫人劉封仁壽縣太君卒年八十
一孫曾男女五十七人才翁與弟子美聖欽既名家
其子孫多即官大夫可謂盛矣吾鄉李中丞羅村之
配杜氏以公貴誥封夫人死時年九十三子孫曾玄
幾五十人女孫二十餘人苦次林列班行相向蓋亦
一時之盛歟今日偶讀劉太君墓誌信筆書之杜夫

少婦中丞日夜織紵雖貴顯不輟然衣無重帛所
居處竟日不聞磬欬聲孫曾有不見其笑語者又不
知當時太君能如是否劉志云薄于養身而厚於施
人嚴于教子而寬于御下盖古今命婦享其福祿榮
名者大都非偶矣

東坡改樂天詩

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
飛古墓壘壘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
別處冥漠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此東坡改

白樂天詩使郭生歌之者也而祝和父便謂郭生改
樂天詩誤矣坡嘗言寒食重九不可挫過今觀其感
時傷悼悲歌泣然真能盡四時之樂者

齊雲書石

齊雲巖竒瑰尖秀天門石罅尤勝絕但碑碣填塞不
遺卷石表中即極歎之謂當與盜山伐鑛同科然聞
石壁上有二句云道人控卧龍鱗背寒露滿身披月
華雖無勝情却是勝語此等當從末減

顧三娘

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
此李丞婦顧三娘詩也顧蔚有才華尤閑女則母皇
甫淑人絕憐愛之所遣資裝奇服不下數千金而李
多外嬖不執于物數年揮斥殆盡顧視之泊如也兄
懋仁靖甫並擅菁華每加欽重晚歲葛披練裙荆飾
鬢髻與嫂朱夫人讀書不輟絕未嘗有自憐之容

別元孚語

元孚東矣所欲與元孚言者無窮粹不能盡念之有
一二欲吐者雖腐不能默默也天與元孚如許才情

如許志局政以磨礪之具厚元孚耳自謂吾性固然
惟其意之所至不缺則割

嘗怪世人讀書汲汲以及程限爲意凡書隨意繙閱
當無不可要須必有所入速則易終而無味

吾鄉徐尚書素奇其子謂是必得之技尚書既貴見
其子羅列圖史肅整玩好訝曰失之矣凡讀書如爲
官東西南北惟上所使心在長安者得焉吾入子之
室而知八股文字中無汝心也其後言竟驗元孚在
家未必作文但所見無非舉業乃得之耳

門第清峻鬼神且將矚之况天下之耳目哉元孚仰
大蔭政復難耳循理無過故是甚高論雖復飲酒談
笑間易爲世眼所物色雖然若者非元孚事也吾過
矣

奴子束裝且行復書此紙有之凌雲相訪可令一見

仁言

粵東劉喬黠士也以讐誣告廩生談大韶盜掘祖塋
論死時傅爰者亦莫辨死骨之爲男女而徒以黠取
勝人頗寬之然莫能決累年未白也韶既繫獄子某

爲諸生坐從惡免孫某聘某氏亦以家難故不竟約
吾峴李晴原先生分守某處當按獄讀爰書悶然乃
溫語劉喬曰汝即與談有隙今已殘其兩世矣而所
發之塚不辨男女事不可結汝故有口豈能無心試
自證之得毋有默默不容自欺者乎汝爭地理吾與
汝言天道汝心謂何喬口噤不發詞徒叩頭請罪曰
劉喬從此不敢置對矣先生旋以其言白觀察某觀
察召喬詰之喬叩頭請如對先生語談事遂白時學
道某聞之從先生問狀先生語之故某曰烏有大韶

非首惡而子乃以從免耶予誤矣遂檄縣復其子廩
籩如初其孫婚事亦如約嗟乎一點者能殘人三世
而先生以數語全之仁人之言豈不溥哉

栽檜

先壠檜栢爲大風所拔先君偶有觸樹以杉不數年
挺而茂先君大喜已焦然枯色如赭殆不曉何故通
客野曰杉性高不宜水壤然湏水而發宜其不數年
挺茂不數年焦枯也其說有理今年春予受豫章王
先生之惠召山人顧璣栽檜栢如初而又以其餘建
風木軒左松右藤玉峰在望憇者歡甚亡何巨浸稽
天舟人破涯而渡棲泊軒下洵洵不知所爲予橐且
盡工亦停止

蘭

與蘭俱化故有是言然而非也今日倚蘭而坐游香
氤氳隨風近遠時有爽致逼人鼻觀間急起從之則
不知所如矣無人自芳久而愈奇者蘭耶

士風

一少年初與科試予聞之喜問名第幾荅曰苟不至

落格耳已按之則高等也爾時不覺欲嘔至今羞見此人新羈之馬須有翩翩試步之興異日者可望絕塵甫出廐便作昂首悲鳴態豈吉事之祥乎是故士風之鄙莫屢于詐老成人貌之薄莫夭于妄言不得意

恤囚

濱州杜公欽恤河南沈先生爲裕州往見公公問裕州慮囚有平反否先生曰如郭某者合反公問何也先生具顛末以對曰安有殺人無驗而辟者乎公欣然取冊示先生則已冊抹如先生首念之久復先生將恤山東爲予述其事且曰此事大難除是一寸心可無悞耳予曰昔歐陽崇公夜治書萎廢而嘆鄭太夫人問故公曰此死獄也吾求其生不得耳夫人問生可求乎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矧求之而有得耶先生欣然曰吾意也

釣雪

趙凡夫倩人製茶壺式類時彬輒毀之或云求勝彬壺非也時彬壺不可勝凡夫恨其未極壺之變故爾

爾聞有釣雪藏錢受之家僧純如云狀似帶笠而釣者然無牽合意亦奇矣將請觀之

顧蔡與

顧蔡與飲酒不下數升時或潦倒一言勸沮便能減削自言近來頗得少飲之適與人奕不能對手求讓數子卒不可勝四十日間便能勝之今反饒二誦習香山詩百首予自抄錄字畫清潤居然不俗此予別後之快也今日過草堂強之使醉亦復欣然

甲寅元日

年來不復知加貝節之禮獨世長早詣卧所起居眠食便馳去各閉閣謝客矣今日目斷窓際那得履聲如爾時耶且恨當爾時筑筑相對神多不怡何知白首兄弟對景述懷之樂乎日滿南窓雲物依舊不覺無言之涕自零一往之痛欲絕

臘釀

臘釀頗烈誠家人不得浪飲留候梅花朝來取三升令三倩澆庭中卉木然不能盡笑曰袁石公詩花無百枝亦藏鳥茶到三鐘也醉人却爲某作

問元孚

樂天寄書微之作詩云五聲宮漏初鳴夜一點窓燈
欲滅時此善道相思况者吾久欲致書汶上公苦無
羽便既得泗水力矣臨書却不能下下則不能止膏
燼漏沉展轉無寐何故記以問元孚

陸士彥

小少城西觀群少年躍馬青紫紅黃爛然已謁武穆
王像凜凜如生徘徊久之與客相携而返路逢故人
陸士彥自言去鄉二十三年今已歸故里且將訪予
予甚喜復念二十三年間彼此况味亦何所不有爲
之慨然

自在賞心

崑山一卷石不至其巔者三年矣今日與僧孺輩飯
訖鼓勢而往怯風而歸循城坐者再倚堞者再晚歸
過限左右脅隱隱作楚逾時喘息請佩世長臨逝之
語兄且老春花秋月但宜自在賞心不須共少年生
活

中表

中表兄李紹伯善叔皆一時開爽士予少無侶獨與
中表游最密其後各居守貧落落不復如曩時每相
見慨然太息而已昨除夕紹伯語予見叔而自省不
免墮淚後四日叔亦念伯病匍匐往候依依不能置
善哉然予聞紹伯一病輒見城郭宮室市橋田舍老
幼子女襍然更換此氣衰之徵也善叔遣其子聚徒
村舍亦復嗚咽不勝醫經云先富後貧病自内生甚
爲二兄憂之

夢

予不識臧古渚安識其子夜夢與一人飲面色微蒼
美髭鬚善談譎年可四十許人云是古渚之子孟巡
甚促談笑以時遙望路傍一帶皆杜鵑花方開鮮麗
可愛又有似榆莢錢而白如雪者芳馨襲人臧云此
滇中銀錢花與江南不類展玩間一小舫感波而至
顧見瞿元初陸孟鳧招予趣馳之遂覺

春雪

春雪不盈咫光着軒幔亦便似明月窺人童子持米
汁候帳前曰風厲甚飲此可以釀和歌枕一吸盡五

合許暗想當年僵卧人劇有慚色

我三人

子柔子魚衝寒來訪予意欲小飲不可輒辭去期以春和日再渡安水子柔與予同年生子魚後三歲其生爲丁巳然皆老矣吾年來對客不復問後期如我三人乃可期耳

移喜泉

朱方黠宅有喜泉每齋中惠泉竭輒取之其味故在季孟間而炊者不知悉以供盥濯貴耳賤目古今智

愚一也

三適

荆溪史翰林家藏蘇子瞻自寫三適圖梳洗摩按皆有法外之適世長得之以眎予相與嘆賞不置神逸品也朝來鑷已而摩適矣客至竟徹洗三者故不可得兼耶

玫瑰

玫瑰花之最濃艷者而好腴壤得壤則香韻尤絕人多笑之此不然若耶溪上浣紗女三三兩兩曾有幾

夷光否凌寒耐瘦古今之品獨梅花耳水仙花雖凌
寒已不耐瘦今日乞玫瑰于紹伯書此

顧影

友生招飲雅不欲以服爲解而攝衣顧影則不知涕
之何從矣七筋間那堪他人作相耶伯玄聞之吁嗟
而去

處三

處三學染於世長服勤如禮而皆發于情世長德之
不減修梵今日相對惘然亦由人事多端匪獨死生

動念

薔薇

薔薇花最古美而艷三十年来種類競異至于今麗
極矣其叢生路旁花四出而香特媚者曰野薔薇近
亦有千葉紅暈者香差減樂天栽薔薇詩云移根易
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
將爾當夫人疑是前品蓋東籬黃菊故未與乎茸幢
之觀想當然矣

薜如蘭

張舜如寫蘭相贈世長稱之曰如此風調會須拔起
但恐未脫羈絆不免向人作應酬文字耳舜如黷然
其明日世長病漸劇蓋癸丑十月十三日也展扇悽
絕聊復記之

歌

予于歌無所入但徵聲耳然聽還魂傳惟恐其義之
不替聽西廂拜月則按節了然豈初盛初之說乎
湯先生自言此案頭之書非房中之曲而學語者輒
有當行未當行之解此真可笑也諸君會歌于元越
西第酒醒後耳中猶自作響

雲水詩

寂上人惠示雲水放言多羈旅窮愁感憤栖屑之致
而自恨不閑于藻則未免有作詩之意也夫篇名雲
水于世宜若泊然無所起而卒不能自匿其真詩以
道情性庶幾近之

夏東隱

夏東隱立愈脩倩三齒便能飲酒數升快哉吾日來
政患此食冷則痛噉熱亦痛試問東隱我何如脩倩

本不祈飲修倩愈故不當獨後耳

嗟雲軒稿

王坦老徵嗟雲軒稿甚急質明且函其板而歸之念
家無藏本此中友人有請之至再而未如約者將柰
何聞之太質云小築方更事梨棗不識就否

庭梅

庭中梅花爲陰雨所勒半粧輒止朝來霽色可喜花
亦爛開如雪陣陣游蜂作深夜笙篴聲戲取昨歲贈
語令倩亟襍歌之命酒再酌僧孺誇吾山頭萬樹何

如此三尺地一番香雪也詩句歌如左 千卷不憑

雙眼獵寸心長吐萬珠寒

王世周

鴻鵠翔遙海不

飲華池漿麒麟躡崑崙不服千里箱

薛君淑

半生

皂帽堪圖畫一顧紅綃借品題

陳眉公

爰挹仙掌

露和以玉井漿携婦當遠餉蘇齋佐一觴

朱白民

蒼茫愁日月瀟灑動江湖倒屣憐才子調箏狎酒徒

貧緣金易散健以藥能扶 靜籟時聞竹疎陰欲據

梧

夏士瑛

松濤浣耳清吹濕菱荷衣

徐元果

草

堂日落飛香雪蓬髮春深映鐵龍

龔季弘

酒結乳

融貧後客興乘王子雪中舟 何必有錢稱俠骨肯

因無事廢婆娑草堂今夜春風滿幾樹梅花發舊柯

沈雨若

別有文心供汗漫任將俠骨付支離 王開

美

清時見丘史白屋隱田文 顧民服 瓊漿擎出

花奴手白苧翻來倩女裾 顧仲從 靜聽松風常對

客慣移漁艇作浮家 張叔維 玉峰一卷秀興賢五

世廬 張伯安 夜雪挑燈閒縱屐春風閉戶促飛觴

僧朗僧

源口共談秦世事城居聊着晉衣冠 王爾

照

香清麈尾僧題句花落檐頭客送貨 鄒榮公

短髮未愁暮長喙以不朽 曹襄仲 海內豪駿望顏

色門外饑寒乞恩澤 張夷令 病裏烟雲居士觀醉

中風雨謫仙才 西山爽氣藏秋籟北海殘樽濕暮

烟 彩筆舊傳鸚鵡賦紅牙新按鳳凰歌 顧端木

風來松徑詩初就月在梅花意更閒籬落纖雲流紫

翠苔階新雨弄潺湲 沈庸之 綠尊呼夜月白雪賦

梅花 僧涵虛 季鷹秋老一杯酒仲尉春深滿地蒿

顧良弼

沈雨若

沈雨若病後索居不通賓客入春一月便了二十七
題見予口誦其九皆辯爽可喜顧盼偉如也問何以
益我雨若不聞乎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斂得

春蘭

春蘭出陽羨山一名興蘭土人叢移者久而芬茂枝
植者不再歲蓋氣聚而根不傷散而失其故此易曉
耳南郭有傅家蘭歲可十許年花葉競爽里人趙氏
嘗竊其法亦頗驗云妙在若子若棄間予用之輒敗
知非九畹中人也栽蘭不成書此一笑

顧九扈

張慎其傳眎顧所建卽九扈文終軍之年耳風義若
此芝蘭蓋有種耶所建故將家子氣橫才飛然知天
下事無可爲者去縱情山水文集間嘗與夜語多瑰
異可喜當世偉男子也汗血之駒三日起其母卽之
謂歟

夢女仲

女孝仲殯張浦舊地既五年杳然未有夢也辛亥秋
一見夢於虞山十五松下嘗有紀錄昨夢仲復甦貌

莞爾氣不甚舒既覺欲言未忍旦方午聞其族之黠者既已據仲之宅又謀所以移仲殯而盡有之矣仲靈在天焉可誣哉今日詣光祿請之許以事白乃窺窬焉勢故如此然聞黠者將縱火仲之禍未知所稅駕矣生則孝嫻任睦周于三黨歿不能庇其一身仲手伸乎命耶人耶

謁方改亭先生墓

從父家抵南新瀆里因便拜改亭先生墓仰視松楸悲涕橫集某少讀二方先生與先半閒手劄弟兄姊妹間悲喜憂快無不相關四傳耳週甲之孫乃姑識先生墓道耶先生有知應念當年張德升高祖字有孫而儻若此悲夫悲夫

齒脫

巳酉清明日卧蘇齋中無端脫一齒對客惘惘竟日不怡未久更生及半輒止人皆見其之已脫齒也今歲上元日患齒痛至今既勝叩嚼內逸其半吾舌自覺而人不知亦便安然六十人脫齒不足言而欣戚易情故以知吾意之減耳

謁方長史墓

垂髫時父祖課其下文字必稱方師魯先生一代偉人也九歲未屬文侍御公取白簡令試破先生以意爲之盡簡而破不休名言終繹侍御公喜戲稱作者肅皇帝庚子魁南服意殊不屑獨好神仙冲舉之事坐卧百尺樓上往往竟月不窺庭戶與同里婦熙甫季子升爲莫逆交該達強識號三傑云死時年四十年至今人猶思之今日拜古巖長史墓聊識其槩古巖先生尊也

坐息菴

舟行兩日百事悽感深夜坐息菴下悒悒爾小婦爲置茗筍黎橘而侑之以蘭畫圖書所前後花影凌亂香魂夜發予亦羶然而喜燭既燼而不能寐也昔李端叔一生坎坷晚景更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適以忘百憂蘇子瞻聞之曰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

海上

嚴漢濱叅補陀還同飲徐氏拂石軒中具言海上諸

庵勝概如白花之精舍梅福之丹泉修竹之蒼翠窈
窕令人心目開爽瀕又言世長所畫龍樹菴紫竹觀
音大士像與予庵記頗爲武弁貂璫山人香客所購
僧意苦之將柰何世長既死一片石猶復苦人海外
耶雖然像果流通僧必不以爲苦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梅花草堂集卷之七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吾女

沈聲遠門工甫畢復爲隣火延燒其家老幼子女爭
保囊橐而吾孝伯獨移二稚避火竹林下動止如常
斯亦不愧吾家女也人言貧累重乃不知以處憂患
故獨輕乙卯元日

先

歸季思得氣之先落墨成趣可冠春闈惜乎其年不
至自後爲朱濬吉爲戴仲豪爲周伯繩爲顧元昭爲
葛方錫皆字內先手所謂出廐良駒見鞭影而行者
也徐稚昭先而不至竟阨于年馮開之先生言此道
但虛心養性人人可學然學者多不至惟聰明人至
之則某一人焉是已張宗曉顧九疇殆其人耶綺思
層疊俱從筆尖上拈出意盡而詞不傷

良龍

白止祥夢其母夫人更生問何得此母曰以葬良龍
故生時雉衡方謀相地待其客謝明宇至或云謝已
物故雉衡憂之而是日謝以書來即病不故也謝廬
州舒城人孫子桑嘗稱其術可以壓倒名下良龍之
夢莫須待謝然後得地耶雉衡携其七歲無母之子
共客夜話乃不知某寸腸欲絕魂飛江南張浦上矣
白家卽與兄戲不勝訴之父情詞岸然而吾爾章見
人輒低頭稚女雖復作驕終有視人顏面之情箇裡
誰能放下得

飛霧

飛霧如雨或云雨也旋止傍午又作亦時聞滴溜聲
竟日懨懨但濡土成溼耳王與遊嘗言數月以來多
十日一雨不破塊可稱皇古從此漸縮而微乃至如
霧旱極矣安所得月離畢施滂沱耶

謹

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虐者詞不雅馴之謂太史
公談言微中雖虐不害矣晉人嘲謔都以一言案之
更翻一案則不復作令人可思而不可究故足述耳
活剝生吞盡意醜詆此何謔乎善耶虐耶然有才情

滾滾聯翩絡繹者不可無一以供噴飯痲甚無觀書
想聊紀連枝秀募䟽一篇或云華亭陸宅之居仁作
京師第一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五
千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大道
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離了百戲棚
中圈子雙擺手便作箇三清門下閑人赤緊地無
是無非到大來自由自在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關
老病死生關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
滿雌雄劍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釵合歡

帶生。紉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色即是空。道可
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時。紅裙翠袖。生綃帕。猛
可裡。草履麻衣。遍皂條。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爐。
消磨火性。半世連枝帶葉。笑從前。歷盡虛花。一朝
剗草除根。到此際。方成結果。尋幾箇。烟霞外。逍遙
伴侶。抵多少。塵埃中。浮浪男兒。存一點。志誠心。百
事可做。少幾處。風流債。一筆都勾。試問他。濁酒狂
歌。爭如我。清茶淡話。迷魂陣。當時落陷。人負我。我
負人。總是虛脾。玄關竅。今日點撥。心即道道。即心。

無非妙用。牢着眼。看鳥飛兔走。急回頭。怕鶴怨猿
啼。五陵人。買笑追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
稽首相迎。大都來。幾箇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
樓花下。千鐘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邊。一
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藏明月影。柳
子。飄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打疊少年歌舞。錦心
繡口。宣揚老子經文。鼓科打諢。不離機鋒。課嘴擦
牙。長存道眼。燒夜香。非尋佳偶。披鶴氅。星月下。禮
拜茅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簫

史歌館化爲仙館靜。戲房番作道房幽。淨洗胭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添上箇小孫姑。我只道五城山冊立下新王母。不比尋常鉤子。曾經老大鉗鎚。百鍊不回。萬夫難敵。疇昔微通一笑。白面卽爭與纏頭。如今頓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擡手。既不作入夢朝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春風。若教了蒲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裝嚴一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僊。金銀鈔等物。是必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玉磬金鐘。晨昏報德。

西施乳

東越有西施乳。狀類舌而長瑩白。頑然一物耳。但能捲舒。饑則舒。有數十小蟹。旁行覓食。飽則聚舌端。乃捲蓋此物之饑飽。寄於他物。飲食或取置數蟹。不令復聚。則死不復捲。往周伯繩從新會。歸爲予說如此。今日與朗僧言。一人食時。衆人飽否。嗟乎。故有衆食

而一物獨飽者乎爲撫掌一笑

山谿泉

山谿橋有新泉味極冷澈日可濡百十戶聞之僧孺云雨霽且訪之

夜飲

夜與子顥子器子彥孝若飲子彥請與孝若對壘各往復數交談言清到子器把盞胡盧而已其既易醉子顥但飲少許藥酒輒止袖手以觀之默想當年識子顥政在韶歲不啻劉玄德見孫仲謀也一經病患居然老成石火幾何隱几三嘆

三上人

古松晉蒲州人年九十餘貌似阿羅漢膚凝脂常參少室受具戒戒師命取庫錢使知人事松伏地不敢仰淚蘇蘇沾具戒師憐而受之持如律既九十有侍松浴室者偵之故童身也松叅訪遍五嶽多結廬其間常爲其言天柱峰之勝且曰吾蛻後猶當遊此又自言舊題壁云飛泉數點雨非雨空翠幾重山又山洞十楚當陽人爲縣諸生性流逸然知自懼棄之出

極在草堂集卷一
家乃至持戒律如儀猶自言猿心不滅嘗掩關海潮
菴某訪之揮扇與語十游目圓光間能舉扇端十絕
而分其好醜既相語又默然揮涕自懺也某承慈旨
甚悉無所進然予數年方外交獨心推十十奉戒不
肯以手提錢有持銚金固請者倩人捉之呼渡輒授
金渡者此事于律甚常而他律者弗能爲其故獨心
推十也

楚人嘗休夏守源僧舍見人將與語輒深匿人
莫能近其以此故異之每持鉢乞食食已輒休樹下
晚乃就源舍宿質明旋去某與孟夙常飲食之甚久
不問主名人有碎其鉢者詣某草堂求食既畢語某
甚面善也嘗訪洞十關次故爲箕踞而觀之十不能
堪呵彼少年威儀安在白低頭作禮而出知十之未
忘境也白與古松後先抵崐一時學人謂之老松少
白 病居士曰某喜交方外人顧自幸識此三上人
者猶謂其獲未艾也今日與澄伯語才難不其然乎

朱伯還

朱伯還抵暮相訪數語別去何似不停橈乘夜發乎

孤舟淺沙風寒甚厲乃力辭知己斗酒之歡于伯還
自爲計大非便深爐煖坐中懷耿耿

蔡藍田

陳眉公嘗謂予言蔡藍田老而篤學胸中多竒字夜
來同宿慧文閣乃端然危坐徹明而去斯真得力于
學問者矣弇州洞庭記有蔡丈人年踰九十能登縹
緲峰爲衆先導藍田丈人孫也王氏子弟周恤之至
今

梅花下

盡日梅花下白民寫竹不下數十紙某據石頽墮而
已世間適興事一有程限儘可作懶不免沾滯語云
日長似歲閒方覺事大如天醉亦休豈易哉方欠伸
岸側而背後有相呼者促視之則姚孟長偕王鳴臯
從郡城迂道而至挑燈縱談不覺午夜

楊扇

澱湖西曰楊扇以楊氏名扇方語也或云地名冷灣
環湖而處水堅時多得不凍或曰地暖故此不然左
右皆海長風破之不成冰耳土人言三十年前冬六

風夜聞摧崖裂石聲又有若版築而譁者或啟扉矚之若漫天白雪多紅燈蠕蠕其上旦視之則冰山也高五丈許菴觀古木狀宛然中多徑犬牙錯互儘人攀陟此異事也楊太權又言萬曆壬午七月十三大風雨湖水東吼壁立如城垣湖西頓涸居人亂走其上所得古器古錢甚多亦有得金寶飾者久之風止湖水汨汨而下無倒瀉狀或云河奔海立政可不作形容語

此君

朱白民携此君相過寒齋四壁都作青翠色風颯颯然當得數日簞簞之游也

西林

晚食訖偕雪士子琴三倩步至西林龕燈無火臺殿寂然雪士作曼聲數闋棲鷓鴣響而已俗以此夜占月影隔岸可望而不甚辨斯爲大有年庶幾近之更餘月出更復宜人

陳元

墓隣陳元者饑餓所迫自縊羅漢松下此松是先人

手植也有勸某伐松者某謂不必然元即餓死不肯
爲非義松又何患乎但恨某力不能賙之于平日又
不能盡理其送死事耳已告先靈去其所縊一枝然
未免有俗之見矣是夕五更時夏卿夢有乞者踉蹌
入墓門肩一樹枝而去亦竒矣哉萬曆乙卯正月二
十六日

王子彥

王子彥筆陣玲瓏關捩敏便故云天縱綽有家風并
檢四義疊疊近人

歸季思

歸季思一見姚孟長覺胸中悶塞頗有開省而孟長
之念季思彌久益敦可稱存歿之誼昨出季思贈貽
詩三首購文休書之其錄其詩於此白民見文休作
字極稱其有法于竹則否人各愛其鼎故是爾爾然
白民之竹殆未易相比也

道同不用結氣同不用求神在未
有先彼此潛相投感君嚶嚶志
高廣無匹儔慷慨燈前言奚止
情綢繆男子患無志有志良難
酬懷居易隨俗安樂

生煩憂可憐早春色風雨維揚舟不知何所牽行
止不自由殷勤孟秋約期屆無淹留

顧民服

顧民服約飲孟長王爾瞻携兩生侍酒吹簫度曲甚
歡未幾沉醉辭去而李生歌益酣惜所憶杜女還冤
傳不什一孟長云自有此傳遂令古今學步不免躡
跚某笑曰言及此已是婞媚

元昭書

得元昭書多自悔一悔不知養身故病一悔不知治
生故貧一悔不知讀書故無成立受此途窮之苦某
謂資性如元昭但恐不知悔耳誠悔事政可爲何患
焉又云太尊念其深至恨友便不偕來太尊沈汀州
也此海外猝遇舞幘倉皇之語不爾乃不知某精已
銷亡惟茂林松栢耶

出

每出輒悔本不忤物物亦無加于我而然者今非應
出時即是可悔事冷煖自知故不以相觸不相觸爲
斷也幾番起念畢竟不可罷是何故蘇子云此處有

甚麼歌不得雨後清霽輒思野步書此

耻

俸福不可處處而無患終慚兒女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或問雲棲師何功課荅云但一句彌陀常生慚愧

春光

九十日春光半消風雨中人皆惜之不知風雨中春光政自佳但笑世人不能領取耳某無寵辱憂歡之事而晨起急急不知所為至與白民周旋風木軒亦

僅了友朋談款之具故是真負春光人夜別長倩與安期元王子魚同飲數盃舟泊信義村官舡伐鼓聲徹曉不絕我何爲于此

霽

朝來霽色可喜庭間卉物茁然豈所謂怒生者耶陰寒所勒得雨而滋見日則長物之道也作詩云閒看草木生如怒戲潑湯茗味政新從此韶先知幾許風風雨雨莫愁人

月華

風雨如晦竟日坐息庵中無佳思既就寢而小婦言
月下五色雲爛爛如綺其初白雲飛耳着月則麗而
色各殊周環如輪蓋月華也月者水之精其華應在
雨後秋冬間多有春亦爾耶豈久旱而雨水氣映發
固亦宜乎乙卯二月十六日

王怡菴

王怡菴教人度曲間字不須作腔間字作腔則賓主
混而曲不清又言諧聲發調雖復餘韻悠揚必歸本
字此宇宙間不易之程非獨一家事也王在長安薄

遊營妓間戲演張敏負外識者絕倒諸部聞之競相
延致至馬足不得前斯豈無挾而然耶然諸部政不
知此劇其一班耳擅場事故在崔徽傳予嘗叩之兩
頤翁翁自動私談阮笑誰不自喜周旋竟日絕不及
牡丹傳予問故曰政復難然難處最佳又問難處後
巡久之曰疊下數十餘間字着一二正字作麼度予
笑曰難難政復佳

薔薇

三日前將入郡架上有薔薇數枝嫣然欲笑心甚憐

之比婦則萎紅寂寞白雨隨風盡矣勝地名園滿幕
如錦故不如空庭嫋娜若兒女驕痴婉戀未免有自
我之情也

花木事

花木事當家人以消遣心爲之動得其理不更事人
以急就心爲之必乖其節孔子曰吾不如老圃未嘗
經歷體驗而能爲是言者真聖人也每見僧孺栽蘭
莠而不花其植玫瑰則不如某母其消遣之興故不
勝急就之心耶如其者即幸有獲亦所謂鹵莽報予

考耳蘇氏父子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純
是消遣此謂當家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蓋計功謀利之極而自然生焉孟子勿助勿忘不覺
道出

有耳

有耳不得無聞嘗試接之凡吾耳之所有都爲心之
所無故嘗忿盈不可吐至竟日週行屋壁間格格如
在者伐生之事非一惟怒爲甚安得洗耳莽蒼之野
清淨自快昔人云請君堅塞兩耳勿聽言者是或一

道然塞已怒矣簡出以當貴抑其次乎

志幸

女仲卒取材于千墩沈氏僅周衣衣亦周身而已權殯所居右廂無銘無幃無郭未一月所居房又爲孟主簿見奪辰午之奠禁不得舉每年某一省其所揮淚三爵擔榼而出傷心慘目忍不欲言香山所謂年年寒食一開門不意身之然自念寒儉之家子女無命其境應爾了無所恨今日再往聞婚有改殯墓傍之意從今其母嗚咽亦可得失聲野外笑豈不痛哉然五年來都不欲言而今云云者寔志幸耳夜歸書息菴下爾章長亦令見之

徐道士

真君殿故有徐道士守之道士號樂閑面瘦而一眼白其嘗質錢爲亡兒懺道十與其徒周敬山者輒婆娑其間去今幾四十年矣頃過之有道士捧茶而出自言乃敬山子問存歿則敬山亦已物故久矣白香山言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

白龍

有白龍見西方蜿蜒食許時朗僧呼倩觀之頭角隱
然冉冉而上雨絲霏霏風光澹蕩或云龍見不即雨
必且滂沱果然此野人所願也但二麥之占又在月
八雲上于天莫湏不出此三日間雨耶

網雨

徹明網雨不沒馬足簷聲亦愁而不揚如悠悠輩人
竟夕相語了無滿志之事易所謂屯其膏施未光者
耶雖至治之世雨不破塊顧久旱非治象也田者布
種茲而未拆驟則有決溢之患此可喜耳

病甚

病甚然不能自言所苦腦中昱昱浮動眼光灑灑無
定色步不知所如往每過限婢子停紡注視予故自
知貿貿然行也念他日落暗界亦當如是但湏省得
如覺婢子注視時求省得湏如東坡老人所謂第一
五更起可以勾當自家將得去者

沈子誨

沈公路以其郎子誨來訪故是濯濯之器非屋宇下
物也公路久病後不堪與人作緣聽其辭去然公路

病根故可量不似九服雨若子顯纏縛而不可見也

賣花

賣花古之遺事然未有無所不賣如今日者少遊白
下聞賣花聲心樂之吾鄉故未有也然止茉莉一品
玫瑰時一二賣而其人皆有聊試高華之色無得失
想年來老婦稚子敝敝于道典花取錢市賈無異插
串謬種非意所及至有豪右之族閨房之雋轉相效
慕與倚門兒女爭半錢之息拔葵去婦之風哆爲迂
浪久矣好華而甘偽世貧而情窄烏乎知其所終也

哉

十姊妹

十姊妹花之小品而貌特媚嫣紅古白嫋嫋欲笑如
雙環邂逅嬌痴離落間故是薔薇別種伯宗云折取
柔枝插梅雨中一歲便可敷花故知其性流艷不必
及瓜時發也

渥丹

渥丹俗名石榴紅色似安南且相先後政當照眼前
鋒耳先君植之砌下種猶不絕今歲一莖數花特肥

艷着雨脂透燄燄欲燃掘置几案間可取醉五日石
倩曰金谷園中甲乙者多把玩者少不乃非其倖乎

作解

女仲奄忽怕看見女婉戀之歡世長背捐無復友朋
讌喜之適非獨觸景生情兼之解人不再自分今生
已矣轉思前境茫然若云歿後有知可信重逢不遠
則膝下樽前較是現在少而將來多何如戀生離而
忍死別依此作解似落便宜

苦疾

寧人之子畏寒誅負者多也伐生之家懼老作敵者
衆也吾三日苦疾其始粲粲焉已若有壓者洶洶欲
崩屋矣賴有人焉堅壁而守之任其拔木揚沙四面
受敵而不敢小開隙穴以延之入也久之而條條而
刀刀集慮視之逆旅之館踴然視其棟圯而不支
其礎腐而垣敗矣客曰子何孽致是予唯唯且忘之
客笑曰彼惡得忘然則柰何客曰堅壁其人何在請
與謀之

酒政

梅雨既時心情舒暢偶閱中郎酒政大都依倣宣尼
無量不及亂之旨溫克爲務者耶然不知政有方而
言殆是遊方之內矣至其評列諸人亦何嘗不自適
其適哉政何用焉雖然大雅不作瓦缶雜鳴則願請
中郎爲政評附後

劉元定如雨後鳴泉一往可觀苦其易竟

陶孝若如俊鷹獵兔擊搏有時

方子公如遊魚狎浪喁喁終日

丘長孺如吳牛噬草不大利快容受頗多

胡仲修如徐娘風情追念其盛時

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非其本情

袁平子如武陵年少說劍未入戰場

龍君超如德山未遇龍潭時自著勝地

袁小修如狄青破崑崙關以少服衆

放螢

隋煬帝聚螢火數斛登山放之光照林谷誠賞心戲
事顧難爲捕耳然不聞群臣呼萬歲頌功德其風朴

略一至于此偶季弘談劇書此一笑時五月六日乙卯歲也

枇杷

文選盧橘夏熟註云盧橘枇杷也色正黃味甘而差小一核曰金丸瓤作鵝黃色膚冷白液多味蜜曰白沙二種爲異吳閩市上多白沙而少金丸吾鄉王氏清夢軒旁有金丸一株以噉客多懷其核而去然不聞有他本豈亦貴重之徵歟或云秋萼冬花春果夏熟備四時之氣東坡枇杷多核以爲恨至與文字雅俗並稱蓋貴之也昨食枇杷而酸客有進者置之都不復作甘想今日啖可三十許枚瓤如飴核亦累也然笑語若曰此雅俗間文字政未俗下耳

境地

少年悲憤摠屬多情老去多情轉生悽感譬之落紅春沼增其點綴遠砌寒花助其吁鬱又如載生之魄吾見其新下絃之光倍爲慘悴非獨人心爲之境也故爾

天竹

秣陵勳衛家多植天竹或云能辟火不知何據寒窓
素壁雪壓丹丸腥紅映發良可愛賞先府君嘗植之
聞雁齋中一時特艷後落他人手輒萎敗至今恨之
籬間數枝植可四五年悴悴耳昨歲始發今盛敷榮
可異也已卯庚辰間嘗遊碧梧僧舍見枝上珊瑚纍
纍如斗大驚詢年月政與某甲齊生後數載同孟幼
嘉再訪之則爲墟矣身與物形氣相值偶同年歲不
無化儻之感今此數枝亦復莖于甲寅之年心獨喜
輒紀其槩生平不解南中花木事辟火之說尚更攷

之

聞夫人

許元倩之嫂聞夫人畢竟不復起傷哉或言夫人信
巫其疾不可治某謂殆將不治所以信巫不然嫂一
生拮据了不以門第自逸其肯容心于不可知之神
作無益損有益哉往年嫂善病且亟元倩負汗旁皇
召工爲樞多呼先世長與偕爲世長魯爲樞自防度
用材幾何當知之當是時世長寧自念先溘朝露耶
電光幾何河清難俟癸丑以後覺歲月逼人眼前多

東堂集卷七
淚

庚戌紀

偶曝亂帙得庚戌紀遊一冊載是歲九月十二日別邵茂齋于嚴道普舟中是日訪薄味玄外第自今思之其與二兄此後皆不復見蓋永別也一日之間別兩知己生死之隔此豈細故哉冊紀云夜泊南關將詣郡念茂齋久病飲噉不甚異曩時而面顰黑時有呆狀然自謂病已去不煩人念可慮也味玄神氣索如音亦稍變動止間多強免之色載酒徵歌故是情

勝然恐只此是病矣昨歲八月五日復于神情間重憂愚公竟于不起動乎四體或遠或近可不懼哉頃飲徐伯衡第伯衡覺其神不洽退語僧孺曰吾驚焉豈亦有先告之者耶但此日我心自知其不甚洽差足自解云爾夜夢大不佳又覽斯冊不覺惘惘然自念生平無一事當不罹世網如夢如夢定是生死關挨也鷄猪魚蒜遇着便喫生老病死符到即行且守之

王仲宣

相補遺集卷之七
金沙王仲宣見眎秋洗近社一時翩翩才也今世佳
作多高華矜喜之色不務透出題髓間有入者必另
鑿戶牖無關本目袁伯修曰子不見繪者之貌人乎
豐幹玉立風標秀舉頎然美也然而不肖其人觀者
爭嗤其弗工諸君子直肖之矣神情骨態間尚少如
生在仲宣許我將訪艸堂書之以俟其至社者四人
龔季常銘鄧爾建之皆鄧晉伯潘錫及王仲宣明俊
乙卯初度

某以癸巳四十方病目甚悶家人故洗澳召客以相
娛悅草堂初度之會自此始也是日偶問先世長顧
敬亭家盆中山梔何以年年如雪世長援筆作山梔
圖以進殊肖衆客大噓又十年癸卯時年五十飲者
不下三十人世長爲作恠松圖真有龍鬬虎跛壯士
囚縛之致癸丑六十世長病且甚猶欲爲某鼓勢作
圖而喘喘倦筆硯矣今年夏常不能理薪水客有如
期至者採葵蓼佐飲意亦甚歡漫追往事注視目前
當年會飲之客亡者幾半世長外如芝孫文園孺和
幼聃季思行可沈文卿之徒更堪揮淚也

六月五

巳酉夏朱美甫在顧叔來許搗彈清嘯各暢所懷葬
夫人在馬夜半輿出關雨甚大燎明滅襍燒銅花以
佐照予又輿而尾馬視其鍵然後歸去今七年曾復
有斯致否今日會飲叔來雨如前屐駁解履行潭泥
中而暗特甚燈熒熒如鬼火自笑境惡匪徒意減乙
卯六月初五日也

俞娘

俞娘麗人也行三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顛
十三疽苦左脇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
容愈不可逼視年十七夭當俞娘之在牀褥也好觀
文史父憐而授之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
魂傳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
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
真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註往往自寫所見
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註云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
則耳目未經涉皆能及之杜女故先我着鞭耶如斯
俊語絡繹連篇顧視其手蹟適媚可喜當家人也某

嘗受冊其母請秘爲草心珍玩毋不許曰爲君家玩
孰與其母寶之爲吾兒手澤耶急急令倩錄一副本
而去俞娘有妹落風塵中標格第一時稱仙子而其
母私于某曰恨子不識阿三吾家所錄副本將上湯
先生謝耳伯願爲郵不果上先生堂以 祇其聞太
倉公酷愛牡丹亭未必至此得數語入梅花草堂併
刻批記幸甚又虞山錢受之近取西廂公案叅倒洞
聞漢月諸老宿請俞娘本戲作傳燈錄甚急其無以
應也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斯無足怪
不朽之業亦湏屢厄後出耶挑燈三嘆不能無憾于
耳伯焉

促輿

富勢之家偶沾一疾百計醫禱惟恐無他謬巧以苟
活旦夕此亦天理所安而東街老媪無端仰藥命如
腐鼠不幸過之故知其猶在呼吸間促輿忙進而已
何也吾力無如之何也客冬聞寡婦夜哭低回無奈
發意不復閒遊兩月病瘵裹帽強出又有不忍聞問
之事此土缺陷不淨何處安身

此方

凌晨怯冷雨氣混濛故似小滿以前涼風蕭蕭天亦
迥寂又似秋分以後城社之鼓喧填岐黃之舌同異
斯乃天之道不可得而違吾欲薰掃以當祈禱節嗇
以養天和抑正法乎稟弱不喜睡每夜啟燵火炷蘭
艾赤坐帳中左右換摹湧泉百十次少汗乃止亦時
觸床卧不及鼾覺神血清穩夢亦無異故嘗爲家人
布告此方聊復紀之東坡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
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吾意一切如此

偶憶

古壇蜀人其學止靜爲務每七日與人一交語或自
吐所欲未期即貴勢人問之莫對也嘗叅訪聽受後
亦弗往時應坐期輒跏趺百日而去
蘊輝南畿人住虎踞關側種竹及韭各數畝以給往
來瓶錫衣履垢敝不更爲問佛法弗應坦直而已時
人呼爲懶輝

竹壑住天界寺毘盧閣畔年三十叅牛山爲惡黨所
怖輒禁足日念豆兒佛數升或訪之輒以相與爲客

供而客之施豆者亦源源不絕不出山者四十年矣不知在否

月山住旱犀門內結屋數間以安行脚一麻一豆無不平等匱則忍飢常至數日居人信之施捨絡繹不絕未嘗求募

艾衲住天界寺唐宜之好與游處衲性敏慧孜孜力學澄伯言後生可畏吾子白下必以衲爲首

印海住石門檻警敏絕人聽受剋刻可兼十人之悟而法侶未有振之使竟學者利根人應湏自至

止非或曰指非金沙人工行草嘗衣垢敝衣自免而光愈瑩識者曰梨花溶月不足當其麗也

覺月玄秘閣僧溫克之性宛宛可悒故嘗欲書酒婦月下以名之

幻初荐嚴僧嘗自秘精舍中勿令看殺時有蓮生者相伯仲謂之幻蓮

夢因

夢生于因故多見生親亡友而談笑舉止則自成境不必相襲蓋借因爲端而游魂變焉或曰勞心漏血

多見疇昔故氣盛夢獵腹饑夢取類可推也先君常與顧惟訥處張華陽至必命局其交沈子行歲不數矣然張沈之情特昵出處必偕昔昔之夢華陽爲主子行爲客惟訥雁行先君秉禮甚恭各不相期也卒然相遇于林麓之間華陽拉先君往惟訥從之子行側身詳視拱揖于道雖當年未有此境而宛然四公之神情進反旋折各肖其度既覺令人依依猶在目中則豈非因之徵耶然而吾衰甚矣

紫筍茶

長興有紫筍茶土人取金沙泉造之乃勝而泉不常有禱之然後出事已輒涸其性嗜茶而不能通其說詢往來賢茶人絕未有知泉所在者亦不聞茶有紫筍之目大都矜稱廟後洞山漲沙止矣宋有紫茸玉豈是耶東坡呼小龍團便知山谷諸人爲客其貴重如此自今思之政堪與調和鹽醢作伴耳然莫須另有風味在古人當不浪說也爐無炭茶與水各不見長書此爲雪士一笑

譚公亮

譚公亮一片熱腸今盡無色皎皎八文亦復作羊叔
子之鶴毛羽矐矐而已丈夫不與阿堵作緣大無活
計相視惋然久之顧見若坊者土耶石耶世長在耶
長寢萬事畢公亮曰此兄應復笑人命倩書之風木
軒中此地夜別孟長不復至忽忽不知夏之徂矣

祖孫

朝來先世長得一孫櫛嗚咽不能仰視予亦且悲且
喜錫之乳名曰祖孫往歲壬子櫛生次女世長過草
堂語次甚憂予心疑之未老望有孫何急急乃爾明

年世長卒故凡皇皇促促者非壽者相也往時予無
子不憂後舉安轉二孫亦不加喜頑鈍之性政堪懲
世耳世長不得抱孫且祥而櫛不減戚雖甚貧俸以
食于外故不爲無子也予自視于人世所有無一可
者每父子兄弟夫婦之適他人所或無無一無者倘
更有望焉天且殛之矣

今歲

今歲二麥如雲薪可給爨甫旱輒雨桔槔在懸瓜茄
蔬菘之屬蔓生駢實斥圃充畦而物力大減斗米百

錢里多蕭條之色人無自固之謀倘亦氣運所驅一
二有年不足償其銷燦耶往歲辛酉大水先夫人時
坐某北軒下蒸麥噉之共相娛樂已卯又水日令某
輩食豆粥一噐略知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戊子先君
歿歲比不登疾疫相繼某初爲政未諳情形戊申之
亂可謂涉歷無餘然未有茹苦含辛親歷其境如今
日者也始謂一家之事興替何常稔觀四境年非饑
饉民實沾危豈所謂脉病之人美好長大秦越人望
之而却走者歟

問客

往過閩關問客料娘何似而譽之甚客曰與談家具
則神旺餘無所異又問有劉壽者昔爲松陵小吏既
入郡價重千金其人則奚若曰常過舍主人而雨食
已不肯別謂主人且具輿如是如是某笑曰壯哉首
郡故有家具娘子乘軒小官客大噉而去

聽受

勉詣南城往還不二里支牀輒睡喘喘作暑態家人
具食石倩以所錄文字進且噉且受不覺過多臃臃

作脹夜半洞洩矣來日苦短每有千里之別都不問後期所御服食常生慚愧恐踰其分獨聽受一事致致不及或復作數年想老不戒得有如是耶

勦捕

王鳴臯聲如裂崖力可伸鐵儘其才分足敵萬人而落落皮弁間長爲百夫長所如不合甚且有楚辱之者近把截海口統兵三百無非沙戶僮奴橫不可禦小有差遣輒以主家作務對不至也又上官每聞海盜輒言勦捕鳴臯曰勦捕易爾但所勦者無非護勢

之徒勦之者無非同盜之伴雖有韓彭將若之何鳴臯好讀書識道理與人談義疊疊不自休其以此尤難之今日過草堂往復數交慷慨自壯安得有大力者養其生吞活剝之氣不至感感作識時務語哉



梅花草堂集卷之八

筆談

蟬

昔人咏蟬之作葩藻聯翩無能具紀余獨喜虞恭公
垂綏飲清露流響出踈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
宛有俯視塵寰之致予友許元倩擬作憎蟬賦以反
曹謝諸人之什謂是附炎鼓噪意亦有激而云正不
知不幸處炎炎之世居高飲露斯何品格哉淮南子

吳郡 張大復 著

日蟬無口而鳴三十日而死斯亦神通變化不可得而緇涅者歟予家闌闐之中苦無美蔭隔隍踈柳間有蟬嘒嘒若爲永晝破寂者因書蟬噪林逾靜于壁且以見不必憎之意焉

蚊

意甚觸遂不成寐起坐庭中聞人聲近遠若咳若嘒謂且旦久之無履殆是帶夢人苦蚊相語夫編戶之民多無衛蚊之具故忍夢以就風而吾獨以處境之惡至于棄帷而宵坐性情甘苦則必有間矣施肩吾詩云任君繚亂錦窓中十幅輕綃圍夜玉故是得帷之適者耶俗以多蚊少蠅爲有年之兆連宵徙倚真所謂江頭夜起如雲哭午餽時盤匝寂然田家占不妄又是一喜也

盛暑

許仲嘉邀奠胡仍侯雖盛暑不能不往數武八拜遂有昏倚之容汗如雨自頂達于腰連服香茹飲數甌不能止也往見老人偃而蹠跚自言曳踵如千鈞腰膂與足了不相用心竊憫之念人生至是便當脫巾

疊踞勿令筋骨楚人忽忽不意今者親之矣

冒暑

昨晤夏士琰將詣江上求試自言他少年或可不往
吾所處勢不爾否者何以慰老親朝夕頃又晤晉孟
嘉亦以求試故還自諸暨信宿便行某對之喘息而
已二公翩翩筆藻終能自奮于功名不沒沒予獨異
其冒暑馳驅了不以爲病也深山松栢凌冬愈茂汀
蒲岸柳未秋而零志與氣天與人豈可強哉

紀若夢

其少時苦腸風用醫師言食團魚不覺遂多後夢群
魚延頸若相齧者因不食至今蓋殺群命以祈療不
仁之念應償此夢而况縱口腹之欲忘刀几之苦則
豈人哉女孝若噉食絕少于味泊無所嗜亦夢一豕
躑躅意欲操办斃之覺而大恐遂斷豕肉或言允女
鮮臯當有善根故以夢相恐某曰不然多生以前臯
惡乎知之但堅持此念充類其餘庶幾夢中之恐永
不復作耳昔與沈先生同食聞厨下切肉聲續續然
頃之以肉圓進先生投筯曰不知何臯乃至于是嗟

夫此仁者之心也乙卯七月一日

睹憶

鄒如姓金氏便體倩輔美流盼而藏所靡多穎秀之
侶久而彌連客有稱其柔膩者法不宜微始竊竊自
憐嘗誦之非其好即以與處勿善也後稍牢落悒悒
死

臧一良家女性不喜岑寂居閣中軒窓微觸目周游
不定既嫁夫縱而安之先態驟溢若呈若浮又諳曉
房中之事曲情取憐無不婉至稍會意而目精爛爛
着人靡美久之爲梁溪人婦見者都不得前臧凝睇
猶多一往之色

項五少有殊色初寄居竹林下不知者以爲彩雲間
飛仙也嘗扶醉踏月亂頭踽步無不人人欲狂性豪
麗悉以所贈遺爲旁緣者飾又多召倚門娼大醉之
以爲樂晚不得志冠女冠爲尼行遊不定

金淑貌麗整多愛所居輒擁香自衛翠袖金釵姍姍
有大家之氣飲性中下好促坐徐飛履膝綢繆婉嬾
特至有女美豔而夭淑乃敝服自晦光態彌出

徐燕燕行四識者恨不見潘淑妃疑莫上也善鼓琴
撫絃動操別有愁思妮妮兒語閨閣無異客謂燕燕
艷中之艷間外之閒久乃聞知意甚得也有俗子薊
羶之輒遜去

病居士曰以予所睹憶如此蓋不無質文之代矣香
山有言若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有味哉
其言之也

二翁

紹伯已酉生猶能負汗疾馳入城遍歷親知致所欲
語又負汗而返計其辰酉往來日可二十餘里不喘
不頓神明湛然望七人于吾黨未一二也善叔後伯
一歲生齒無毀缺鬢不改玄視伯更爲勝之而步履
之際不無遭回較其老健正相伯仲耳昔吾中表飾
劍聯騎華艷一時又天性孝謹不期忤物至于交歡
貧友以奉太僕先生好客之志雖日費數金勿問方
以爲樂于時又不能盡取之官中瞞瞞兩翁今人故
難其比

于鱗文

世稱于鱗五七言律而文章不其至不得與元美子
相諸人等以予所見于鱗之作故當伯仲獻吉馮開
之所謂深入無垠一筆透出疑爲于鱗言之耳徐子
與文章老自知于鱗輒誦之故不知于鱗之自言之
也今日讀王侍郎凌節婦諸篇令人反覆不能已已

梁顧

往見梁伯龍教人度曲爲設廣牀大案西向坐而序
列之兩兩三三迭傳疊和一韻之華觥筯如約爾時
騷雅大振往往壓倒當場其後則顧靖甫掀髯徵歌
約束甚峻每雙環發韻命酒彌連頤翁翁而不致動
伯龍已矣靖甫豈可多得梁雪士將詣白門來別輒
與鄒瑞卿按拍竟日甚有愧乎予之不知其事也

許君寔

許君寔椿芳丁卯生偉軀豁度談笑有適嘗與予爲
氣類交嗜酒結客貧者至以君寔爲歸君寔亦仍其
父兄之故無所別擇獨不肯無禮于其客尊賢容衆
坦如也孺和故主其家相得歡甚嘗夜詣之爲設廣
被共卧閣于下旦起有寒色君寔獨露頂坦腹揚揚

而至衆大笑目之爲神血人亡何庚子病死去今十
六年矣君寔與婦顧同年生今亦死予徃唁之入門
恍然意是故友地詢宋輔卿則予友王伯符舊宅也
三易姓矣人生六十年人世遷換之感何處不爾耶
悲夫

蘭

蘭之味非可逼而取也蓋在有無近遠續斷之間純
以情韻勝氤氳無所故稱瑞耳體兼絮絲而不極于
色令人覽之有餘而名之不可即善繪者以意取似

莫能肖也其真文王孔子屈原之徒不可得而親不
可得而踈者耶徐伯衡採蘭見贈微風適至歌曰薰
爽南來虛室生白漪漪幽人覲此大國覲此大國吾
愛吾廬紉斯佩斯寘彼枯魚

顧九扈

顧小侯卽九扈字農長文筆滾滾有飛湍滌洄之致
其故未識其人閱其文異謂是凝遠之器道民云其
人長身玉立而神耐性溫茂稱其家兒昨再晤道民
起居小侯及農長則病且亟若類瘵者昔年道民爲

小侯求婚于某受之從吏之某以勳衛故不敢許更不知凝遠者不免折耶文不足以知年乎天其佑德且無論農長當不令小侯一子輒夭秋杪過毘陵再就冶生詢之倘或霍然起耶冶生農長今歲師也道民湖海之性久別無異又携歌童自隨且欲裁其婦他年歸天之費令縱覽西湖沾沾自快如道民亦竒矣

陳迹

見原周氏子出家積慶庵少時重聽對人輒笑和衆作務常爲諸行者先意所不愜脫如也或謂原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間是非原欣欣如是如是

一明徐氏子出家棲雲房性便爽笑語劃然去無可恡于懷晚更靜重見人道故時有歛歔之色年五十自懺無裨于佛法悲涕不勝未久卒

惠心方氏子出家樹中閣嘗慕雅宜山人之筆摹輒肖多取名下文錄之母令辱吾書也秀目有神膚冰雪可念然厚自持不肯以言狗物久之遇諸途聞其聲喑矣亡何死

病居士曰往在大樹齋每一明披襟而至問所往來
見聞未嘗不動色相語也惠心如玉人臨池自喜猶
能想其循牆間往之處見原非公事不出語不及之
則低回過之矣予嘗以憶月下得原而原真以予見
也喜欲狂然斯稍後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豈浮屠
人善幻而人者戀戀耶悲夫

螢

陣陣流螢穿雲暗度便令小簾生涼齊紈欲老杜子
美忽驚屋裏琴書冷真有味其言之也一莖腐草偏
吐寒火向人除煩解熱亦復掩星芒騁殘月斯亦腐
之至奇也而世以所化微之夫誰非腐化者耶暴明
空飛不愈于襪襪走炎馳驚不止乎莊生夢蝴蝶蓋
猶有輕華之思焉吾取流螢時一見哉向人生冷可
矣梁簡文詠螢詩曰本將秋草並今與夕風傾騰空
類星隕拂樹若花生屏疑神火照簾似夜珠明逢君
拾光彩不怯此身輕覽此有餘輝矣

秋暑

暑酷至今日止矣昨猶有間也片雲駕輕雷旋風逐

逐從之若空遊四壁而人無與也朱霞半天如樞火
煙霧籠之作愁黷也蟬聲急直而不收有收文字責
候報者據案如附煬竈席如沉醉人酣卧其上湯湯
焉而代之也喘喘鷄骨誰能堪此吾每思王右軍北
窓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徒聞其語耳

鳴鳶

有鬼車軋軋黑雲間居人譁而伺之方言曰懼以狗
乃得不下此未必然傳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注云
鳴也彼軋軋者鳴耶世以其聲之高下徵風之狂恒
其說特驗夜苦熱棄室而處有少女嗒然起于窮巷
之間自謂庶人之雄也比就寢飈可發屋車之聲亘
以長不亦徵乎

肺熱

十年肺熱每盛夏如燿火之將烟將燭也自脛達于
咽蓬蓬上指矣腦滿湧皆空無所賴足如凌虛焉蹶
蹶而不赴者猶在我也然如稿葉之旋風三却而反
矣其始盖日月至焉已日至時湯沃之去者什五
膏什七西爪水什九張子曰吾盖仰視吾廬而傷之

吾始見楹丹渥而堊如黛如雪也非必有蟲蠹蝕之
日遷月化木理筋立垣色若赭樞失其居矣故夫左
闔而右闔者礎敗也首進而步退者火上也人無閱
世之能百憂煎心勞之以寒暑雖有容彭安往而不
得頽圯哉是故無揖讓而罄折無怒臂而蚓揚其言
嚙啗其步蹒跚近死之聲譬如寒蟄登木喑咽咽而
不張

早計

風雨如晦虛堂致有爽氣顧不知煩暑何之矣朱方
黠謂且冷輒思着新脫故此太早計見外而求多耶
相視一笑乃別入卧閣子下紙窓髡然風來踈櫺閭
甚力雨絲灑灑幃幕盡濡雲安君蓋兩手裝之輒颺
去或附骨而穿其中猶髡窓也則相與支潰抵決何
不至焉張子笑曰吾已知招不來麾不去風乎雖然
其事也大塊噫氣徂秋則鳴木葉將脫威之以兵巽
女戒塗告予靡寧予何迂朱子之早計其有感于白
露之將零也耶

王孟夙

涼颼驚秋甚有類孟夙其人也衝泥踏水冕而漢言
桁楊鎖鈕糾紛襍還奚翅蒸熱悶人矣朝未及夕晞
髮松陰濯纓茗水掀髯長嘯與山川相映發宜何如
魂夢哉癸丑夏先世長卧病僧舍孟夙訪之勸食人
乳以滋榮衛而世長顧見孟夙面目有光毛間膚際
多作紅玉色笑曰相君之面殆是耶孟夙不答退又
謂予諄諄言之自悔其晚也孟夙解組時語人云一
官斃繫髓竭神疲入山之日便不欲茹芝餐栢聊試
築基焉此語龐雜然可信世長之所見于孟夙不謬

矣

田者

甫旱輒雨既渥乃止田者大悅不二日猶有憾焉曰
其誰灼我以火而噓之又噉之以蚤我何不爲西北
之民予爲解之曰令爾爲西北之民其將嚙汝以蝎
不日而滅汝無苦熱又將凜汝以冰使汝膚裂矣故
曰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得隴望蜀人之愚也故曰君
子委運而不爭得少既足是爲遁天之刑

志遺

志遺一卷成亦了却心頭幾許事也吾家素業無論
今日此僕僕作勞者摠苦海男女錄而存之毋使泯
滅安知其後不邁種超乎卷首數言實出肝膈子孫
不信鬼神信之嗟乎嗟乎昔昔夢爲僕役昔昔夢爲
國君其夢一耳夢中之事易生顛倒君乎牧乎哭乎
笑乎斯亦惑之甚也已

好古

有以好古貧者披杏壇之席執虞氏之器策鄧禹之
杖曳東郭之履而乞于市曰誰與我園府錢也有擔
者投之李不顧擔者曰仲子李也瞠目而謝之曰我
始以王戎李故弗納謂是漢以下物也

害飲

有嗜飲者夜夢壺焉驚喜亟呼其妻燥之失聲而覺
自訟曰冷飲之何不佳自是不復呼燥酒矣以爲呼
之害飲也

合釀

甲請合釀謂乙曰我水若糝乙愕曰然則何如取之
甲曰亦水者取水糝者取糝耳猶是水與糝也水入

或曰顏
子瓢也
脛杖

糝而糝亡糝出水而水貴此未易得其解也一人曰
吾舖其糟而啜其醅令甲乙不失貴矣釀可合也

小閉

茂仍以間詣予知予久疾也自言初夏病小閉法宜
食桂而醫者持之凡五日悶幾殆思飲而盡溺如常
飲方如常不多于用桂乎哉經云血虛則氣不升不
升則闕闕則水不降而醫者莫能及也嗟乎學醫人
廢夫學豈有是哉茂仍以飲導閉溺如常矣乃至今
不得見風久閉之潰利于決川夫其艾之人不能勝

之歟

囊螢

書生以囊螢聞于里里人高其義晨詣之謝他往里
人曰何有囊螢讀而晨他往者謝者曰無他以捕螢
往晡且歸矣今天下之所高必其囊螢者令書生白
日下惟孰詣之哉

頓

雨無爲于室索漿飲之不知其過也頓焉始以過其
飲頓也旦日未嘗飲頓如期此有頓習矣頓者形神

少大迷也一蹶開之莫覺于此其將老于頓而遊焉
卵之殼歟胎之叻歟捧之唱之不足名其劃也故
而覺者形神之大覺也

此日情性

不與僧孺語甚久顧嘗集念以候交既見輒失之但
出此冊聊爲一笑而僧孺以予之真有樂于是夫子
則何樂焉要以如意而云大言浮語都非所屑令覽
者知此日之情性面目不假于人故以爲撫掌之資
啜嚅草蟲不自意遂傾人耳

狗

乞者投股目中而卧狗舐之叱曰畜故是汝家物何
不待也不知有待之而非其物者狗多也以爲不如
今之舐之也

夢管先生

管先生號虎泉故李中丞壻也先子弱冠時嘗稱莫
逆云先子之喪管先生來弔哭甚哀且曰將詣太僕
長安當爲子訃予泣謝之是夜夢太僕與先生同在
魏恭簡祠下遣邀先子泣而省私自念此何祥也先

夫人曰汝家大考嫁汝先姑而娶吾爲婦中丞亦嫁
女子管而娶汝姑皆同時日往來之誼自此始也三
人者既情好又苦次之語豈有因焉何惑乎管先生
既抵長安因訪故人居庸死焉而太僕亦以是歲十
月歿于京師矣偶憶往事用識於此

中秋

山桂盛開明月如晝天香飄忽花影凌亂與元初輩
小飲山房呼雪崖閒步野田陟仄徑有小犬伏葦中
作豹聲民廬佛火聚散村塢間念初秋吾谷雪後破
山畢竟一了此願也歸附小舟旋風忽起而月色愈
淡愈麗兩中秋如此豈來年燈夕之占乎

秋葉

秋葉純黃者上班衣次之水紅又次之丹之品百無
麗於此乃其憔悴之神多在爛熳之際其紅鮮以悻
微縮其綠膩而紫暗其黃特韻然無餘籬落之致殆
盡而韶華不存豈相家所謂色嫩者耶老猶履霜不
安寧也夏初乞之朗僧甚旱不堪其憂今盛敷榮致
足撫掌持螯拍浮之酣十餘日豈顧問哉

今昔

雲安君露香于庭修中秋事兒童皆有欣肅之容緬
想先夫人整衣達旦誠侍兒更卧起然無寤者今昔
心情即兒童亦稍異矣念此遂不成寐宴坐息舫中
冷螢穿戶捉得半床秋水

不作客

病眩三月有折柬相招者隨掣一短刺謝之故有既
謝而聞者矣以此頗知不作客之適饜貧客至落落
又略諳不作主之儉獨耳根甚貪未必日知所無居
間怏怏然有一法温故而知之可也

論脉

夜來與季弘論脉殊悔十年不讀書也安身立命誰
切于此世之君子自謂耻一物不知即浮屠老子外
國之說或能強記而浮沉遲數尺寸之候未有聞焉
偶沾一疾舉吾親與吾身付之脉者之五指此寒此
熱此死此生彼是相持而吾茫乎莫能自名其所以
也夫與圈牢之養何擇哉

王奉常誠二

王奉常誠子書云自今以往杜門省費惡衣菲食我
爲汝先汝爲我守子顯蓋嘗誦之今日閱其全書不
覺赧汗世祿之家才名滿天下猶諄諄以好事好客
爲戒况乎產不及編戶名不出四境者哉稽生謂讀
莊老益重其過故嘗心惡斯語草草匆匆慎勿輕看
過古人書也

陶周望與弟書

陶周望與弟君奭書今人不曉作文動言有奇平二
轍言奇言平註誤後生吾論文亦有二種但以內外

分好惡不作奇平論也凡自胸膈中陶寫出者是奇
是平爲好從外剽賊沿襲者非奇非平是爲劣骨相
奇者以面目波濤奇者以江河風恬波息天水澄碧
人曰此奇景也西子雙目兩耳人曰此奇麗也豈有
二哉此古今跌撲不破之語其意非造于陶至陶始
暢真令人讀之可盡而味無窮也末又云弟曾見我
終日翻講章否做五篇七篇一歲至數百篇否喜看
古書亦有幾段成誦否此又一味妙悟惟周望能爲
之惟君奭能聽之以語中下根人則不可王文肅公

常言做人做到閣老乃妥作文到閣老乃佳如是方
爲識癢痛之語周望猶未免資質用事也良工苦心
此事難說

王安

步元旭先生以內艱婦聞訃便行屬下吏有不及弔
者此于事理宜然而世莫能爲告別上官動以旬月
廉敏之用豈有異術哉裝儉不欲溷人又庭無滯事
一身如葉矣昔在癸丑王坦老以十月初七日聞內
訃十二日行衣裝書籍皆留署中至明年五月始從
萬通府送去此亦近來未有之奇也

吾戒

吾境甚閒心獨擾吾念尚強神獨耗擾則滋垢寒儉
屑嗇皆以爲情之常耗則迂遠衰容習懶皆以爲老
之症蓋有生平小自振勵而暮年不逮庸人者吾見
其人矣戒之戒之

許子洽

許太公治生之暇讀書不輟其持論以長厚無競爲
本子洽兄弟恂恂明經涉史多所纂述亦人倫之至

快矣比聞其魚軒賢德爲能順適子洽之意令人慕
嘆無已故不知其通曉文義爲子洽左右掌故也物
生不齊福不可備而子洽處之真有謙謙不足之槩
天之厚子洽何如哉

白陶

傳孝玄好取景于盆盎之間有白迎春不盈尺甚加
愛護至與淵明集並列額其齋曰白陶孝玄自謂即
嗜陶不勝其嗜白迎春也嘗卧病舟中冬初微熱而
病體又怯風甚水窻夜不扃曰恐愠吾白友繪圖而
歌之使其爲記某政不得其解未下也孝玄方病腸
癰有潰決之苦而索記甚急患難寂寞之交有如是
哉吾知所以記白陶矣

登尹山

過吳荊抵松陵嘗往來尹山間時多早暮今日蓋一
至焉棟腐礎頽從破壁讀高皇帝御製落魄僧詩又
讀姚弋師塔銘真可並垂不朽而管大夫爲和御詩
四章多感慨透悟之語令人悵然有僧如山者疊躋
繩牀納履起謁問尹丘所在則云已寄死南里寶勝

寺低回久之而出

古栢

自震澤西有普濟寺寺有古栢一株大可數圍而屈偃山門之上若中斷而倚者枝葉扶踈菁葱蟠鬱久乃與屋相得條皆上指若游龍盤螭欲竄欲突其勢可望而盡其槎芽穿互不可名狀也寺傍有三賢祠亦不審爲何人壬子歲曾經其下聞風不欲停止今日又風利不可泊夜宿東阡稍聞問沈千秋土人云卧病如昨風流蕭散人那堪五年藥爐邊也

老桂

茗溪施水庵有老桂本可合抱枝覆蕪之其高十仞周廣三十丈許每秋盛花香雨繽紛黃金滿界庵僧編帚擊畚忙忙作掃花使數日乃已顧莫知其勝也而溪上人亦絕無賞之者酒盆茶椀皆未所嘗何論題識然此樹竟以是得全其天年而僧亦無害即不韻何患焉然則茗溪俗賢于他方遠矣未遠又有圓證寺丹桂合圍秋風紅雨狼籍不收較之施水即不以香自伐未免勞人

靈蒼

瘦居士刻靈蒼一卷皆群仙附此之作絕矧絕竒然非真有仙人爲之也居士負邁往不屑之氣釀酒如河揮金如土不足快其致去窮蠹萬卷務廣博物志以抗張茂先而又不足乃溢爲離竒夭矯不可究詰之事如居士者援筆爲詩人運規爲仙爲開元皇帝爲陳王子建爲李供奉杜工部諸人乃至爲徐掌爲獨角山鬼王斯真異人也哉雖然當其時即居士亦必有不得而自主之者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仙人乎仙人乎即凡而是即居士而是焉可矣舟中無事漫摘其句之最者于此

擊楫中流靜雲光翻蒼茫采菱 陳王子建

廣陵一曲淚八月沸江花無題 嵇叔夜

月出燕山冷風飄雁影愁秋閨曲輕衣依葉舞踈

影淡波光白蓮花風吹蟬語數聲秋古木陰森隔

酒樓欲任涼風飛不去午鍾隱隱促行舟即景倒

開明月水千里浦口漁舟不掛燈無題李供奉

孤燈織就機中雪蟋蟀吟 杜工部

流雲澹如烟長天逐秋影夕鳥 李新婦

烟飛光若水漠漠澄林樾南莊秋夜 王右丞

石臺拂露花如草溪樹生烟白乍青秋夜即事 新

泥拂地梨花舞白燕 野戍悲荒草黃雲帶晚晴 游

下蘇城 雲迷祇樹冷雨散落花青何山廢寺 月落

挂瓢僧入定 梅花欲舞松梢雪澗二呀鳴雨後

琴歸雲菴 春風如入遼陽郡應滂上人 卧鐵衣

征鴻似得邊城意夜夜空庭帶雪飛閨怨 劉隨

州

俠氣千秋貫白虹丹心六月飛紅雪睢陽府君

三尺飛虹開綠玉雲枝天矯石根促天目山寒山

樹小谷中百歲花初老庭下天目松 李協律

何處扁舟還擢歌深楊樹杪落魚簑回首荒村不

相識逢人錯問洞庭波戊申紀事 升庵

忽然睥睨天地空鶯聲啞啞落春風少年行 青

草仙

五侯結客能知客俠士論恩不論讎 殺人寧俟

飛輕箭隱躍微茫看不見 戰士無聲走白沙中

軍奪色迷青電

吳鉤悲夜月易水擊寒聲報恩

心未死俠骨氣還生千載遺編猶飲恨令人空復

憶荆卿

讀劍俠傳

千金買笑不盡懽百金擲地頻

呼酒

顧盼只餘今日意紛紛終是路傍情

平陽

伎樹樹飛香不見花紛紛落葉還歸路

看毒

挂

瓢堂主人

山雲黯淡天欲低

草衰石冷空迷離

短歌

獨角山鬼王

二遺

怙恃之子畏而驕即畏亦驕也失恃之子頑而畏無

教故頑非其母之顏色不時及之故畏吾微之舟人
之子矣寒飈乍起吾江南二遺不必寒于家之兒女
也母在而寒雖寒何病吾念二遺政念其伺忍顏色
默默低頭就之可痛也可念也

小憇

風日明麗黃雲覆畝信步鹿城遂依巖岫小憇王氏
墓傍逢故人問存沒非獨人事多端幾欲陵谷遷變
六十七甲子信亦人間世之一局乎悲夫

王管

相存堂集卷八
管席之王國重皆寘乙榜而國重卷尤爲范東昌所
識賞諍不得解遂以落格可惜也士患不遇知已既
已知之矣又不免品序之阨然文章故自有定價而
通塞疾遲之數人力何與焉國重饒膽力多磊落氣
不妨耐久

好菊

王文肅公喜菊多畜異種杜醒陶造之卒見白剪絨
不覺身入花叢間都不交一字文肅笑曰君興故不
減吾乃贈與之常夏六月文肅科跣據地手捉菊蟲
鄰叟意花丁也頻呼不應直入蹴之文肅曰叟愛菊
耶亦贈與之此二事可稱佳話如文肅可以言好矣
吾鄉魏孝廉善價訪菊既得多羅置倉中不肖眎客
有求看者輒出之袖中曰此甲此乙其好更不可解
也

海盜

海上有巨盜孫繼宗榜擒數年不能獲而王鳴臯赤
手縛之身被四創受杖幾百愈力不捨鳴臯曰吾但
見其手腿便利故揣意窘逼脫知其爲繼宗則不可

得矣然就擒之後吾處此甚難海上三百健卒誰非
繼宗耳目嚮導耶某問如是何以成擒鳴臯曰彼直
盜賊之雄寔無心腹可仗吾所難處政在內地爭功
之輦耳鳴臯雅好讀書識道理故其言如此又曰太
湖搃練楊國柱者與其同起家其武健故不在其下

速化

儘此色力可未衰憊無柰痛心之事刺目禬獨之戚
怵懷晨夕間覺精衛毛裏都無所賴譬之霜曉秋葉
忽忽憔悴令人不復別識乃知形生之候其變也以

漸其化也必速

人生

嬰兒離母而悲見母而喜索棗而啼得棗而笑嬰兒
之智已此矣歲月逼此矣晝動晦息暑露寒居醒治
醉亂人生之智已此矣而歲月逼此矣豈不大可哀
哉

真哀

過真義送顧夫人之喪因謁丹谷先生墓敗棘鈎衫
黃茅割面墟墓之哀無慘于此而左旁更穿一小穴

當是魏氏之子孫魏故兵部贅婿受產主祀者也荒涼野草責有所歸而穿穴其旁猶曰魏氏守之矣既死之蹟摠屬輕塵不祀之藏尤堪酸骨吾爾時虛願難期真哀自涕

許曲陽

許此懷爲曲陽寄眎思綸冊覽之使人生敬中冷先生丰度詳雅居心寬潔應有此兒曲陽故有殊俗之性可兼名實一行作吏乃爾清勤觀諸薦剡所云不愧廉直自遂矣曲陽嘗自語與吾囊金帛令子孫多也孰與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也斯亦無言不酬卓然有念者歟親在捧檄親沒寶綸此豈人子細事觀中冷夫婦兩勅備寫至痛雅非草草完局者所能徼矣風之下也揚名一念亦所時有不能不三致嘆焉

周先生詩

世稱海門先生都不曾聆其作義今日始讀其所爲挽李秃翁詩知真正學道人持論極平眼界極寬憐才極切其詩曰半成伶俐半糊塗。惑亂乾坤膽氣麤。

惹得世人爭欲殺。眉毛狼藉在囹圄。又曰天下聞名李卓吾。死餘白骨暴皇都。行人莫向街頭認。面目由來此老無。有一字破綻否。有一字不墮淚否。

天忌

張賓王耳熱後細誦新義大有遲暮之感更復自疑筆底頽索其意殊可念也某謂天生才具除自免外決無干休之理賓王墨楮間晶晶寶色豈終埋沒李衷一自癸丑開榜後誓別長安家居自老然目光四射持論疊疊不休恐須一戰李愚公內外憂阻故不碍其邁往之氣葩經一人定自虛席人言袁小修篤疾賓王云此妄傳耳丁未之役當事者競覓小修至取薄蹠戲書袁胖卷已落吾手務相矜眩今復十年于此矣天與之天忌之此真不可解也

茶菊

甘菊單瓣味香甜性宜分植駢久則瓣漸稠香亦漸減寒菊差而滿中小鈴簇湊成枝俗謂之金鈴菊予所意東籬故種不過如此顧未聞有茶菊也黃介子自顧山來貽茶菊一本花似馬蘭中滿不鈴而香韻

清遠殊有金石萱花之氣絕不類菊名茶當不誣耳
顧山菊冠江南其小品亦自超

武夷茶

武夷諸峰皆拔立不相攝多產茶接筭峰上大黃次
之幔亭又次之而接筭茶絕少不易得按陸羽經云
凡茶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下者生黃土夫爛石
已上矣况其峯之最高最特出者乎大黃峰下削上
銳中周廣盤鬱諸峰無與並者然猶有土滓接筭突
兀直上絕不受滓水石相蒸而茶生焉宜其清遠高

潔稱茶中第一乎吾聞其語鮮能知味也經又云嶺
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註云福州生閩方山建韶
象未詳徃徃得之其味極佳豈方山即今武夷山耶
世之推茗社者必首桑苧翁豈欺我哉

九月雪

秋冬間風氣如暮春知必乍冷頗誠家人爲寒具但
吾力不能具者且止夜卧故絮中覆肘漏足酸風淒
其透入念即冷當不遂如歲宴乃不知雨雪霏霏幾
封條也九月雪江南絕少或言今已初冬即初冬江

南豈遂雪耶寒暑速變人事參差恐冬春之交不免
疫厲則如之何

脾濕

醫經云秋傷于濕冬生欬嗽又云因傷肺氣動于濕
則爲欬嗽吾每至六七月烟生喉舌覺肺氣脹滿夫
安得清每秋飲茶髮不暇櫛輒索茗芽少可三十碗
許肺氣不清而動于濕其欬嗽宜矣昨晚食後欬不
及輒唾唾復不可止而噉食殊不能少所吐痰涎亦
略相當倘從此日甚終爲肺傷脾濕之症即內關七
情此二事故其根脚矣閒時書此以待忙用可不至
大錯也

李魁

有百歲老人李魁飲于鄉其二子以竹輿舁之而行
觀者塞路蔣適老令詣某巷滿不可出乃就輿執手
與語神明湛然手微顫或云尚未着絮也老人不知
書亦不識城市自言其少時以賑貸曾一至縣有長
女年八十先老人死矣吾令人熟觀老人貌殊不鄙
野但瘦甚多班長不滿六尺庠友周之從因勘租至

其里物色之婦以告侯遂延致賓飲一時盛事也國
朝魏侯守郡周壽誼爲上客年百十歲自後毛尚書
亦年百十皆吾鄉人今復見此老豈易哉

張如

月下遇張如光逗衿際所著青衫政與瑩肌相發敏
便之性都從間間中出

李超無

李超無負異人之姿而有無賴之性酗酒發狂易爲
世眼所物色浪得慶忌荆軻之名卒以賈禍豈不寬
哉超無聰明小孺子雖復顛癖要爲禮義所可遷化
視之太奇疾之太甚宜其及矣所遺詩若文儘輕脫
可喜受之云今後世讀其義謂詩人故嘗作賊雅亦
不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冊 ||

外... 卷...

世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筆談

懶城

形神不親讀書無所感發俯首輒睡豈昏默之守乎
將齒骨既朽不復浸灌歟昔人擁書萬卷不假南面
百城吾且辭百城之王退老睡鄉矣王子曰八埏之
內蓋有懶城云邊孝先嵇叔夜嘗至其境其後脩文
之士惡之遂與懶城絕噫嘻安所起斯人于九原而

吳郡 張大復 著

問津焉

陸懋仁

家先尊與陸懋仁先生善甲寅之寇先生爲賊所執令擔戟髯而走僕僕然先尊遙望見呼之而走益疾既脫語先尊曰吾爾時謂不免虎口矣其後見其輒嘗言之其猶憶先生村居好藝花果每冬月輒懷橙橘相餉猶衣白紗衣風度樸略與先尊奕必竟日而去去則步步惜別也今日再見其子純卿問其舍則爲墟矣然純卿客游二十三年能自立得返吾里二子皆束髮授經苦心哉

甲寅遁囚

將詣海虞長年艤舡相待與約曰黎明當出關明久之關不發使人偵焉曰方大索遁囚誠守者二日不啟關矣蓋有酒繫者獄卒皆大醉囚乃縛之而去去者十三人隨獲七人旁午從民舍草間獲一人皆折其足未獲者五人故曰三日不發關言必獲乃發也昔彭侯爲縣外府災侯率僚吏救之囚黃緣爲亂多脫走市人搏之取市者刀砍搏者中面得不死事在

壬戌去今五十三年猶憶家姥負其東望火光矚天
委巷中戛戛有金革聲意色大恐然無弗獲者或言
囚何以知不免獲而故遁爲乃不知政猶知不免而
故盜也此所謂行險以徼一倖者也天下無倖民則
天下可無事矣

仁

竊思仁以爲已任令人茫然此非有大力者不能長
樂老所謂佛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可念也勝熱手
冷人何益此世界毛孔事耶

怪

雖有富人不能金屑其目言外之無與也每煩暑爲
虐瀕冰片少許眼得不脂乏內藉外果有此理乎冰
片政與黃金同價與屑何擇焉吾終日視而未嘗觀
脂則猶人用則過人非怪何哉

求自見

從來此道中人大都求自見耳何論稽談阮嘯各用
所長即元之輕白之俗郊之寒島之瘦李之鬼皆務
自見而作病處故是佳處也文有俗筆決不佳無俗

腸亦決不佳故嘗欲子居更求之徐聲遠云文字湏
一目一機局引而伸之乃至如鹿角之與菖蒲花其
類甚幻然非聲遠之言也東坡曰一身不成二佛一
佛能遍恒河沙諸國是在道中人矣

訪白民山房

或告某朱白民淹留公亮許以俟公或曰計行矣某
謂不然白民即淹留俟某當不在公亮且不行亟訪
元初山房白民聞予至隔牆笑舞某亦笑舞于外空
若荅響某語之故白民笑曰何以知不公亮而元初

某曰故知不城而山中耳已相視黯然淚淫淫交于
頤痛某之失世長也元初與雪崖倒屣而前四人相
顧都失其所欲言已何非鳴至既飯訖白民索紙爲
作一竿相貺而元初之侍者爭就几席舍者煬者俱
有求贈之色某笑曰漢川脩竹賤如蓬于君何如白
民掀髯酬之無貴賤老幼各得所欲而去

訪公亮

某與朱子將訪公亮東城之寓地頗囂襍更不宜暑
而公亮處之晏如知公亮之進乎忍也然其侍者形

貌甚削蓋不能以其所忍達之所不能忍矣受之偵
其在公亮借其猶子仲侯暨許子洽徐叔美相就望
之如玉有不衫不履之槩者仲侯也公亮命酒使諸
文襍歌新令侑之某方病眼爲盡三蕉葉而罷涼風
亦旋旋起仍宿舟中

分關

頃爲高陽氏作分關嗟賞累日何有蕭山公成進士
幾三十年畝不及千死又三十年其家賢子弟更直
辦事不自與庭無間言至繕部貴顯孝廉鄉薦久之

始議均析析又讓所美而就所下欣然自喻適志如
其家今日者哉或曰夫如是則關可無作是不然吾
頃者故言之矣其家兄弟叔侄毫無背面異同何煩
口類長此空言然而事係分析理合謹始不爾故恐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張氏之忍徒曠乖離故不
如分荆荆枯存荆荆茂曉然知修讓之道也孝廉每
見其尊讓腴居瘠意色都快高陽氏方興更在斯人
矣陽氣寤於大夏故其成萬物也有力夫豈虛語然
就中更有一事今仲所授產李氏物也李翁以重壻

故不欲取贏於蕭山故當翁既歿其子亞夫稱自父命折券完璧斯亦古人之高誼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無已夫

有年之象

澍雨崇朝幾尺有咫而風不大烈真有年之象也七八月之間旱雅非田家所堪然不知水潦風狂將生蟲蠹其害政與大旱等五行占驗要在中秋前三日過此以往即時時破塊無憂矣天其福人杞憂何補政如在媿之婦見花之童常欲其順不害耳

白氏子

白超宗文有來脉才情之家故所絕少其即子祥妙有凌厲之姿收以真穴爲甲爲鱗爲雲爲雨復何疑哉吾輩婆心正切欲令其句字皆調于適不至拔木發屋揚沙也紀其一二爲將來之券云

私試

戊寅某讀書大樹齋始與鬪允揚爲文字交而允揚方授經童子晝日未遑但卜其夜鷄鳴而至平旦而畢要以一目爲限方初秋時風燭淋漓莎鷄鳴咽更

相憫已相樂也未匝月而大母晉孺人感風疾蓋中秋前之四日也倉皇就舍侍先君子迎醫檢方未嘗解帶重九後復修其事顧視明月而樂之彼一時妄謂人生不得意未有甚于此時者矣今夕何夕較視前念更何如哉

張時可

張時可揮金自喜意有所愜雖傾其囊勿恤甫三十選爲同寺叅軍未久懶罷亦游戲胡盧中矣年來種秫釀酒不樂城市其鄉之人喜就黑頭卽飲而齒乃大豁今日詣某語其故頗用自恐某曰剛强者死之徒君何用焉時可笑曰公乃自喜舌存耶命酒更酌刺舡載月而去甲寅八月十二日

捉月

標指見月畢竟屬明眼人盲者無與也吾每喜雙眼不拒三光自先世長之歿餘明殆盡萬里孤懸之鬼不復了然于目矣小婦忽有寒暑之患夜中不免一起彼熒熒在地者絮耶乃不知故人相視窓際也以手捉之啞然大笑無眼人帶夢猶復拾得這些

月

月明如晝殆是女中丈夫之云也故有丈夫所不能至而女子至之者矣何疑月乎何也日之光不韻而月韻也日之明了了而月不可了了也不可了了者其韻何如

貪

八月十五雲遮月准備來年雨打燈故有是占然未必驗也又况方暝而雲既更而月乎人生幾中秋幾燈夕柰何以片時之雲失兩清夜料爲造物者所不忍矣人年三十如下弦月然則六十而羸者將猶載生覓耶人言貪吾見月始欲貪

殺不辜

劉真長言小人不可與作緣雖然更不可與作敵作緣之禍如引蔓草如近婦人作敵之禍如犯猛獸如服毒藥諸君以嬉游之故不自重而與之敵雖至于殺不辜猶未知所稅駕也

已殺

達師棒下多度人而世有用其術于家庭父子之間

者吾見其懟不見其度也卓老紙上多罵人而世有
借其口爲意氣肝膽之用者吾見其荏不見其意氣
肝膽也大冶鑄金金踴躍曰吾且必爲鏌鋇大冶必
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
物者以爲不祥之人嗟乎人耳人耳猶不祥况肝膽
意氣哉而非其有手不祥之實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矣雖然其上人殺其下已殺悲哉悲哉

甲寅秋分

昨秋以八日分今以潮生日較遲十日也日者言每

分至多不利病人昔嘗爲先世長憂之而此日獨不
然未辰冠幘儼然而至侍予草堂言笑之間爲加七
筋吾爾時真覺日月清朗神情開滌也時移物故我
愴何如加以暑毒未消西風相苦謀質晨炊未遑其
夜紙窓竹屋新火悽惶方欲掃此四壁釵痕修禊
隙而楊長倩誇我湖上樓記便覺境徃心開不知今
夕何所

秋老

錢仲侯報我山中桂發始知秋老吾窓前一片月俱

在屋外庭中亦有木樨二株幹不暇枝葉如卷耳向人愁縮了無吐粟意年來貧病相習未嘗作厭離之想入秋已還伸脚偃卧輒思異境得之欣然隣鷄破夢悒悒不樂

是母是子

故侯王松筠先生之二子偶來省祠寓西林僧舍有結鬢者持百錢跪以進二子訝之問故其人曰小人有母荷侯之德不果失身于強宗後舉吾等二人臨終誠吾等汝曹料無能報侯請儲辦香告之大山長谷侯之靈必在焉且訴且泣二子亦泣謝而遣之其人必得請乃去嗟乎此母以不失身之故德侯而結鬢者不忍忘其所以有此身以白母志斯兩賢矣若夫侯之德在民間如此者可勝道哉吾鄉十萬戶五十年來誰非休養生息于侯子之子孫之孫應若而人使盡如是母是子則亦非王侯父子之意矣侯居官不肯以手提錢而五十年後能以百錢遺其二子亦榮矣哉

率爾

空翠莽庭秋蛩四壁容膝之座頓爾虛閒白日沉彩
雲情闔淡忽憶香山舊房詩云遠壁秋聲蟲絡絲入
簷新影月低眉牀帷半故簾旌斷仍是初寒欲夜時
暗步徐吟黯然欲涕而龔季弘適來相詣張燈小坐
爲設枯魚乾豈數酌而罷覺一飽之味無餘率爾之
歡易盡

朱子魚

朱子魚文不盡才功不及志而疏宕通明綽有千里
之致多情少至亦不失快士氣色倘有諧佞之物相
遭終益其過決然捨去下幃謝客縱復頽躄自放故
可令人刮目

智量

朱白民游黃山取貲於竹用不盡輒以飯僧周急某
持十指乃不能給一身與家人分挫針緝緝之利而
索文者日盈其門人之智量相越焉可誣哉

知命

黃葉無風自落某之時秋天不雨常陰某之境違境
易時不祥莫大焉湯先生有言公逾知命知之而已

矣命之而已矣僕年耳順耳之而已矣順之而已矣
金葛
張子松言葛孟文已死不覺慄然孟文與予交甫弱
寇耳其文滿而有力儘可命中已好爲艱澁之語心
甚不然之既予病廢亦不復見孟文作義矣先是有
金仲瞻者其制舉業略與孟文等而入處過之旋亦
天歿惜哉仲瞻多情人也凡文不滿者不發氣索者
不壽予于二君子失之

掩骼

徐嶽生以水清命來請作掩骼疏其言曰州故有漏
澤園而人諱其名貧無葬者多不欲往乃至裂棺蕭
寺暴骨原野烏鳶蝼蟻之患慘目傷心夏五六月穢
薰天地較諸釋氏荼毘之法真清淨大海矣可勝痛
哉語有之骨肉復歸于土儒者之道也吾儕頂立天
地于時何補請置高阜地作義阡掩之然不敢專也
將白當道子豈有意耶嗟乎此仁者之心也仁者之
言也人生世上何富何貧即裂棺暴骨摠歸於盡但
以誘焉皆生之人目擊其痛而不爲之所不尤甚于

梅石草堂集卷九
烏鳶蝼蟻無知之嘖嘖乎吾聞吳興有朱叔紀氏精誠堅固行之數年矣合請其收埋錄觀焉觀既乃焚香紀其數款于左期以來月之朔爲諸君子疏之嗟乎其既貧且病動不敢爲福先歡喜讚歎倘亦熙所碍於世乎

一時節 凡埋屍隨時昇至即埋爲妙至于大收合葬必于十二月三時之暇人肯効力且膾中百無禁忌耳

一報官 凡屍棺之經官驗者俱封記南義塚決不誤葬然恐地方刁橫者出須具呈道府委之縣捕責成各坊總甲開報并令具結狀方可

一屍骨 凡屍有四種一者棺二者骸三者枯骨四者煨燼餘骨棺不堪昇易以新棺不則駕以堅板覆之以薪仍以兩新具夾埋無棺之骸捲以草薦亦以新棺夾埋之骨雖零散不可使錯須市綿肆中舊蒲包盛之一柔軟無觸二潔淨不朽三價廉易得也所慮土工貪多常有一人之骨析包爲二則當以頭顱爲記無頭顱者須滿包量與之值

可也煨燼餘骨已置瓶中誤損者斷不與值搃之
身親爲政不容輕托人者也

一埋法 凡埋屍者尤當惜地其法從地之儘北
處開一大溝從東至西盡地則止其闊八九尺其
深三尺然後以棺鱗次中藏空處以包若瓶實之
南去丈餘復開一溝即以新開之土先掩初溝至
第二溝亦埋訖于兩溝之中復開一溝即以其土
增掩兩溝以漸而南法皆例此不傷本地不借客
土法無便于此者

一酬工 土人開壘掩埋者計一屍棺銀二分一
包銀五厘一瓶銀一厘七毫土工舡載殯歛則一
棺銀三分一包銀一分五厘一瓶銀七厘五毫用
力有難易故也

一施食 凡餓鬼無地不有何況積屍之處而啼
夜哭見形聞聲掩畢之後須齋戒禮請僧就其地
建立道場爲懺罪業夜則嚴淨供具多備斛食延
一大德登壇庶使無主孤魂不沉九地有冤怨鬼
且昇三界其功德豈可思議者哉

已酉以十二月廿二日動工至正月廿二日止計棺之埋者爲數八百七十七具枯骨七百四十一包焚餘九百六十一具

庚戌以季冬朔日動工至廿三日止計棺之埋者爲四百五十一具枯骨四百二包焚餘一千一百八十二瓶

辛亥數目半于庚戌原錄云不具論

壬子十二月初五日始事廿八日訖工計屍棺之埋者四百八十有五枯骨三百十九焚餘九十

僞君子

有詛寃者頌其先之得意而詛其子孫觀者曰此昨是而今非信乎不然也此其先蓋不誠之極詭說以塗目前而徼倖于其人之終不較者也其頌也詛也不詛其死而詛生死復何詛焉然則不鞭其後而嫁禍子孫耶夫世安有行其意爲子孫計而不嫁之禍者故父兄僞君子不若其父兄真小人蓋真小人之惡陽僞君子之惡陰且得長厚譽焉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夢王李

年來多夢故人覺而思之輒潛然泣下昨夢李亞夫
衣麻衣危冠而殊製談言豐豐皆其平生好異之情
王孺和幞頭儒服歛手相語恂恂如昨其言皆所未
嘗吾久無好懷不知日月去人昨與張甫孟揖始聞
桂花香有餽乾豈者而後知其落爲箕也暗苔漠漠
無所與語煮秋葉數升啜之蹋壁便卧不謂故人來
思共此歡劇既覺得白云夢神若許常相共何不于
今歸去來

曹懋思

曹懋思好房中之術不精其理削木人爲戲能驚稚
魯人癸巳之疾頗賴懋思作伴好風涼夜無不借也
嘗戲爲之額曰曹某春方無真戲法無假懋思亦大
笑甲寅懋思年七十四顧予草堂以手爲予按熱如
火聚負予而運左右換不失其法久之不喘期以明
秋再罷鷹揚試乃辭弓馬亦奇矣豈房中術年來頗
有得耶凡懋思所爲游世者皆非所長也其易學先
天數真可以買田築室而老焉然而賣數之術故未

諳耳其真實心可質衾影人皆信之樂與之游不須
粥技而活其壽而康豈非天道哉懋思嘗有僕應門
能以鑷佐懋思飲食無所自顧戊申春予意甚惡應
門事予草堂數日低回不忍去予意其且病甚憐之
不一月死

李緇仲

李緇仲自叙可稱編年亦稱寶錄其百義可稱几上
之書述而不作李氏多才嘗疑茂才長蘅用其才不
盡如緇仲所謂能盡其才者非耶緇仲每脫稿必政

之長蘅惟長蘅之去取是信可謂得師矣婁子柔意
不欲緇仲之文數變而茂初亦耳予曰吾家千里駒
風氣日上而家長蘅信之不知所裁恐其決溢而遠
于世也嗟乎此皆愛緇仲之甚而過焉者也緇仲之
才如川之方至豈惟日變抑且時化而不見黃河之
決乎怒濤拍天崩沙陷聚落而後稍稍爲奔流爲洪
爲渠久之復爲河也諸君子毋憂緇仲將自及然予
以爲几上之書其惟百義乎其惟百義乎緇仲自謂
丙午義世人目之平平無奇此緇仲欺人語由百義

觀之即緇仲亦自平之矣

桂梅

桂吐一粟則香一樹則酷梅開一萼則清而芬一樹則更清蓋桂近而梅遠桂觸而梅閒也雖然向寒而酷非桂不能凌寒發天地之秀者梅乎桂為味梅為骨桂為黃金梅為玉

夢霍道南

某少與廣德王景南學長某十年而近師事周先生雅相習王嘗言其鄉夏官明買金藏書狀甚悉又有

霍道南者亦游學於岷嘗見之李紹伯座交臂之歡耳霍俊于壬午亦相埒動止馳騁多自喜之態其視之意其年長非儕輩人也庚午而後不復聞問而行卷中嘗一見霍道南名姓覽之慨然迄今四十餘年不甚措念而夢中見霍舉止如平生意為先府君客東裝將行其禮送之甚謹而時及其往時嬉戲之事此不知何徵也週甲外人忽忽不自老夜聞安淳讀自謂有孫且長而寤寐之間年少無異某曾見外家薛宜人年九十多見其子兵部公盛時事望空自語

或云人衰必復見其故夢而見者亦衰之自耶

揚善

昔歐陽文忠公好士爲天下第一士有負之者輒曰是罪在我非其過夫然可謂真好士矣某平生了無寸長惟揚善一念每過其實往往爲親知所呵而臨事忽焉忘之庶幾自附于孔子其有所試之義豈吝改過哉夫何人之難知也受其揚者居之不疑見其揚人者訾其多譽甚者望其之揚已不至而疑人之揚于某者必有說造誣騰謗漸且以其爲非人清夜

思之求所謂在我之罪不可得然而使其人如此者殆是某之罪耶昔有相歐公者曰耳白過面朝野聞名又曰唇不拈齒無事得諉蘇學士每見公恨不請其唇齒之說嗟乎某無歐公之耳豈亦有其唇乎書此爲將來一戒

鮑馬

魚我生少負飛揚之才稍有詼氣頗爲一時所物色而浮沉黌校間莫能自見嘗與談菽多礪落之思然而感慨係之矣某于慧業無所窺妄擁臯比初得我

生既得天閑便謂將來且未艾而荏苒年華驅馳南北如兩人者政復絕少然則穎如元孚沉如有之秀如凌雲豈可復得哉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矣天閑不釋于俗謂功名可立就某故抑之而不以為懟故知天閑畢竟可喜人也

九月

小雨膏和不及破塊杞花承潤半吐輒止嚶嚶之蛩欲暗棲畝之雲損綠草烟近遠迷離桂子黃金銷落九月授衣愁者鬢絲如雪重陽在望誰家遍插茱萸香山詩曰閨蟲切切夜綿綿况是秋陰欲雨天猶恐居人暫得睡聲聲移近卧床前

包儀甫

包儀甫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然人有稱其作義者隨所擬議笑而承之無讓甚矣儀甫之自知也從來文章之脉信在儀甫馮先生曰此事須結聖胎而儀甫結也吳無障曰要須有春和之色而儀甫春和也韓止修醇腴多寶光周玉繩匹之加艷焉其盛矣乎然此數公者皆得之別人

皆知之儀甫獨否故曰世人知儀甫不盡不如儀甫自知

相

相家必有奇中故能鳴于時李鬼眼一見申文定便與人決賭此必壬戌鼎甲後雖憂阻不二其說卒以是年魁天下陳新安爲布衣郁候潮許爲五品京朝官新安竊笑之時僉憲方四歲適在庭中戲郁愕曰公所以貴者殆是此卽耶後用子貴封如兵部卽官周叅政澱山方詣府郁曰此必本兵擁而觀之間與

太守語訝曰惜哉兩司耳此三事某少所嘗聞庚午猶及見李于閩關府君令予揖李却立久之徐曰耳白過面名滿州縣然吾老不及見此卽成名矣因指其地角謂先府君曰還憶某十五年前語耶吾于法當餓死今嗌矣先府君好相人多稱郁某云何李某云何然而府君之物色人多不減李郁一時如楊夢洲俞海山之徒皆不及也戊辰馬叅政卜居某里府君笑謂座客曰甲子之歲方載道歌鹿鳴而還鐘鼓懸吾右脇此卽當作黑頭公右脇鼓動矣馬果以庚午

解省其後園居未五十也陳僉憲既貴問吾官何等
府君曰子必師貳然不免貧其後視學三楚服御甚
都庖廩相望而府君私于其曰此老如斯焉已法宜
貧而驟富且有德色焉雖然官則不至獨安所免貧
乎試楚返竟謝政多聲伎之樂而常有塵釜之憂李
中丞爲諸生辰起詣府君必卜其夜或問何語之多
府君曰其人政可與語卽毋少其貧耶秩二品貲十
萬其刺史耳且必有相繼爲元魁者其眼鳳眼其唇
塗丹其指筭而玉其神藏而厚故知之府君竒中人
未可悉數然而非獨法也蓋多叅之人事而觀其文
焉戊子始識顧元昭去府君之大病不十日矣問某
此何卽予以元昭對府君頓足曰咄哉龍巖今年又
中一卽耶乃元昭以貧就廣文選似未償府君之相
不知竟若何

前輩

弇州翁見人售古玩惟恐其不真不能長價王世周
觀戲法恐人言其非信多歛容焚香而後觀之此皆
前輩至誠惻怛非獨好事者之性也有睨弇翁之

藏者曰奇而贗翁笑曰人慕弇翁而來安有弇翁也而不聽真贗之數弇翁豈不知之其人愧謝而退

小橫山

吳中土木之工半居南宮鄉其人便巧而少冒破其地有小橫山袁中郎嘗以勘災一至小有紀錄而不能知其莠花之盛不減蟠螭去橫山不五里又有法華山每歲梨花盛開一帶浮綠中燦如積雪此亦吳中佳麗之區也里有善民者曰徐東疇年九十餘能馳馬截衆望百考終今其子守耕亦年九十里稱善

人如其父神明步履不異盛壯人每獨行山中遇其鄉之工于四方者輒問山川土俗與其所勸堂宇塔廟有會意則欣然而喜或其人所得值稍贏更大喜小橫山綿亘二十里多稱徐氏徐氏云今日偶見工者王某問守耕知之特詳則其祖若父世相往來者也王某父鶴與其兄鳳皆忠實人能竟其業訊之皆老壽考終矣

史

錢御史纂兩晉南北史其家太史公爲之序大要言

世界棋局也史者棋之譜也史漢爲正局故可究房
玄齡諸臣之晉書李延壽之南北史爲變局故不可
究御史好其變者而盛年謝事不無局外旁觀之感
故有是纂云以其觀之人心之變不可究詰而史家
之言寔關文運其自少見老儒先生好讀司馬子長
書惟恐不及取材模畫乃至剽竊文詞徃徃而是其
後句櫛字比忽出于班氏之書然而不能盡讀者多
矣再變而子又變而佛牛鬼蛇神爭出爲政于是目
班馬爲芻狗詆書史爲無竒譬之雲擾之代莫適爲
主父之而清言遽起無論房氏正史不入魚腹即世
說語林半供殺兔又久之而漸綺也則李延壽南北
之作稱艷史矣其少讀馬班之文心好其說于他史
多無所窺晚見南史而悅之自笑不免爲風波之民
今觀御史是編竊嘆人心之變不可究詰如是李雲
杜自言欲合南北史爲一縮胸未敢任第作小識不
知何時得請觀之

諸史皆一統一代兩漢與晉唐宋元是已雖其末
分崩離析而一統虛號猶存三國分矣然漢獻帝

延康元年明年即昭烈章武元年後主四十一年
國亡間一年即晉武三分天下有其二又十七年
吳亡吳故非正統也漢亡之後統不得不歸之魏
陳壽之志三國也以尊晉故耳宋之繼晉與齊梁
陳之相繼統宜屬南而南北史中分之李延壽世
北臣也故不以統與南今一書兩史合而又先南
後北宋齊梁陳與晉相次此所以明大統也 李維
楨叙

始爲晉書者蕭子雲虞預謝靈運王隱臧榮緒朱
鳳徐廣于寶鄧粲檀道鸞王昭曹嘉之劉謙之張
敬傳暢何法盛習鑿齒孫盛荀綽之流凡二十餘
家而唐文皇詔玄齡與許敬宗褚遂良之屬共刪
緝之大旨以臧榮緒書爲本而益附諸家傳記爰
及晉代文集靡不博采兼收乃宣武二紀陸機王
羲之二傳又帝自稱制以成文焉是時玄齡爲司
空雖裁定多出其手而兼集衆人之長要亦無難
作者至若南北史則延壽追終先志而獨成中間
即不能無襍采然提綱列緯命藻吐詞井井有條

既精且潔以一人之手籍而成一代之言此未易
治矣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言往事嘗以宋齊梁
陳周隋天下叅隔南人詆北爲索虜北地指南爲
島夷故其史徃徃訾美失傳略于他方而詳于本
國思所以改正未成而歿于是延壽追終之以彼
其書彬彬乎雁行陳氏而紹明前人之功豈遂出
子長下乎

錢受之叙

詩義

周子居將詣白超宗請觀詩社超宗詩學淵源于唐

中丞而海虞諸人皆自詫文懿嫡派國朝葩經之業
宜萃於此矣某嘗以沈雨若作義眎王又新又新大
喜亟索其書義觀之又新莫善也又新雅以詩自負
屈指當家不及白義某問之曰人言白義不減易之
有太僕又新言如是將不令島賀齊稱李杜耶

在貧

在貧之日長老去之年促吾每不堪其憂未信不改
其樂

讀書

先府君教某文選熟秀才足故嘗熟讀文選至于今
盡卷可憶又手錄唐文粹八大家集讀之皆可成誦
至于司馬子長班孟堅蘇子瞻之書則如饑渴之於
飲食其他泛覽而已或謂其多讀內典正不知某于
此道如學佛沙彌俱從耳入乙未之歲館婁門郭氏
空花日增忽念從今以往吾眼中恐不得見如是經
典亟就圓明庵老僧借得華嚴善本誦玩各一遍又
僧慈濟持示馮先生倡刻楞嚴圓覺維摩經亦各誦
玩數遍予無目見者如大慧中峰語錄或其他律論
豈晚歲事耶

文

黃貞父白門九義羅玄甫一言蔽之曰竟不曾做然
斯難言之矣昔有禪客欲指示人門版牆壁到處書
一心字一人曰我則不然門上還他門字又一人曰
我則不然門上不必還他門字不還門字恰是見得
然必有心字斯有門字有門字斯有不還門字此未

易徑造也某讀貞父靈鷲山房刺便有不還門字之意至于今乃得竟不曾做豈易而談耶孫子嗇初讀貞父義疑是成弘間物貞父之爲成弘何必子嗇後知之然謂文必成弘必嘉隆此言非也某嘗見嘉隆初學人士猶庶幾推魯無妬心浮氣則嘉隆盛矣而子嗇輩何必減嘉隆每讀成弘間文字古渾簡練成弘盛矣如貞父輩又何必減成弘哉故夫人之不成弘不嘉隆則必有爲成弘嘉隆者夫文亦若此矣其不然者聽其自趨自至而斐然成章焉可也

代殺

宋王欽若請以杭州西湖爲放生池功德無量而蘇子瞻黃魯直諄諄戒殺尤極懇至子瞻食蘆菘詩云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鷄豚讀之自令人心動五雲開山主戒人妄殺多引孔重鈞弋孟遠庖厨而馮開之屠緯真諸先輩又借西教以警發人心其間因放而起捕心因戒而開賣殺之路者故亦有之然而所全者不爲不多矣友人黃經父將還京見眎飲食代殺論某讀之而心怦怦動也經父通明儒術

現身宦官乃能搜取草木之寔詮其清芬揚其淳潔而動引古之騷人達士詩章語言以示必可用而有味其心良苦矣有富者子藏白粲而患其糶之無用也爲說糶入腑臟不煩兩脾運化糶爲立盡周公馳笑曰此巧爲方便以賣糶者然而糶之易化誠有此理富者之言豈欺我哉世人但不能善草木之用見爲相苦有經父之論在不知何苦食鷄豚人人言之矣經父以書抵予謂服官之始如初入暗地但持代殺心夜光明月寧耀于此耶

僕姬

戊申張智死僕無逮事先王父者今年金姬死媿無事先王母夫人者傷哉金姬夫曰金愛蒼面蓬首有兼人之形性嗜酒雅不失事然嘗爲里甲賦于民多結繩而辨亦不廢醉後貧死姬無恒德又不能其婦其心憐之嘗召姬使就其飲食久之輒請去蓋其分定人莫移之如此晚歲重聽而暫于視其所出入必停紡注視伺其過限而後紡如故其嘗舉以詔後來給事者終莫如姬爰其死矣傷哉

雷震

沙村有婦姑相得而其子不孝者父死母再醮而婦姑之愛不絕也歲時伏臘相貽甚歡其子恨恨只如昨今年七月十三日婦薦蘋藻使其夫邀醮母飲食既抵中途乃墮其母水中蘆葦叢之莫覺也扶服歸佯恚其妻曰吾固知其少顏色當不來何邀之爲妻莫疑之十七日雷雨大作其人愬甚語其妻必伏我盜下妻不聽乃柔身而夷覆其盜自蓋久之雨霽妻往出之則不知所左矣于是里人共其妻踪跡之至蘆葦間其人跪醮母前而口就母乳若吮者震死矣天眼如電彼且謂覆其盜遂可自蓋乎哉顧章甫曰此聞之非幻云非幻者西林僧是日作佛事沙村詳知之



林在直堂集卷九

三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

筆談

張元玉文

吳郡 張大復 著

松陵張元玉稱某文或堪酸鼻或堪絕倒此自昔傳
神之手有之吾文豈能如元玉言已觀元玉寄示六
義如蔡少霞入異境人俗潔清卉物鮮茂又如武陵
年少裘馬翩翩要自有揮金不顧之槩如元玉文政
堪絕倒耳

顏仲先

石門顏仲先以書抵予得盡觀其所爲玉樹山房刻及甲寅十義蓋苦心此道而漸近自然者周安期嘗言石門三顏當不虛耳仲先云自幼聞人說某姓名疑爲嵇阮陶謝之流聲施千古太過又云已讀某文疑爲得志于時者之所爲夫得志於時者則安肯爲其所爲哉要不願仲先有如此癖好也末云昔人言太虛爲廬日月爲燭吾與諸君日相往來甚善蓋其所欽四方兄弟相聞而不相見者多矣嘗語人吾面如須菩提僅存枯骨耳見所見何如聞所聞耶仲先聞之應爲撫掌

桐夢

桐夢世長誠家人汛掃意若有待者已而樊季常至已至又新先生至遂具樂沸然而醒時已得黃州信矣桐告予莫果有東方客來耶未轉盼而童子持兩函至則又新與湯先生之書若叙也先生之序吾七世之神血在焉安得無夢世長正性在天意亦喜其得先生之作歟客歲寄書臨川世長猶堪與元孚飲

但不能終席耳幽明之感日惻我懷故未能少狀其
厓略遂請不朽于先生則予不免滋懼也夫

卜者

卜者言其自今至來月之五應有非意相干法宜居
外政不知老人宜居外爲耳邊嘈襍故貧人宜居內
爲資斧無懷故請齋心而盟于佛一切作非意觀則
許之乎雖然世間之人世間之事知爲非意也者謝
之知爲非非意也者了之可也雖然難言矣爲是了
心即心則不煩了爲了事耶事則何可了

文

蘇子瞻燈下顧自見其影使叔黨就壁摸之不施眉
目觀者皆失笑知其爲子瞻也此叔黨之妙也以燈
取影而神出焉使他人爲之未有能肖者也文章之
業自王房仲黃貞父妙爲簡遠之作蕭疎自喜未嘗
有法不可謂之無法矣而世之小生輒欲以一兩筆
傳聖賢之心髓曰吾得其意止耳譬之俗工不施眉
目求肖子瞻者耶

述夢

王世周獎拔後雋哆口閉目意思都入裏許聞予述
夢意二葉相繼解省手足矜蹈眉睫多有欣躍之色
雅無世味人乃爾心動殆是期二難急了本色放開
千秋手段也世周已死明年解省時那得如此人從
旁跳躍耶

朱王

朱靖之往年文務肥滿整贍有餘靈利不足秋初見
投三義讀之不知其爲靖之也故知凝靜之力但須
行滿自然脫化王平仲操必得之技而無快意之遭
其亦疑之謂天不可與期讀至予欲無言篇疾徐再
過卧又思之此番定是平仲作主

三秋

三秋風物其所欣賞自世長棄去但知秋景堪悲小
步閒吟意都不忍七夕淹留練水殘暑薰人中秋還
自虞山關門謝月重九雅無風雨但有催租暗蛩切
切寒漏綿綿豈徒好景虛閒抑且連床病卧孟浪之
性無餘如絲之髻盡禿點檢秋事種種難堪然而三
月之間所接蘄黃齊魯江右虎林樵李石門之間不

下數十家所見新故交知奇麗之觀不下十餘輩而臨川一序可並日月較是所得浮其所苦某何患焉

日記

駕部王淑士問某間居何所自遣某以日記對駕部曰政疑世間文字都不必作只此自真性所流便是世間真文字孫子嗇好閱草堂筆談意亦爾乃不知某之真性自朝抵暮半為米鹽所驅杳不覺落在何許上床計過後乃課程限隨意授寫一二則儘有草草匆匆處無不欣然箇裏幾希全靠這些捉得

天池茶

夏初天池茶都不能三四碗寒夜潑之覺有新興豈巖常之習某所不免耶將吟之不足覺池之有餘乎或笑某子有疥癖當不然癖者豈有二嗜歟某曰如君言則魯西以羊棗作膾屈到取芟而飲之也孤山處士妻梅子鶴可謂嗜矣道經武陵溪酌桃花水一笑何傷乎

從門入

顧升伯看俗下文字則其機愈出其想愈奇爾時覺

張伯英公孫大娘諸人猶是從門入

李紹伯

李紹伯所藏帶下小兒諸方無不奇驗蓋修製之法必與方合故驗奇也家貧不能多蓄成藥而性好施與不肯取直其謂紹伯兄有濟貧之具而不務廣其活人之心嘗戲目之爲忍異有激發紹伯弗爲動也孝伯有女曰止者疝發于目啼不可止以眎紹伯伯取十餅投之未半而瘥又孝若之乳母棄其子乳他姓子其子骨立矣又不任見日紹伯曰渴乳傷食亟治之必服羊肝散一具活矣其謂紹伯其即不知醫是兒子望聞二法俱無生理紹伯曰固也吾藥能生胃突腹凹頂骨開者此症未見何得弗活乎

張媪

張媪者小婦之母爲人修潔好揚善而掩其所不及齋素四十一年持念甚虔作務不懈年七十又七而終媪嘗病必有人以果啖之輒愈頃病弗肯啖其人甚喜辭去後病甚亦稍稍悔之已又自知其悔非正念也曰豈吾眊耶何爲至此媪聞佛法吉祥而逝心

好之誠其子必吉祥逝我既絕頂與踵俱作吉祥狀
而力弱不任者斯亦持念之致効矣小婦病久不堪
視舍某爲代稱佛號送之自子達郊都不得一言端
然卧化昨歲見世長一心不亂雖復摧裂時若無所
恨今年又送張媪亦如此自顧瞿然甲寅十月四日

欽愚公

歲乙巳冬十一月十六日夜某與白民孟長深爨煖
坐愚公偕諸君子忽來草堂傾壺大醉月落乃罷後
七日復會草堂諸君子畢至丙午五月十三日愚公

爲文祭先夫人多肉骨兄弟之念是歲十月十三日
往謝愚公止予不果留下未重九愚公訪某海虞嚴
叔向館後三日同飲瞿元初第是夜某歸鹿城別于
虞南門水次戊申再晤愚公于郡是爲正月二十七
日其歲二月二十六日飲愚公草堂同座者十三人
已酉上元之次愚公率其仲典來訪某命桐侍飲時
月色如晝金鼓喧闐相携出西關乃別庚戌九月愚
公葬其尊竹塢之西某後期往弔月望後會郡中又
一月初十愚公率其長彛來謝小飲別去辛亥十月

十日愚公過草堂十一月晦再至十二月朔又至遂
往婁東其明日又至留飲座客十四人壬子臘月二
十一日訪愚公不值癸丑八月朔飲愚公第甲寅三
月二十三日某過閭關意愚公已往茗溪未相造孟
長促予往訪之神情不懌倉皇別去八月五日再過
愚公久之乃出某聞聲而訝之曰病乎愚公曰政苦
咯血某心大恐然豈謂堂中數語遂成永隔耶痛乎
痛乎某忽焉聞訃心怦怦不可止偶檢舊曆所識與
愚公飲酒談笑十年間大率止此乙巳而上雖不可

攷然其來也或在孟夙或在淋士或在某所某之往
也或在慶生或在元邁或在孟長或在愚公許更不
下數十會要似甲午至乙巳情致淋漓無不酣暢丙
午而後時有默默不自得處至癸丑臘月一書頗若
孤憤甲寅兩面意殆不能吐痛乎愚公孰知其先我
朝露也耶愚公文章如虹肝膽如雪故是我輩緩急
有用人可人韻人而今止此耶家貧母老子未成立
不知屬纊時若何痛乎痛乎

想因

蘇子卿吞氈齧雪蹈背出血猶不免爲胡婦生子子
瞻曰此事不易消除誠然某年來于此事但作不淨
觀亦無不消除之理而寢寐之間時關因想年少情
形恍恍如昨思之雅不得其故昔樂天晚居草堂所
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而夢中游思屢形
篇什其詩曰應被旁人怪惆悵少年離別老相逢又
曰十五年來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又曰平生意
念銷磨盡昨夜緣何入夢來又曰還有少年春氣味
時時暫到睡中來如此之作徃徃而在此又何也蓋

嘗思之夜之有夢猶如五更風雨誰不起念風止雨
息而感念之懷當不知其所如矣樂天有筆如椽隨
手寫出覆爲一笑而其不能喻之于懷故嘗脉脉久
之八識田中已成故物含藏傳送不亦宜乎

孫道人

孫道人一去五年而羶羶腥穢之狀淋漓如故神亦
不減此無賴中有色力人也道人頗曉房中之術能
動諸年少諸年少追逐之所得錢輒付酒家壚而一
時游食之輩爭願出道人門下道人亦盛服揚揚從

者常數十人或一夫賣之倒囊提篋而去輒蓬首徒
跣都不得衣履敝敝行市中人或怪之道人曰方情
如此吾處之素矣意都不恨道人能牽羊於柱出魚
于脅走掌大石可石許而飛砂如霧迷離一室孫于
喬錢山民之屬競効之故不如其巧便也今年七十
四老矣

缺陷

明月驅人步不可止因訪龔季弘不相值且歸遇諸
塗小憇月橋水月下上風瑟瑟行之作平遠細皴
澹可念二物適相遭故未許相無也人言尋常一樣
憲前月此三家村語不知月之趣者月無水竹無風
酒無客山無僧畢竟缺陷

陳鄂州

陳鄂州一為仕宦所羈日往來台宕間不知山水何
若且言晨必帶星宵必見燭誠知如此何不于秀才
時打徹此道必不為榆枋之飛矣其言良是乃不知
榆枋九萬搃是帶星見燭人如曹孟德橫槊賦詩白
樂天蘇子瞻官事湖中了夫非盡人之子歟某嘗讀

陶周望台宕紀意未肯信且將問之鄂州今未可也

顧元昭

友輩中真率簡澹無如顧元昭某與之交三十年不相見者時或一二載然追論平生親故必思元昭之多慧而言有味也元昭于此道真如千里之足可不須鞭影竟不免以好弄損業且取貧焉勉就廣文選得汀之連城冷矣又以長科員缺不即佩符旅食長安者幾一年而不返旁皇未有行色天之困人毋太甚耶元昭與其嫂朱夫人可稱梁孟但與同出不與同歸此其形影之相弔又何如哉其謂天與元昭之慧與其爲人而故厄之必自有說然恐簡澹之性于世味終泊然無所起也汀守故冰霜傲吏雅憐才必能復發其念乎

吾老

吾老于日月之下數年來未見日之新麗月之冷徹經一旬不變如八日至今夕者吾朝而望日萬里一碧青錦羃都作寶淨色令人欲拜昔人去就之如日正不知其有味若此夕而望月如積水空明可數毫

髮一片玉壺冰殆疑融盡吾軒能來月啟板扉輒低
眉向人爾時不覺身之在庭際矣年來傷逝不復看
月儘有閉戶不窺時故人誼重忽復相逢其情彌戀
矣今夜登城頭西南角望馬鞍浮圖佛火隱見呼龔
季弘小憇鹿城步仄徑看一線天作跨驢想正擬議
時有騎馬者過之鈴鐺鏘然笑語季弘此謂想因相
與大笑憇小橋望屈氏墓雙松秀出天際如三丈夫
徘徊月下便欲乘風歸去昔屈可菴先生授墨竹于
夏太常不能獨步竟以寫松名天下今夕何夕彼謾
謾者盡耶其下澗而不泉惜無淙淙聲相荅響

孤鴻

縹緲孤鴻影來牕際開戶從之明月入懷花枝凌亂
朗吟楓落吳江之句令人悽絕

不可已

李卓老行年七十五筆墨常潤硯時時濕雖自笑何
爲爾誠爲卓老亦何得不爾耶蘇長公在學士院一
日但書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百十紙將退衙盡
給諸輿皂此意欲何爲哉但是不可已耳

也可人

先府君在聞雁齋嘗吟日滿南牕也可人之句憶有刻本粘于壁故不知何人語自今思之始見其佳某性愛日早衰不可風循吾窓而坐覺髮膚脉髓充然若薰几上寒花小卉亦欣欣有向榮意故嘗欲乞書子柔以也可人顏之

辛稼軒

往時見閣本辛稼軒集用真行篆隸襍書之鐫刻道潤類名手新落墨者或云稼軒自爲之凡二本而詩餘得半中有寄調賀新郎詠水仙花二闕予愛其婉麗吟咏累日今十有七年矣夜檢合璧事類再吟數過併錄于此

雲臥衣裳冷看瀟然風前月下水邊幽影羅襪塵生凌波步湯沐煙波萬頃愛一點嬌紅成暈不記相逢曾解佩甚多情爲我香成陣待和淚搵殘粉靈均千古懷沙恨恨當時忿忿忘祀此花題品烟雨淒迷儂慙損翠被遥遥誰整謾寫入瑤琴幽憤弦斷招魂無人賦但金杯的礫銀臺潤愁滯酒

又還醒

貧人不樂

看來貧人不樂只是不能行其念如乍見孺子入井之類開眼見得側耳聽得畢竟無能下手付之無可奈何也何得樂人不得樂則必感慨於所處之地縱不怨天亦須自怨故曰貧而無怨難貧人不能行其念而自謂于心無怨者吾見亦罕矣聖人念頭緊當下得行得一尺決不更留一寸所以樂所以無怨又何疑哉年來空囊羞澁常無半錢及至利害切身處亦

常有百千萬錢之用如是則亦可以盡行其念而有不然者得毋念頭不緊之故歟曹孟德言二十五六時爲頓丘令至今思之所爲都無悔于心此與聖賢念頭何遠吾欲拯一離母之子起念二十日而不遂雖曰貧故究竟未有切身之念也今亡矣悔何及乎

夢顧靖父

夜夢顧靖父先生丰神秀楚情更真至欣竒文而共賞挾簫史以彌連宛然當年掀顛婆娑之致而某寔無想于晝無因于先忽然遇之不自覺其灑然若有

得也五更殘月冷枕空床意念悽悴莫能自遣某年
來獨處眠時輒思異夢庶幾意有所適故人相聚雖
復傷神譬之筵席必散猶愈于已

沈李

今日固謝朱子魚之約不可遂往觴咏之際言無零
襍沈衛安吹長簫作水調歌頭李季鷹和之其聲冷
泠然若鸞鶴穿雲而瘦蛟舞幽壑也其謂衛安君等
但及時爲之過是即欲流連日月爲所欲爲而恍然
不怡不能自言所苦矣其鷄骨作楚僅僅支床復與

君等開口而笑亦大希有事暗思之不共此席者一
年矣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既別爲檢香山老病詩一
再歌之其詞曰晝聽笙歌夜醉眠若非月下即花前
今年老病須知分不負春來一十

孫氏學

程式以下無文壬午以後無程漢以後無書此孫先
生家學也子嗇既貴猶復不看試錄蓋奉其尊之教
如此先生樓居子嗇與弟讀書樓下既成誦必登樓
爲先生誦之不錯一字乃止子嗇之仲弟曰寶碩湛

梅在草堂集卷十
思結志與子嗇同子嗇十九舉于鄉兩試不第寶碩
疑之遂繙閱時義殆盡然其文皆獨造子嗇曰吾故
不閱一義亦售寶碩改步亦不售然而寶碩之淹貫
即子嗇自謂弗及之矣湯睡菴曰迎世之心急而獨
行之思寡不其然乎吾每觀載籍所記獨行之士何
止文苑終不奄沒急急者何爲耶雖然必以不窺時
蕪爲獨行斯則孫氏之學非通行之路也

張家郎

張季修之即紀甫十六耳筆下滔滔便有屈注天潢
之想上流人也某老矣見此不甚驚怖顧欲以安瀾
語之飛湍怒浪何如海晏河清可濯可濯而不可使
溺也

鄒公履

歲餘不與鄒公履聞問而氣類彌親如公履政可不
聞問也兒子出其義一編當是壬子春作意欲力揉
飛揚之性執于塗轍楮墨翕翕欲動真異才也兩歲
之別當復融香山詩有酒薰羅綺煖五字試問公履
是俗是秀世人應不解惟公履解得

兩愿非逼

姚孟長言且不須爲愚公計身後但令次公典目親
吾黨不便作落落故人子弟相看愚公庶幾不死某
嘗信友輩中惟孟長多力政爲此等處看得見然一
時未有承當者何故談云兩愿非逼難言哉難言哉

李樊

文起傳張嘉玉先生具載忤逆瑾始末因及李漸卿
事漸卿好任俠有骨自其少多買異書讀之晝夜無
間甫歌鹿鳴世眼以貴壻註誤物議謂是目不識丁

者後登第爲上饒與鑛使抗削籍世人始信之脫不
然吳城一男子幾爲婦翁沒矣某于陳僉憲喪次一
見漸卿訝然曰乃今日識面耶聽其言侃侃如也後
有封禁錄傳於世宏詞直氣焉可誣哉昔樊玄之先
生爲高城有中貴人以開採至先生鳴騶列仗往謁
之令輿人上堂中使氣懾執先生手曰好手先生笑
曰此手幸不捉錢中使默不應卒備賓主禮而去當
是時先生豈徼倖于彼黃頭者不至如逆瑾哉文起
所謂大者死小者斥胸中故已預辦之矣

顧僧孺

年來家居未有與僧孺一月別者今歲忽忽多有之頃就日庭中爲設菜羹乾飯意各欣然僧孺約其稍和且過顧伯宗郊居致有野適某謂野適固佳不如屋簷深穩下日色可人隨畧生活念不到向夜僕僕歸也

飛霜

露結乃霜而霜花擁簇處綾片無異有毫穎可摘昔人去飛霜當不虛耳

兔孫

母舅家侍兒曰兔孫父來慶謹事外王父三十餘年平而兔孫代顰笑舉止皆不類俗下人事主更艱苦有俗下人所必不能堪者母舅流離轉徙幾二十年而兔孫周旋其間無害又多自食其力又嘗以其餘奉主人或問之歡如也雅無戚容而衣履亦楚楚不鶉結異人也戊申疫死

醉語

李卓老妙稱飲食之交故是不免傲人然而非也飲

食所以養生惟精惟潔雖鑿不害所苦在微逐耳病
瘍以來頗思肉味而朱子魚適呼飲欣然納履從之
踏月而返吾無陶公叩門之拙而有香山醉勝之心
香山詩時到讐家非愛酒醉時心勝醒時心

發念

小憇迎仙橋望雙松而返迤邐間有嫗哭其夫甚哀
若初喪不能殮者悽惻久之念齋中無隔日儲御寒
之外都不得質一錢可償匠家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從此發念雖好風涼夜不復行遊庶幾不生耳目之
感無益徒傷神也學道人儘有隨念往生者果然某
念甚堅亦無所戀今之世也

夢世長

隔簾聞世長聲某嗚咽不可止漸近連稱謝謝者并
遂去亟追之不得大慟乃覺六親夢裡相逢亦何知
昨夢今夢也昔孝仲死既祥一見夢十五松下深巷
曲舍細語悲情顧視蚕箔上繭纍纍如貫珠都作黃
金色至今思之猶疑非夢某之夢世長數矣亦無有
如今日五更時者稱謝豈三日前曾爲世長作紀畧

耶再取讀之龔季弘曰世長在焉呼之或出

沈汀州

甲辰除夕某與兒輩晚食且訖而汀州公至甚倉皇問所從來公曰歲晏蠶息知必騷繹畧暇故來相視耳某笑曰過去勿思公曰思之更是一適辛亥公恤山東便道過草堂執某手喜曰人言君瘦之甚今見已安其如一家瘦何某曰吾分也豈至于今而猶思之公笑曰吾兩人脫驟富不祥莫大焉昔與汀州快語極多此二事嘗識于心今日寄書連城更及之

先賢遺像

新安王民暉爲某寫先賢遺像一冊事在萬曆癸巳甲午間積以歲月頗煩搜討而民暉之筆又多得之清風朗日人跡罕到之時往往神采具諸生韻得五十餘幅雖隱顯殊途各就所立而吾鄉之操行文章大略可觀矣故嘗裝潢成冊瞻拜以時間與後來之秀焚香展玩追述前美蓋草堂中勝事也亡何竟失所在但使得者知重不供酒家之覆壁上之觀某亦何悔當民暉染素時嘗覓王理之像于夏氏夏氏子

云昔吾先君龍衢公夢葉文莊顧文康諸大老與理
之同堂列坐心異之故嘗識之于曆此豈今日之徵
耶取示宛然共相嗟異甚愧慢歲流落他手當必有
傳寶之者先賢在天之靈肯容凡夫褻視也哉偶與
季弘談追錄畫像姓氏以俟豐城兩龍庶幾合焉

宋司馬溫國文正公 光 君實

歐陽文忠公 修 永叔

蘇文忠公 軾 子瞻

雍國虞忠肅公 允文 彬甫

殿中侍御史龔先生 猗 遇仙

明兗州知州盧先生 熊 公武

侍御史王先生 遜 謙伯

叅政林先生 鐘 仲鏞

中書舍人朱先生 吉 季寧

建文忠臣龔安節先生 詡 大章

兵部侍郎虞先生 祥 仲禎

中書舍人夏先生 昂 孟陽

太常卿夏先生 晁 仲昭

侍御史王先生

復從道

山東左布政龔清惠公

理彥文

提學副使張先生

和節之

進士鄭先生

文康時又

吏部左侍郎葉文莊公

盛與中

刑部主事孫先生

瓊蘊章

侍御史夏先生

璣德乾

禮部主事貞孝吳先生

凱相虞

贈大學士顧先生

恂惟誠

四川叅議虞先生

臣元凱

德興訓導周先生

瑞應祥

上杭知縣高先生

以政養民

山人王先生

綸理之

山人周先生

恭寅之

侍御史朱先生

棧良用

雲南布政使王先生

秩循伯

侍御史顧先生

潛孔昭

刑部尚書周康僖公

倫伯明

贈禮部主事方先生

麟

節庵

太常卿方先生

鵬

時舉

侍御史方先生

鳳

時鳴

刑部侍郎周先生

廣

充之

太醫院判盧先生

志

丹谷

大學士顧文康公

鼎臣

九和

禮部侍郎魏恭簡公

校

子才

山人屈先生

初

處誠

通政司叅議張先生

寰

允清

南昌通判顧先生

邦石

孔安

工部員外晉先生

憲

其章

國子司業王先生

同祖

繩武

翰林諸先生

邦憲

貞伯

寧津知縣諸先生

邦正

孝廉吳先生

中英

秀甫

僉憲周先生

美

濟叔

孝廉周先生

士淹

孺亨

明經周先生

士洵

孺允

太僕寺丞歸先生

有光

熙甫

明經淳靖顧先生

夢川

孝廉陳先生

時

有體

劉侍御爲崑山有言某某頗不利地方者侍御笑曰姑待之將自至聞者服其有體

湓村吾友

陳起田讀書守禮動有繩墨未嘗以言忤人范桂臺力修舉業吐詞古渾幾不知世有詆譴之情趙純所攷訂六書至老不倦諧聲切韻出內鏗然皆一時忠實人湓瀆村中老友也今日過之都無在者但遇嵇三谿於薛君淑座上啜啖如常面有色澤與之語亦多笑而不荅矣

張翁

立冬日雲安君母死冬未至而其父張翁又歿某無一錢可資送皆雲安君自爲之不令某知及某聞知都非意中所欲盡於雲安君者而君故自得也張媪老壽考終說者以爲潔清之報翁既疾亟思食魚羹

既爲其子言之矣忽又作媪語曰此何時復起殺機
但一心念佛故已後矣從此不復言越一日瞑端然
與媪無異嗟乎媪既以念佛自度而又度若翁持念
之効焉可誣哉吳俗火葬佛家謂之荼毘于法爲正
某心不然之然不能不借此自文矣

今夕

寒燈夜雨雖復意象蕭瑟故屬佳境今夕疎雨振瓦
頗與初蟄始電相當礎潤侵衣令人有脫故着新之
想甲寅十一月廿八日

宿維亭

夜宿維亭自隆慶庚午始先君曾假沐于徐先生館
舍雨霽月新若低眉窺戶先君顧而樂之徐先生接
席相語甚歡趣告主人爲客具咄嗟具辦將命酒而
甌寧公顧茂善適至夜闌乃罷轉盼四十五年矣今
夕與僧孺同泊此因話其事

金伯閣

金伯閣居喪哀毀都不得一聲聞者淚落

欽愚公

某于欽愚公殮不及視含襄不及執紼哭不及憑棺
望空四拜長號數聲便結二十年兄弟之局豈不痛
哉每訪愚公開右扉延某入笑語泫然聲出戶外已
揖而出頓形握手步步惜別馬策叩門之慟故嘗悲
之今乃信其不堪耳朱白民云愚公死覺閭關不熱
行客無味

李茂初

李茂初低頭忽忽見人都無一言想其心際殊不可
堪傅孝玄誦其除夕詩云莫言此夜非佳節猶喜明
朝未索逋聽之直堪愁絕茂初昆季競爽一時雅非
不遇于世如湯先生所謂數冬不遘一春恒夜不經
一旦者坎壈如此殆是數之所定耶雖然有子公朴
可以不貧無論長蘅緇仲方聯翩而上也往年與七
賢作會無不奇窮然必以孺和爲首某與白民政在
季孟之間雖然白民潔

顧氏

顧氏科甲三世蟬聯後來愈出愈秀其人皆澄清自
立都足不朽仲從方年少便以詩若文並駕宮贊至

元熙中隅輦絡繹聯翩五世矣語云樹德務滋于顧
氏尤信

抵清溪

發小虞浦掛帆走淞江渡吳橋涉磧礪數折而風愈
正勢愈烈然不能速蓋水淺舟膠盡帆多碍政得風
力之半耳夜抵青溪將訪陳伯玉路遇開令遂返

岳荆玉

岳元駿之尊荆玉年未五十廢視三年間某至惘惘
相看有不能自吐之意某謂公患猶淺庶幾可治然
頗聞過服大黃脾土作難此其所遇庸醫某故未之
有也而念亦不能遂捨經生業其甚爲此公憂之二
十年來某故未嘗廢此道要以爲適不以屑意矣往
過徐州有李九山者與某同病相視低徊却顧大略
與荆玉同病人思起罪人思赦殆如是耶

舟行

鬪風如吼雪片如掌一葉歌行汙瀆中紆纜而挽之
岸谷若山不數武輒膠老子所謂蓬累而行于斯特
甚矣王季和又刻檢日記與之語不應賴臆釀政饒

不妨竟日昏昏也

經外墓

將訪顧伯宗郊居度虹橋經外家先墓入揖愴然頽垣藁莽真成墟墓傍有老屋三楹壁立童土間一人揖予而入則從表弟某也週視空屋不覺淚下每春祭掃輒從諸長老享餘於此今無在者獨玉岑爲兄文山爲舅然皆六七十餘矣莫故德諧翁主之先外祖五山先生附殯四十年遷葬白魚段予乃不復至已過伯宗少憇來綠軒寒花盈几日滿南窓伯宗偕沈姬隱耕于此自言偶感風痰不復入城市往與伯史諸兄弟作達伯宗年最少乃亦爲退老計耶徘徊久之不知日暮

顧宇清

憶與顧宇清兄弟相識在義興之陳橋其歲庚午先君語其叔茂善云兩郎皆利器長者較穩出處當與王伯欽同時伯欽尚未第也伯欽第爲兩邑宰罷歸未幾卒宇清亦宰兩邑卒于京宦囊俱薄而宇清多男子貲頗勝然不第相提而論大約政相當耳今日

送宇清喪途次思之輒記于此

井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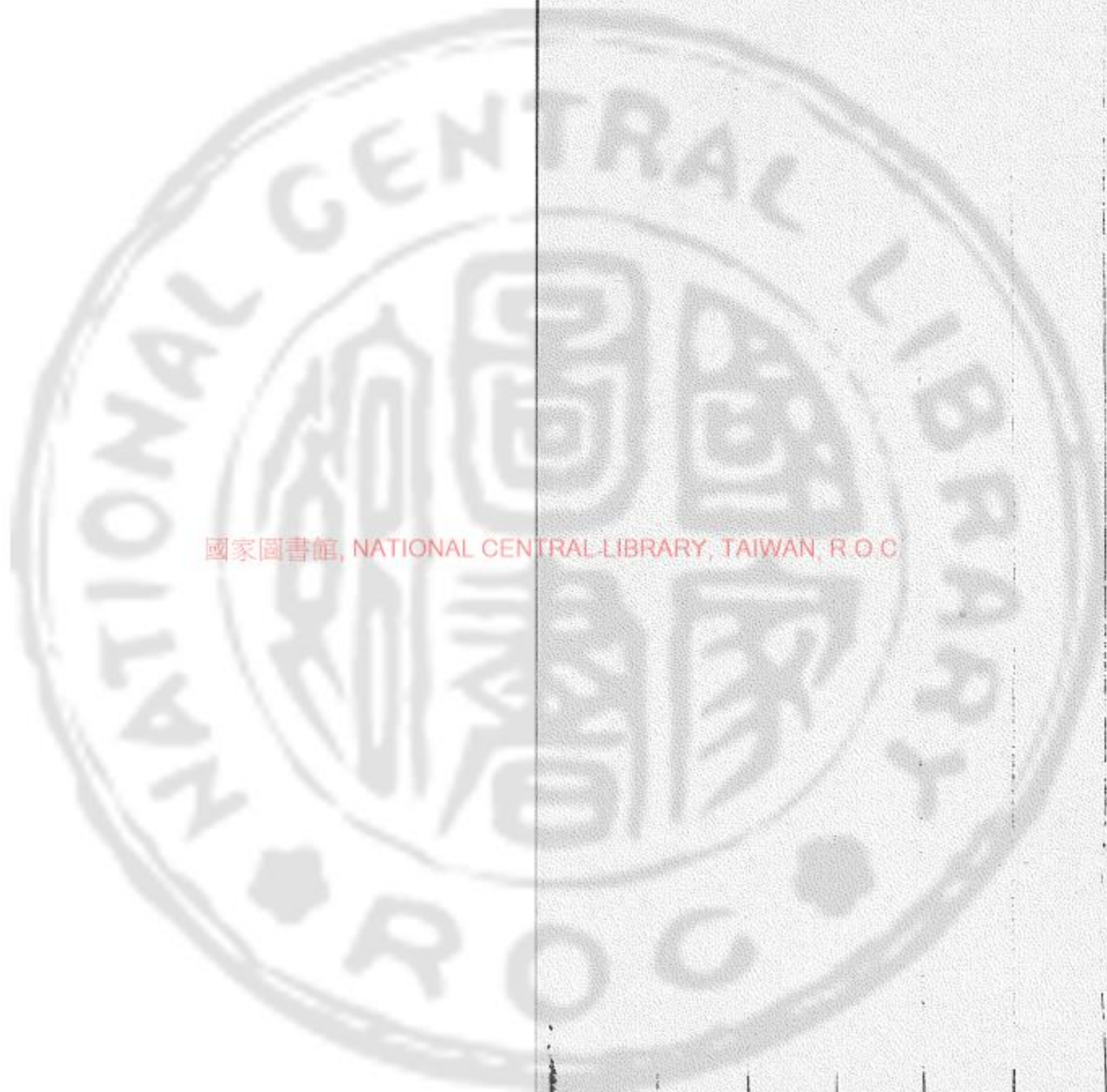
井竭多作淡鹽味然猶不惡取之鹹井直鹽水矣往時不飲井水必惠必寶雲必天泉此念竟安往哉童子提一罌給炊意頗矜秘某亦欣然啜之舌端權衡固在政作古人點茶觀耳

來玉

某嘗因藤于隣地作風木軒工未半而藤伐心惡之止不復作先世長覘其意不憚會買隣地仍其舊額既建風木軒矣某將徹去改軒規造傍舍而藤忽生世長軒不殆是其一也商也今日與桐行營其地度用萬錢可就精舍奈何毀已成之工琢而小之耶此念若就故當以某二名

二無

每除夕吾家無所不無今又無二籠無香炊無水東坡喜雨亭云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旱若此即雨粟其得而食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林在草堂集卷一

七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一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疊浪

群豕石一名疊浪取類不同肖物各得暮夜月明常與僧提竹爐小憇于此群動既息覺此身出沒洶湧波濤間自詫吾生能與鹿豕游矣昨有至其處者見群石皆裂初以爲斧細視之裂自下上諸不受斧處無不裂者嘗聞蛟之出破石夫其下有伏耶山中人

相在草堂集卷十一
言石之裂自去冬臘月廿六日攷其時雷雨駭作俗
謂之臘迸噫嘻終臘而雷鼓非其令至于迸石氣復
何餘化之舛歟人之戾歟石之災歟

穎

茅順之有穎癖每言吾穎不獨佳可令意在筆先予
嘗癡之年來果得狂疾崇不可遣王道彰以穎謁愚
公爲作穎表蘇州人謂之穎彰言非彰穎則文亦不
能佳故是標榜之習要非無實而云也今日聞道彰
北舟中雅無疾既死人未有知者當有記白玉樓者
聞之帝耶何死之遽也嗟乎十年之間道彰已死順
之亦癩發而世方竊其價以自高無實無癖不亦難
乎

智評

楚黃樊孝介先生智評一書其弟季常曾以別本相
付且云顧元城有梨棗之約心常念之此書不可無
傳世人亦不可不讀此書乃不知李翰林試楚還既
有成言于季常矣李云先生述錄群書時意就一時
所記憶書之尚須編次就中所載時事亦有一二與

此中傳聞不類者姑置之第存副墨於意云何予曰
疑以傳疑政古者闕文之義以其信而傳之疑則已
非先生全書也李以爲然夜歸草堂喜不能寐令倩
發其書讀之併錄跋語于此雨氣淋漓覺殘燈黯黯
多致先生書凡七品一神品神品者機將萌而先知
禍未發而先覩光怪么麼望之而走即如神之智何
讓矣一妙品妙者機已萌而禍且發運其智力轉移
甚巧致宵人忸怩以韜穢群豪跼蹐而歛暴功什百
于戰爭乃妙有獨操者也一能品能品者事已遂而
禍已成運策出奇旋轉咸中如楊葉之射白猿望之
即號以此收功天下稱能人焉一雅品雅品者以剗
至之心行轉移之術亦機亦械非機非械中倫中慮
人我共濟此天下所目爲端人而要非畫地拘方以
異耦變諧務者也一譎品譎品者踪跡詭秘蹊徑迴
環揆之正人端士多有不爲而于事亦或有藉儻堪
稱藥囊中硝砒乎一具品具者備也可備爲有事之
用具者噐也可通于一噐之致隨時便捷應而不窘
無之未必決癰有之亦足破結大之未必濟時小之

亦足解頤聊存以資用具耳一盜品一作織品盜品者性專陰而不陽情獨我而無世機械橫心穿窬對面壁盜憎主人不必其恒有怨也而不知者往往墮羿之彀中良可畏焉

梅

庭梅將開有一枝偃蹇欲披其上小枝萼正繁予不忍或云宜亟剪以專其氣童子戲投腴水中花爛開碩而圓澤于本根者毛嫱西子之入後宮也曜朝日煥浮雲設老于江臯獨存標格耳嗟夫

婁子柔郎

婁子柔有郎而慧善讀書子柔心甚愛而嚴勗之如成人嘗語人曰為吾家兒不得不如此蓋年老子幼誰無此心予聞其語久矣夜夢子柔携其郎來訪豐頤秀目顧盼甚偉語言嘖笑間子柔多侃詞正色務逆閉其所將然而憐愛之情隱然自見于眉宇殆不可擬議此何為者乃知八識田中下些種子必結為境可懼也哉

問僧

問僧齋否荅曰不吃齋但飲酒

作戒

汀州便道歸省思一往候忽念東坡云無益徒煩報
答也便欲取此作戒不生勞擾

徐陽初

虞才多弘偉而少靈異其靈異者徃徃力就弘偉未
盡其才而求助于學卒見弘偉不見靈異此非學之
故也余所交者無非真正靈異之人而乃失之徐陽
初甚矣予之不靈不異也舟中閱宵光題橋紅梨花

一文錢諸傳自愧十年游虞書此

徐陽初杜門嘔血不求諧世世人競欲殺之不爲動
然則能盡其才所從來矣

譚家文

文真如一樹梨花溶溶夜月又如王夷甫捉玉麈與
手都無異文筆如楚畹數莖香韻無非大國又知道
蘊談玄米亦成滓文昭如半天朱霞踈梅掩映又如
子太叔美秀而文文簫如出水芙蓉不妨秋老又如
子長作賦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餘子種種所謂

儉歲之良染寒年之纖續

趙必達

趙必達扮杜麗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燈取影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間可數毛髮

狐虎

田狐蠶食于楊村皂虎脫視于涇口啓侮開竇蠹自內生雖人生不可無外憇而泉下豈容有隱憂疲暮之年誰復堪此

吾衰

丙午居先夫人憂哀至則謝客庚戌之痛多忍哀對客而至于今直借客遣哀矣自證本心其實等哀耳而情若此此以知吾衰之甚也

哀

哀不可忍哀不可遣故凡平居忽忽俯首多睡若夢若醒以至髓枯而髮白者皆忍之致效也一往而深盡哀而出猶愈于遣乎

哭世長

爾章既勝拜跪環亦漸知女則雖復淚眼相看覺有
悲喜不勝之意淚亦自止不似哭世長傷魂動魄一
往而不可收也

書

書入富人之腹如積米太倉只有篩揚時未便有支
用時入貧人之腹如村兒驟獲異寶隨便示人但知
入手光耀不覺寔態無餘蘇子曰流于既溢之餘而
發于持滿之末韓子曰獵其華而咀其英汎其流而
涉其源當家人字字實證

屠長卿

屠長卿云眉睫纔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
後又安得分明此言似之非也若能打徹夢醒關揆
直教衝破死生岸頭已又云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
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故
知此老交不得眉睫

王子虛

予與王子虛既定交對人計筭輒不自休或疑其膳
膾予嘗私于孺和曰是殆不知作家者孺和問子何

以知之予曰知者不言故知之久之又嘗私于僧孺
曰子虛將不免貧僧孺問故予曰子虛好親予豈富
者相耶春來予方理敝帚子虛喜請行之四方其貧
殆不瘥矣

放利

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蘇子曰吾眼中未嘗見不
好人果是未見不好人之眼則亦不見天下有放利
之人矣何怨之有顧處今之世但恨眼界不寬不慳
世路太窄語云財者人之命放利之人其視世之所
有皆其命也夫使人捐其命以全人情存天理其必
以爲不誠不情之極矣故夫惡放利者其怨滋多不
亦宜乎

掃墓

清明前後多冷風霖雨而今歲懨懨甚矣狂飈間起
雨十日不止朝來光甫約掃墓予心疑之乃不意自
設奠至享餘雲物澄鮮禮畢而陰既享而雨此人事
之偶然亦人心之一校也記曰祭則受福吾甫定儀
節行之自光甫始而陰晴若此知予祖之格思焉書

此志喜甲寅二月三十日記

問居士

餅無粟薪勞軸瘍手足蝸延屋此貧之至變也以問居士居士謝曰皆有之佳水名茶奇香野嫩異卉新書此貧之至適也有諸居士笑曰則具體而微

風木軒

先世長建風木軒於墓旁傾橐倒廩薄有野致世長既病人或私曰悴乎予知其非也吾向者因藤于隣墓嘗作此軒橐洗而止世長亦偶見數弓之地有藤葑焉聊試為之以發一笑耳貧家無易事則必傾橐倒廩心且安之何悴之有吾兩人故是天壤間長物何論作室此一副皮骨搥之乘興而來興盡而返者也

王季和

王季和因叅五雲遂携家山中翛然自遠錢受之曰季和故有巖棲之適不無禪誦之勞友輩禪誦如季和斯真勞矣未審只此便是否昔方山子隱居巖谷

環堵蕭然妻孥皆有自得之色山中人莫有識者東坡過之訝曰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自是方山子之姓名可得而稱云予將詣武林知季和在甚善然既已知之便少執手熟視一段佳話矣

周新

瞿元初之侍者周新謹身媚主便體而多慧無一切驕痴之色人言元初能自放賴有此即

讀孝介先生碑記

持瓣香謁孝介先生再讀其所製重建卜廟及勝生祠記情文深至百六不朽之作也先生好獎善至以宵顏叢陋之汪惠謹諄稱之且云神効一日之靈令竭三旬之瘁民數世而戴之誰謂民不易德者今予解組馳還視此土求如惠之數椽留在民間者而亦不可得嗟予不及惠其稱之也至矣昔者羊叔子一言可令鄒湛不朽惠何幸耶然攷先生之作亦是有激而去前不言手屬有他懷偶一登山徘徊乃不覺愴然有感此老善善故長惡惡亦復不短

心術

投其所欲聞雖甚拂意嘻笑而承之此倖災之淺夫也然而心術關焉犯其所最忌雖甚賞心反唇而詆之此修郤之躁人也然而愚直存焉由後之說徒爲識者鄙由前之說不免爲明者疑故夫心術不可不端也雖顯然修郤可也

耳目

碍世之物惟耳與目知道者一之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鵝亦不驚者是入世者混之脅肩諂笑順口接屁者是二境人我願學焉而未之逮也則柰何

望雲圖

先世長大病時曾爲故侯呂渭陽寫望雲圖意頗自愜請予題其首予政以世長病悶悶未暇也今日與張季修話其事默想前境不覺潛然昔王子敬既死子猷負病來奔取子敬琴彈絃既不調擲地曰子敬子敬人琴俱亡遂慟絕人生當爾時安得背疾都不成一聲即潰裂耶

王辰生

孺和母梁夫人昨午時終今日辰生遣人來告日且

補矣予心遲之然不可罪辰生也孺和之母死而予不知予何爲者頃過之牀無幃舍無貝周身無衣哭無胤女內外子孫之役摠于無家無室之辰生噫孤苦極矣猶憶孺和之歿家四壁立而母哭其子子女哭其父壻哭其舅妹哭其兄男女哭其主十年之間今昔又何如哉

小立

晚刻偕趙九如小立城西覺眼光意識都減綠陰紅雨亦復不成佳境語云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要須精神健在

志不樂

貧者何以不樂爲好禮也富者何以不好禮取自適也富非適已之常禮非貧人之素吳長卿聞之曰蓋我師眉公亦云日來擬賻主母而卒屈于力之不勝不及吾情用志不樂

夢李公揚

李公揚久客長安心甚不然之汗漫遊亦古人常事要須此身寡累耳公揚多郎而不檢于則女長未嫁

此豈久客之境耶昨夢與公揚語將取道松江乃抵家北游南轍又非將還氣象也

癰疥

語云癰疥之疾言雖疾不害也自今觀之疾無害于此者今夫糠粃眯目芒刺在背雖木鷄之養誰能頃刻安此者乎夫疾至于通體不安則必損眠食眠食大減則必傷腹心嗚呼鷄逐犬之奸而天下之大盜出焉且非獨于此也其用物必鄙而不經穢而不可近治之者未去沉痾先取羶患即得其術而薰眼傷神之害疊出矣王祥治爲予言吾方能已之且不穢將請試焉

大風子

四十九粒去殼

水銀

二錢

杏仁

一錢研泥

椒紅

一錢

飛礬

一錢

生肌散

一錢五分

黃栢末

一錢五分

用胡桃肉拌研爲丸

周與言

前輩王太僕既老以一子婿周一子婿丁二公皆孝廉又同里好也太僕既卒而子幼母異析產紛紜丁爲其婿諍之甚力周笑曰若知曩者約婚意耶搃之爲其子樹人耳不聞婿周使隙于丁婿丁使隙于周

也丁大感悟懽如初而二子亦各受均產之益先君
聞之曰與言可謂條暢

登土山

循土山而西步仄徑上坡則爲鹿城其地有古垣喬
木映帶左右若山迴路轉高迥幽邃仰睇碧落政見
雲光常戲語同人此山中一線天也宜從小奚奴跨
驢于此否者暮夜月明或孤影長嘯或二三靜默風
香露濕清吹遠聞斯亦境與人相得者乎偶思其處
呼季弘晚食而往有衣冠四輩先予徘徊都不發一
語何歲無月何地無竹栢但少間行如吾兩人此夜
未許予道

牡丹

晴光雨思盡態而出砌上牡丹便有一二瓣欲吐新
韻晶然作水紅寶色淺于堯花蠟而醇膩過之真人
工所不能肖也念西行當復十日恐遂無花然朝來
已食其鮮矣偶得句云幾回欲問催花使上苑何如
趁曉看

破老

水滸傳何所不有却無破老二事非關缺陷恰是酒
肉漢本色如此以此益知作者之妙

中庸

有鑿池畜魚而日取數錢買魚放生者或告之曰君
功德甚善其尤善于不畜乎主者大恚語云不養不
殺是謂菩薩噫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古鶴澗

癸卯張苑馬任廣寧予與文輩數十人送之舟抵古
鶴澗而雨甚不可上使人負以行夜宿悟空僧舍其

又明日戴星科跣領畧秋曉之勝遂解維而西迄今
十二年矣苑馬之弟行可既化爲烏有而世長亦稱
古人今夕徘徊澗口追憶其事仰睇明月都黯黯無
致

白民登太華

風正帆懸鳴榔可喜命三倩再讀于鱗遊太華記因
憶白民自華還語予曰世人讀此記多異同初亦不
然之然未習其妙云其說曰東北雷中峽裁容人左
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決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

又曰罅中穿如峽中峽中之縞垂罅中之縞倚皆自
汲也又曰足已茹則齧膝也足已吐是以趾任身也
吾昨者從雨若雪舟中覆按之覺腰脅間始隱隱楚
矣張生曰夫所謂痛定思痛者乎然予覽白民游華
紀初以銳心上而不知險既以忘心下而忘其險夫
亦善載腐肉朽骨矣

扯淡

東坡見悍婦爭言笑曰一點靈性都攪入猪嘶狗咬
中此非戲論也蠢茲庶民當其心頭火方熾喉下痰
未消誰不為悍婦者而笑人猪嘶狗咬也哉新鄭作
相可謂赤心為國其歿也疾書扯淡數字投筆便瞑
大根噐人到頭自脫今世之人處非高公之據腔無
救時之血而沒沒不知淡者其性靈何在乎

盛世事

崑張某者使酒恣橫嘗以睚眦殺人莫敢忤視有
貴者休沐里第遍訪親戚故人不及張張恚甚遣其
奴曰為我取若頭來免汝死其僕旁皇貴者之間惘
惘莫知所措貴者屢出迎客屢見之使使問狀其僕

屏息求死不敢言強之始道故貴者曰若行矣亟命
輿詣張謂曰若何痴耶吾頭故自在毋令而使落膽
何張亦歡然置酒盡醉乃別王祥治曰此盛世之事
也今何望乎白面郎擁千金之資揚揚出入里中飲
食婦女自快諸黠者陰螫之扞直指網囚矣况夫朱
家郭解之俠非盛遭時惡能行其意而媮快焉

徐有望

徐有望風流自賞老而彌敦許伯清冷醉閒吟不改
其樂江上美人也蓋嘗聞之薛君淑云今日偶候無
恙于有望之姪元修道其梗概如君淑言而有望今
年七十又六老矣

過惠山

去歲秋末抵惠山不能登遙望聽松亦復強作一詩
飲酒五合許此來絕無心情飲亦不能一合頽然鼾
矣語云情隨年少酒因境多吾于斯語政復得半耳

息香草

稌田之草曰息香稻田之草曰穀精蓋精氣之所傳
會而生稻之貴于五穀其末流猶可觀矣忠穆王之

後數傳爲穎士尤肖而班姬蔡琰之徒文采表于後
世微乎微乎夜泊伍牧遺于田野香襲人或曰此息
香草也記之

王商山先生

顧升伯嘗語予金城有獨行君子曰王商山先生心
識之時未甚了夜飲君常齋中於修甫言先生蓋有
堂聯云君親外不受一人恩澤天地間要做獨是男
兒由自觀之豈非獨行哉修甫又言先生有庶叔三
歲孤育于先生之父居無幾父死先生肩其任而力

籌之歲有歲會絕無那移出入累數千金還叔而叔
多樗蒲狎邪之好先生思所以感悟之萬端莫得嘗
夜雪裂膚先生手持燈火候道左鷄鳴喔喔叔從博
徒來先生謹身感容拱語曰叔毋勞耶其叔莫悟也
平生有所造未嘗從親戚飲食一時北面先生才戶
外履常滿絕不通十搥之束君親之外獨是男兒殆
終身不易其言者耶馬涵虛曰予游金城久知先生
然未盡其如此因與修甫君常輩嘆古今獨行之士
見于載籍者多矣然皆苦節不貞之務如先生之忠

相和堂集卷十一
敬乃可貴耳先生家故中上多僮僕遺必如廁卒時
年七十八未嘗使人滌牖曰此非人子耶而令以手
捧穢乎史稱公劉不履生草竟先生之念可庶幾焉
諛入
貴者不好諛此非人情一縉紳云惟我不爾其諛者
曰如公言縉紳大喜乃不知諛入矣

訪孟長

訪孟長知愚公未詣茗溪往候之談笑間知二兄之
交歡如故也異度幾不免虎口今已放還將抵舍公

鳴掌教石埭地僻而民習于厚絕與此口相宜
部郎元璜緝甫婿也孟長言其人大快士江左右至
有儂者文起居竹塢白民謂黃山凡夫偃仰山中貧
而適古白游雲陽卜居已定數端者皆所樂聞但風
利不能晤康侯此兄才高眼濶不審其近菘若何

蠡口

望齊門北有蠡口相傳云范蠡所從逃海地也王元
美曰范蠡還會稽始以其妻子蹈海此何取徵哉予
往年客蠡口舡上人指以相語竊笑之今日將過虞

山取道于此因載元美之說以信世之借古人爲觀美者多妄也

三花五子方

予目初眇有教予服三花五子丸者或云緩甚寧益于用乎遂止揚州張斗嶽謂予淮僧某者久眇暫然問之則服三五方丸也此古本所載耳而修合之法稍異則効不効應焉北婦請以相與予病久且老無事于方然願得之以濟同病者張信士通劍術其言多不妄

過唐市

長枕大被兄弟之歡也辛亥中秋前五日與世長托宿于此時暮夜月明如晝僧天涯者出迓小憇廟中洗沐訖乃臥兄弟之歡已此矣今日舟過唐市撫景悽惻覺風風雨雨都來惱人

先合後離

戊子哭父辛卯哭姊丙午哭母庚戌哭女癸丑哭弟二十七年之間肉骨殆盡而毛髮爪齒髓腦顏色無一如故者語曰三十年爲一世此不足怪顧念其間

有佳味而戀戀乎陳眉公云凡傳奇所演先離後合人生境界先合後離父子兄弟夫婦合而哭鬚髮合而白齒牙合而落手足筋骸合而拳縮乃至歸地歸土歸風歸火豈不痛哉可不念哉

周仲昭

周仲昭既死垂二十年而風度宛然夢寐可異也仲昭饒志而多情見予輒有婉孌之色望樓迎笑隔岸依依此其生平必然之致即夢神巧于造境乃至著明親切爾爾耶將朝來因見陳仲芳而思其兄長茂

所居又思其即婿于鄉不知今何狀耶吾春來多夢所見無非故人或曰此老人之態常然其果然耶抑別有徵耶三歲相親五更一夢冷風間蝶栩栩魂銷

伯衡夢世長

徐太史伯衡夢世長辭歸金潼橋召櫓相語其辭甚懇莫是魂魄猶思豐沛耶寢寐相接之交當世能幾偶然值之必非所樂或諱之者多矣

春

予十年不見春物頗能識其光氣自謂領畧殆盡凡

冉冉而不襲者淺也澹然光悅者香色含也巽狂震
怒坎踈者妒也麗已遲而神意懶者盛也寒峭日中
暄者晚也憫然充盈卉盡態者盡也忙疾者性也此
予之所領春也而今者大抵一忘矣然猶憶白公詩
云慈恩春色今朝盡盡日徘徊倚寺門惆悵春歸
不得紫藤花下漸黃昏

偶書

六時靜默由他燕燕鶯鶯三月烟花交付風風雨雨

藤花

藤花膩紫而清芬縵屈善麗其狀爲攬爲拏爲竄爲
偃爲蓋爲橈因高爲幢遇俯爲虬飲蔓衍駢羅所在
多有而予所見朗仲之藤溪未一二矣李雲杜言金
陵劉村有雪坡墓其地忽產藤紫色而枝相糾蔭廣
畝許子孫歲時展墓不知所在望藤羅拜而已雪坡
之裔孫所建語予每春晏花香聞十里而李秉一又
引太史公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之言疑
之也雪坡讓鎮遠侯不就後世高之宜與許由等耶
往歲曾訪藤于薦巖寺左頗森蔚觀者絡繹而至昨

使吉甫偵之葉而不花寂無履聲矣

日者言

有日者言日逢已矣君多言語擊刺之傷必遠游乃免且有適焉嗟乎予患不游游則適耳其如頽索之形不得輕載以出何請盟于心守口以待之不免則堅塞兩耳勿聽之日者笑曰夫且塞乎聽畢矣

景物

蘇子由曰于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此實落讀書語也予爲兒時顧洗馬嘗教之就學山中曰君好讀書必求助于景物否者所讀書必不靈迄今三十餘年眼光久廢胸中猶存種種大地河山洗馬之教也陶會稽居住山水間與無念和尚閉戶參學袁伯修問之曰近來參得何如蓋諷之也今日讀歌菴天池台宕諸篇覺袁公知陶不盡

戲書

凡有形骸之隔必生淨穢之觀剖苑終囂於靈公吮疽兆殺於吳起是以明智承恩務鞭其後仁人用愛

必顧其安

冷熱性也吹冷爲熱非性畢彰好尚情也非好之高
虛情已著是以鳧短鶴長斯爲同仁之化絡首穿鼻
摠屬後天之刑

王喬飛舄豈伏謁之鳧趨莊子尊生羞越俎之庖代
不求字義巧竊書詞徃牒具受剥膚今文所以充棟
喜則相靡皂櫪之交自然蹄齧進若加膝率情之
愛難免淪淵是以傾蓋之歡必有知人之哲投杼之
懼不生屢至之時王夫人有言其與人也易其去之

必速

何如老白舡中羞抱琵琶半遮面爭似蘇家堤上試
爲長老戲叅禪香山社偷得些閒春夢婆還生顛倒
齊牙善意栢公之口無所施其舌張李衛知微君
集之馬不得信其馳驟斯蓋神之着形非關我之相
物是以淵魚之察謂之不祥知幾之神行所無事
書是同人每讀一篇自覺寢食有味佛爲老友但窺
半偈轉思前境真空

逆來順受甘爲罪已之歐釋怨存恩不作書門之翟

蓋人性豈必無偏我心不容有悔直須洗却意塵方
稱人道但欲自乾唾面已結冤家

學問講習少年無不老成罪過風流白叟常如英妙
此今日最陋之習也耻躬不逮以思無益

非里巷間物政須自見其不時非愛憎中人豈宜望
人所不及

理直氣壯明目張膽便有小丈夫悻悻之意必如孔
明之綸巾羽扇如曹氏父子之橫槊賦詩乃秀嗟乎
夫非盡人之子與

優伶

旋行之牛主人憫而休之令散處于野比視之旋行
如故見者爭相笑也夫不有功成名遂身退而終不
能自放者乎張伯任先生曰今世仕宦都不類優伶
優伶舍其故我扮脚色於當場士大夫苟且當場但
修邊幅于林下蓋優伶退而歌哭者耶

怨

習懶成癖且不欲以面孔向人每有倩作一書游揚
他技或從中居間者輒逡巡累日不得已然後爲之

及投人人或不應則咨嗟不已蓋予之為人常踈自
為常密如此而奈何猥以所不欲溷人不得則怏怏
哉已懶人安得獨勤已癖人安得獨通已不欲向人
人安得為人忘已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
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張環蟠桃圖

先大王母方以嘉靖改元週甲子有繪蟠桃園為壽
者曰張環筆力道細有宋元人風概而世不多傳其
品故在妙能間上有序侍御改亭先生作大王母弟

也詩于左者曰德興訓導周秋汀瑞餘干令闕時望

雲瑞安訓導鄭子充近仁右上杭令高歸田以政樊

府教讀王真愚 下則僉憲周鶴村 孝廉吳純

甫中英皆當時知名士圖藏先九德家萬曆癸丑光

甫弟歸予自先君歿不幸廢視家藏殆盡得此如還

珠返璧悲喜不勝亟付裝潢家表而新之久雨初晴

將命桐曝書畫復紀其事屈指春秋蓋九十四年于

茲矣萬曆甲寅四月初五日

雨窓

焚香啜茗自是吳中人習氣雨窓却不可少

才難

晚刻與元瑜平甫時可飲追述先世長言笑風調無
不絕倒而所作書畫戚友間罕有存者世亦難得因
知手足之痛隱隱怛怛至于今白晝多清淚非獨哭
子私蓋亦有才難之感焉

數見不鮮

往歲與諸賢作會謬承推獎心知其無當也要以一
念之信則自證不負云中年病廢便有一二眉眼之

傷匿影避之其游如昨者較然不欺矣邇來氣衰神
憤每臨流對鏡輒欲自掩其貌柰何以此僕僕向人
陸大夫有言數見不鮮不可不念也况人合之交既
老而不能見顏色者乎

得禍

謝靈運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
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知為靈運乃安此藉
祖父之資自雄高華極矣然終不免於禍本朝解學
士與王檢討恃才放恣上書請鑿章江水便往來竒

誕彌甚掇禍彌速不亦宜乎

報身

賦性迂懶不喜作達耳目所及多冠服語言之妖泚然欲嘔張幼于一生標榜携妓荷揶自言賣色于市此豈復有人道哉其得禍宜烈矣豐進士坊才高一世晚膺腰膂之疾僵不能起常着五色雲衣使兩人直舉之作張道陵奮袂狀此死人出櫬中屍立耳何觀乎寧惟不足于內要亦今世報身應招耳目耶

金小二

金淑真 小二慧婉多風喜談譎多以意甄叙人物而綢繆之雖甚有力弗能間一時空群物也癸丑游虞山有富者子集珠翠數千金爲小二飾會里社扮孫夫人凜凜有捉刀氣觀者艷之爲之語曰就中一騎粧偏好昨日崑山縣裏來未半歲死張氏或曰張蓋其所甄叙云予觀古今佳麗誰不黃土合在人間十二三簡簡之後最先朝露者二耶雖然二月春霜殺飛李明年欲嫁今年死二過之矣獨其母禬然無倚又多蠶鳧之擾予每出南郭望東偏綠楊樹色歌

彩雲易散懽然久之

祝燕

雙燕惠然主我心念之昨夢也而不祥云何海母將
颺耶民或侮耶將情結爲境告予以先徵耶神予戲
耶抑夢侵者祥耶母如日者占感騰蛇耶將予有不
祥徵邪旦起盥洗馨鑪再拜而祝神許之耶祝曰母
庶無吾襟母汙吾琴載飛載雛共語春深

桐夢

桐夢世長與一紙纏纏百言多不能憶其末云名清

故使汝不足然未嘗苦汝之終不足德淺故使汝不
發然未嘗限汝之足以發斯言不爲無理可深味也
又語桐曰里將社多張水戲囑汝弟慎勿往觀則諄
諄命之矣記以示櫛櫛袖

蘭香

周舍章有婢曰蘭香王夫人媵女也薄有姿調舍章
昵之遂謹其身搃內外之勞周旋妯娌先諸作務垂
三十餘年章既病備兼子女之孝章死事王夫人益
勤左右之奉行年五十屏處床後聽夫人指揮無不

咄嗟而具婉戀之性如嬰兒如處女蔡邕有言金生
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于卑微斯人當之矣

麥秋

麥秋峭而不肅小春華而不靡

楊忠愍

野夫見慣不情事鵲噪鴉鳴搃不知楊忠愍題扇語
也戲場上真正活法聰步步本色

穎人

以人姚玄倩以華亭薛更生書來求為穎客且云當

不减古諸葛諸葛以子瞻名後世令子瞻生是時或
未必與澄心紙廷珪墨並稱何也湖筆自陸希臯後
無慮數十家日變月化至茅瑞彰非獨筆價兼多筆
情矣玄倩少年耳聽其言多爽氣且知為瑞彰之繼
子技必不俗晨起試之果然



有在直字集久卷十一

卅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二

筆談

王於潛

吳郡 張大復 著

王於潛見其二子清發可喜因念昔年於潛病甚絕欲無生又明年生子遂連絡而至人爭竒之蚤見頭角又復如是耶真才不偶于吾鄉無先於潛者况復世德肯終沒之哉丙午冬夜偶謁南昌王先生先生曰今日餞秋榜新郎座上無金伯闇意殊不愜頃退

衙聞於潛得子又是一喜也

潘叔獻

潘叔獻讀書茗南山中經歲不踏城市雖所欲造低
回輒止選刻義杓宗馮黃二氏而訂以已見謂此道
不妨門入吾觀少室棒師端以門頭引人要須打出
門何疑於作義耶沈丹衷曰叔獻藏春秋榜錄殆將
充棟自洪武辛丑以後未有脫者斯亦竒觀矣三十
年前故嘗萃吾之力為此藏可二百餘本在棲雲僧
舍之東軒頗自矜秘卒成灰燼至今猶自恨之意必
有物妬之不意茗中乃有叔獻然則吾曩者故慢藏
為祝融氏所窺耶

曹幼安

某與曹幼安周旋甚久故在疎密間久之彌進幼安
雅不欲先人其言呐呐如不出諸其口要於款會無
不了之某嘗欲以君子之交淡吉人之辭寡相與昨
見某面瘦其容蹙然雖復久語神終不怡既別便使
齋訊不交書又數日使使告某所欲聞曰念瘦之甚
不應以此營念也

產正溷人

張治生卜居千秋巷席之宅青雲坊相距不數武得友七人故名其社曰青雲里治生序之曰興會所到駭電奔濤沉寂以思枯髯吹骨慮無不並茂苑之鑣奪雲間之席讀其文可信先是治生居南城里曰雙桂劉元美在焉元美城居獨行不欲以名自達於官長治生曰吾故在夷惠間猶能以朝夕之需膏元美農部馬仲良為某小立產歲且入佃者載以逝不無快々吾始知產甚溷人予曰某故有田不下十頃窘

則割之不遺錐而數椽魯靈如故夫先人之廬與田何擇焉政為有力者不得負之而趨治生笑曰有是哉

交情

周自淑曹惺倪一見張席之爭問王先生理常州何所不足曰政欲攻其短有美吾信之不須言王先生嘗語予此二人者決定無疑果然果然大江以南無此交情矣嗟夫

衛元

歌者衛元名冠部籍賓王求歡不可乃曲謀于媪得
之而媪者年四十矣定情後媪以筵請贈賓王中韻
云三千猶是空群色四十難言不動心一座絕倒賓
王形體頹索好偎紅促坐人或笑之輒云誠為薰葭
定倚玉樹

去江城

去江城不五里水淺舟膠方旁皇岐路間適有巨舩
當洲伏淤不動遂依古岬而宿枯葦拂々時與孤鷓
相聞暗想仲蔚當年故有苦竹點綴安所引流水環
之也濁醪數酌亦自頹然

五里亭

舟膠五里亭意况甚惡念江上諸賢頗更夜行曉起
之槩十年足力頓可無餘馬頭殘月亦復低眉笑人

顧山

顧山茶花已經十年夢想今日詣二黃終不能至詘
於足也黃介子云相傳花蔭七楹樓許則敗々必淨
盡乃旁挺小榦漸盛如初距其始三易榦矣今之花
杪已及岑樓昭明手植可信當是三百餘年作一小

刳也山多花丁好栽牡丹芍藥石岩杜鵑而芍藥之
竒於諸花稱最勝品可三十許菊品二百春秋爛然
自二黃結社於此花品爭竒庵僧多知佛法

大河

舟自大河掛帆而東望拂水野烟縷、橫逗林際若
續若斷吾谷丹楓都作沉紺色蕭、蔽空而下寒江
簑笠之想殊不減吾家志和但見性未能脫落如所
云日與諸君徃來其間耳夜扣受之不值書以貽之

長至

舟還江上有操豚蹄而祝者始知為長至夜比入城
市寂然念老且困不復以節序為限曩時追逐之歡
流落何許朝來坐艸堂二孫擁膝而立楚、如常自
辰抵暮絕無履聲相訪嗟乎聖人明四序之節以休
民吾猶及長至之賀與獻歲等今亡矣夫

萬先生恭

少司馬萬肅卿先生恭有錢穀屯田二議其略曰鑛
期開發諸有鎔販官可勿問錢期流通雖轉易無禁
屯田期於開種邊帥兵商惟力開墾永不報科淺識

之夫所謀毫毛所見眉睫少屬遺漏爭言不利不知捨之以為取而失之以為得何者鑛開則毋無窮錢通則子無窮屯塩行則邊有餘粟可緩輸將人自為守無煩保聚此視渺見所得多寡大小竟何如哉鄧文潔見而稱之謂為石畫嗟乎何論萬先生濶大之才可與任事山中相業即文潔亦自見其一二矣惜乎華亭既去位不及聞此議也先是萬先生試童子科華亭異之已官南曹有擬先生學憲者華亭適在政府言曰萬君衡士固當何如衡吏遂自驗封擢郎考功後理戎政偶以微疾卧即第忌者螫之世廟怒不測賴華亭力救免歸嗟乎賢士大夫得行其志用保其身豈不以相臣哉先生之在南曹也壽王觀過龍江府部迎之大璫肆橫以朝妃相恐無能對先生不謀而對曰禮無朝后何言妃璫默然倭寇留都倉皇閉諸門男女數萬人號頹城下先生曰奈何先棄吾民悉納之蓋華亭之保持先生終始無間其有所信之矣

漕河

王先生汶上志頗留心漕事卓有定筭而所言不出
一方似未盡所欲吐但云開漕要害樞在戴村壩某
嘗按志求之亦畧有會而未暢今日讀萬司馬治河
筌蹄蓋抵掌可述云漕自茶城抵臨清曰開漕自清
河抵茶城曰河漕自瓜儀抵清河曰湖漕開漕資汶
水一縷西注耳汶性本東入海如會洸并山東諸泉
勢溢則東衝坎河如瀉萬曰資汶而汶東可乎乃取
石攤坎河口為水平溢則縱之使東平則西注漕而
開漕利河水溢往北開支河殺之萬曰支肥則幹瘠

何利於漕此其要在堤乃大堤徐鄧延袤三百七十
里布夫守之于是支河幹愈深水行地中而漕河利
高寶諸湖夏秋泛溢至高城數尺萬曰此其要在閘
乃尋陳平江故跡建平水閘二十處板湖脹則閘口
縱之饑則閘底蓄之又於瓜儀各建一閘湖大脹則
痛泄之而湖漕利三漕底績河勢歷然其云開漕資
汶水一縷西注又云資汶而汶東可乎此信要在壩
村可一言盡矣記以問王先生不識更有說否司馬
公又言河發有候請改期早兌令漕船無與河怒值

此又以時運河斷之不可易矣

嵇先生鑑

慶符令嵇先生鑑清強有守初試如臯以鹽使者牒掣鹽儀真故事掣者至燕飲月餘篋肥乃去則藉手報使者先生往還纔六日徒手歸報御史面譽之心啣之矣遂改知安鄉人或尤之先生曰吾少貧吾母以縫紉衣我挾策詣塾綫溪新故屬也後婚當親迎念所著履故敝假他鮮履著之吾父見讓曰若耻履敝吾耻之敝履者遽解去躡故履往吾失歡上官以

歸故履尚在也嗟乎世固有為令抗御史者自遂其性為務至有上官所不能堪直名高耳嵇先生不易其志抗御史以所不言人莫聞知故足重也後補慶符年五十七詭引年律以老陶會稽曰先生嘗云令威威所事也監司部刺史持法調刺以威我故威吾所威者五達之市三戶之校心評口訾其為監司部刺史多乎哉令謹事吾民不勝事也其曷敢不威予讀其言凜々矣再補慶符行詣京口舟幾覆有巨艘拯之其人曰如臯令君耶以其徒拜檣下曰德公無

有在事堂集卷十一
以報天乃假手於此斯非自威之取效也哉

機

天下事未有無機而濟者也願其用在速緩則膠信陽高鉄溪先生嘗判鎮遠洞夷有相仇者守使判輯之不服判乘夜徙居他山空設其供帳故所質明社卧榻已碎判乃從容束帶出帳前議和事夷覘而神之盡服嘉靖間景藩由豫章之國大璫索輓夫不如數不得去有司患之按察王先生宗沐曰是駭可給走耳乃陽啖以夫直陰令衛師挽王舟從舟不得緩

逡巡去有司省費千計先是王主事行部霸州惡少七人殺越人于貨而一人逸至京為緹騎所捕其六人亦相繼覺有左驗矣會械送對簿先一人復跳而逸獄久不決有旨切責理官急即中仰屋嘆移疾卧閣耳先生攝卽事即白元輔夏公抵曹命一隸衣敝絮而伏墀左趣召六人墀右伏厲聲曰已獲復何辭六人見墀左者叩頭狀相顧駭愕盡吐情實獄始具此其機發于心奏於手即兩先生有不得而自主者稍之淹留人未有不洩之者也何也機之用活緩則

死故曰緩則膠

殺虜

王敬所先生嘗語鄧文潔子謂虜不可殺耶文潔未及對王瞠目搖首曰虜可殺也我畏彼々亦畏我及是時日討軍士而訓之阜其財求利其器械自度可戰因以郤市挑之少有次且執義以往雖犁庭掃穴豈難事哉當是時俺酋新款王以刑部侍郎閱視宣大山西諸邊常為圖說以進大要謂撫守戰三者提衡同而三鎮形勢異宣府撫七而戰三大同守一而

戰九山西撫三而守七其意要以戰為主此非明于彼我之數而熟識險易之形我畏彼々亦畏我猶是從旁說砭矣或云閱邊之遣大臣自王先生始

畏寒

生小怯冷然不如其畏熱五十後常取時壺煨手稍去之輒拳縮不肯展而兩足湯々然即隆冬不用火具六十而後絮襪綿帶猶不勝其寒燥之以火亦不勝必使人以手溫之移時乃得數晷之熱應是水下而火上水枯而火炎也火炎而不降水枯而不勝上

下不交潮汐不信生理滅人道息矣吾每正襟危坐不知其俯有時而睡其斯之故歟

江陵

江陵既秉政上六事內有飭武備一款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每歲或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以試將官之能否以觀軍士之勇怯上然之將大閱科臣駱問禮嘗之曰大閱古禮非今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又曰伏乞先其所急留神萬幾以勵庶職又曰釁端宜防巡幸宜謹蓋隱然與正府抗而江陵弗罪也且曰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以為當止而止之誠便國家輔臣與科臣之言何擇乎如此心事猶謂江陵偪無大臣之度者何也

邊賞

邊功論賞當先將士就使主議者發縱指視允為功人亦不得與推堅陷陣比江陵在政府遼左大捷擬票恩加必以將士為首其時該鎮諸臣首叙搃兵恩資獨厚雖然督巡撫身在地方親理戎事者亦視之

有差此真宰相之事不易之論也武夫力而獲諸原
書生坐而專其利夫誰堪之江陵辭恩疏云皇上以
大捷告廟自引冲年涼德必以成功歸之祖宗列聖
夫以皇上之明聖猶不肯自以為能臣等何知乃敢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且閣臣以邊功受賞亦自近
時有之非吾祖宗盛德事妙哉謹言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

耳入

錫山六和院僧洞明主之其人耳根圓利蕉團栞坐
便可吐析一乘如觀掌上罽摩羅菓往見三際亦尔
際二歲失明經律論三藏之文皆從耳入還從口出
未嘗錯一字後居練水清涼僧舍漸曉波畫人或問
之輒曰其義當如此

王世周

王世周談際都不及李長吉心寔好之故是巧持門
戶人王開美客茗紀遊便欲破垣而出

天竹

盆中天竹阨于牧而盡雖蘖不復長計五年矣有教

某植之士者屢沃不花長亦不踰尺或云不取沃如法輒茂星丸纍々光瑩鮮碩不受氛滓嗟乎既折不害又辭腴而就瘠南方花木性故有如是耶尚覓嵇含疏攷之往歲嘗乞金錢于顧附巢云隸竹譜知卉木之挺而直者皆竹也天竹色丹渥丹盛明之象也於方爲南天之正位名曰天竹將謂是歟

許媪

許媪者能釀白漿相貽又能儲一醅待給醅耳盡缺其意不厭當年白衣人邂逅間何得便了一局

周泰叔

葉先生雲嶼嘗語某吾幼壻佳幼壻周泰叔也往讀泰叔試義謂有擒刺都不自旁門入雖復落々將必售泰叔見某近草云是一步一迴首尾一筆

孟夫人

孟母葉夫人賢母也性好文史能爲五七言律吐音韶麗有作者之風然意頗矜秘嘗一見之王世周許不下數十章朗々可誦夫人所居處潔多異徵嘗注水給洗水中忽現梅菊水仙相花葉宛然經宿不散

梅村草堂集卷十二
夫人喜祝曰爲吾見者願見蓮花質明有蓮花半粧
如畫經宿亦如之嚴誠侍兒勿洩女仲歸寧爲某說
如此仲卒夫人哭之慟對二遺輒嗚咽不勝今日聞
夫人召爾彰侍寢覺五內俱貼昔陶周望幼喪母嘗
請趙端肅端肅爲設飲食入內屬尹夫人主之夫人
摩周望頂一邱小去母獨從父遊良苦夜寒誰爲覆
被者不致一悽惻計爾彰侍夫人寧獨安
郎鄭母畫燕之事將一有聞焉

冰壺

擁絮透冷覺翎片霜花將封瓦縫又殘月映幃直欲
排空而入窺觀天際始識冰壺

鄧文潔

鄧文潔善病善養生嘗等世弄轂而欲逃之自謂楚
越肝膽矣猶然我也已在告則甘不能而置之花迹
僧房亦罔習禪定若起若臥惟意所適乃恍然見其
端倪而未有以證也每誦斯語輒思徐聲遠詩空齋
無長物併欲去蒲團

許元倩

夜與元倩仲嘉僧孺語意頗忽、不復能另闢一境以相娛樂杯巡之際如了成局元倩又言月冷房空政賴女孫婉慧以消寂寞天又奪之某亦相視悽咽背香山居士見龜兒解吟臘子裁服故是人生佳味後成涕泣乃形之篇咏至謂兒女不須多能又金鑾子猶是懷抱間物既歿三年香山見其乳母而瀟涕彼何人哉

未見此人

譚公亮將有疾念念不忘吳在大徐思曠每諄、言之深以不得一見為恨尊賢而不能容衆於今世未見此人然在大之沉毅多燕趙慷慨之風思曠之清純絕無有學有養之氣於今世亦未見此人也

萬情

窮愁入詩則工醜獍入画則肖垂戾入傳記則奇是故世界合而知缺陷萬情合而知不平香山之詩謂之俗不知窮也獻佞之文謂之不肖不名其醜也庸庸十指許大氣力乃欲翻缺陷之案強貌全人其孰定之哉

夢

天宇四垂如藍色錦五雲飛湊浮昱如水淪漣如雉
子班々時有白霞如點雪如屯絮界五色中虛丈許
其藍特異如鋪翡翠如空青潑三星綴之如夜明沙
如初夜長庚英刺人眼又南折可二十丈明月空懸
如梨花春半浴々如秋中露下光濕空際男女列拜
于庭某亦仰睇周視如天水動搖久之不滅自詫吾
眼忽開便得未有既覺如吸上池水肝肺盡涼知其
在夢不欲醒意將卜之且否々不如佳說雖然猶恐
習而不知其異也甲寅十一月二十一日五鼓半環
政從屋梁墮冷徹四壁

清貧

貧則清則人清之矣惡乎貧知希則貴則人貴之矣
惡乎希夫夫非驚清而求貧欲貴而却知者也竟于
不貧而人咸知之是故安分之人常羸出位之思况
辱

倖名

履其事者集其名故有履之而不名者矣櫻其害者

食其利未有攫之而不利者也是故造化靳名未嘗
靳利倖利者存倖名者絕

徐文長

徐文長小時與張氏子同里巷無一日不三四至竹
馬廝褻一趣而到門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
步間風塵縷：昏一巷皆文長與數童子所蹴踏也
張母獨憐之至則啖以糗糈餽餽或出果餌入袖中
戲劇而蓬垢則為櫛沐縱為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
張母家故將軍也文長時備戎物或弄劍槊引弓相
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趨臺級至墮跌
損壞母終愛之不色愠亦不甚禁詎兩兒子意若期
以濶遠不屑：事兒女緝束此等文字幾入鬼道却
妙甚命倩急取佳箋錄之然不令兩孫見也昔莒州
公故有慧兒舞象之年輒好會真傳公語朱夫人將
束之夫人笑曰恐不解安用束公默然

易地則慕

山人集多名爵僧集多名人未嘗名爵慕山人名人
慕僧也雖然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易地則慕故

誠有之

純常

負日者忘其腹向火者遺其背此補救之術非純常之政也重綿而居溫徹四體無陰陽之患其孰能易之故曰王道平、狐裘貂帽以為觀而民始苦寒矣

時大彬

時大彬之物如名窰寶刀不可使滿天下使滿天下必不佳古今名手積意發憤一二為而已矣時大彬為人埴多袖手觀奕意嘗不欲使人物色之如避租

吏惟恐匿影不深吾是以知其必傳雖然偃蹇已甚壺將去之黃商隱曰時氏之埴出火得八九焉今不能二三蓋壺去之矣故夫名者身後之價不可以先不可以盡吾友鄭君約之塑也曇陽死之夫先與盡猶不可况其有兼之者哉悲夫

破躁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政雨此破躁之藥而聞者以為可笑也蘇子瞻舟淺江灘作書不輟殆是雨中徐行者耶

文人

近世文人好訕濟南多拾其一二險句累辭轉相口語如昔人言楊子雲以艱深之辭文其淺易之意政不知能言楊子雲者必真見子雲之為淺為易歷歷可揭示人而又自能涵之洞之不艱不深以成一家之言可以俟後之作者而不惑然使後世復有楊子雲猶未必其言之盡是也今之人何鑿也嘗覆按其人之文矣鼓掌盱視自喻滿志乎則未有不為險句累詞者也其為險句累詞又未嘗不顯然出于濟

南而無所顧忌猶曰文須獨造安能為昔人所嘗為今之人何鑿也意殆盡愚一世之人高閣濟南惟吾所恣取而一世之人果不能出其相愚之意嘗試一齧縮舌去之曰某家嘗云尔此夫以耳食者所謂一解不如一解歟吾於濟南直見其縱橫六經跌宕子史如黃河決溜雖至于不可窮詰而終為天下之奇觀也雖然英雄欺人故時有之

野

每見作達之人輒欲嘔見野老則忘夫非吾未能達

而自忘其野哉雖然作達政可嘔故有野老而作達者矣政復可忘

情有餘

絜善而稱必有餘譽節口而規不免煩言故是吾情之有餘終為人理之不足

難易

遠之有望易近之不厭難貧賤不移易富貴不淫難

戲書

花之光浮昱水之色蕩漾雲之影捷出香之韻乍來

有無之際殆不可得而傳偶讀梁鴻傳鴻既死為墓要離塚傍曰可令相近念忽至此輒書之某亦不解何所起也

繡野橋

舟抵繡野橋望西城門不覺占袖憶昨歲與王季和從朱伯還夜飲歸膠舟於此俛仰之間伯還已成陳跡豈不痛哉自邵茂齋死欽愚公繼歿覺桃花澗水鳴咽吳閶蕭管無聲寧堪華亭鶴復爾窳：耶披襟解帶之致而今而後政不可得

先輩矩矱

陳顯達言蠅拂塵尾是王謝家物汝輩不須捉此其言甚善願使子弟捉得塵拂亦一快事也惜乎未見其人耳先輩多矩矱博奕飲酒雅非閨門之懽獨王京兆嘗率子弟圍棋雖復推敲之際樂然後笑未嘗發聲先君婦語予此老風流故非吾所及也

物色人

邵仲書初不喜薜如輒語僕物色二字姑未相與今日見薜如即未盡者都佳夫知不美之為美如仲書可與物色人矣

江右奇文

癸丑九月文起偕孟長邀丘毛伯遊青丘掠予且止受之當會座已列觴千頃雲下問陳大士毛伯願額曰良苦往與大士閉門作義獨形影自憐耳某問毛伯王淑士言尊為文至多可一日數目毛伯笑曰有之昔郝仲輿自闢門戶幾欲嘔心顧莒州向郝索稿輒得四百五十餘篇苦心人功行圓滿不乃大適耶毛伯大笑泰昌元年冬留源彙立陳行卷暨艾千子

羅文止費無學諸稿為一帙題曰江右奇文書此

花朝

風遶竹間輒成大和予家居無竹不知其甚若是早
間聞之悶然曰花朝若此其如歲占何啓戶視之則
雲物澄鮮冷風琴々從東北來耳陶周望將發天目
夜宿夔清庄溪流觸石作聲徹曉來枕上周望憂之
曰雨甚不成行矣夫陸處之民不識溪聲何怪而予
乃不辨風之敲竹真可發一笑也

閒

夜無穿街之鼓則閒村無驚夢之唳則富吾于今日
見其象矣往時踏月見酒薰綺煖之處多發殺機即
有念者常不能自主夜來啟扉寂然緩步里許百道
虹光黯々穿窓而出作寶光色來着人面不謂疲暮
復逢其閒

邵家郎

頃見茂齋郎拱揖如成人心喜輒復悽咽我每見吾
家孟尔彰舉止嚙笑轉捷而終似無所賴如空游之
魚惘々不知所止豈孤者之神自相輸耶邵家郎生

三日病瘵茂齋憂形於色俱不免泡幻戰：皇：汗
出如漿數矣乃不能見其勝揖時悲夫悲夫

硯池水

東西洞庭山闢氣湧水波千里喊沸而濱湖一措大
硯池中亦應其類陡然起立可憐哉小附其大智量
乃尔耶洞庭君聞而笑之然不知俊厨頤及朔蜀洛
黨戰蚩觸于角端分主奴於夢寐洞庭湖洞庭湖亦
若是焉而已矣

李緝仲

茂初書齋石尚先生列盆景處也緝仲出百義質於
此某與緝仲交十一年其文不下數變愈變而愈逼
古翻空徵實無非篆籀之文昔安元旭見某刻語王
又新曰今日又讀世說一遍王笑曰不然前有世說
今有茲刻恨不携緝仲義眎兩先生當云又見枚乘
七發也

顧氏社

往游顧氏諸兄弟間約為社都在舊府東園或霖雨
堂中時合時分凡七輩雋者五人盛矣憶昔庚午先

君器仙居沂水于陳橋庚辰竒元城於髫歲丁亥識
今進士於草堂謂氣骨深穩神宇和粹應受福德其
明年戊子春見連城驚喜必今秋搏風之翻未數日
而先君歿是秋連城果雋進士以丙午鄉薦又十年
登第先君之言不失一二矣獨元宰善病元亮閒居
每一把臂不勝今昔之感云萬曆丙辰春三月潤州
古樸堂記

劉思諧

中翰劉思諧貌如敷彛多竒偉之識而必依于厚貲
選中未見此人其郎子約有俊氣未便了然于心手
需之將自及思諧與汀州翁善因是館予予自知非
其任也爲相念特至不敢不一徃思諧于此道最
有力即錙銖濃淡高下莫能遁也少與華珏徐大用
筮繼良弟覲文相砥礪四人者皆得之竟失中翰天
意豈有待耶丙辰記

繆仲淳

憶與仲淳交自壬寅馬經庵始癸卯予病血日夕卧
公亮南軒仲淳為製方與之癸丑仲淳在王子顯許

聞世長病馳過草堂執予手言曰元長豈可無此阿弟特請視之視之而有憂色予曰頃以足下自天降今奈何仲淳惋然曰即天降奈何今日再晤甕城為識其語令吾後甚無忘仲淳也

崑腔

魏良輔別號尚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之屬爭師事之惟肖而良輔自謂勿如戶侯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咨焉過稱善乃行不即反覆數交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

者亦善轉音願與良輔角既登壇即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效之考訂元劇自翻新調作江東白苧浣紗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棊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鑑然譜傳藩邸戚晚金紫熠燿之家而取殼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于藍借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為均節崑腔之用勿能易也其後茂仁靖甫兄弟皆能入室間常為門下客解說其

意茂仁有陳元瑜靖甫有謝含之為一時登壇之彥
李季鷹則受之思笠號稱嫡派

淚零

往與陶逸則周旋北山下彌連數日時湘夫人初到
膠城為歡如不及然其情志頗能得之飲酒談笑之
間其後四年再題書不類多歛華就實之思友輩中
可喜人也自是不復聞問薄味玄思致精爽有氣骨
既歌鹿鳴稍似華艷亦其本色非強作之者虞山數
月往還便成千古傷哉吾邇來匿影白石軒中度日
如歲偶逢故交輒問訊當年人物罕有詳者念此寂
寂無言淚零

樊伯慎

樊伯慎言名宦去思是先孝介意外之事置田輯宇
是崑山人法外之情據王豫章批允諸儀部魏孝廉
之請甚善終是崑山人可問樊氏子弟不必問也伯
慎有妹壻杜子堅名鉅年十八落筆如古敦彝寶色
瑩然獨居山中遂精六壬之用伯慎不輕許人為予
誦子堅不去其口

許文舉

許文舉將侍臨穎公過存朋友戒默僮僕然後行里人嘖々嘆嘆之士大夫不徹此障終倒牆壁張可菴先生有言貧士登科第但要牢立脚跟轉動一步不得一步伸縮歩々須與走過此解殊有味也吾深有望於斯人

劉中翰

潤州士大夫如徐行甫華德夫劉叔熙可謂君子惜乎皆無年當德夫被逮時劉中翰許嫁女與其嗣宗沐其嗣甚偉行甫既死遺孤學古方稚小中翰亦許嫁女與之每月朔必就徐檢校器物量度錢布出入既長則籍而還之叔熙有子夢祖翼祖貲甚削中翰為籍所入劑所出十年而不怠學古有文自可脫穎宗涑以尚璽之郵升成均弟子中翰意亦少慰矣獨夢祖衣川青衿翼祖有雋資壻于延陵不知學就否中翰亦以泉殊可成進朱方黯曰子約氣直上駸々欲穿驪駒前矣

禮俗

檀條金山彈琴者佳甕城屏風街亦有之氣韻故不
逮大功坊青八百氣稍觸使人有居京洛意

湘君

湘君嘗自課孫孫偶瘍不詣塾湘君自教之既一月
見者訝其孫動止有式多雅步一所親詣湘君許庭
戶寂然孫擁榻作字君亦讀書不輟

道伎

道人葛了澄故陳州諸弟子觸憤學道自言我於諸
行稍習便詣入獨持鉢一事每旦發憤為之至則赧
怍而退積四十五日始得不怯唐應德與羅念菴分
門持鉢入期會寺中就所施多少為優劣既會羅鉢
常盈唐或竟日無施者因以此自定其操昔謝尚能
鸚鵡舞王丞相問有此理否謝便着衣憤而舞坐客
撫掌擊節謝俯仰在中旁若無人阮千里善鼓琴人
或諷之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終日達夜都未知向人
所在此際功行豈復有道與伎之別耶

凡例

有乞書馮咸甫者必廉其困頽時乃肯下否則善價

都不得乞一字里富人求書墓石謀之其客客不許
久之曰可行矣乃令富人持緡錢數千與設凡例約
五文下一字取籛納之爲欣然下筆書石將半馮目
其籛曰已足遂不復作昔裴晉公祈皇甫持正作福
先寺碑記酬以千緡皇甫怒曰碑文三千字一字一
緡更減不得裴笑而足之張子曰吾欲處皇馮之間
半則不半滿則湏滿

視履編

視履編故贈司徒李濟美先生平生視履之作分章

名篇紀錄詳雅予嘗得而讀之意頗不便繙閱何如
裁為年譜如指諸掌乎發意良久未即語人而先生
春宵見夢談笑動止宛若平生執手叮嚀意欲以此
事相屬某亦心許徐君允謀掛劍矣夢回雨驟令留
源書其事請以一月程圖之先生與家府君誼數管
鮑交定生死念無所自致于九原此夢何容泯滅又
晚年訪舊意思彌增雖復垂老多病之餘不忘草堂
相對無一至輒促膝相語動移晷刻某愧不能為主
竟談而退猶復步、惜別平生抵掌之歡幽明永隔

人世會合蓋可以忽乎哉甲子正月十四日記

小青

長洲許仲謙見示小青集湖上異書也首冠一傳却是俗工寫照正遠神情青詩云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如此流利從何處摸捉彳亍居士許大膽識乃爾放筆自恣耶集中書應入昭明選不爾品外錄中豈得無此

新嘉驛

一鑠拈出新嘉驛題壁三詩首絕云銀紅衫子半蒙

一盞孤燈伴此身恰似梨花經雨後可憐零落不成春江行十三日抵雄縣又於客館得四句妾心江岸石千古無變更郎心江上水倏忽風波生後題銀紅衫子古處李秀書然則新嘉驛詩其為李秀作無疑江亦可人居然不俗丹徒鄔善夫索和秀韻竟日不得一字非關才少正患情多

蘇渙

杜子美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

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

舟楫而已茶酒內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
句動人接對明白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
殷留金石聲賦八韻紀異亦紀老夫傾倒于蘇至矣
按唐藝文志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
稱白距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
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據此真與靜者
不類世人不達變化遂謂子美譽渙太過亦何知言
與人迥無交涉渙在廣州嘗作變律詩十九首其一
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牀此意向誰
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
辨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儕當勉
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掛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
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
滿無所疑一中分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
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斃才力素壯詞句
動人接對明白夫豈虛語當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
都絕後不免伏誅要當以世考之

子美六絕

不學前賢畏後生是今人通病不薄今人愛古人是
作家要訣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書必不佳吾欲日誦子美六
絕一過應亦小補

惡夢

某居貧無酬應一切酬應之文皆是為人作奴心厭
苦之而其人或有以某官功德未揚某事避忌宜竄
令人欲嘔欲割無地自容幾欲焚燒筆硯誓不復作
勢未能也春來無此念頗自寬夢神相苦便發狂大

斗隣雞破之不覺欣爾有喜因念世間惡夢覺已思
之亦是一適李太白夢遊天姥吟惟覺時之枕席失
向來之煙霞較此又是一適也世路惘惘正苦不覺
耳誠覺亦烏往不得自適乎正月念三日記

病中

杜子美戲為馬墜歌結云君不見稽康養生被殺戮
固是真語却有屠歌兒舞健氣樂天病中詩云病來
城裡諸親故厚薄親疎心摠知惟有豫章于我分深
于同在翰林時雖屬婆子話須要知得但是開口便

俗

春秋

天下春秋義無先王氏而安福鄒汝光輒語人此事但對胡傳看外論自公蓋自謂勝之也然稍聞辰王公終年作義時借格力於鄒理或然歟然而弘偉精健兩家正不相及頃求兩家四書義於許文舉文舉曰不是說先輩便佳固自超乘予笑曰正欲以此事相煩文舉默然坐久乃去

溝壑

往與王孺和言志士不忘溝壑此語大尋常但小人跡不到處的溝壑可安意行其志斯為苦耳今日讀放翁姚平仲小傳陳眉公署其尾曰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醜境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予深有味其言因語留源要是此老省得

優劣

外父顧厚田名允烈隱德弗耀大都如騶虞潛深山雖復不踐生草世不得見

神廟乙亥冬院試聞而賞之是夜碇宿荆溪故周御
史玄暉合樽促坐甚言今日之舉可使人心不死天
理常存引滿更酌喇：不能自休衆容色動皆有滿
志之意學校優劣談何易哉而今世以干謁覬優莠
開媒進之路比周免劣兼懷肥橐之謀陰陽鬼馘莫
可端倪天漏地震星孛晝晦不可謂僥：曹子無關
氣化也悲夫

不必

物以類聚青襟那得餞
軒業以群分圓顱何用談
舉業此皆理之不然者
看來事亦不必

遠別

飽煖生淫直是敗國亡家之本是奸必殺誰非聚麀
喋血之根是以聖人明微吉士遠別

不妨

不妨淺衷易盈但恐多積不散不妨入眼難合但恐
去人太輕太輕之去毒於刺心不散之積臭於聚穢

梅花草堂卷之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林在真集卷十一
十四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三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共

鑿玉

潤有何繼充遂令城內外無餘舍水次無餘塢老少
婦女無餘閒輿無停畧爨無停薪手無停批口無停
荅殆駸駸在世鑿玉山山中宰相矣繼充診人不活淚
蘓蘓自落

馬叅政

偶經鷄適園西見馬叅政着半臂獨往來秋葉間眉
宇有營構之色當是其吟安五字時耶叅政黑頭謝
事夙有棋癖與人奕都不欲饒一子猝遇國手無所
乞然聞其落子日勝今年七十矣作詩滾滾不自休
日可數十紙內外子孫歲時羅拜常百十許人世間
黑頭公如叅政政未多得

吾物

會金沙友人來移夏至祀今日雨如注幾不能迎主
于庙甫灌雨稍間既畢禮啓函將潔之而桐自虞山
還潔奉以入仍奉祀主潔焉仰視椽棟顧謂桐吾家
世奉嘗於此荏苒一百四十年巔藻楚楚幸不墮祀
長子孫其中亦不他徙異日者令我為高屋宇如故
豈不大幸哉朱方黯曰頃聞友人言人未有終其身
不徙居者一姓四世歌哭於斯盡城之南北不再矣
吾每笑人此是我物聞方黯語故自心動

陳抱元

陳抱元朴茂而文視其弟銘金京口依麓循澗輒回
白首割炙分甘歡尔休暢吾亦為兄曾有弟嚶鳴一

樹是何年

櫻桃

他山櫻桃仁核潤州櫻桃核而不仁尖下有線紋如桃作水紅寶色土人以四月朔開園縱士女游觀謂之櫻桃會陳伯銓摘其最者見餉光明浮昱令人不忍下咽

鱗魚

漁子漾丹江中網鱗魚甲光向日如銀潏潏耀水上
一鱗傷損即浮幸脫逃不復活吾聞孔雀被網必自

殞其金翠不使流落人間鱗魚愛鱗當猶孔雀愛羽耶

蝗

飛蝗蔽空食許時不見天日中有一線可諦視其高厚不知幾丈許也縣官責捕甚急劉中翰一戶捕可百八十餘石或云向曲道中積蝗如山蝗中出入焚燒殆盡

鼠

田鼠糾結如椳蔽江而下竄入蘆葦中根苗立立五沙

亦崩殞此江南怪事也張養默從白門來以二鼠見
跡短尾方喙視鼠特小而足稍長不類鼠其色沉赤
或曰非田鼠也嘉靖中有群鼠斲尾而渡然不滿萬
今日之怪穿街入戶遍滿城都動以萬計于事應
將何如

乘

客問何以徒步不假肩輿予笑曰偶避嫌耳客問何
故予曰年來尋訪多取道不行闐闐間朝來不得已
一至焉而勢佃之糞具借職謬進虹霓鼻息潦倒優
伶之肩輿遮袵嚙膝相望于道可令飛黃圍王之御
泚然無色吾豈肯奸之哉客大笑而退宦僕某者贊
買劄副冠帶儼然遂置酒張樂與客勸酬七日齎絕
而死又有某者貂帽戎裘將過一失勢家券從輿中
墮地輒死此二事頗為邑中所傳笑而謬進鼻息優
伶之徒揚上自喻適志不知戒也易曰負且乘可不
懼哉

朱虞卿

諸延之心事不愧古人第婆心大切徒義太速聽言

太廣時亦有直道之累要不可謂延之負人每傷直
時其弟虞卿能左右之至面發赤而口譏諍者數矣
延之嗒然而受憬然而從此皆非人情所有也延之
苦貧行義常不能給輒夜起徬徨虞卿知之傾橐勿
吝吾鄉魏莊渠先生講學星溪學者日進待潤者亦
日益先生弗能給也必問之其弟東溪翁東溪翁如
教立辦當時人爭相語莊渠之德故難為東溪翁矣
諸氏兄弟盖不愧其外皇父云

于昭遠

吾每笑于昭遠舍梵川處雲巢乃不知其胸中丘壑
尔尔亦何往不得大山長谷也故不免昭遠笑人

拯溺

劉中翰拯溺江口其德甚大殆所謂實行其事者耶
興化舒氏李阻修內家弟也乙卯秋兄弟渡江而死
奔告中翰不踰日便拯出其長者屍屍全無害其小
者烏有矣中翰悶然問何所憶其僕云憶有匙繫麻
裙帶下又線蹊鈴記劉漫唯唯越十二日江人來告
已得裙匙印記矣取鑰合之宛然舒氏子不盡葬魚

腹于其子之子孫之孫豈細故哉近有詐溺以祈賞者江人知非是將勿與中翰必與之母令有不然之懈也

雪堂社

雪堂王子爾瞻所居堂也社自丙辰中秋始再會歸庵再會梅花草堂社凡九人曰元長曰文休曰開美曰仲從曰爾瞻曰端木曰卿玉曰漢石曰幼疏而顧子子貽往來其間王子又召姚生圖之倪子伯遠為鵝竹石棊樽成一帙將以記歲年昭勝會傳之將來而丁巳清和月王子溘然逝矣豈不痛哉當王子之卒也予在潤州方假寐見兩人掖王子相造色慘悴甚淚痕瑩瑩然輒驚寤而顧章甫以書抵予道王子記白玉樓去豈不痛哉今夕檢舊稿得雪堂社圖記再書其事

破山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道爽有氣開士中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署其冊云某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尔長老曰貧道為十

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禪師默然蓋其鋒穎如此其後破山常住為鉢庵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純以身教化人不久謝世其徒六空者威眼辯舌盛有血氣能言其父為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情都往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無寂寂乎無著故具眼然見子輒多俊語可追而憶也鉢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為子指授方藥則疊疊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其有夙因耶伊君殘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為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

鍾我輩東坡故言之矣

月夜

夜來聽柳州韓生收放明月滿飲數盃陶然顧蔡與呼之疾出閒步冰壺中戲捉枯樹影恨不借韓生杓作傾瀉狀也已過小樓食雀數枚再飲酒一升許風來吹面薰薰有煖氣疑是海棠亂開垂柳拂鞍時酒歸月下昔人當不妄作

數

宋羽王訪某草堂既暮矣匆匆別去自怪不能為主

而周安期張元玉適至乃又許飲朱子魚遂偕往為
賓為主故亦有數耶吾鄉關法甫昏而棧二兄必欲
出關乃取小艇飛渡水口苦旱偏欲水浮不須陸走
豈吾黨多變刃若此乎

善處時

阮籍未嘗減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嫉之
如仇讐其為減否大矣昔與世周會王淑士座有時
客作達者世周俛首挽其袂而刷之竟日都無一言
既供具噉啖不輟踉蹌而去其容甚和人豈有嫉之
者哉故夫善處時者無過世周而人咸以為海鷗野
鹿也今亡矣夫今亡矣夫

金先生

某六歲入小學師事同里金思齋先生蒼面修髯苦
吟多佳句亦時有謔語傳聞里閭閭里人呵之先生
意乃大得嘗元旦為隣家書聯語微刺隣翁不知而
揭之觀者失笑隣之壻馬某登牆詬先生甚厲先生
怡如也子雨武選體不勝衣好談封狼居胥事聲色
俱壯未久卒無子母華婦亦華氏一女嫁某今不知

所在然老矣

徵文

嘗以寒宗世譜徵文四方無多應者獨鄴陽王公為譜引臨川湯先生序世略中表叔晉孟嘉作十贊光被幼殤兒女矣臨川寄我此序必傳勿與不知人草草某政恐知者不作不免惶懼耳

神往

李中丞方嚴自持好觀諸伶作伎絲音感耳都能辨識其非是耳根差老時亦不辨譁聲則編修公附耳分疏之願翕翕開動亦時與兩孫按拍耳語不覺失笑登李氏之席令人神往

旱甚

旱甚思洗銘金適以蔬盒至急呼伯銓酌飲之三爵頽然縱水揮洗甚快曳履不衫當風搔首如三四月時不知其冬且至也銘金云土人掘地得蝗去土不盈尺傳云螽斯九十九子剖之果然良可懼矣

緼才

龔季弘以沈啓南文休承二紙相與曰將寒為子取

縕季弘之貧故不減僕其念故不可辭某將送裝潢
家為二卷縕才足可無憂矣季弘脩然有骨于世多
所不屑僕雅重之頃與語乃不知其了然有度又如
此吾欲勸使竟學如季弘者不有立于先必有述于
後也

二業

歲壬戌桐請命守淳治詩予笑曰曩與王幼文先生
讀書沈聲遠許每課易義輒語予悔不習詩抹煞多
少風味予心識之而季思還自武陵為予言黃貞父

之善易也貞父猶曰吾解易不如解詩昔者匡衡善
說詩令人解頤而海虞桑民懌自言直可令匡衡頤
解雖其言不遜此可以知詩義矣頃來病甚鬱々無
與語輒飽丹砂刺鄒臣虎李愚公經義授守而以太
僕貞父之作與安未嘗不嘆葩經之妙人思一嚮乃
若四聖之書茫無下落如太僕乃許主盟此道耳貞
父自言不如解詩果有此理耶先君子一生拮据稍
有累蓄挈授不肖竟以盲廢遂使朱黃之業化為爛
草行年七十乃欲幫助來者令二業並興恐似以蚊

負山而蠡測海也書此自勗

明媛

徐小淑詩高自標位雖復婉麗牀頭不乏捉刀人故
是凜凜陸卿子幽清古澹如謝道蘊談玄融米成汁
遐周所謂匪簪珥之瓊株故執燹之火棗良非虛語
國朝楊用修婦獨建旗鼓雄視一時吳有顧氏嫁陸
完子為婦有集數卷完敗流徙盡為家人所火其被
逮一絕云昨日濃粧上翠樓今朝含淚下扁舟當時
若作田家婦無此榮華無此羞聞者憐之又吾鄉顧
莒州婦朱吐音宏暢多作者氣惜其稿不盡傳于世
令千載之下謂班曹徐蔡代有其人于斯特盛也

小家相

水到渠城成斯語故不可易然到時誰不忙錯不若預
為渠以待水縱小家相故是安閒但自揣不能行耳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鳶跼
立水際故不減武陵異壘夏秋間龍吟湖底煙霧翔
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予每想至其處

一水之隔僅僅朝暮而不知途者邈若河山可笑也
長倩許我尊絲千縷當乘興訪之

淳化帖

馬大叅之尊夢澤公嘗藏淳化帖時號善本留予聞
雁齋把玩嘗數月後請質米舟州遂不知所在或云
大叅傳寶之裝如故榻中故有孫過庭書李濟美先
生又嘗得一善本早晚摹之以為法較馬本細而綻
真近世所未見也予少不解書獨好觀率更榻嘗借
九成宮于及山周老師本稱絕倫俞質甫每借觀輒
題數十字于後其愛玩如此師歿榻留齋中先君命
歸其子載載不知此事流落無所矣吾家藏榻甚多
獨晉唐小楷褚河南夫子廟碑麻姑僊壇記識者稱
為江南甲品傳寶百二十年今皆失之吾雙眼崇之
也偶閱輟耕錄見陶九成淳化榻記畧追憶前事紀
之

茶

松蘿之香馥馥廟後之味閒閒顧渚撲人鼻孔齒頰
都異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凡宇內道地之產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吾深夜被酒發張震封所貽顧渚連
啜而醒書此

紅碧

賀涵伯坐徑山竹裏鬚眉皆碧王長公龕杜鵑樓下
雲母壁都紅

運水

昨曹幼安遣訊書尾云且運第二泉六日後當還乃
領報乞水之便無甚於此而某不知寄罈缸上少可
十斛其明日奴子以泉涸告方悔之然俟其歸可稅
也朝來索報則又忘之矣吾每日科頭起都無暇粥
想喘喘思茶耳而念不及泉此何故歟僧孺曰為懶
而忘之者性也為念不及泉而忘之者境也某笑曰
願以性

得季常書

甲辰別季常丙午季常使至得觀智評戊申春書至
冬臘使者貽粟至辛亥漢陽李愚公之客毛克甫以
季常書至又四年甲寅秋使至觀智評新刻十一年
間一面一客三使五書而季常之念愈至某亦無異

季常悲喜皆不能勝所為悲者綸川先生之訃也孝
介之嗣曰維鼎天也其他種種吉祥如黃州之特祠
孝介先生之謚奉祭之田祀典之脩奉祀之青衿子
弟樊家坂之克葬黃岡志之立傳江夏郭鳴龍之傳
東婁王緹山之志俞夫人座右格言之刻銓曹諸公
智評之刻嫁女漢陽倩李應橘為諸生名士太夫人
春秋七十四神明不衰與俞夫人為子母歡吾黨小
子能無喜耶且不獨一喜而已也開槭而讀若有得
焉進使者問故若有得焉仰觀日月之清朗若有得
焉寤寐若有得焉嗟乎故有故侯去吾鄉十四年歿
十三年幸與侯之弟季常為傾蓋交十一年而彌老
彌新彌甚焉若此哉

陳元石

郴州陳元石志在經世著書一百卷集錄碑板遺文
幾千卷今在黃安吳氏其人天放其言皆特詣可喜
偶及邊事抵掌指畫無勞聚米更自言吾親涉其世
如此他時憂端終在海外今日渡江相訪談竟一日
抵暮住金山寺信宿而去約以明年春載書過某州

梅丘堂集卷十三
堂不知必踐否萬曆丁巳初夏寓潤州劉氏記

梁生

譚孟恂捲簾晝卧廳事忽壓乃安寢破瓦腐棟之間
正梁橫覆之手足鼻眼都無所敗故自號曰梁生馮
子玄為予說如此兼稱其作義殊絕吾但欲識其人
如斯人不復問義矣

飲甘露寺

錢蜜緯潘無隱趙石生觴予甘露寺僧舍是日小雨
甫晴修篁罷洗空翠滿人襟袖涼風颯颯從東北來
與歌聲相答響徐姬喜行酒作吳吟數闕不覺大醉
蜜緯得戴顓故宅有聽鶯詩百十篇雙柑斗酒且更
俟之

來雲閣

夜同森甫貞伯元玉再集來雲閣話往時徵歌踏月
之致回首七年近死之人那堪一二別耶然今日甚
喜得青芝也青芝送我垂虹亭側燈光黯黯委蛇高
下覺步步惜別

周昌東

周昌東宅闌闌之間老屋闐然童子迎門見人有退避之色甫里先生讀書修行于今殆屬昌東矣昌東名長洲縣諸生

詣虎林

其詣虎林周季侯適宰仁和語聞子將曰頃求仲語我元長且至子為物色之某既到季侯載酒徵歌觴予湖上雖復絲管啁啾雅無酒熏綺煖之意某與子將襟間五雲去後事季侯唯唯然之時有令人李九官者能歌新聲發音清徹正與峭寒淡月相遭某為傾耳季侯笑曰咄元長猶復能摸索人久之呼渡辭去酒歸月下遇張子羽鴻舉如溶溶一樹梨花月落乃別丁巳季冬十日

快雪堂

快雪堂故龕馮先生之像紅罽修髯結跏趺坐顧道民云宛如當年靜默時也此來不見先生古梅萬萼俱暈微酣色一花破萼而笑微雪垂垂尼人聞盂暘印持子將無敕遲我舟中與子玄盡三蕉葉而別

趙燈

燈名趙氏蓋趙翁瞻雲者教其郎為之嵌珠玲瓏寶
光四射大略仿建燈而加艷焉今年戊午爾尊為置
一架予艸堂傍懸戊申歲所得張九服家麥穗燈文
質正等相間彌燦德清許長卿適以張子羽問至盃
筆徐飛銅花間發劇有穠季落梅之致

楊文襄

楊文襄在金山有角巾人訪之一擢船即鼓柁而至
文襄布席角巾人共舉之搬換盡一室如世人揖遜
狀多不發一言而去寺僧莫測所由宸濠浪豪既就擒知

是與王文成指援兵法其鼓柁者徐曰仁愛文成味
壻也鄔生繼武見眎文襄遺像是十三聘童子科乃
至出入將相七十餘年歷歷具載本藏其裔孫楊九
華家遺文剩板剥落殆盡其存者獨門館之鎮石耳
悲夫

澹月

澹月柔風吹人如酒俄逢角妓面人而西舉步繁促
思當年亂頭扶路人深居如海

張元玉

周安期偕元玉訪予得讀其所為應觀風試卷辨爽
饒風氣何松陵之多才也連日侍元玉飲都不減沈
公容恨家無美醞又斗筲不堪作敵耳約歲暮過汾
湖從仲韶索酒十斛便請對壘當從壁上觀之

徐幸之

徐幸之取適于酒不及醉借興于花遂曉其理留連
婦人老不能身其事此三者皆非人所及

清映堂

清映堂集嘉賓常數人焚香展卷陶寫情性主人溫

克自持令海內俠遊之士如歸其家而產不及中上
東所入僅償所出而已又獎拔孤貧徃徃昌遂老友
王天池才令也歸洗其橐而主人左右之寒燠饑渴
必令均調王亦不知非其家主人名文龍姓孫氏

練水

吳中讀書之家練水多有其先輩予不能詳如徐尚
書之博大毅員外之秀美使人讀其書疑為千載上
人張三江先生十三能文章見者謂為王文恪公之
作既老該達稱五經庫唐叔達婁子柔繼之顏頤一

時王翰林辰玉將死囑其子誌我必唐與婁故亦重
其能文非獨千載子期之感也金子魚不上公車蠹
魚萬卷其人更長厚可重李長蘅滾滾千言倚馬立
就書法直逼古人山水竹石亦駸駸眉山襄陽之亞
矣鄭閑孟龔仲和汪無際盡能奄有千古不欲苟同
生活寸人沈公路抱膝海上故稱淹博乃亦卜居練
水嚶鳴相召豈非宇內之希覲者哉偶念李緇仲侯
豫瞻兄弟風氣道上不減諸人聊題數行紀之練水
固以朴茂相高乃不知其人文獨盛也萬曆甲寅秋

仲

發茗溪

秉夜發茗溪韓止修謂予何不造令其念歸安廉吏
安所得糈飼過客遂行質明泊菱湖有老氓輸官租
還頌侯市人倚而聽之各序其所常得某呼石倩小
子識之脫造令者較今所得孰多情亦欣爾有喜色

臘八

訪薛更生桑庵作臘八粥相餉與郭九解方子旭各
啜兩甌侍兒皆飽散而去覺何家肉穢人

宋刻

有傳眎宋刻者其文鈎畫如繡手摸之若窪窳然問
所由故出紹興守家其先憲副藏書也問故將質以
償路符之所不及且誠售者勿洩有是哉吳質清惟
恐人知即于古未數數耳趣記之然非守意也

守名魯唯

吾蔗

徐娟澡手拂籍顧影生姿燭下淋漓使人欲領麴部
金淑真絳桃玉蘂愈麗愈妍旖旎情多不堪滅燭張
羨昂藏脩遠意常獨步如緲縹孤鴻棲飛不定鶯花

寂寞賴有斯人

杜小韋一見相習所謂氣類之交澣衣裙布直令純
綺無色

幽禽亦解芳菲意攪亂柔枝不肯棲如紺園春半景
色愁人侍兒不解春愁但道杏花零落便有深閨自

憐意

上幽禽二語徐小桃作侍兒春愁是周霏七八宮語

褚温卿茗雪間人敏視清辨多出塵之想所居不事
華飾隨方物用無不妥適嘗衣染緇衣襍綺坐而貌
宇娟好議論抑揚頃刻數十交不頓不矜時人目之

温友又曰不交褚仲幾不盡友朋之致

袁倩梁溪人眉目如點舉止間適意及之凝眸一往無所關說其婉孌天性也嘗居郭南州堂披籍梅花下飛英點額都不可別

芙蓉院主周姁貌如花光艷發不定好任俠嘗撲地作梨花舞便身猱捷令人有魏博間想居恒以翰藻物色人一時被容接者無不自勝

張子曰予嘗與教子語蓋低徊不能去云豈非以其神哉語曰惟色損廉予故自信吾廉不害也

坐小閣

季弘相訪因約僧孺過土山坐小閣風片雨絲澹澹相續平蕪如錦舞綠搖金偕飲數盃竟醉路逢汪千頃拉還草堂方晚食簷端作滴溜聲僧孺不欲久留跣而歸人間兒女之念寒儉乃篤漸老益至暗思僧孺二十年前援而止之豈有冒雨徒跣之事乎

遇君淑

偶過諸延之遇君淑病後談笑頗不減曩時獨步履敝敝然殊有老人之態然某與周旋最久故不見君

淑健步時也如許頭顱猶不免援長鋏向人此可恨
耳晚歲生子遂多不免多累而某之朗秀可喜大有
昂昂千里之致故堪鼓掌

梁雪士

梁雪士性癖耽歌至忘病瘦為人辨韻不免取憎故
是道中人好勝應爾雪士既病與予坐城南角歌春
歸一闕再喘再啞竟作廣陵散藤花村右欲名西州
門矣

趙瞻雲

爾尊邀我作趙瞻雲傳且云將以眉公本見眎崔
灝題詩在上頭豈能復道眼前景耶然聞趙老意欲
補出年少時貧苦自力狀則予傳似不可無作瞻雲
老布衣也至今又肅公自題画像必引瞻雲之言為
信則其所得力于貧者可知矣

甦蒼

甦蒼面目嚴秀不肯聞隔壁環珮聲真行人也今居
選佛院中與市廛僅隔薄板邈若深山

文筆山房社

予識王濬仲文于潛陽公座嘆其清發後一年王子
虛示我文筆山房社草則其即玄度三兄弟之文皆
在皆必得之技也又一年陳魯詹應薦殊可喜然恨
世人知此社不盡今秋開榜而玄度與其姪元修暨
濬仲夏元禮彙拔矣兩王氏世有科甲其獲未艾獨
太常之後寥寥今見元禮使人增氣萬曆戊午九日

老梅

老梅悴悴欲盡爾尊移玉蝶一株將易之予低徊不
忍既數日條有勾萌乃植玉蝶于北剛一步許意雖

下頁顛
倒

百十步過則寂然未嘗有燈也多取勝于月又霽後
逢節人情一新穿街陌聽小鼓觀小兒所行不覺忘
倦久之入關小憇景德寺一片空明龕燈無火為誦
蘇子瞻不把琉璃間照佛始知無燼亦無燈之句顏
然孤往二鼓乃別

謁廟

將賣辦香謁廟叅大士曇華亭遂上西峰拜武安王
故像取道登城禮主土神誠安淳候伺四鼓遂行過
半山橋初聞鷄鳴聲道上行履特々廟火熒煌一燈

黠艷製亦弘麗整衣肅拜而出經文康公祠下望東
巘石壁如削成然迤邐入山有童子弛擔候門呼予
且坐予得龕石甚安久之啓鑰禮大士遂歷翠微陟
雲磴問武安守官人何在既畢禮將從西麓下守者
言路滑不可履仍轉而東月光滿袖青黛如潑晨鐘
隱々與磬效聲相襍憑童子肩登鹿城衣乃大濕挺
脇望城外茅舍着霜都作雪色笑語安淳今夕故佳
殊非老人調度已上土山廟祝延予坐度不可歇遂
還

萌不悴也今忽成蔭敷嚙如雪交枝布葉中作綠龕
夏雨灑灑移時不漏予佇立良久飄風送濕乃去

出迎薰門

出迎薰門而南憇西宗僧舍問故李亞夫讀書虜茶
者不能答但云新貴人某有扁額于此不覺失笑既
出登迎春橋勾萌始青如潑黛遂折而西野梅岸立
睨人垂垂欲笑與季弘竟造其下徘徊久之過樂全
先生祠拱揖而退讀壁上遺詩乃行忽踈籬綴雪浮
香逼人襟袖乃北折入小菴問棋花所在陶去亮云

橋斷不可渡季弘曰僧蓋斷橋以絕游者偵之果然
却立凝視良久一僧招予入乃是以誠故王侍御葆
齋孫能言敦厚公事嘗遇孟夙于五雲頗相器重或
云結伴徑山未也然其人談次多不任其聲病矣為
予設粉餌滿一器食之而盡望朝陽門入遇僧孺子
琴西城上

觀放燈

僧孺季弘方黠晉行晚食訖出駟馬關觀放燈大都
駕竹葉為棚金鉦隨之每試銅花士女填塞至浮行

勝林

勝林長老疊拓關中予與章甫訪之故大慧師草庵
也泉頗幽潔不類徃時林云故有泉甚苦吾度殿之
南可穿也不五尺泉泓然芬而甘關內楸數株植甫
二年今盛敷榮子纍纍矣此豈有山緣乎予故卓錫
于此長老剃度補陀為內家濟世凡數歲三賜紫衣
度嶺謁憨公隱海虞山中又八年修証人也眉宇開
豁酬對便爽雖與世作緣故嘗有揮刀斬截之意

三一義

相在草堂集卷十三
近得李三一作義如謝靈運伐山開道勇壯多風

許元倩

許夫人老壽考終可以無憾吾甚悼我元倩四歲間
夫妻相繼淹忽也為伯玄者良苦矣友輩如元倩可
謂經明行修雖復向人嬉戲未嘗不以禮自衛者耶

西湖約

趙石生興在西湖某心許之有平原十日之約楓葉
且丹多不得消息將下帷發憤遂忘湖上耶石生能
忍譎張之毒不與作緣可謂清徹而永不能酬其興

非某所聞杜子美云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
玉珂將書以問之

寒山僧

寒山寺僧某有一力甚勤然不得于少主逐之夜風
雨僧從電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蠕偵之則人也迫
而察之乃所逐者僧默無言謹其捷而卧夜半捷發
有聲僧曰尔恐我耶尔為此不法之事倘聞于不相
得之主尔無命矣尔弟入質明相違其人伏地請死
將旦贈以斤金曰亟去毋為少主所知但取一房老

小不失為人否者亦聽若耳後十五年其人率妻子
來謝自言有百金裝矣時世長在僧座見其人聞其
事袁石公嘗閱書函于寒山僧舍詫謂力不如者此
老僧也

求志

將介白民祈趙嫂為女仲志墓已得請三年矣吾欲
待尔彰稍知文句携之偕徃今將何如

物聚則散

有與予三世同里祖父皆杜門自守而孫不免註誤
觸憲網者乃其人又獨往獨來不開睚眦之隙者也
同里人謹然寃之當事者廉其狀付所司按治時漢
陰王新宇署縣判狀云閉戶不出若示其高一毛不
拔實偕之禍聞者撫掌稱是傳神之筆兼得情性云
久之郡李安元旭公覆按始白然歸視其橐洗矣物
聚則散故不必其入者之悖歎又况乎丁必散之運
而駕以自用之愚者耶哉及其身豈顧問乎

修梵

僧修梵嘗受染于先世長致有筆氣顧不謂其便解

竹妙也予雅不知竹理觀梵作覺運腕使筆都成二
昧

茶史

趙長白作茶史攷訂頗詳要以識其事而已矣龍團
鳳餅紫茸驚芽決不可用於今之世予嘗論今之世
筆貴而愈失其傳茶貴而愈出其味此何故茶人皆
具口鼻穎人不知書字天下事未有不身試之而出
者也

吳工部

吳工部茲勉取道婁東特乘小舫候之不相及聞工
部還家頗完向子平事殊可喜然又不免在原之痛
將母悒悒耶此老以汝上翁知某又申之以孟長其
眷顧周至真非言語所及惜乎既朽之木不可雕而
階前人亦無堪斧削者將奈何

山塘

庚申正九日晤李愚公山塘神情開滌真不負二十
年來作觀相方約詣陳古白驟雨如澍將更日而郭
仲至則女家禍起吾身如孤豚魂飛湯火間矣然念

孟夙在慧慶此日不一往後復何期乃予于而行兩
益甚孟夙驚喜出迓步履輕安談笑自適爾時又如
飲冰五內清澈

至誠

生平無刺心之毒沉舌之冤自恨未經煅煉忽盡償
之雖復骨戰魂驚信知至誠莫破

胡虞生

老去不復與英少作緣偶逢佳麗必自處不競之地
飄雲過之矣李文長見某二談怪不及胡虞生正不

知生平二念已在夢寐間猶復肯穢珠玉耶然虞生
視某如覩漢宮老娥神情正不免飛動

高文蘭

高文蘭吐音圓美妙有情性當家人物也就使隨衆
作伎亦宜處青丘白龍間其在甕城獨劉中翰一人
知之却不盡

牌刀

牌名于馬石氏至景德黃氏光如秋水恰與銀燭
紅罽相宜刀名于小拙陸氏至薦嚴之沈氏朱氏絕

無斧脊芒刃之用浸失其傳殆是牌至黃而始全刀
至于陸已絕盛難為繼也

草堂客

前輩文王唐祝諸名家字落碑板或短長伸縮之用
未盡靈變石工章簡甫輒為搬步其韵愈勝其嘗問
章林石田輒曰非吾所及但守鋒穎不差毫末庶幾
可嗣先民每覽其刻知非自譽田為人質訥無妄言
布袍楚楚有道者氣往來草堂凡五年未嘗更端白
事亦不識其喜愠之色語及頷之低頭微笑而已嘗

客蒼霄間更數次暑在人鑄志據石而脫時又有陳
雲卿亦及侍文待詔一南碑版無間頽剝破塚豐碑
小碣盡能識之又嘗致其所識歸某草堂性喜飲微
譎然多名家之風無流俗性忽一日倉皇來告且病
亟買舟西歸某遣力顧成送之入舟便欲顛墜成以
背抵之不踰時卒二人者清淨專一其去應爾吾往
時買金鑄字金石鏗然氣衰人遠草堂政自寂々

調諜

庚申二月廿三日夜余聞諜者狀于陳全漏下四鼓

矣帶夢扣扉鏢舌本盡縮女若獨悲喜不勝願如謀
者決存孫氏情詞挺々殊有丈夫之槩尔時酸風殘
月助人愁恐每念斯境可令燕地霜飛齊臺風襲故
知迫窮之狀況真自心之信不惑

珠池

廣南珠池大海也自雷廉訖于交趾連亘千里舟不
得行犯者擬盜許立殺以獻沈全老守廉請除之遂
為令表無華曰珠出斷望者上次竹林次楊梅次平
山至于汙泥下矣朝廷後邏卒數百人艘三十守六
池舟既不得行邏者即黃緣為盜然無多取獨新會
鄉山人駕巨船乘秋冬間盜取之而珠始累々出人
間矣每盜置一葦囊可五六錢許亦雅無名珠或云
必斷望者即不名而稍圓或云斷望池龍守之人莫
能到

白釀白筴

王弇州晚歲減飲但飲白釀之清淡者士大夫家競
為之名鳳洲酒一時臘釀為之罷市王文肅為人書
扇問是張芝山白筴否張家筴幾滿天下

孫靜原扇

扇推李昭馬勳劉玉臺我皆識之信名下無虛士今日
檀持一筴羨而淨展闔如意令人不忍去手云得
之孫靜原氏每怪此道無作者不圖又見斯人

年饑

其所歷饑荒之歲如嘉靖辛酉萬曆戊子乃至戊申
極矣然未有如庚申之甚者也小民持錢入市抵暮
無所得粟解衣求質望門無所得錢疾痢祈禳市空
無所得鷄猪鵝鴨造物者類挫斯民母已甚耶往時

傷稼其騰貴故宜今年萬頃如雲民力休息而枵腹
者相踵于途至取半莎之草充晝脯之膳自詫良民
不能從衆不亦悲夫聞吳閭罷肆比屋絕糧不識將
來竟何如

為是

金沙王氏藏書至多一經家難窺踏無餘閣中橫廣
十丈高可三尺殘函斷線紛披狼籍使人見之出涕
孫氏既罹奇陷三世所藏半易餅餌半入陶家往在
譚氏嘗見其藏書不下二萬餘函周列三屋其後流

落政與孫氏等張氏嘗龕寶珠于屋梁梁高三丈自謂人力鬼丁不能及也火焰繫絕珠燼而屋不敗此四恨者千古所不能平也歐陽子曰物聚于所好而嘗得于有力之強有力而強其入必悖得禍之烈豈為是歟光宗元年記

恭昌初

恭昌初發帑罷稅何論邊徼關梁拊舞謳誦即窮巷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斗米伯三十錢民間不見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大行詔下莫不歛歡掩涕

如喪考妣果有此事

還扇

樊孝介將行夏士琰瑋作二詩書扇頭為贐樊受之色喜諸人競作詩餽扇閻關扇貴樊笑曰本無拒諸君之心笥狹不能藏也為錄其詩而還之偶讀華子魚還金事書此華云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終是委曲

蚤黃

蚤黃香氣清遠不類桂所以為佳故凡物之出類者

未有不得氣之先者也庚申七月東樓下書

蔣九叙

萬曆甲辰九叙以樂府見授擬古惟肖壬子為汶上翁言之其明年癸丑授知于熊御史杜府君己卯領鄉薦丁巳偕王孝先賀賓仲顧余劉中翰許執手珍重而去己未讀避暑社草致有格力泰昌庚申卒十一月二日夜宿蔣市問賓仲使者知之予一哀而出涕嗟乎予何所致于九叙予深惡夫涕之無從也

何上舍

吾鄉藏書家葉文莊尚已其後為顧侍御孔昭周孝廉孺允兄弟能畜能讀為一時大雅之冠周于舜多買法書名画樽罍彞鼎藏凝香雲谷夢芝六觀諸館中殆可充棟華艷富贍一時無與比者自後物力漸訕亦絕無好事之家何上舍道光獨喜藏書每一刻纔就善價而求之一藏本一讀本一副本較他家所畜完好十倍而上舍頗能搜討焚香煮茗哦咏萬卷中上舍死其子進士君取其愛玩者以殉時稱進士孝子今日聞上舍之孫卓然者書聲略紀其槩蓋何

氏之興于文學自上舍公始也恭昌元年庚申元日

王慶長

王慶長爽氣淋漓故不乏長者之度一登其座可使
五陵長價山河動色世間眼孔如菜豆人莫動齒頰

詣慧慶

顧僧孺拉詣慧慶小與孟夙語而爽然失也孟夙以
此月過華山聽一雨說法除夕當在五雲獻歲携行
者拙成八石孟山便有終焉之志石孟去餘杭不五
卜里僧孺躍然曰即耕硯必一往僧孺故上根人夾

帶稍雜恭昌元年十二月五日記

過選佛場

夜過選佛場列坐長明燈下聽道者唱佛膜拜令人
煩悶俱寂憶往年清夜先君嘗至此疊遮移時而去
風景不殊山河遼邈某自倦游後念都下及二十年
以下人

張平甫

張平甫既病便齋素低頭默々都不欲見一人偃卧
而逝平甫潔清自喜無迂曲性宜如此一生強酒即

沉湎不肯言醉望五而瘵酒瘵也傷哉泰昌元年十
二月九日風氣如春鷄鳴後踈雨墮瓦獵々忽聞其
婦哭聲遂不成寐書此

論孟解十二條

自遠方來

孔子聖人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或曰此東家
丘也貴遠而賤近世態從來如此註則近者可知非
解由是觀之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談何易乎

耳順

楞嚴經云十方齊擊鼓十處一時聞此耳順也耳順
兩字從來經傳未及

參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不免無風起浪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是剜肉成瘡高峰祖師有言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這須直下承當但下唯字已遲
八刻予嘗有言曾子之唯遠不如顏之請事以水洗
水有何間隔

無所取材

無所取材蘇子由曰戲也言無所取材以為桴也雖
聖與人言不免于有戲也訓詁材作裁無味亦無自
歎自証之理

孝哉閔子騫

孝哉閔子騫即父母昆弟之言也味于其字自見

論篤

論字虛如云若論篤實便與之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割雞馬用牛刀

割雞馬用牛刀是真語者却當不得子游認真故又

曰前言戲之耳傳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豈虛乎哉

孟子舉業之祖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因說賢者翻
出不賢者虛活玲瓏湊成二比是舉業起股之法又
因賢者不賢者翻出經始曷喪二節以定証虛頓挫
變換又可為中比絕妙之法

可以濯我纓

柳子厚詩有叟垂華纓華纓華髮也可以濯我纓便
是濯髮不作冠系解且孺子亦安所得冠系而濯之

曾子

曾子芸瓜避杖藜藿不糝何來頓頓必有酒肉在家
左右或隣里所嘗往來之人未必皆曾子所欲與針
銜不接便相違拒何得問有餘必曰有清夜沉思頭
面多赤

舜象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畢竟自知有不得乎親不順
乎親之處讀書者不得寬縱聖人象傲父母愛之亦
畢竟有得親順親之處不得抹畧傲弟程子曰觀書

者只怕氣不平遮護君子溪刻小人都是不平處

禹稷顏子

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二語舜龍捉脈便成鐵案
何消問孔子賢之何消問孟子說同道何消問易地
則皆然蘇明允教兒多讀孟子戰國策大都在案在
接觀者不可不察也

過文

張賓王仕而優則學下用幾語過文時推絕識湯宣
城亟稱之後有儒生于則仕下亦用幾語作對真堪



捧腹也我每想其操觚授梓時可謂無天于上

卷一

三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四

筆談

水仙

阿昌云循北郭經淮雲寺路徑平行土人結蒿為籬
落護水仙其中漸成深谷寺以南花戶多矜貴之色
稍北一二里花丁易售今日得花五十三株子柳為
立石盆中參差植之風煖日曛晚來爛開三百許萼

臘梅

相在草堂集卷十四
臍梅爛開浮香直入樓際小坐綺䟽下暗想海朝蒼
尺許黃玉忽爾盈庭故知物靜則生自然條暢雖復
敷蕩受敵不能勝本根之寧息也頃在婁東移植水
仙一器又得此花映帶左右歲事豈不既濟矣乎

楊上林

某在孫氏與楊上林周旋遂久信今世故有死生患
難之交

夜雪

夜微雪小坐東樓下令阿昌讀東坡乳泉賦併後題

云軾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二本一
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
十一日讀畢周行迴廊間簷溜滴瀝星銛刺人盆梅
點雪白石几番作鵝黃色欣然久之不就寢五更後
寒透重綿足趾欲裂

過弇山

過弇山訪王錫之循墻而眩且仆矣賴担夫免輿歸
東樓下冷如鬼手汗可一升許爾時面孝若覺五內
都裂唐申十一月廿一日記

孺子

徐玄提琴入獄戴子繫墨行歌輔卿倚石而嘯李季鷹曰千載後徒令孺子成名

徐玄名來翼子名竹輔卿宋姓名子相季鷹名文翰

金文甫

金文甫急朋友之難饑不及炊吾甚重之文甫曰往時在獄聞人救援聲脊梁上竟一日有力

日者言

予頗不信日者言而言某今歲庚申夏不利于臘月非獨旦晝紛紜亦且夢魂顛倒由今觀之若付左券

夜夢柱下史降予草堂端然持誦緡縠紛委其傍豈來春清淨之徵耶傍委縠未便棄人間從赤松子遊也

見利

見利思義此語甚平却是體認得到

夢

某自傳人物以來多夢先賢必肖其情性語言舉止殆不解何故昨又夢許蕭山衣冠儼雅路逢顧甌寧揖讓甚都而周思州步履蹒跚笑容可掬鷄鳴夢覺

猶有條暢之氣

戊午己未旣寧孫錫疇聯第
進士辛酉蕭山孫士紳薦于鄉

異士

萬曆戊子間有謀蟄不類兄弟者令健客陳少閑允武潛居里中乘間猝發既一年許陳殺雞為黍延予上坐自懺其倉卒誤許之狀至于流涕予心藏之事頗聞戚友間稱陳異士今其死矣冥漠之中何忍負此良友恨垂老途窮無能為役也當奈何陳雖浮沉里閭為人排難解紛至以身代如脫鮑我生之奇禍撫狄萎雲之遺孤皆非今世人所及蓋棺論定雅亦

無悔焉

檢故冊

先夫人之喪為萬曆丙午弔者千二百有幾迄泰昌庚申僅一十五年今日偶檢故冊亡者四百八十八人李太白有言古人今人若流水可不大哀也哉韓昌黎曰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臆月二十八日記

綿州翁

訪錢汝洽其家綿州翁考終傷哉翁志欲有為肯任

事服官綿州半署他縣事如郾灌姿陽汝川綿竹皆有興革惠政退老于鄉至不能給殮賴猶子汝洽周身周衣僅稱無憾傷哉翁在京師張黃門伯任重其有體不失鄉邦士大夫之歡其後家居三十餘年有禮有義每苦其身以周物公務私舉犁然如故公實與有力焉某里中故有朱老名僕才力不及翁周旋世故足可相比死後寂無弔者而翁有裔孫漸露頭角故為勝之恨汝洽居貧翁未克葬獨奈何翁名德徽字仲柔得歲八十有五

周急

先輩周急故所時有然多及其貧時尔汝之交與所周旋器重之士太史李集虛獨捐數十金佐學租外周乏之義至六十餘人秤量題識禮義秩然疲暮之人感憤堆積倉皇東歸陟聞此事不覺破顏大喜為盡三蕉葉頽然竟醉自念苦貧時受朋友之給不覺遂多故嘗匿影閣中抱慚累日念諸友當餽時景色為之慨然

撫掌

戴鄖陽仲豪神情開爽多戀々故舊之思其謂仲豪
出處有數故不煩相念既屬同人正伏天飛者吐氣
仲豪頷予言執手珍重而別已伏軾思之當年作社
莫逆者十一人亡何伯符病歿孟文早逝二狄相繼
淪亡元倩賈志長畢鄂州小試于台無端奄忽青雲
故人獨仲豪與叔顛奮躍天衢馳驅皇路濟卿以子
泰符貴笑傲泉石孟千仲安猶復僕々耕硯端自給
然口鼻眉眼依然如故某獨何為于此捲簾長嘯寒
雨蕭瑟輒命侍者紀之以拱拱撫掌

除夕

蠶鳧紛擾自是吾家節下故態久習而安之今歲某
在孫氏所見夜叉羅刹獍惡萬狀遂成故習覺家居
節物盡佳人生但作空觀就使身居地獄亦安往不
適哉獨念風雨如晦女若清燈黯然未免有情不覺
潛然流涕然夜來得其手書數行挺々自信殊有丈
夫風霜之氣可令而翁自謂弗如泰昌元年除夕

過王氏

乙卯冬予過安溪訪妹壻葉蒼蘅夫妻相賓也心獨

喜遂之王氏王氏者故弟君與之媳大學王伯圭女也伯圭婦曰張媪生女而愛妻君與子豐其粧而與之而君與子好佚遊輒敗不一歲洗其奩裝又多為無行以辱王氏王氏弗能堪請與毋居義弗可見乎而有吞吐之色手羨予淚蘊々沾羨具爾時心獨憐之計所以安王氏而未有路也今又七年矣人之無良不能庇一婦人又多為無行以挫辱之李卓老云昔海婦人應屬當今王氏哉天啓元年二月二日世長子袖死予不肯哭但自訟却無負此心故獨負王氏矣王氏有美行饒女德將為立傳

聲歌

性喜聲歌絕不能解其事又不能集其人然三十年間聚此堂者淪落幾盡矣沈衛安不知泰昌之世楊雄峰張平甫不及天啓之朝顧僧孺奉行新曆十二日而死豈不痛哉雷敷民望八之年足開雨雪逢鳴咏嘯耳識稍鈍發音愈高金文甫好演琵琶傳或請為之欣然便作風雨之朝窺戶以候演者沽酒作食無恡于懷問其年亦六十餘矣人生妙有情性何入

不得

人日

恭昌元年除夕風雨如晦遣奉子瞻像于大樹齋將
更名容安從公念也其明年人日過此僧寮聞寂齋
厨索然跛行者為煮白粲相餉食之盡二盂菜一器
念此老謫居海外隨僧一餐于此味何如阿昌曰將
毋勝之食已雪甚為歌李太白蜀道難再過抵暮
去而

乞梅茶帖

乞梅茶帖顧僧孺與某往來絕筆也帖在正月五日

十三日某從婁東歸則僧孺死一日矣其帖云病寒
發熱思嗅膈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齋更得秋茗啜
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
無上元後把臂耶此帖字畫適勁不類病時作人生
奄忽如此何以堪之往與孺和相酬答不下萬紙後
無存者使人神傷朋友手澤亦何與人事要可發一
時之相憶云尔

葉翠竹

某不見葉翠竹作伎而知其佳其體適也不與深語

而知其解其顧盼疾也不與作緣而知其安其神周而不支也頗聞鶯花間有心人多混跡梨園可以辭所惡而就所好昔臨川翁一曲纏就為玉雲生朝歌夜舞而去斯其人歟斯其人歟

不可使知

東坡云勝故欣然敗亦可喜但透此關可以無入而不自得此老學問平正析理分明了然于心亦便了然于口與手所以不免為當時道學先生所呵責然在名教聖人亦時、衝口吐出其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不可使知者何故昔長樂老見五朝興廢都不關心夫亦知其所以不可使知者耶

衢橘

橘之品出衢州西安者上味甘如蜜而韻不絕恬膚澤液滿蒂有凸如花觸手易解此品之上也其次膚不澤廓不圓穩而味特恬西安人都販蘇州所在亦時有獨吾鄉市上無此何故土人云霜後採橘藏半月許始出販乃不知味韻俱足却在冬春之交先此味不全入春則易敗採者利易脫而售者無厚價吾

柳石真堂集卷十四
鄉人不好事故弗賣也今日孝若信至得百二十枚
其大如盂臙濶厚多液香甘如乳入春十五日矣以
寒甚獨不敗

志感

丁巳夏趙當世以南差過京口為某言蘇石水先生
甚念公每相見輒稱足下古而文足下必一往爾時
方有尚平事未暇也且又不識蘇先生未敢輕請今
日得李愚公書又言見先生督府輒稱其曠世逸才
且欲盡見其所為舉子業愚公問何從知之答曰

之賀對揚許其故未嘗識對揚先生也茂林松栢間
物淹：欲盡奈何輒辱海內大家過煩口頰殆是未
見其人未聞其語耶謹記之以志感刺且告兩先生
正不如勿見耳辛酉三月朔日

篋

古團扇可捲懷不施書畫班婕妤所稱白團扇是也
純扇以純蒲葵扇不可捲玉右軍為姬書蒲葵六角
扇是也今之扇篋也其製出日本高麗人亦多為之
本尚蘇州故不知所始李昭者不數骨堅厚無窪窪

揮之純然見外舅顧孚承家有陳白陽手筆蘭花水仙對人欲笑馬勳者見仇十洲為周氏寫六觀堂圖如絲如髮宮室竹樹噐皿蓄牧畢具堂外廣庭不盈咫尺庭中毋雞哺數子嘴距宛然不碍庭廣其致圓根踈骨闔闢信手劉玉臺者舊藏頗多曾識其人于徐慶生汪園中喜謳善酒好縱博手削竹如風聚竹秤之輕重政等不差抄忽劉語我吾妙在用膠得我法用之則開舍之則藏不勞腕力如蜀府扇也顧我法真能傳吾子矣其言如此不能知其所以然劉之先

又有曹大本者取材甚長要于整淨見王秦孺家有其家理之先生書画頗自矜秘今觀女家所藏即大本亦未一二也周東村筆既踈宕文待詔書特弘放可喜舊扇中三絕也

孝若書

予咳不已孝若題書來勸我保重自身看難女下落吾覽之而泣將復之都不得一字正月廿五日

病

首俛而足不得前強之前左右行若飄風此衰老之

故然非病也然自知有深于病者無愁常不怡腦空
若無所賴眠而不睡睡即見故所與游或其他荒瘡
不堪之處此皆神枯髓竭見諸形相而非有物使之
也孝若為我卜甚不利花朝則花朝閉小閣中不窺
戶甫離席而仆矣或曰蓋先入者主之政不知其先
入而必信者病也其能主之而崇者亦病也或曰不
如勿卜即勿卜當必尔然則殆是衰老之故然也耶

籤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孔子曰放于利而

行多怨書曰恒舞于宮酣歌于室卿大夫有一于身
家必喪此數言者古今人禍敗死生之籤繇也故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甚笑世之祈籤而索繇者

備引

往聞弇山翁為人志墓多抽寫細小不掩其寔吏部
從旁勸止之翁掩口曰正欲其肖此太史公之胸懷
本趣也某不揣傳崑山人物自謂不欺旦起拈一題
必盥手焚香念其官某處士之靈寔式臨之然後敢
下故雖自知不文要亦無惡于志至生平交游所及

瞻侍者非耳目甚習不敢妄也但更有一念稍欲攄
發閨房之秀以侑彤史力頗未暇今日讀李獻吉集
載巡視江右時表章節義之疏叙列八人輒識之念
吾鄉之懿美必有合符節者可備援引叅訂云爾

春寒

比來春寒為陰雨寒也仲月初三則稍異矣雖有旭
日不禁雪飛雖甚積雪絲飛殆盡土不成膏尔尊念
其在病贈以貂帽孤棗其即甚寒未嘗並用今日並
用之矣而十指如冰呼吸成凍寒矣哉衰矣哉憶昔

戊寅之冬可謂初寒飛霜沾樹冰凌戛々然謔云甘
露時其待試義興前川阻絕用肩輿躑躅行日不數
三四十里輿中顧見湖傍有白鳥蠕々若矯翼者諦
視之則蹴水而啄膠矣命輿者鑿冰出之以為一笑
歸語先君艸堂先君訝曰我墮地五十一年未嘗慣
此夜與弦公話其事輒紀之蓋俛仰之間四十五年
于茲矣

花朝

癸丑花朝某在常州館舍晴光晶瑩如今日而春寒

草堂集卷十四
特峭與王元孚垂簾坐嗑雲軒下談說甚歡坦老既
放衙酌比酒飲之色味清冽不減南釀而俗謂之麥
燒此未嘗旨其味者也坦老云大東以北惟龐兵部
家辦此坦老兵部壻也故常得之乃知北地故自有
麥燒耳夜微寒飲市沽三爵不異煮水書此元孚今
已矣故人風味自在昨歲繆太質語我坦老移官陪
京將築室而老烏已得懶暉種竹剪韭地矣故將訪
之不堪嗚咽獨奈何

驚鴻

驚鴻縹緲彷彿雲外有女史識其閣中聯云風清弄
上來明月香散梅林禮梵經信知此娃無所不先彼
能識者亦是當來香案吏

陸文娥

陸文娥爽氣踈韻故是飲中勝伴周旋竟日愈覺真
素即甚醉無潦倒不堪之態風花露卉又見翻局

求生錄

許約殊以求生錄見惠求生者求其生而不得其治
武進之本懷也求而得之者凡十有二人丹陽姜大

叅士昌為之序載此老除夕縱囚事殊可人懷即宦途落落如此存心如此行政其必有立于世無疑耳約踈十三秋試文名籍、便有光宗潛邸始通朝籍之夢世之皇、者欲何為乎約踈名復萬曆丙辰進

李東一

聞東一已倦游自老其即蚤有譽于天下殊可喜東一名滿天地已落其實矣縱後得雋亦便不能盡酬其志何如養高教子自愉快乎張賓王為鹿嘉祉作序靈健如昨故知此兄之未肯降也嘉祉卷頗似當

年包儀甫却無儀甫肥滿氣

周可順

周工部後叔有養子曰可順姓趙氏警敏能識字工部絕憐愛之歷守金華必呼與俱諧聲辯象無所不覈遂遊弇山兄弟間號曰秋水嘗學事喪禮士大夫從其說者無苦塊之過亦時引經據傳有所排擊不勝憤、執事者或笑之然非秋水之為見衆口呶、噪之矣晚歲布衣履烏往來李太僕家語及工部未嘗不黯然涕也年深物化迄于今治喪者猶稱周禮

林有車堂集卷十四
云其子曰堯塗為唐尹壻以鐫刻名四方說者謂不
減章簡南梨棗之役獨推唐氏今觀堯塗之作駸上
青尚于藍矣

茗中

茗中董遐周如通犀挑蠟無非奇外之玩覺珊瑚火
齊為下茅止生如徑寸墨寶光芒不可睨視

顧叔來

啜茗栽菊蓄石好禮皆人間希有之事而顧叔來皆
有之其小恙應爾即小恙自可不害何以故叔來樂

而不滯不損物故知之

夏文衢

吾鄉夏氏故有三先生長龍衢名禹功次雲衢禹錫
次文衢禹範長公和而流次公詼而則季公嚴而不
和然其篤信好學安貧獨行斷上非今世人所及竟
以貧死且無子傷哉次公詩文名大噪江左而意獨
以今文自雄長公不好為應世之業落上諸生間雅
好吟咏純以詼語相高正如曼倩割肉帝前自然天
放季公追躡騷雅不肯下人所如不合無非論詩考

訂之故然世未有傳者偶檢家乘得所為壽先夫人八十詩一章學選而未至却不俗為再錄而存之或曰季公死塋殮不具其姝壻任汝楫稍經理之任亦貧士讀書守禮雅有先民氣

茅瑞璋

中書君老而禿意甚快也而若中茅瑞璋適至殊可喜且備聞董純常安貧養晦不就秋試太守張石林有意物色之莫致也純常脩遠之致十年前直以一一見得之常在心口聞所未聞豈不快哉外人頗怪其

心好瑞璋稱有穎癖一若人持管城子數百望高門紅旗下走耳馬知純常既能高純常之不就試又惜王令則之試而不遇于時疊也不休穎豈有斯人也哉純常名孝初令則名經

皆空道人

皆空道人印章一枚故王伯欽先生得意之作孟夙絕愛之携入徑山嘗自言吾于世無所不舍獨此石與羅肖華墨未便舍去羅肖華墨者孟夙蓋得之錫山張兩臺云龍章而金飾御前物也偶過于昭遠論

墨及此昭遠云訪孟夙山中已見貺某笑曰咄也孟夙舍至是耶歸臥草堂有一僧持此石從徑山來薄紙裹之題云先伯父桂林公手澤惟公知之故以相與萬曆戊午四月日記隨付石倩藏之又二年倩以疾告歸常熟惧其逸也今日得之笥中缺一角惋然再記其事天啓元年秋九月

寫蘭

恭昌元初舟過青丘問古白所在意欲乞九畹數莖既不值則典蘭於舍主人主人謝不葍某笑曰古白在山何得葍耶夜登舟念此品故屈原孔子之儔徒以奇香為世人物色不似此君無色無花純以韻勝已又自訟勿作是念不令白民大得志耶朝來就日南窓檢得邵茂齊所作幽香圖十紙殊有風趣又得先仲所藏周公瑕蘭譜一冊妙談蘭理恐為孫知微水也且就古白問之

悒

往在甕城與二陳游處甚適銘金不降其志氣可食牛又能以佳釀醉人見某在病倍加憫恤伯銓蕭散

有竒趣志不忘功名昕夕依上真有相觀之意予每愧之聚散何常再更秋試不售令人悵上

汪趙

新安汪令聞嘗為某鑄世界某稱其人靜而有常無刻急浮偽之性丁巳冬相遇西湖堤上問餽甚悉累十日不肯別草堂集盡煩雲槐所計直嘗不給雲槐揮刃不輟更入寒暑無間人或怪之輒曰願為此君力此殆不可曉也

周和仲

周和仲昂脩然獨處不與人作緣不蓄應門必有詣則倩一童子持刺并日為之既還衡門寂然南陽陶某與仲固有兄弟之約後守松江弗往見俛首隨諸生應試守知是和仲請與相見稍以故人念諷之仲弗應蓋其為人挺上有氣力某知之而仲亦能作青眼相視聞某忤物仲必以為佳既老蕭瑟仲輒語人何得不貧如元長政可無悔

萬綠樓

君淑既移居萬綠樓予往訪之頗得軒櫺踈豁之觀

與徐幸之嘯咏移時而去樓在烏夜村左故里人盛
度作背谷枕流薄有野趣昔與諸人嘗登此念村上
四姓舍宇巋然獨盛氏無存者憮然久之徐幸之曰
君正不知村中燕子已飛入人家益復寂也

全少府

崑山名宦未必遂重樊孝介適少府在事禮以行之
至誠以將之殊可為孝介氣類之喜少府食不過一
菽庭宇蕭然兩蒼頭衣短後跨馬入署中竟半歲始
出其容大削而有自得之色少府金谿人名廷訓

堵先生

堵先生恂也無異同其氣自不可奪為德不必令人
知可謂長者君章茹淡絕囂致有膽氣可作大俠與
人語使人百慮俱消寢食有味

龔季弘

張齊芳為父詣闕季弘納履便行卒成大事可謂不
負興文今日之後遭延弗欲進予問故季弘曰但如
向者提一革囊跨蹇驢就道亦復何所不可

西寺二雲

僧白雲晚居景德寺不請方臘但修合瘡藥賣之所
到城市得錢日可五百乃至千計輒市酒肉持歸遇
人即呼與飲不必其所與游錢盡乃罷每歲必執大
筵登殿角剗削苔蘚上下如飛既七十餘不倦生平
未嘗有疾端然而逝又有伴雲者已剃落自婁東來
居嚴鳳竹所好啖腥血所得懺施都付酒家取飲之
遍及同舍無所吝惜天啓壬戌初夏忽持瓣香肅迎
韋馱尊者已就隣僧飲食無異曩時行者呼雲晚食
取帶下錢索飲未醉又更起為謀已撲被而寢質明

視之吉祥逝矣大乘經教無非為臨命終時二雲所
歷如彼而命終如此豈所謂直心是道場者耶蘇縉
長齋繡佛前醉中往七愛逃禪讀者輒失笑索解人
政不可得

孫家郎

孫敬年十八病且死白其父玄錫曰侍兒周且娠生
子耶吾子也玄錫泣頷之及期生子培又一年而玄
錫卒婦支氏已下世乃以培付妾王氏撫為孫而婦
周女王氏撫培有恩勞長育教訓無所不極提携周

氏女斬然為少寡婦君子聞之曰歎之告父周之生子王之存孤皆天也何也歎十八歲童子耳是非通曉大義亦烏知嗣胤之重向父發其所私務存不絕之綫以有培耶即周氏舉培時年甫十七不有王夫人堅忍強自衛寧無瑣尾小言幾令培童而習之為孫氏小家相乎或曰蓋孫之先東蒞公與玄錫父南京左府經歷守道有遺德云東蒞富好行其德嘗為吾鄉代逋賦金萬雅為邑侯王應璧所嗟異經歷既貴宅旁有朱顯道墓意必存之每誠其家人輒曰其

下有神人犯者必死知人之畏墓不如其畏神也此二事不足以迓天休能使歎日少必言之而王夫人必存之乎天啓癸亥長至日子見培于南城里第舉止有則如成人一嫗一蒼頭屏息候俟予雅重之是夜為海上顧繩所義興堵心瞻江都蕭毅心言其事共相嗟嘆謂孫家即必有立其明年甲子五月十三日王夫人病終南城里或曰王有小積將為培聘名家女會隣人失火倉皇失之念無可為繼者遂鬱死傷哉嗟乎予每聞王氏課孫狀幾古賢母矣提兩歲

孤脫釧易殼以長以教又能卒塋玄錫夫婦燕庶祖
姑凡五榼楚匕如禮家衆之自食其力者畢會操作
惟謹斯豈易事哉孫氏有世德後必興而寄一綫于
王夫人存孤藏榼丁以不及培之成立而死此其際
難言之矣或曰自玄錫歿迄于今家老夢多實與有
力焉

衢橘

衢橘出西安志云味甘而多液盡矣乃不知正以香
脆為佳吾每試衢之良者體圓色細潤觸手便解無
粘滯切匕有聲如魚吹如微風墜輕雪如裂一尺綃
煙沫濺射如霧着人指掌間多作方于魯青麟髓墨
氣然後甘液流散齒牙故乃可喜耳今歲橘通不佳
衢品更不可得將除孝若為置百十枚籠置牀頭夢
回痃已速令相對剖噉都不狼籍

曹宣

今日識曹稚甫玉泉院科跣裸袒手持酒鐺揚匕而
至見予拱而入予知其為生也亟就之不漫可踪跡
矣予謂太古此人必成令器古因出其所臨地獄變

相示予莊嚴肖物都不減閻李近聞其追貌周萊洲
事甚竒自詫暗中摸索可不失人稚甫名宣

揚卷阿先生

有儒生與人訟誤信刑名家言而訴者時卷阿先生
以少府署縣事出原詞召生語之故曰即公明事理
達于政訴詞必出名家手其人何為者得毋為敵人
開禍情叵測乎不然何起伏擒刺間彼直而君却寡
寡也儒生謝伏其言先生卒直之說者嘖嘖稱先生
法吏法吏云云知先生真循吏公生明者也先生

署崑多善政有深德于民予不能悉紀憶昔亡兒桐
以童子科應試先生拔真第一為博士某抑兩名先
生終不然之後以註誤遷秩王府瀕行語人曰吾故
知此地有張元長亦知桐可成進然終不知桐之為
元長郎也今日偶談儒生事紀之先生名鳳翥號卷
阿

秋圃晨機圖

錫山張復為澄江徐弘祖振之作秋圃晨機圖以奉
母王夫人夫人早寡憐振之有竒骨聽遊五嶽每歲

旦長跪請期夫人輒與之期及期乃還多秋藤縷
機杼聲札上達四壁毋慰勞振之輒呼振之子卯君
誦所課章句相視愉上如也今年春振之持凌石圖
見眎予笑語振之曰君治遊甚善顧吾念之昔司馬
遷李固唐韓愈近世李于鱗薛仲貽之徒其遊亦何
所不極然皆載其自主之肉骨可以直之無前舉之
無上而君携慈母之所愛萬里如期不憂老母耶振
之笑曰吾自信我老母今年王夫人八十振之不復
請行毋獨心憐振之治軟輿率振之盡遊善卷銅棺

諸絕勝處一月乃還其明年王夫人寢疾卒嗟乎古
今稱母子慈孝者多矣勤織課孫為其子理向平之
履至老無倦又以身率之自有載籍而有母子如夫
人能幾子恥正賴振之豁吾視書以問之

秋葉

飲茶故富貴事茶出富貴人政不必佳何則矜名者
不肯其味貴耳者不知其神嚴重者不適其候馮先
生有言此事如法書名畫玩器美人不得著人手辯
則辯矣先生嘗自為之不免白水之誚何居今日試

堵先生所贈秋葉色香與水相發而味不全民窮則
盡巧偽萌生雖有盧同陸羽之好此道未易恢復也
甲子春三日

血脫

萬曆戊午六月初七日汀州翁在王岸先司訓許予
往候之留半日乃別賀元朗拉汀州飲石丈齋予偕
往既到則腸血下注不可忍胸腹間都作滯悶痛亟
辭汀州馳歸草堂血濡縷滿地乃著禪襪間唵匕有
聲元朗使人來報舟陽王礪恒適至君無恐頃之礪

恒至顧席下濡縷曰脫也然色鮮當不害亟取貝毋
一兩令細研為末分作十劑寘盆中立砥之酒少許
咽下三砥而注者減色昏黑又三砥之息矣後七日
納涼容安軒下忽鼈匕如瘡其明日寒熱怒發九日
夜就地而寢都不省人事元朗持予泣又十日而愈
自後血不復脫壬戌冬注如初而勢差減其明日寒
熱亦如戊午而甚予心大恐又明日強起迎黃州樊
伯慎語竟日反覺小損不五日愈今歲三月念七日
展仲女墓而哀血復下注連十日不止腫發左脾刺

相存堂集卷十四
痛不可堪凡五日乃潰意思輕脫有賽社者跣觀之
據牀欲就坐跌矣方顛跌時意甚旁皇念老人不得
有此而又避左腫乃傷右脇傷時不甚覺楚有徐季
白者進膏并藥酒一罈敷而飲之既十日楚甚不可
席展轉如山如錐刺強而席有聲汨上然達于腹及
左則滿腹皆楚痛許仲嘉曰凡有聲者火也任弘濟
曰君多鬱而善怒火何疑焉周孝仍曰且非獨于此
驟跌必驚其神予皆頷之守中醫不服藥又數日而
汨上聲稍上乃達于背予笑曰嘗恐年少內傷乘跌

而發何有傷逆行達于背者耶鑿云一句可了火是
已就玄坂索沉香磨酒飲之不三日減咸端陽次日與
桐言其狀姑記之始知予十年三脫猶須慚愧病來
遲矣今年脫後重以跌蹶其不可忍應耳然是年進
非關病進也吾今漸老氣血益虛他年脫時驚疑或
不能言勿輕用劑

二甲

國朝洪武三年甲子正統九年再甲子弘治十七年
又甲子嘉靖四十三年又甲子至天啓四年凡五甲

子孫知先輩以甲子領鄉薦者自王遜始登十八年
乙丑開科榜進士次項璉乙丑進士王汝霖戊辰進
士陳奕朱旻凡四人次魏校乙丑進士張申甫三德
戊辰進士周愚戊辰進士秦雷呂繪陸表徐申徐樊
徐小年李維楨王憬九十一人次方範萬曆甲戌進
士前後鄉薦共一十有七人今年甲子絕無十人
之孫與秋試者獨侍御遜之八世孫榮一人入泮
耳二百四十年之間寥落殆盡而榮以眇孤依寡母
顧以讀書不輟能慰其祖濟南公于人世之外嗟乎

以其人則賢矣以其世致之則亡亦大感而無事為
三嘆

任心

孟夙識性高達不樂塵鞅傲屣一官決然捨去斯
可近來絕特之行矣乃其不忘病子身教孤孫尤是
妾心息念之本蓋王氏自兩御史開基歷石門祭酒
王臨安德安奕葉有集大雅不群而其子嶽亦補衡
之性犯米顛之癖從青蓮浣花輞川襄陽之好陽艷
輒頌猶如瞿曇斯亦難為孟夙矣孤孫榮八歲喪父

便能狀述先事累牘連篇王氏青緇應在此子就使
釋迦出世亦必獎成近列青衿已登前路孟夙可以
高枕無憂矣李長者語人你要住境我勸你住心入
室聖人不踐成跡如此獨其留心像教未免與世相
關致于唇舌其不解禪尚從孟夙商之

故侯

宋淳祐間崑山令項公德潤永嘉人諱公澤由童子
科擢第自長州丞辟宰崑山見祀名宦廨署剝宇至
今多載公名姓而致之也項但云以文學飾吏事云

政廉敏留意學校嘗修至峰志官至中奉大夫頗意
未詳志亦不復可見故常往來胸中欲就永嘉訪其
坟墓子孫悒上久之偶閱漢陽李愚公東甌條議錄
內一歎看得永嘉先賢項喬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大
叅茹古含今經文緯武標風敵于中外垂型範于簪
纓七典藩封丕著茂烈戒書鏡楚王之危禍日揭霜
嚴方畧創峒蠻之逆謀神出電入且明德遠培而達
人世濟公澤公悅宋代瞻畏壘之崇項任項旻先朝
褒循良之德景行道業濬發淵源著作昭垂名流競

誦風徽不泯實紀具陳萬曆二十六年前任學道伍
俯念名儒特錄一孫奉祀冠裳零替令典久缺查得
童生項君珽委係項喬嫡長曾孫相應例請仰乞兼
收用表流風以彰世教是夕更長燭明遂欲忘寐命
安淳盡書其說兼題書愚公能令千載上苑人重開
生面如此舉動即五年理甌僅受一博士銜以去何
恨乎亦何怪乎二月初一日

濂溪

周元公道州營道人晚知南康軍移家廬山蓮花峯

下前有溪合于潞江自號濂溪蓋取營道所居故有
濂溪云許參如言嘗見公像于太倉周氏溫茂寧粹
可以想見其為人今丹徒劉氏所刻周元公集亦有
小像冠其首故不知于周氏所藏何如然雍上氣象
知必有所自參如又按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
五里自廬山西北流合龍開河入江去城南一十三
里為元公墓今潤州亦有濂溪祠在城南鶴林寺之
西或曰公嘗從其舅官京口故京口人祠之萬曆壬
午癸未間汶上龐公時雍令丹徒重建祠鴻鶴山下

予嘗考公傳龍圖閣學士鄭向嘗任公為分寧主簿
楊用修丹鉛錄載公與費令游山詩云是處塵勞皆
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即此二語是可不明而知其
為人亦不必按像而後知其貌之溫茂寧粹矣曰與
費令遊山豈其簿分寧時作耶用修云由襄之語有
道之言自不可及

瑯琊王氏

江左諸王散處太倉崑山間均是瑯琊之裔某小時
頗聞京兆族不出瑯琊其後乃合之者非也勝國時

古川公自河南安陽遷為崑山州學政是為吳州族
始祖侄安貞亦自安陽來知崑山州是為京兆族始
祖復幾傳兩族各贅太倉趙辛一家侄長而叔次長
者用趙氏多買田宅以事繫句容趙姬往視之走死
句容趙氏族興長壻關次贅者亦從史其間因之為
利兩壻大關父之各別族于瑯琊其後京兆祖潛山
公布政江右質庵公時為江西巡撫語次因復合宗
古之人歟夫安有不知而作之者質庵名倬潛山名
秩京兆名執禮

臟腑習氣

劉思諧好服人參乃不減顏升伯而二公碩膚魁貌至老不衰不可謂非服參效也何繼充多用人參畧與繆慕臺等而二公名滿江南活人無筭不可謂非用參效也至于予獨不然食參則吐求劑于名家則神速不如他人豈富厚貧窶之臟腑各有習氣而神聖工巧之心手皆時者主之耶諺云醫不療貧其時乃名莫有此理否

西空例

朱方黯自蓮子峯還述西空例云要將這個度日子去看峯頭當喫茶病居士聞之笑曰此老生計大善只有進氣更無出氣

耿御史

太倉州庠生周一禎崑山人也坦直無他腸不幸常見疑于州守廖如春會直指行部有投匿名書者廖疑周所為私螫之矣適廖行學黜吏過周于尊經閣下白廖縛之周不屈廖乘醉擲掠無數竟一夕痛死崑庠張允中李春芳等寃訴當道時耿御史判牘云

州自有人故應理直于崑則為鄉鄰之闕何須被髮
廖以城旦去而奪張季兩人諸生敗後愍南臺張始
得復而季不逮矣說者謂鄉隣之喻于法甚確蓋前
輩之惡要挾重法紀如此今亡已夫取名定向世稱
天臺先生

楊梅

楊梅赤體甘液易噉南方之果罕儷之者去歲六月
一日若致楊梅甚圓美予噉不下二十許枚自誇齒
健恐向後遂不為例今日有餉此物者噉都不減曩

時予自四月朔罹大痛齒用大損物莫能着都含胡
下咽而于楊梅不然豈性之獨嗜齒牙固不得作主
乎李文長好食楊梅每就其壻王內翰家食訖則必
召讓其家之給事者家給事為增值取之不稱旨乃
就王問故則王之常值較給事者所增值三倍矣歐
陽永叔言物嘗聚于所好而嘗得于有力之強蘇子
瞻亦言必有一物攝之一物者錢是也可為撫掌一
笑若今年移居山中楊梅易得將就若取噉恐亦不
得如居東婁時者何也山農就時則有挈其最圓美

者望如王內翰家走耳朝來汗出如漿無為于室聊
書此當渴時說梅也

柳生

詣天殺觀柳生作伎供頓清饒折旋婉便可稱一時
之冠至其演龐氏汲水令人涕落昔袁太史自命鐵
心石腸看到此輒取扇自障其面吾爾時可幸無眼
却有耳矣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
伯龍死沈白他徙崑腔稍上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
部先後擅場然自新安汪姬上江蔡姬而後寥上矣

柳生多一往之情而面有不可之性知其解者不免
愁絕任傳川語我不如君遂傳之傳川行年八十忽
作此言索解人政不易得

秦侯

侯以乙丑進士出宰崑山銳志治理殆欲風蕩煩紆
與民更始乃不知青藍碍人而一時譁張者昂之卑
之正賴天性明斷如棄敝屣當時論者謂侯不必爾
由今觀之崑人自負侯侯固不負讀書識時之素矣
侯掛冠日忽過其堂情詞慷慨慰問周至一似相視

莫逆者然如此癖好知侯之不能久處崑也他年詩
文之業尚拭目觀之

聞人提學

邑諸生金某數往來新洋江口有鬻鳧者放船中流
縱鳧江上手持一冊行誦不輟金往問之曰是何院
本耶其人笑曰亦再看綱目耳金喜就與語雜問之
無所忘失更時有擬議金自謂弗如執手鄭重而別
後十年其人入為御史視學南中則紹興聞人先生
銓也金以諸生入試課惡紫之奪朱也等目金義稍

溷微入恐其亂朱語友輩為金危之既放試金名籍
優等先生笑語金不憶江上擬議綱目時耶若義頗
溷徒以造次之會畧識梗概然若且老休矣金悚服
久之謝去其諸生金一子號咸溪以小兒醫特聞于
世

韻雪

杭州法相寺有種石軒為山窓絕壁摩雲插天故云
此所謂貪天工為已私也為谷語我軒有僧字韻雪
雪加韻猶之乎石須種耶然聞其作詩細秀就律討

義此則詩家之大難今世所絕少果然則窓間陔壁
猶是他山之石也方求其稿觀之

王微

顧子貽還自虎林槭一簾一集相貽則修微所著閒
草與手書抱疴詩也修微名滿江左秀出仙班乃知
鹿城有無明子世豈真有嗜茹者耶讀董侍郎鄒憲
使眉公及夏令則諸序志令人噤口不復措一詞獨
聞西安公造修微眎以集修微嘆雅道既興騷宗未
旺某固知仙班中未易見此人也集中寄懷宛叔詩

甚多夫宛叔何為者而與修微生同時居同室神情
同抱焉如此哉知修微在鄧尉不欲往應憐我索莫
至此

白民題壁

楞伽山石佛寺有白民偕諸禪學歲朝放生偈讀之
快甚自愧非吾所及夜臥白石軒下遂不成寐因憶
東坡云此處有甚麼歇不得吾聞其語畢竟未見其
人蓋豪傑之士回頭轉步豈不斬截顧念胸中有一
分拖帶瞻前顧後者皆歇不得者也然快活受用如

梅村草堂集卷十
白民吾見亦罕矣遂命守淳書其事豈惟吾老自棄
即癸巳西孫子不及朱子收耳偈云立春日放生石
湖水正新龜魚波浪濶安度有觀音偕來共放生者
三峯蘊空玄旭白與戒堂恒西小孫子收也為天啓
丁卯春一日西空朱鷺識時年七十有四崇禎元年
十月初六日元長記

登鹿城

由土山西折登鹿城固有小徑松篁高密茅屋數間
點綴其左耕者雜居之雪朝月夜多與龔季弘朱方
黠游衍其間仰睇雲影一往而逝徑狹不復可踪跡
故嘗以一綫天名之有年矣今日復過此頗聞削稻
聲草煙蓬上逼人低回慨然殊有林谷之氣

王孝先

予病血枯又不免少年之過已入立境嚴親見背泣
血損明喘上且死矣吾友王孟安一劑療之予性不
能食參遇試或咀嚼一片兩片吐輒不止此劑用至
三錢當時以為神效戊辰冬守淳患三瘡骭上一月
予始知之亟謀之孝先孝先搖首曰更十日則不治

矣必無用參附乃可小減予瞿然縮舌不敢應孝先
力持前說服參附各一錢乃至二錢瘡粗損六七明
年已巳初夏始愈故未嘗去參也予頗恠溫室好服
參以為臟腑習氣由是觀之顧其用之者何如耳孝
先之大父京兆公以醫特聞至孟安尤著張宗曉曰
孝先讀方書無間寒暑晝夜其論診視用劑各原本
臟腑通變血脉自謂吾家兩父猶有讀書氣

胡道士

樂天晚年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此二

項良友寢寐求之已三十年踪跡大是落上而更不
能得之談玄者私心快上胡太古存心濟物勤修正
乙之教主張陰晴不矜不伐可謂彼家良士經理洞
天衣鷄食糲曾不肯持短䟽向人所得齋施悉以供
玉泉一院之需吾友其人十年矣喜怒不形其顏倉
猝不損其操其徒有徐又玄者可續家風得此二士
玄理朝徹崇禎二年七月既望與安淳同宿洞府聊
識其壁

堯封二僧

堯封僧文惠正念予族弟也已巳春日尋周旭初小
閣飲堯泉而甘之旭初語我還自堯封惠以見餉且
有故園之感焉予始知惠念為張氏子往叅湛公龍
洞時方結圓覺社顧荀洲以露船庵疏見屬為序近
又聞文姚二太史護持此山有二僧在予且一往飽
嗽泉水十斛以其餘為二僧洗却故園之感不亦可
乎旭初笑曰如是願為助法期以今秋九月不知必
遂否

吾社

讀履仲台行紀陡見山川面目讀卿玉歸庵集可數
春生次第此吾社之西竒十年來暗中摸索之大快
也崇禎己巳小春日

月季花

海虞興福寺有月季花一株在僧舍前除其地周廣
可十丈許長條駢羅如織每月落紅成陣至隆冬寸
雪鮮麗奪目卉中竒觀也僧能誦云相傳是趙宋間
物春夏花蘂密于秋冬輒有虫蝕之幾半故所得花
正與秋冬等予不識花木事意此品必隸薔薇并月

為季而花特繁多歷年所如此殆是艷雅婦人老于風塵之下吞吐日月而得仙者耶睨其根株不甚蟠鬱而堅澤如古石嗅之隱有芬芳氣將地僻山深去人漸遠自為一籬落獨與生之氣相舒灌者乎今日偶坐息庵見一花吐英尺五間嫣然欲滴書此

害金

西蜀某宦官按察生五子各立中下產僅給體粥已身服御亦絕不使有餘既老壽乃出平生所積俸羨可萬金願佐公帑之不給吏告帑金不縮亦無公事

須助宦乃請令穴廢院而害之題石版云還之造物既百年害如故萬曆辛酉奢酋扇亂劫掠公私物殆盡成都府士民無所得食岌岌不守有知其事者白之官用免殘破此老高義直貫千古無論即其時宦茲土者與茲土士民皆廉吏廉夫矣日來掩耳不欲聞顧相國害金事不免盜聽書此

存墓

存墓盛德事也然必其存之可久焉不然而因之以為名或終去之則不如無存何也心術未壞也昔聞

魏東溪廳事左荒塚巋然令造之問何不券東溪曰券自可吾觀其子非券之而卒改葬者故不券也令拱手曰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此古人之義也然不知東溪宅至于今斯塚尚在否近有悍僕幾盜葬劉侍郎之墓賴陳子欽存之許聽庵美之以詩中有忍見昌化墓埋沒不能伸之語予初不省聽庵訝然曰兄忘之耶故象山令夏公津曾遷令昌化今盜葬侍郎墓者即欲存昌化墓者之僕吾不能忍憤七之性故云予聞之悚然憶昔友人嘗請予志象山墓且曰予將刻而存之吾爾時深加嗟歎就灯草一記後不果刻已見此友就塚規松崗多蓄鶴鹿其上予心不然之何有存先賢墓以供娛樂徒點綴耳目耶由今觀之夫其存之以為名而終去之乎南門孫別駕宅有一塚是先輩朱公昌之墓別駕恐家人之發也懼之以神道多積瓦石護之終別駕之世至于其子不能守瓦石如故云

黃翰林

江上徐振之與其兄長卿過草堂請作小香山梅花

梅草堂集卷十四
堂記援而止之不可期以十日再過又風厲不得泊
兩年隔截覺振之面上煙霞如昨而意思倜儻倍蓰
曩時其述東閩黃翰林道周事使人神聳玉堂金馬
之客自闕巖岫讀書味道不復與世相關猶是男子
行徑獨其魚軒沉寂欲令東漢王霸婦不免漏洩春
光矣竒哉振之語我倘肯借君家庭貽兄弟應試便
暫過澄江當為君盡航海遊榆林事姑俟之

梅花草堂集卷十四